

長征記

斯文赫定著

李述禮譯

楊震文徐炳昶校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長征記

斯文赫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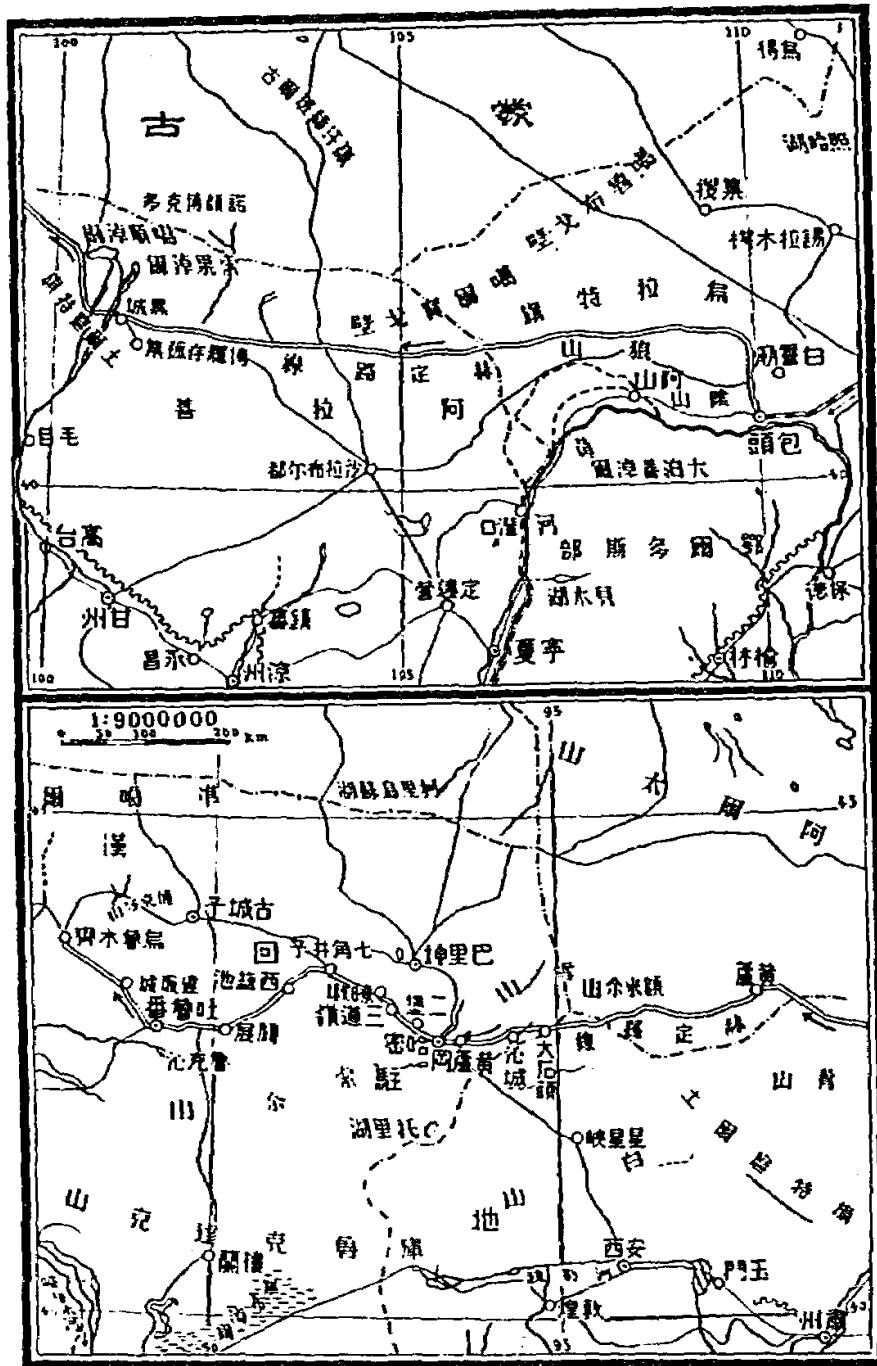
李述禮譯

楊震文徐炳昶校

西北科學考察團叢刊之一



3 0662 9764 3



圖線路記征長定林

695
208
2

長征記目錄

長征記序

徐序

一 終于上道了.....	一頁
二 匪幫聖地.....	十一頁
三 各隊集中蒙古.....	二十二頁
四 營城中之國別.....	二十九頁
五 考察團的重要工作：氣象測驗.....	三九頁
六 我們分爲三隊.....	四九頁
七 呼魯爾圖河最後的幾天.....	五六頁
八 駱駝騷動.....	七四頁
九 十三號駐地中的軍事會議.....	九二頁
十 三德廟.....	百十三頁
十一 駱駝的畏途.....	百二五頁

自 錄



十二	沙漠中的一次賊狩.....	百三三頁
十三	從「仙島」到「黑城」.....	百四一頁
十四	一座富有的田園風景的駐地.....	百四九頁
十五	一次國慶日和一位德國使者.....	百五九頁
十六	額濟納河上的獨木舟.....	百六九頁
十七	從 <u>索果</u> 到 <u>順</u>	百八二頁
十八	第一號固定的氣象測候所.....	百九二頁
十九	沙漠旅程與飛沙暴風.....	百九九頁
二十	冬日漸嚴酷.....	二〇八頁
二十一	艱辛的日子.....	二一五頁
二十二	戈壁中的聖誕節.....	二二八頁
二十三	新疆不歡迎我們.....	二三七頁
二十四	終於到了哈密.....	二四八頁
二十五	過 <u>展</u> 和 <u>吐魯番</u> 到 <u>烏魯木齊</u>	二六三頁
二十六	新疆省長 <u>楊將軍</u>	二七七頁

插圖目次

赫定長征記路線圖	一頁
第一座固定測候所前的團員	一頁
駱駝穿行街市	一頁
集合！	一頁
我們的氣象學家 <u>赫德</u> 博士及其測候台	一六頁
鄰近的中國人在我們這裡購買駱駝毛	一六頁
向北進發	一六頁
幕城成立	一六頁
赫默爾隊在集合地的路上作人種測量	二四頁
赫定博士	二四頁
袁復禮，赫定，徐炳超合照	三二頁
四個學生合照	三二頁
一些歐洲團員	三二頁
氣象測驗考察團最大工作之一種	四〇頁
呼魯爾圖河路的測候所	四〇頁

駐地裡漢人的爐灶	
拉爾生及其羣衆	五十四頁
曬乾的駱駝糞是一種絕好的燃料	
留在呼魯爾圖河的馬學爾，李憲之，錢默滿	
最後所需用的駱駝集齊了	五十八頁
百靈廟的貢達爾聖節	
一位高級喇嘛家裡的壁畫	七十四頁
神座中的活佛，都爾羅斯喇嘛	
瘋狂的駱駝	
死駱駝的骨架指明路徑	一百頁
飛沙暴風從地上掀翻帳幕	
一位年老的女香客在烹茶	
從山嶺向三德廟眺望	百十四頁
三德廟全景	
一座小廟的內部	百二十二頁
進行中的駱駝隊	

向黑城眺望……………百四四頁

考察團中新堪的那維亞的代表者

從蒙古包外望

國慶日……………百六二頁

國技

歡送學生崔鶴峯回包頭

送別！

額濟納河駐地的遠景……………百六八頁

營火之旁

東都爾河的流水……………百七六頁

測量河深的航行

暴風後的帳幕……………二〇二頁

月圓之夜

滯留不進的拉爾生及其行李

拉爾生的被困地

寒霜……………二一八頁

荒漠旅程中臥病的赫定博士	
我們的駱駝隊到蒙古包去	
回回王宮	二三六頁
回回城的小河	
再度行過高山的岩頭	二四八頁
七克達木的聖墓	
在強大的軍隊警備之下	
多盟長的回拜	
開展	二六四頁
吐魯番	
烏魯木齊的露景	
手托獵鷹的哈薩克人	二七八頁
新疆省長楊增新拜訪我們	
楊省長及其外交處長樊大人	二八八頁

長征記序

又到亞細亞了——在多年苦悶的間隙之後！而這次却不是單獨的去；因為我替我生平最大的考察團所設置的任務，包括這樣多的知識部門，使到各科青年專門家的參加成爲自然的結果。

考察團應該採用全部新式研究的器械去工作，飛渡那閉塞的荒漠之地——我心裡醞釀着這樣的計劃。在這點上我希望德國將有所襄助。我向容克爾斯教授 (Professor Hugo Junkers) 商量，在他那裏遇着最熱烈的同情。後來德國漢沙航空公司 (Deutsche Luft Hansa) 答應我們同德國航空界繼續連絡。所以就帶同八個德人，他們無論在實際和理論方面都具有豐富的航空經驗。

但是，在烏魯木齊我們却碰在釘子上了：大權在握的新疆省長楊增新禁止在他境界內飛行。此後，德國飛行家不久就返里了，而我亦于六月間回歐，爲的是替考察團籌備下幾年繼續進行的給養；自然是向瑞典政府請求幫忙了。

至于中國的學者和學生怎樣參加考察團的，我已經在書上詳細地敘述過了；我在這裏只須提明，他們的合作使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覺得，怎樣地不可少與怎樣地貴重。

✕ ✕ ✕

亞細亞長征的第一段落——在一九二七與二八年的冬令從包頭穿行戈壁沙漠到烏魯木齊的旅程是告一結束了；現在我又登上把我再送到同人那裏去的船，他們在這夏季裏從未讓他們的科學工作停息過。新的課程在誘惑着啊！

關於我是否應當就在現在對於這次旅行有所發表這層，我猶豫了一下子；因爲目前我還沒有時間把我那廣汎的

每天的記錄集成一本書。所以我就把這書單獨付託我的德國出版者和多年的朋友，就是從整千照片中選擇圖書這件事也交給他去辦，這些都是我們勤勞的德國攝影師李伯冷的作品，他也攝照了這次旅行的電影：「與斯文赫定過亞細亞沙漠」。這書有一種錯誤，勃羅休書局(Broschhaus)與我自己都要負責：全部的地圖稿件還在亞細亞呢——讀者于此只好首先以在一種普通地圖上畫過的路線圖為滿足了。

✕ ✕ ✕

我不能就此結束，在我沒有向幫助我的人們傾瀉我的謝忱之前；他們幫助我實現重歸亞細亞這久有的願望，還使我立在這樣偉大的考察團的前面。

那末，首先就要向德國人道謝了。我將永遠忘不掉德國方面向我所表示的那種爽快和誠懇。我覺得，這個時期是童話上的一種境界，是一個香夢，將要永遠插入我那最貴重和最甜蜜的回憶之中。與漢沙航空公司的首領們合作，無論何時都負有正直的信任與高尚的諒解之印証。

我還要很簡短地向瑞典公使依威挪夫(Oskar Gwerfält)和萊宗呼福特爵士(Baron Carl Leijonhufvud)道謝。我那誠摯的謝忱，他們在我逗留北京的時候，以後又在我旅行期間給我盡了無價的勞悴；向安德生(Andersson)道謝，他是我的不倦的忠告者，用他中國經驗豐富的寶藏來協助我；對於中國地質調查所長翁教授，葛拉褒教授(Professor Gracbau)以及偉大的考察旅行家安德思(Andrews)感戴他們給我的善意與幫助；最後還得感謝北京的「反對派」——中國學者們，他們由我的敵人轉成我的朋友和合作者。

就是對於團裡每個全人我都要說出我那正直而誠懇的感謝，每個人都做了他應盡的義務，一切爭執都有分寸，

大家都和好地共事。同着像我的瑞典人，德國人和中國人合作，人們簡直可以逐漸科學地統制中亞細亞這大片雄偉的領域。中歐間的這種善意的，友誼的合作在我看來，是一種真實快愉的泉源；我把同地球上最偉大的，在許多觀點上最饒興趣的民族這樣密切地接觸過這件事當作一種最大的獲得。

我在用特殊的敬意記念我的那位老朋友駱文那得勒爾 (Fried Leopolder)，他于一九一二年就劃出一筆款供我「下次的旅行」之用。

向我的僕役們道謝大概是達不到他們跟前了。三個安得生教授留給我的古物學採集者莊，白和斬，給我盡了最優越的勞績，給我們做工的蒙古人和漢人都忠誠地去做派給他們的事，例外是少有的。

最後，我用傷感的心情記念那些忠實的駱駝，牠們毫無怨言地把我們和我們的行裝馱過這無邊的廣漠，牠們中還有一大些在穿過戈壁沙漠攸長而艱苦的路上永遠倒臥了！

斯文赫定

一九二八年八月七日于斯突克荷。

長
征
記
序

叙言

拿我們中國的民族性同歐西的民族性相比，大體講起，可以說：歐西人士對於幻想力異常豐富，而我國人則頗為缺乏。因為幻想力程度的高下相異，而科學，文學，筆記，遊記……各種著作的性質也大不相同。

專就遊記來說：富有幻想力的人所作底遊記，飽含文學的興味，而事理的真實也間或為幻想力所遮蔽；反之，幻想力貧乏的人所作底遊記，比較確實可靠，而枯燥平淡，難引起讀者的興趣，因之不大能與發人民的志氣。我們如果拿大唐西域記或長春真人西遊記同馬哥波羅的遊記一比？就可以證明上面的話並沒有錯誤。樊師同邱處機的著作，從科學上說，固然比馬哥波羅的遊記靠住的多。但是馬哥波羅的書，變怪珍奇，步步引人入勝，使讀者逸然生遠遊之思。這一類的地方，絕不是樊師二師的著作所能企及底。

斯文赫定博士不獨為瑞典，而且為世界有數的地理學者。他並且具有文學天才，他歷次的遊記均不脛而走，各國競譯。這一次到我國西北考察所出底第一本遊記，長征記，使人讀之，如入寶山，有應接不暇之感。他這樣的著作可以說兼有樊師二師及馬哥波羅之長而無其短，現在已由李君述禮由德文本譯成中文，其與德文對照一方面，由楊丙辰先生校對改正；其中文譯名及其他關於中文一方面，則由我負責校改。楊先生一方面，我相信他很充分地盡了他的職務，至於我，則我自己就有些不能滿意的地方。

我熱望我國的青年人把這本書當作最高興的讀物，因而引起旅行探險及對我國邊疆的興趣，但是這個譯本還未能用到最漂亮最流暢的白話，這是我頂不能滿意的一點。我希望將來出第二板的時候，在中文一方面，還有重要的修正。

我現在還要有幾句話要說的，就是：我同赫定博士共同工作，將及二年，我對於他的人格有很深的敬服。頂使我敬服的一點，就是他工作的精神。我們共同旅行的時候，我不過四十二歲，他已經是六十三四歲的老翁，可是他的工作能力，仍比我大的多。

他每天起的很晚，總須到上午十一二點；他大部分的工作全在夜間。下午八九點鐘以後至上午兩三點，全是他工作的時間，寫信著書，精力絕人。可是我所頂佩服底，還不是這些。我們團中頂年幼的團員劉衍淮君，是一個很聰明，很有爲的青年。他把他自己的職務——氣象紀錄作的很好以後，又自己練習著書路綫圖。他很有天才，一學就好，很得赫定先生及我的贊許，一路上作了許多可寶貴的工作。可是當我們在額濟納河動身赴新疆的時候，正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天氣已經冷了，結冰了。這位勇敢的劉君告訴我說；他不想再作路綫圖了；我問他爲什麼，他說天太冷啦。我當時覺得他的理由不充足，因爲那時候不過剛結冰，但是作路綫圖，並不是他職務內本有的工作，所以我也不大好強勉他。到晚晌吃飯的時候，他同樣地告訴赫定先生。赫定先生聽說他怕冷，一言不發，一場大笑！這位勇敢的劉君因爲他笑却不好意思，就一直工作到頂冷的時候！以後看見赫定先生工作的精神，他那怕冷，實在是太可笑了！天氣愈冷了，溫度降至百度寒暑表零下二十餘度了，而赫定博士仍在他的駱駝背上，照樣畫他的路綫圖！

有時風沙撲面，冷空氣鑽到最切膚的襯衣裏面，而赫定博士仍在他的駱駝背上照樣畫他的路綫圖！並且赫定博士的受冷，還不是我們所能比！因爲當時我們雖然藏在老羊皮的皮襖下面，穿著龐大可笑的氈靴子，但走不多遠，即身體極冷，必須下了駱駝，走一里半里，才可以反暖過來。赫定博士的心臟不很好，不能大走路，身體極冷，

只好任其寒冷，而他仍在他的駱駝背上，照樣畫他的路線圖！及至十二月九日他終於病了；十日休息一日；十一日復行，他病未愈，但他路線圖的工作仍然照舊！中途他精神委頓，不能自振；醫生將他的外套鋪在地下，扶他下來，休息片時；但休息頗久，他的精神仍不能恢復；醫生無法，才給他打一嗎啡針；這位六十三歲的扶病老翁精神剛覺稍振，他就又舉起他的分度器，上了駱駝，繼續作他的路線圖！十二日復行，他仍繼續工作。十三日他病的很利害，萬不能騎駱駝，而住地無水，不能休息，乃商議着用牀抬著他向前進行；他這時候自然無法再作他的路線圖，乃由那林代作；可是在他的病牀上，方向分度，還是由他自己去看！科學與生命，在他身上，已經混成一整個東西。他這樣的治學精神，不惟我們中國學士大夫應當馨香頂禮，實在是人類的鴻寶，永久無從磨滅的東西！

他享有全世界的大名，是分所應得，毫無虛偽！我們的團員，精神振奮，成績卓越，全是受他的啟發，也是十分確鑿，毫無虛偽的！

另外因為他的精神博大，與中國學者誠意合作，使兩方面的學者均得有價值極高的成績，也是永遠不應該忘記的事情。所以歸結我希望世界的學者均讀此書，因為他們可以明白在中國工作而與中國學者誠意合作，能有什麼樣的收穫；同時希望中國學者多讀此書，因為他們從此書可以感覺到治學問的真正精神並對於大漠曠野的濃厚的興趣。

徐炳超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日于北平。

叙

目



四



拉爾生 | 李伯冷 | 生瑞恆 | 那林 | 郝默爾 | 郝德 | 馬森伯 | 海德 | 米倫威 | 赫定 | 錢默滿 | 韓普爾 | 馮考爾 | 狄德滿 | 貝格滿 | 哈士倫 | 李憲之 | 徐炳純 | 崔鶴峯 | 丁道恆

第一座固定測候所前的團員



駱駝穿街市



集 合 ！

長 征 記

——終於上道了！

一個奇異的時代遺在了我的後面，是中國歷史上一段洶湧沸騰的過渡時期，由老遠的地方我都一一地聽見了漢口，上海和南京的擾攘，在我那處於北京使館界內的和平而穩靜的居室之中我天天都留心那一齣一齣各將軍們之間的討伐和爭奪上的大混亂，而我自己也會遇着一點小風波，是危害我的考察團和使我的計劃幾乎失敗的。

我在北京的末日終予到了，同我一起的團員現在只還留下一個在我的身邊，就是考察團醫生郝默爾博士 (Dr. David Hummel)。我不知道，五月八日那天我們中誰是最忙的，我們同細行李，我一人又到處跑，到各公使處分遞我的辭行名片，就是在過去的冬天和新春裏對我曾表示過這樣盛大友誼的英，美，德，丹麥和挪威各國公使；更到陳博士，翁博士和格拉賓博士 (Dr. Grabau) 那裏辭了行，末後所說的這一位曾允許我在我離開北京的時期裏照料我在北京的一切事務；最後還在著名的蒙古研究家安得思 (Roy Chapman Andrews) 那裡暢快地過了一個鐘頭，他曾替我做了許多有價值的工作，就是他把六十五匹試用過，不久就用不着的駱駝賣給我，——只這一點也還幫了我不少的忙哩；因為地方不靖的原故，他決定這個夏天不到蒙古作考察的旅行，在過去冬日裏為我的絕不疲倦的參議者的安德生 (Y. G. Andersson) 教授前不幾天已回瑞典去了。

最後的一晚郝默爾博士和我在瑞典公使艾威爾勒夫 (Oskar Ewertof) 家裏渡過，公使自始至終都在用他的力

景，見識和機變幫助我，使中國政府允許在這離亂的時局中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考察旅行，最後一星期中他用同樣的聰明和忠實幫助我，使我們的事情脫離許多使我們有失敗危險的迷陣，但是現在呢，我們勝利了，這天晚上飲着泡沫的香檳酒，我們爲考察團和一切參加者祝福，把一杯一杯的酒都給飲乾。

出發的時刻到了，五月九日的清晨，我們的行裝卸在六國飯店前的道上；準備着向自銀行開來的汽車上裝載，這汽車是要給我們送來一大批換成銀幣的旅費的，這樣我們在飯店門外專候着這一輛遲遲其來的汽車，但是火車十一點五十分開，我們只騰了三刻鐘的時間，幸而這時這輛汽車居然轉了過來，行李已經裝上。但是分量過重，壓斷了一根發條，別的載重車是用電話定妥的，我當先開車趕到西直門車站，西直門是北京的西北城門。這裏聚集着許多中國人；五個教員和五個學生，是準備參加我們穿行亞細亞的和平征途的。而其中的大多數却均係國立大學教授和理事會的各位會員——理事會是爲我們考察旅行期間的交涉員和公事上的保護人而設的。

于是很緊張的一個半小時長的時間繼之而起，火車開到了，我們定下的車裝滿了同伴的中國人和他們的行李。站長說，他只還能再等候十分鐘了，這時已是十二點半，而運送我們旅費銀幣的車子總是沒到車站。我不能讓蘇爾爾單獨負這許多銀錢的責任，我要留在這裡，讓火車開走了。但是，這一個念頭也還使我爲難哩，因爲北京的報紙必要登載，說是在最後的一瞬間竟發生難辦的阻碍，而使我不能登程了，因此就有幾位朋友允許我，情願擔任護送銀幣的責任。我于是打算，不等行李來就要走了。

車站前面的空地上忽然捲起一陣塵土，三四輛載重大車飛奔而至——「蘇爾爾！瑞典公使喊着。真的，這就是我們裝銀幣和行李的汽車。這位出色的博士解救了這重難關。一羣苦力動手，把重箱子拖到車上。等到一切都辦完

了，我們向艾威爾勒夫和別的朋友告辭，火車開始轉動了起來。願上帝降福這一時間！這樣我心裏在想，穿行大亞細亞洲的旅行總算開始了！

北京在我們後面消失了，早先好像淡灰色的舞台後壁的羣山現出更清澈的色彩來。廣闊的沖積地層平鋪在鐵路兩旁，上面是些村莊，屋宇和灰色的墻，碧綠的田疇，深灰色的土塊，深蔭的楊柳叢林。在南口展開了一個天然門戶，直入重嶺之中。右邊是到明陵聖蹟的大路，永樂皇帝五百年來便在他莊嚴的陵丘下安然的長眠着。

驟然間一陣捲塵大風橫掃山谷，把四週圍遮在一層塵煙之中，高山上迂迴上下的萬里長城隱不見了，而在我們車中的一切都上上了一層黃土。這却不能中傷我們慶幸的心情。大家，中國同伴也不落後，都喜慶着，這可上道了。政府給我們用的專車以前是一輛裝運牲口的，車的兩側和中間釘上狹的條椽，車壁上却割成四角的窗孔，這一切又有甚麼關係呢？我覺得歐美頭等臥車不見得能使我更感到興趣比着這輛穢的，滿佈塵土的車箱。郝默爾和我坐在車的前部，我們在那裏烹茶和收拾我們的早餐。緊靠着我們的鄰舍是「三個挖掘手」，都是安德生教授手下富有訓練的古物採集家，我從他們先時的主人手中聘請了過來的，他們不久就要施展他們的技術，在有史以前的居土裏搜尋古物。

在別的一組裏坐着徐炳昶教授，同他的兩位同事傾談著，而學生們在打開他們的行李包，掏出他們的食物，年青攝影師龔先生白試了一陣，想在南口狹谷中長城的斷截處攝一張適當的照片。

離我們不遠坐着的一位，具有強度的歐人體格，穿着西裝，他姓李，地質學教授。他請求，同他五個學生搭我們的專車，到包頭旅行；我們自然是很高興同他一起；因為他是個溫文可敬的人。他給他的學生和我們解釋那山谷

底地質構造。中國團長徐和李是我們早餐和午膳的珍客。

車過許多地方，都是我先前已經橫穿過的，第二天到了綏遠區省會歸化城。在那裏停了二十分鐘，我們很喜歡碰着了我們的地質團員那林博士(Dr. Erik Norin)，他在這裏替中國同伴們購買中國食品。車在繼續開行，時間是一點鐘一點鐘的駛過了。一片荒涼單調的平地向南展開，偉大的黃河便在那地面上東作一灣，西作一折地遙遙閃耀着波光。灰色的村莊借着榮發的菜園有了彩色和趣味。在北面，陰山的矮坡向西迤邐着，一眼看不盡。太陽穿過窗孔給我們遞進他的熱光，中國同伴們有的睡着了，有的在吸煙或是飲他們悠久的茶，而十七個中華子孫裡的我們兩個瑞典人在談論着漆黑的將來和我們偉大的計劃。

太陽落了，包頭在遠處浮起，這是中國最北路的終點——除了南滿鐵路之外——火車于七點三十分停了，德國團中有八人在車站等待我們，這裏面有我任爲指揮的韓普爾(Hempel)大佐，和郝德博士(Dr. Haude)，此人是管裡氣象觀察和接收無線電機的事務的；此外還有瑞典的考古家貝格滿(Bergman)和施譚譯(H. Sze)也在裡面。——

施同一位德國女子結婚，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兩個警察問我們要護照看。郝爾和幾位別的先生伴着牛車送銀幣到我們去冬已租定的院落裏去。其餘的人們都騎上壯美的駱駝，前頭走着進城去了。整整十五分鐘我們到了南門，在城裏也走了一般遠的路，才到我們的駐紮所。時已黃昏，熱鬧街上的鋪子照耀着點點的燈光。塵土街道上還很熱鬧，許多兵士在這裏蜂擁著，是山西省督軍閻錫山派來守城的。鼓聲震蕩；全城裝滿了兵士。拉爾生(Larson)歪着腿，莊嚴地站在我們院子的門前，向我表示歡迎，慶祝我最後的勝利。我向我們的僕人，中國和蒙古人。問好，就跟着拉爾生和在馬森伯(Freiherr von Massenbach)的導引之下，在我們這到中亞細亞旅次中第一個營地裏轉了

一遭，從廚房和準備住中國學生的大廳中間靠左的一條夾道直通一所小院，拉爾生便在那裏張開他的帳幕，帳幕前柱杆上飄着瑞典國旗，院內一列三間房：小的一間是給我定下的，大的兩間作會議室和聚餐之用。

在第二個大一點院子裏列着別的先生們的住房。這裏堆了整百食物和儲藏箱子，壘成了一個小山，這大堆行李裝了兩輛專車運到包頭，倒不算得甚麼技巧；可是，一想到這樣的四十噸將要用駱駝馱過中亞細亞的荒漠地帶，每天還要裝上卸下，真使人腦袋都要發暈的。

登上一個小丘，便到第三個院子，我們所購買的駱駝在這裏息着，飼養着，在這兩院間，赫德博士安設他的氣象測候所，裏面許多精細的儀器，能知風候的喜怒。

我們正在繞着院子行走時，運銀車的軋轆聲響亮了，牛在把牠的重載拉進院子。

直到十點鐘，一個小廚頭搖着鈴走過院子，我們便到飯廳裏用很晚的晚餐。有湯，有雞肉和米飯，我們分坐兩桌，雖沒有酒，情緒却很快樂，飛揚。自三月二十四日起，就在這裏等候赫默爾和我的他們，委實是候得太久了，他們曾在這裏好像坐牢一樣過了六個星期，雖是得着知事和衛戍官的允許，在包頭近郊作短程的遊行，但長一點的程途，官廳就不願負責了，因為全區都嘯聚着各幫土匪，比這一切更要煩悶的，是他們還懷疑不定，我是否能勝過在北京教生的一切阻碍，現在呢，這一切都託福了，我們向荒漠的長征不單是一個美妙的幻想，而是一個具有奇異的，奮鬥的實際性了。因此大家都很高興，自是不足以爲奇的現像了。

我們同人中還有幾個沒在這裏。以貫穿中國和喜馬拉雅作考察旅行著名的那林，上面說過，他在歸化城，準備同華志大佐 (Major Walz) 和馬爾爾爵士 (Freiherr Marschal von Bieberstein) 把新購買的中國食品裝在六十個

駱駝上，從歸化城運到內蒙古白靈廟(Belii-Bao)的集合地點，還有其他兩個考察團員也要在那裡集合：一個是丹麥人哈士倫(Haslund-Christensen)，是我在北京聘請，預備給拉爾生做助手的，另一個是德國攝影師李伯冷(E. L. Oberenz)，這兩位的任務是到距張家口北百六十公里哈龍烏蘇(Hailun-Ussu)的瑞典聖公會，取六十五匹安得斯賣給我的駱駝的。

就這樣我們的餐桌還是坐滿了人，李教授是我們的尊客，大家都歎惜他不能同去。在喝咖啡時，我敲了一下杯子，因為中國人們的原故用英文作了一番演說，說到我們未來的任務，說到在內戰方酣和沸熱的離亂中，我們却想到中國的邊疆裏去，而一般歐人早就離開內地，到口岸去了，這是多麼異樣的事。北京許多白種朋友都躊躇着，憂慮着同中國學者的合作，我們將要證明，白種和黃種能夠和好地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科學是處在國界和各民族之間的偏見之上的。破壞的傾軋或近視的國家主義我都不能忍耐，是在我旅行團的，大家都是朋友，中國人同歐洲人享受同等的權利。不過中國人是在家鄉裏，是在他們自己的祖國中，我們却是外來賓客。我希望，各人各盡他自己的義務；因為如果考察團每個份子都拿出本領做事，那我們所得結果將要大有益于人類的。末了我向在場諸位敬致款迎，並且預祝我們大家一個順利的，成績斐然的旅行。

徐炳昶教授接着立了起來，代表中國方面說話，用同樣的意思。這樣我們還同坐了好大一會。

當我就寢時，午夜早已過去了。我躺下，還醒了好久，在追逐着我的思想。這是真的嗎，我將要在這最偉大的科學考察團前面站着，直穿地球上最大陸地的中心點？

我們還得在包頭住上九天，這可厭惡的鳥巢已住了六萬居民，還加上在戍守時期住着將近三萬的軍隊，這座黃

河北岸的小城。千八百九十七年二月間還在未成鐵路之前，在這裏我在黑勒彼克 (Heileberg aus Stockholm) 可敬愛的牧師家庭過了一些忘記不掉的日子，這一家子同其他許多瑞典牧師一樣都在拳匪之亂時被害了。九個整天！可是我們也只好等着。在北京的磋商沒得到好的結果時，我不能吩咐拉爾生購買我們所須用的二百五十四匹駱駝，于未買齊之前，我們只好暫用租賃的駱駝，而這些駱駝是在離包頭四天旅程的山坡上牧養着的，到五月十八日才能聽我們的使用，我們只好大忍耐而特忍耐了。

我們也够忙的了，所以到不覺日子太長。大家都向一個六十人和將及三百匹駱駝的旅行團長報告，要求，申訴。整千整萬事件是得吩咐的，整理的，使到一切都自動的做去，使到這座遊動的城子成爲有機的，和諧的一個整體，沒有一點是可以忽略的，我得查核和批示米綸威 (Möllerweg) 先生交給我的一切賬目，他是我們的會計主任，管理款項的進出。現在我已看出，我們要用更多的錢，這錢得往北京去要，預備付託包頭牧師斯文遜 (Svenson)。施翻譯用不着了，補上牧師的兒子生瑞恆，他是在這裏生的，中國話和瑞典話都說得好，此外還會蒙古話。

食物將要裝箱，裝的方法是要使住紮時，能在某個箱子裏找到要用的一切，減少多開許多箱子的勞力，各團員也在包紮他們的物件，去秋以來，就在西伯利亞東三省道上當我助手的錢默滿 (Major Zimmermann) 大佐現在成了我的左右手，他準確地知道，某物放在某處，

院子裏和我們住的一切房間，都很忙亂着收拾，間或發生的一些小事故，可以給我們把單調的生活變換一下。有一次，從我們房頂上望見約近二十個兵士怎樣包圍一座鄰近的房子，怎樣搜查，並且最後怎樣捆了一個賊走！對

他的命運，無可懷疑地是把斫落的頭裝在小木箱裏，作爲包頭街道上的裝飾品了。

從這屋頂上，我們可以看得見黃河來自西藏東北部的奧東達拉（Odontra），經流甘肅和北幾省，轉成一大灣轉，圍繞着鄂爾多斯沙漠（Ogob），這是我早年幾乎沒有凍死的一個地方。

一天一陣傾盆暴雨，霎時間又轉成雹子，打斷了院子裏的一切工作，甚至空地上站着的駱駝，也感到不安。雹粒像榛子一般大，一半作球形，一半作半球形，天氣驟然一寒如冰，先時溫度還到二十八度。雨雹後，院子裏一片白色，數位年青團員竟在那裡作擲雪球的遊戲，却把同伴們的窗子當作他們試射的箭靶，窗是木格子和紙糊糊成的。房間裏面發出憤怒的喊聲，這更激發了射手和觀衆無限的歡樂。我們這樣的寓所，打破一些紙窗又算甚麼呢，——我們不久就要離開這裏的，況且我們大多數的人們都覺得牠彷彿監獄是的。所以沒人會來可惜牠，更沒有人會來可惜這一下可要離開了牠那裏面所包藏的那些吸血的臭虫隊了。

滿堆着箱子，布袋，水桶，幕布包和零碎物的院子太狹了，整百駱駝在這裏上不了駱，因此在西北城門前邊租了一所棧房，從五月十六日起便把過四百件的行李箱和其餘全部儀器搬了過去。五月十八日二百二十隻駱駝到達了，花了一千六百五十元的租錢，就在當天，最末一車行李已出發到旅行驛站，在一切之後運去的，是笨重的銀箱，團中醫生陪着我，到和藹慈悲的牧師斯文遜家裏辭行，傍晚時回到驛站，院子裏已張着我們過夜的帳幕。隔壁的一個院子安置着我們二百三十二匹駱駝。

前一天在熾熱的太陽光中，便已在行裝上又加細了一股繩子。現在只須于繩結間插一根木棍勒緊，使箱子緊縛在駝鞍上，就夠了。院子裏充滿了走動的各色人等。穿着黑制服的警察，灰青制服的騎兵，蒼邁的小孩，雜在我們

中國的和蒙古的夫役中間周圍打轉。「會計主任」米給威先生做了末次的支付，團裏的各位先生都給他們的親戚朋友寫信片，帳幕拆了，被服登時捲成長方的包裹，駱駝牽去飲了水。我們打寐在熱氣略消時再出發。到了三點鐘的時候，鈴聲振動，招呼飲食，鷄子，豬肉，牛油，麵包和茶都擺在箱子上。我們分成幾處吃，而我們這個「桌子」，好像坐在斯突克荷（Stockholm）包箱裏一樣。颯了一陣急驟的西北風，塵土在我們四周捲起。飯後我們在那僅有的太陽疏影裏逍散着，一無所事地過了一會，最後我們看到，太晚了，得在這裏再住一夜。

五月二十的清晨，正五點鐘被拉爾生喚醒的我，走到空場來，一幕生動新穎的戲劇在我眼前表現着，太陽正升上，五個或十個穿成一起的駱駝被牽到行裝的行列，很輕快地裝載上，然後帶到驛站東面空場裏去，旅行團便在那裏逐漸長成龐大的一個行列。一個馱着天文儀器的駱駝——我們預備在中亞細亞裏建造氣象測候所用的儀器在客棧的過道上，弄掉了牠所馱的珍貴包裹，還好，一點都沒損壞。外面還有三十名騎兵等候着，是包頭司令官給我們作衛隊的。他們左臂上綁着紅白色的條帶，背着槍，騎的是小騾馬。這次差遣在他們是有趣的，是所歡迎的一種生活的變換，從他們的談話，笑聲和歌調中猜出，他們是萬分的高興。

駱駝的裝載，老是完不了，一串串地牽着走去，駱駝大半作深黃色，間有三數個是黑色的。現在正在掉毛期間。頭上的垂髮和鬃毛，兩側面，頸和腿都垂掛着將掉的絨毛，在風前來回飄蕩。這套春服裝在穿着不合適了。可是，總要到溫度增高，駱駝褪盡了牠的冬皮，才能爽利。

現在瑞典人的和德國人的騎乘駱駝排成縱隊，首先開走了，長槍，裝在皮箱裏的望遠鏡和照像機，黃皮的鞍褥，暖水壺，乾糧，日記簿，手槍和子彈，以及別的許多，這一切都放在，或綁在美國和墨西哥式皮鞍子上，又緊

又華美又光亮。

我在這愈來愈擴充的行列間來回地任意穿行。現在總該齊備了吧，我想，可以返回驛站一看了，但在這裏我聽見仍還有一大些箱子。在這些箱子之間有幾個垂大肚的黑豬，並且把地都用嘴給掘開了，吸鴉片的老板娘曳着她那變態的山羊脚周圍走着，把駱駝糞拾集於一個竹筐裏，一些吵嚷的，光着半身的兒童們在她身傍圍擠着，八箱重銀恰好載在四隻壯大駱駝上，最後輪到那三十八個輕氣筒了，須用十五匹駱駝，用氈布和乾草細好，使牠在高溫度裏不致爆裂。

簡直不能說是一個旅行團，是十個或五個駱駝連絡而成的許多小團列成了一個大團。在亞細亞過的這些年裏，見過無數的旅行團：我自己的；從亞拉伯和美索布達米（Mesopotamien）到甘肅和蒙古的商賈的；朝聖慕的僧侶的；波斯王到依爾布希（Elbur）的旅行團；歐戰時土耳其和巴比倫在雅得亞高原和西奈（Sinai）沙漠間的獨峰駱旅行團。而在我眼親見到的，我這一隊算是最尊榮的了。是多麼華美的外觀呵！——這樣燦爛，莊嚴，重大的，一列遠征隊。太陽這時已上山頭，在給這幅圖畫加上新色陰影，輕淡的映在地上，在作綠色的光閃。

拉爾生報告，院子空了，所有駱駝和行裝都到了外面的平地上。一切都清白了，我們騎上駱駝，旅行團開始發動。中國的科學家不用鞍子，高高橫着坐在行裝上面，我自己呢，爲顧到羅盤，錶，繪圖版和日記簿等，像以前一樣，分外寬容舒暢地在我的駱駝上坐穩，兩側載着我的捲幕被服，這裏與駱峰間張着氈子，掉布和皮件，我坐小的深窩裏，像在鳥巢裏一樣，能够隨意變換位置，伸直腿。因此駱駝的步趨一點也妨碍不了我的工作，我讓可靠的蒙古人們（mento）牽引着，他自己也騎了一匹大駱駝。

三十名騎兵衛隊在我們周圍捲起了一陣塵雲。連成遼遠的一長隊駱駝，邁着無聲的輕步，慢慢走上北面高坡的第一重關岩，第一隊最前的一匹駱駝上樹着一面瑞典國旗。包頭在我們背後消失了，我們坐候和出發考察的第二座城的包頭。

多年的夢寐終於實現了。我們是在到中亞細亞的道上了，這裏的沙漠地帶像一條孔大的乾河底，貫穿整個的舊世界，我們已在偉大的工作和漆黑的命運的道上了。

二 匪幫聖地

是的，我們真上了道了。我們踏上貫穿大亞細亞旅行上的第一天的行程，在我們這一眼望不見邊兒的大隊之中。我準定了第一條標準線，在第一張圖紙上描畫着。以後還有幾千張都要繼續畫的，一直等到把這遼遠的征途連帶牠們一切的曲折處，波紋地，高坡，小河，山夾道和營地都畫到上頭去並且用天文學的方法規定各地方的位置，都畫成了經緯線之後。第一條基線長五十米遠，就用這基線測量我所乘駱駝的步伐的長度。道路的長度便是由此得來的。沒有別的儀器比這更準確了。我這漂亮的駱駝却不知道牠在這路徑的測量上表演着這樣重要的角色呢。

當着共百五十隻駱駝組成的十小隊都走了過去，已上第一個崗口之後，我和門士便跟在後面也上道了。在這灰黃而單調的風景中，散在地上的一些夏季嫩草和幾處高坡的草原作綠色的光閃，但都不是肥沃之地。這裏長曲折的旅行團現出一種華麗莊嚴的陣容。最前的駱駝，差不多要在遼遠中消失了，好像是一串精美的黑色珠練；後面的在安步中秤量着牠那呆重的包裹。兩側是兵士們的騎隊，他們在唱着歌，談着話。我轉過身子，幾乎看不見這佈滿了

全場的大隊的末端。駱駝的聲音一點也聽不見；牠的步伐像貓行柔軟的土地上一般輕盈。所聽到的只是水箱碰着鞍棒上的摩擦聲，手柄和鎗鎗碰在鐵皮箱上的擊拍聲，一個脫繯駱駝的嘶喊聲，最後便是兵士們，蒙古人和團員們的談話聲，北風的吼聲。却聽不見鈴的響聲！或許是他們以為盡量悄靜地走過這匪窩纔好，所以就不給駱駝掛鈴了。但是，只要我們有了我們自己的駱駝時，將要使我們的銅鈴響着牠們那原始的，然而却永遠新穎的曲調了！

標準線一段段的排了下去，走過的路途便在圖紙上逐漸生長起來。右邊和前面是矮小的山丘。我們向西北方行，順着到拍齊布龍 (Paise-bulug) 和五原的大道走，「基督將軍」馮玉祥曾經坐着汽車馳過這條道。一直陪我們到五原的只有道傍的電線，但是到五原却還有幾天的路程哩。及到我們看見最末的一根電桿在我們後面消失時，我們才真正感到了一種荒涼的景像。

有時候從一二窮破的村莊經過，這裏面是些破落的灰色土房和傾倒的牆壁。有些像是空着的，這裏不幸的居民都被軍隊和土匪趕走了，在別的村莊裏間或看見襤褸的人和小孩，有時我們看見一個農夫，在用架着兩匹馬或黑色水牛的鐵犁耕田。

一陣陣捲塵暴風，像深灰色的魔鬼一樣，從草原上擦過。塵土便在這迴旋中被捲上去，而小的旋風却慢慢地向前遊動。

正十二時我們這無限的長隊開過恭呼杜克 (Ganhuduk) 村，這裏的居民站在他們草房前面，參觀這幕稀奇的戲劇。村中大道上放着兩架墮碎的飛機，是馮將軍戰陣中的物証。這兩件東西隨着可真是有點怪樣，無怪乎駱駝驚嚇並且還有失跳的了。狄特滿 (Detman) 的駱駝野蠻地反跳了一下，把他的騎士仰面跌落地下，脊背上着實響了一

下。海德(Heyder)出盡了力，才把他的坐騎勒住，鼻繩把手擦出了血。好在赫默爾博士在一個特製的布袋裏找到應急的一切，立刻便把創傷糊好了。

我們行進西北山麓了。距離不遠的左邊，是一行嫩柳，現出一條水溝來，溝中流浪在供給這柳叢水份和生機。西面看見了崑崙崙廟(Kloster Kundulung-sume)白色的前壁——這是荒漠中一所神奇的宮邸。整夥喇嘛中現在只有少數在家，別的都到北部遊牧人家做佛事去了。

衛兵們在一間方形的泥屋門前下馬，他們的馬便拴在那裏，這是一間旅行驛站。他們說這就是頭駐營地，並且勸我們，把銀子放在牆裏安穩的地方。但我們却寧願在平地上張開我們的帳幕，爲的是可以更易看守和保護自己的財物。

看着僱用的中國人這樣敏捷輕快地從駱駝上卸下我們的行裝總值得你驚歎哩。按照到的先後，分成各部份，強迫駱駝臥下，把木棍從兩個活結中抽出，只一轉手，兩旁的箱子便落在地上——準備着第二天早晨只費一樣單簡的手術又裝上了駝背上原來的位。半點鐘內這二百三十二匹駱駝都卸完了。箱子疊成四角形，在帳幕前構成一座房屋街道齊備的縮寫城，帳幕是圍裏的先生們張開的。門士和馬泰(Matth)喇嘛做好了我那有趣的寓所，這裏準備着我每天須用的箱子和舖蓋，氈和臥榻。每個團員都有他輕便的，能捲的鐵床。而我自己已在頭一駐營地裏便擲出這木架不用了。在亞細亞這些年裏，我只有一次用過一張木做的行床，但在幾天行程後就送到爐火中去了。大概只有住慣亞細亞的人才感到盡量地和亞細亞的土地接觸是有趣的。「蒙古公爵」拉爾生也最是喜歡睡地下的。赫默爾博士學着我們的樣子。我想，我們西行不到五百里（一里等于四百四十二公尺），將有一大些行床拋在我們的後面。駱駝

艾少抽一些東西了，拉爾生時常這樣說，如果能擲去或吃了些甚麼時。

在崑崙都崙廟的營地上，第一次樹起我們藍色蒙古式的帳幕，是這樣莊嚴的一列，帳幕上綴着螺旋紋壽字，爲長生不老的象徵。雖則還少六個團員，我們仍然張着十六座帳幕。在這一簇帳幕中間，高出一切的，是我們集會的帳幕，在閃耀着明澈的綠色，這一座帳棚是英國式的，並且是雙倍的，因爲原來的帳幕爲一層極大的遮日布蓋所掩蔽，但這布蓋却並不到地，使帳幕的前部構成迴廊的模樣。裡面用平常的木版和高橙造成一張棹子，桌的四周排上能摺的旅行椅。

鐘鳴五下，集會室的鈴聲響動了，在叫我們喝茶。大家都贊賞這座集會帳幕。他們都覺得這帳幕真值拉爾生所付的那二百元際洋。大家的興致都很熱烈興奮。一隊中國的行商旅行團開到了，紮在旅行驛駐的院子裏。他們爲安全起見跟着我們後面走。還有第二隊從西面，大概是從烏里雅蘇台（Uliastai）吧，對準我們開來。他們安然走了這樣遠，距包頭只有一天路程了，試想，在荒漠中走了四五月他們，在接近目的地時，是怎樣的一種快樂的感想呢。

我們剛回到自己的帳幕時，從西北刮來一陣旋風，像棒擊一樣，吹過營地上。我的帳幕當風的一部分像一張鼓皮一樣的緊張着，其餘的布面却來回地鼓蕩，十分緊驟地拍擊着，我跳起身，握住最前的一根幕柱，因爲柱上的繩索像是要斷的樣子。要是想出去參觀這幕武劇，却是不可能。在這暴風裡根本就站立不穩，四周圍也看不見一點蹤跡，連最近的帳幕都看不見。空氣充滿了沙土，在拍擊這帳幕，到處都飛的是細土粉，將敞着的一切都給蓋滿了。輕一點的東西，紙張和地圖，得迅速地擲入箱子裏，免致飛散。貝格滿的草帽在塵霧中沒影了——「牠飛回包頭去

了」，拉爾生這樣說；但後來又在行李箱中找到了。幾分鐘後，這劇烈的旋風吹過了。像牠來時一樣，煞時間便停止，現在我們可以考查因牠而起的損失了。十六個帳幕中有四個被刮倒地上。聚會廳便是其中之一，蓋着的遮日頂棚完全撕碎了，像是一幅斷裂的旗幟當風鼓蕩着。在這破毀的嫌恨當中刮倒了的帳幕中那可憐的居民在表演着有趣的一幕。從他住所的頹垣裏，「蒙古公爵」莊嚴的體格矗立着，他很哲學地坐在一隻籬子上，沉思着，怎樣的重新建造法。在其餘兩個傾塌的地方，床鋪上蓋滿了沙土，主人正在收集他們散亂的東西。

在黃昏微雨後，駱駝被牽到行裝堆裏，就在這裏住下，反嚼着過這一整夜。駱駝到了夜裏總得牽回營地裏，不是怕賊給偷掉了，是因為牠和馬是相反的，在黑暗中不能見物。

這天裏最後的義務是分配夜間的警察。挑選了兩個歐人和四個衛隊。軍隊們請我們不要離開營地；因為防備綁票，或是在轉來時誤中鎗彈。命令就這樣傳遍了，黑夜不得逗遛營地之外。

人們要是曉得大早要起來，就不會反對九點鐘就寢，真使我奇怪，在西行遼遠的路途中這第一日行程後，我却感不到半分困乏。我躺下後還醒着好久，在尋味着我一生的奇蹟。在十九年間的一剎那後，我又在貫穿亞細亞考察團中了。以前我常是隻身冒險的。現在我却是二十八個歐人和中國人的領袖了。這都是些學者，至少是受過教育的人。大半讀過我的書。他們自己在做日記，慢慢地便有機會判斷着我的描寫是否適合實際了。他們裏面，就是走得最遠的拉爾生，那林和袁復禮也算上，沒一人會到過亞細亞腹地的，而我那黃金的時光却在這裏消磨了許多年代。歐人中大半以前沒踏過亞細亞的地頭，而中國人只是在中國本部疆界內旅行過。過噶順淖爾（Gashun-nor）和哈密到烏魯木齊這條道我們大家都不熟悉。而我也特意選擇一條我還沒走過的道路，只這第一個日程就給了我們未來的

日月中一種先味了，西行無限的遠途中我們將在每次新的日程裏偵察到，在我們是新鮮的，對於其餘整個的世界是頗爲烏黑的一切。我們過了距新疆省城烏魯木齊二千一百公里的地方，我們將好好的張開我們的眼睛受用着了。

這多年裏常在我腦際浮着的願望和夢想終於實現了。我睡在亞細亞的地頭上，我聽見繞行我們帳幕的警衛的踏步聲，聆着吹過我們營地的夜風吼聲。這不會是一個夢吧，這是事實，我已在實行解決我曾經想到的，曾經假定的最大問題之第一步了。

當我在第二個出發日早晨四點半鐘被喚醒時，我得先揉一下眼睛，深深地思索着，使我真的感到我是在那舊遊的亞細亞旅次中了，全部地帶公開的排在我和我同伴之前。一種矜持而威風的感覺！昨夜很冷；五時還只有零上八度八分。我感不到一星兒預猜的疲倦。只是脊背上有點發硬；但是過一煞兒漸漸就柔軟起來了。

營地處處滿都是叫喊聲，命令語——用瑞典的，德國的，中國的和蒙古的語言。拉爾生像一位大將，四周巡査着，總管全部。駱駝憤怒地嘶喊着，當行裝上了鞍，強迫牠起來作一次新的旅程時。帳幕下了，床舖捲起了，廚具取回牠的箱子，於是我們重新享受着參觀這幕戲劇：這龐大的旅行團怎樣的開動，向着鄰近的山坡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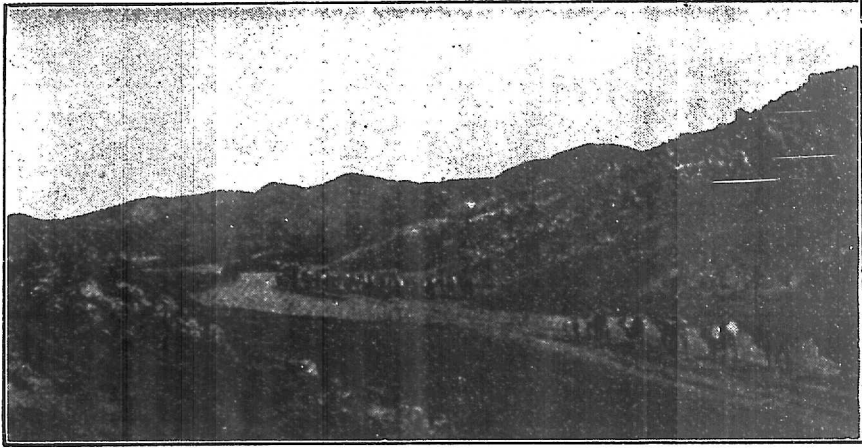
我們路徑是直上崑崙都崙河(Kundulung-gol)山澗的，我們很愉快的披拍着河水，涉過這潺潺的溪流。在四塞的山谷中，長着一些黃色野玫瑰，清翠的劍形百合花和別的正在春醒榮發的花卉，在山谷所達到的地方，我們有時在草地上過，遇着一些軋輾地響着的牛車。天氣清新而寒冷，在這刺骨的風前，都覺得他那皮坎肩的可愛。徐炳租教授披着他的大氅，——一切中國人都穿西裝運動衣。他們中有幾個萬分寧貼地高座在他們行裝之上；有的在讀書。我們向側面潑了一下讓這遼遠的大隊從我們身旁步過。一位團員在旅行團的末際，負責照管着，不使走漏了一



我們的氣象學家郝德博士及其測候台



鄰近的中國人在我們這裡購買駱駝毛



向 北 進 發



幕 城 成 立

點甚麼。

在沙壩子 (Sahsa) 村裏停着一些牛車，和兩輛美觀而實用的大車，普通叫作北京轎車，這裏用爲運輸器具。沙壩子上村是頹廢了，滿目荒涼。大道正中間有三個鐵筒彈，是馮將軍輕騎砲兵遺在這裏的紀念品。到五原的電話線還是伴着我們。共是三根線。最下一根懸得很矮，我們得用棍子把他支高，才不致被碰壞。道上并着兩輛殘廢而被劫的汽車，同樣是不言而喻的證據，馮總司令的隊伍曾經到過這裏。一切村莊完全破落了，空虛了，但到處都看得見耕種的跡跡。別的幾處在碧綠的榆柳林中埋著，看來十分有趣。

山谷現在擴大了，張開了。我們沿着谷的左側走，小溪流到這裏延成很長的深潭，潭中蓬勃地長着水藻。這裏本鋪柔軟芬香的草原——多麼美麗的一個宿營地呵！是灰黃色的荒瘠的田野中一座天堂！但是前鋒却繼續行到礮聲的波紋地去了，這樂園如夢像一樣湮沒下去。

只一段路，便到了五分子 (Wu Wunze) 村。我們想在這裏過夜，兵士們可以購備他們要用的一切，特別是因爲我們的衛隊要在這裏調換。駱駝卸裝了，短時間裏我們這座幕城便在村前一塊田疇上聳立起來。爐灶剛在發煙，瀟瀟氣開始推動時，村民，披裹著深藍色或紅色的破舊衣，圍着這幕新奇的劇場聚攏了來。我們的總管，馮考爾 (Kau) 在廚櫃裡搜尋着，掏出晚餐要用的罐頭，牛油，餅乾，乾酪和英國的菓子醬等食物。

在日已偏西的光照中準備回包頭的三十名兵士攝了一個紀念影。二十名新的隊伍，打着紅黃旗幟，左臂上縛的紅黃色布條，準備接替。關於兩種部隊夜裡的警務，中國同伴提議，舊的分配在宿營地，新的分配到老遠地圍繞着的山頭上，他們公開的對我說，這紅白色和紅黃色的軍隊得有不同的工作，使他們不致握着頭髮角鬥奪槍。在我們

營地裏作一次小小的內戰——那才真正有趣呢！沒有勤務的兵士都到村裏過夜了。

我和中國同伴們談到夜裏的勤務。他們以爲毫無疑義地也得盡他們的義務，只要求一個武裝的西人同他們一起，在必要時好抵禦黑夜中襲來的危險。四個學生立刻就想實驗他們的警覺，彼此分配好了勤務時間。中國學者們將在第二天作勤務，就是他們的領袖徐炳超教授也堅持着不要把他除外。歐人方面，只有拉爾生和我因爲年紀的關係不作夜勤。我也想顧顧赫爾博士和郝德博士，他們整天都在很緊張地工作，但他們却不想比別人被優待。

時已黃昏，夜的陰影已降落大地上面。駱駝從牧場歸來，夜警開始了。和藹的燈光從半掩的帳幕中射出。到處都是談話聲。一張四絃琴在振着活潑的調子。深沉的和平支配着這四周圍，誰能相信，我們是到了中國北部最險惡的匪窟裏，到了隨時有重新爆發內戰可能的區域呢？

第二天早晨我剛穿好衣服，便得到報告，舊衛隊在等着向我辭行，兵士們騎着馬排成一列，他們的長官立在他們前面，也騎着馬。我同着大多數團員，有些手裏拿着器具到了隊前，用中國話向他道謝，預祝他們一路平安。他們領到六十元賞錢後，騎着小馬轉一個灣子向包頭奔馳去了。

新的二十名騎兵開始担任我們的職務。他們同以前的一樣，穿着藍灰色制服，所不同的，戴的不是軍帽，而是平常的圓扁帽。他們中之一個抬着紅黃旗幟，套旗插在槍頭上。都把他們的槍口向下地縛在鞍扣上。他們的小馬倒沒甚麼特異處，但這些人却盡量地把我們的駱駝嚇倒要死，當他們喧鬧着，帶着響振了的槍和布袋，活潑的歌唱和粗蠻的叫喊聲跑到我們營地來時。

我們出發了，幾個兵在前頭跑，郝德博士同他們一起，親手牽着那一匹如同哲學家一般安靜的駱駝，馳駛着

兩隻盛著珍貴易碎的物件的箱子。一隻裝着測時儀器，別一隻裝着每天必用的氣象測量儀器。我有時也同拉爾生
郝默爾，貝格滿和狄得滿輪換着在前頭走。我們成了談敘紛紜的一隊。這是說，別的先們在談笑着；而我自己
却待時常留心道路，繪圖，一切注意力都用在圖案上。我們是到了一片遼闊的平原，如同兩條異常平坦的山脈中間
的一條長谷一般。遍地都種的小麥，芥子，鴉片，至少前不多時是種過的。這一帶地方最近的過去，純粹是蒙古人
居住的，可是被中國移民出了少許的代價使購買過來，並且誘發出土地的糧食來。自然也有一些蒙人仍然住着；但
是他們在同堅忍勤儉而精於農業的中國人們的競爭中總是失敗的。中國人得到的土地愈久愈多，而遊牧的蒙古人不
斷地向北部遷移，直到外蒙古的南境。這樣在這裏就有一種長久不斷的居民遷移，像千九百二十三年我乘汽車過
蒙古時，還再向東去的地方所看到的情形一樣。但是我們現在所經過的地方，和平的勞作却被內戰和土匪蹂躪殆盡
了。在四分子村(Dort Satunso)的田畝上見着一個孤獨的農夫在他的犁和黑牛後面走着，在沙雅茹(Sajiaju)村
的破屋裏，便只是貧苦與災難了！看不見一隻雞，更無黑豬了，只有一些瘦小的，餓餓的穿着破衣的人形。他們却
不向我們討錢，看着我們只是驚異，不了解爲甚麼我們這些人要從這荒漠之地經過。

我們一道上還經過許多這樣荒涼的小村落，雖然這道路顯然表現着有很熱鬧的交通踪跡。厄爾特尼高(Ortynigo)的田野爲小溝所灌溉，溝的兩岸種着榆樹。樹頭上便是鵲巢。看着發綠的樹木和流水，很覺得清爽。

將及中午時份刮起暴烈的北風。北面蔚藍的天空裏遊動着一片離奇的乳白的雲彩，自西徂東，在天空散成一座
虹橋，好像一條弓形的北極光似的。這虹是一座象徵的光榮之門，從這座門走入那其他的白種人還未曾到過的疆域
裡去。

現在我們在旅行團的中段走，這大隊正在要向厄爾特尼高村的那一片空地上停住。一些行裝已經卸下了。可是突然間前鋒重新向前進行，一隊隊都跟隨着，那時行程已轉入道路艱難的西北角了。我們兩側是些矮山，却認不出，這坡地是向那方傾斜的。只有隣近山峯，從昏沉的空氣中透露出來。我們仍然前進，走了兩個鐘頭，這或是我們不會很快忘記掉的兩個鐘頭吧。風愈刮愈緊，愈是凶惡了。皮衣，布單和散放在駝背上的一切，飛舞着，拍擊着，我加了許多小心，費了許多力量，才擋得住，地圖，皮袋和羅盤沒飛跑。現在我們的駝駝却在全隊中最後面了。拉爾生和貝格滿在我傍邊徒步行走。這迷離的大隊在我們前面濃煙瀰漫的草原上迂迴着行，愈是看不清楚了，最後完全沒入這捲騰的塵土之中。前面一隊簡直就不見，但就在這光景中這一幕雜劇也是美麗的哩。風魔們成羣地向我們打擊，然而我們這一羣遠征隊，一枝遊動的樹幹，無邊際的人和畜的一羣，在到一處很生的地帶的道上仍然前進着，行裝的四周呼嘯着，狂吼着，濃密的塵雲像灰色的彗星尾一樣懸掛在駝駝和馬匹上。我們好像是在穿行一條聲勢洶湧，塵沙飛揚的沙石河一樣，到處都看見各地段的旋風，在草原上舞蹈而至。我不記得從前我是否曾從騎着的駝駝上跌落，或是被風掃下過。但是現在也差得差不多了。一團灰黃色的塵柱，底下作深褐色，結成一起的，從西北面迅速地捲來，這是一種小「泰風」或縮小的颶風。別的旋風從我們身邊刮了過去，一半是在我們面前，一半在大隊的後面。但是這陣旋風好像目的在我們一般，用大力直向大隊的尾部掃來。

「拿穩你的帽子！」拉爾生向我喊着，同時急忙臥伏地下。

就在這一瞬間，旋風刮過我們的駝駝，和我前面的四個。我用盡力把身子側向上風，緊握着行裝上的繩索。這旋風像棒打一樣撞着我們。我只要鬆懈一下子，無疑地被吹落了。駝背上全付行裝搖晃着，幾乎要扭轉過來的樣

子，因為駱駝，行裝和我構成一張切當的風帆。差一點，全部的東西都要掃地了。駱駝跣跟着，驚嚇着，像他同伴一樣，打了一個灣轉。細石和沙土像下雹一樣，打着我的帽和手，有點痛。但在幾秒鐘後，一切都過去了。旋風在草坡上仍然迷離的向前遊動。這旋風的直徑平均有十五公尺長。真是一種新奇異樣的把戲！人們應當在自己的身上先感到了這麼一種剝膚之痛，那麼他對於這風的利害就可以有相當的了解了。其餘的隊員却始終一點也沒有覺得這一陣的兇暴。

在這樣天氣裏走路，自然沒甚麼樂趣，尤其是在振動的駝背上奮地圖比一切都不容易。但是當我們轉過前面山角時，我們很喜悅地聽見，各小隊逐漸站住了，緊靠着鄂博店（*Nobodga*）村紮營，這村裏住戶的數量絕够不上同我們這座遊城較量。我的帳幕剛張開，瑞典同伴們到我這裏來，很受用地在吃茶，餅乾，牛油和菓醬。我們笑着，說着，感覺分外舒暢，外面暴風還在洶湧着，呼嘯着。風力每秒十八公尺，氣候在六點時只有零度上十二度。太陽看來只是一張昏弱的輪盤。

晚餐後，韓普爾大佐和徐教授過來和我討論夜間的工作，中國人關於他們怎樣抵禦意外的襲擊，商量了好久。有幾個以為，他們既沒有武裝，就不能參加何種防衛，他們準備潛行到帳幕外，伏在地下不動；因為倏然襲來的土匪無疑地是拿帳幕當目標的。韓普爾勸他們，悄悄地在帳幕裏，不要跑出去，在黑暗和混淆中容易使中鎗彈。

我們衛隊向徐教授申訴，他們帶的火藥太少了，準備向我們領些子彈。徐却以為兵士帶子彈愈少愈妙，因此就回答他們說。我們的子彈因為他們的鎗過大，不會適用的。

今天是輪到四個學生和六名衛兵警備，營地的四角每處站一個，兩個巡行。每兩個鐘要換一次班的。我們還決

談讓兩個德國人也參加警備。他們上過火線，警覺性深入他們血液之中，對於一次突如其來的襲擊是從那方來的，他們的判斷比中國人準確得多。我們這樣的充分準備着，戒嚴着。

但是這一夜却和平地過去，沒發生一點事故——狂風依舊怒號着，在奏着牠們繁複的歌曲。太陽東上，滿天飛的埃塵作紅色，而我們並沒損失一人一物，帳幕也沒受子彈的洞傷。

三 各隊集中蒙古

鄂博店雖是有牠自己的煤礦，但煤却不甚佳，五月二十三早晨我們將起行時，村民携着藍子口袋跑來檢拾駱駝糞和牠們拿來可以作結繩用的駱駝絨毛。

那幕宏壯的舉動又重入我們的眼簾：龐大的旅行團活躍地從營地上生長了起來，立刻已離去了這個地方。高大的駱駝馱着行裝在旭日底霞光中密密地排成了一組一組的隊伍，多麼壯麗的一幅景像呵！活似一列彫刻在石頭上的偉大塑像一般，那一面被太陽映得非常明顯的駱駝軀體對着牠們的陰影聳起。

萎長的大隊向着西北方面的高坡移動，我們走進矮山之中，行上一處迂迴曲折的夾谷裏，是岩石山間的一張沙床，到處都耀着晶瑩的石片和花崗石。前鋒的兵士以為這洞道是天然的埋伏處，很是危險，請我們派數名我們自己的槍手前行。我們自己的人馬却一點也不驚慌。我們的洗衣夥計橫臥在駱駝背上面，睡着了，而我們的兩位學生也在搖晃着的駱背上打盹。

天空作蔚藍色，氣候頗有些兒冷意。山谷的曲轉處有一井，井邊給乾渴的牲口預備着一隻石槽。在一條小徑的

北面，現出一帶冗長破舊的石壁來，這古壁在大路側的高坡上面——是一座古代的防守壁壘了。關口所在的地方上聳起一小堆兒石塊；虔誠的行人們在這裏給山神們獻上一塊石頭，作為平安地走了這樣遠的路程的酬報。我們行到的第二道關口有千七百公尺高，從這裏下行便是牛腸彎（*Nin-tang-Wang*）客棧的大路。牛腸彎這個名辭倒很恰當，山谷到這裏更加狹隘了，並且有些地方還被峭峻的山壁隔斷，崩缺的土崗約三公尺高。野鴿的鳴聲，鷓鴣的啼喚，在山間隱約地聽得見。我們還碰着的一輛裝載獸皮的牛車在鳴着牠那軋轆的歌曲。

山谷又展開了，地勢坦平而闊大。最後一座山麓的山下便是雅加爾·旗溝（*Yagar-tschigo*，或名雅加林河（*Yagarin-gol*））村，我們在紅龍子公谷（*Huang-Watse-gung-jung*）村紮起營來。紮營工作是一天天地迅快了，因為各人都知道他自己要作的是甚麼。

每早四點剛過，拉爾生站隊的喊聲喚醒了我們。中國人雖不曉得這字的意義，但他們一聽到「公爺」的命令，總是不約而同地發笑的。拉爾生真是鐵面無私，大家都不得不立刻起來，準備着用早餐。早餐後繼之以拆棚子，收拾一切，還有好長一會的工夫。要是高興的話，還可以趕快地找塊適當的地方作一小睡。但是我自己呢，可以說，被圍在喧喊的蒙古人，中國人和狂吼的駱駝擾攘中，早就醒着了。我在斯突克荷家庭裏早晨四點才睡，這裏却在這時候起床。只要習慣一切都妥貼，而我在這裏，晚上九點便睡了。

我們現在所過的廣野路作波紋狀。不管地勢怎樣平坦，牠從頂上往外看，却幾乎是一望無際的遠景。這裏自然只有旅行團所呈現的一幕景像了。我又在大隊中間走，從我這高的視察點遠眺，好像全軍的主力都在我的面前。但回頭一看還有八長隊在我背後，還不算單個的騎士和兩旁騎着褐色或黑色馬的兵士們。

行過這些扁平的土壠，以後差不多全是平原了。犁鋤的痕迹和小小的村落到處都還可以看見。有一村立着單簡的神壇，壇上是一座高可半公尺的佛像。後來我們經過一處村落，村中有若堡壘般的圓塔和尖閣，蒙古人把牠叫做哈昭。(Hatscho) 中國人叫牠做哈昭堂。我們繼續前進，走了好大一會，才在巴延布魯克，(Basin-Buruk)「富泉村」小村站住，就在這一片鮮美的草野上紮營。

我們到的這裏高出海面千五百八十五公尺。六十年來已經有了中國的移民，蒙人被逼着向北部退去了。種鴉片是最有厚利可博的。幾百頃田都種成了這種毒品，只要有點水的地方，大家都被強迫著栽這毒物。贖下的地方就够種糧食的了，出產的利潤歸人和軍隊共有。現在還是初夏，這裏比較太平些，因為還沒甚麼可搶的。可是到兩月之後，鴉片苗熟了，羔羊吃着新鮮的草又肥又胖，那時就值得搶奪了。固陽一縣之內種有二千頃地的鴉片，便是萬二千「黑克他」(Hoker) 大的地方了！一頃分作百六十畝，品質好的，每畝出產約值百元。固陽的縣官每畝徵入二十元的稅格。是這大一筆驚人的數目，怪不得是有厚利可博的了！但是當地的人民可該挨餓了。賺來的錢本來就不很多，倒都成了有力者的囊中物。法律上是禁種鴉片的，要是有種的，植苗是割掉，田地是沒收。法律是這樣明定着。却沒那個顧及這些。大家都栽種和收獲這犯禁的果實，而在這區域裏第一名法官固陽縣官，就把這大筆稅收都弄入自己的私囊了。

五月二十五的那天我們走到了爲中國移民所佔領的文化區域最北的疆界。界的那面，是蒙古地，平鋪着一望無際的平原。拉爾生和他的蒙古人自然是盼望到那裏，就是我們別人也喜歡快到這一點鐘的，在這一點鐘裏那最後一列中國農民底犁所犁過的田畦，要在我們後面消失了。我們要走到了荒野無人的沙漠界，到了遊牧人和騾子的故



赫默爾隊在到集合地
的路上作人種測量



赫定 博士

鄉。

這時我們脚下的土地又覺得犁鋤得更多了。是的，拉爾生和一兩個別人在一處山背的峯頂上站住。我們都從這裏經過，北面顯出一片遼闊的平地，最遠的後面分隔着一些矮坡。大家都叫他做蒙古公爺的拉爾生脫下他的帽，高呼着：「這是我的疆土！」是的，那裏的一切他知道最清楚！

我們的營幕紮在一條少水的溪流亞保加因河（Aho-gajin-goi）旁面。天還很早，一部分人們去作一會子小睡，填滿那直到中飯時空閑的時間；別的人發見了一隊三十隻薩子，打圍去了。

傍晚時分，我們還在晚餐，駱駝已從牧地回來了；像有影的鬼一樣，持着輕盈的步伐慢慢地行近堆行裝處。貝格滿高踞在一隻箱子上，彈琵琶，在對這清幽的平原歌唱瑞典的古曲，這當年成吉斯汗帶着他的騎兵馳騁過的平原。郝默爾和馮考爾今晚守夜。他們帶着手槍，和強大的電光燈，這燈却比我們的槍械給衛兵們更深的印像，都以為這是一種魔光。

第二天清早，我們的衛隊支取了他們餘下的一點薪資和賞錢便告別了。他們上了馬，排成隊，我對他們的長官說一句簡單的話：「謝謝，願您一路平安！」他們道候了一聲，勒轉他們的小馬，飛奔的回頭馳去。

拉爾生遣去打聽那林和他那一隊消息的馬秦喇嘛，還未回來。

我們七點鐘出發，在舖着一層短草輕軟的地上走過。兩隻狼沿着一條乾枯的廢畦偷過，在注視着我。拉爾生發了一槍——我們沒想到，他能打中，因為距離實在太遠了。但是槍聲響處，一隻狼已倒在地下。接着就是一陣歡呼聲，中國人震懾了。而我們都可惜，衛隊沒看到這精奇的發射。有幾個人跑去查看這隻四脚賊。牠跳得很高，把牠的

足爪露給他們看，在喘息着。更一粒槍彈給牠完全送了終。拉爾生射牠的距離足有五百二十公尺，此後這位神槍手被呼做降狼將軍拉爾生。同時也見着一隻黃鼠狼和一隻狐狸，地上到處都鑽的是鼠穴，狼在蒙古是常有的，牠是糜子最毒辣的仇敵。對人到不是甚麼危險物。

五月二十七早晨，在與平常一樣的時間帳幕被拆了，駱駝在準備着上裝。可是忽然哄動說，帶隊者的一匹白馬夜裏跑掉了，所有牽駱駝的中國人都在出發尋找這匹脫逃物。我們日前從一隊三百匹的馬隊行過，牠在這裡牧養着，準備以後到張家口出賣的，大家便都以為這匹白馬是到這一隊雌羣去了，但並不在那裏。時間就這樣耽擱着，海德和郝默爾打圍去了。拉爾生槍殺了一隻母狼。她狼勇敢地立在羣小狼中間，不肯離開。一點鐘後，海德捉着他第一隻糜子歸來，以後他每天都射死一兩隻這腳快，角短而精緻的美獸。他經常地供給廚房新鮮的肉料，是這樣地豐腴，後來大家都食膩了野味，反倒渴望羊肉了。而我們所在的地方，都買不到綿羊，海德的好身手也足使我們過一下子癮了。

駱駝重復牽到草地裏去，我們看到想立時就出發是很難的了。後來拉爾生又給廚房獻上一隻野火雞，我們更明白，這天是完了。我們的幕城重新在這地方長起，而這一天就這樣地沒落下去。

五月二十八日我們決定，把營盤向北移。約一點鐘的路程到達我們前兩天依着紮營的那條小河，上流的一段地方，這裏名叫呼肯爾圖河或「蘇達河」(Hujertu, "Sodatissa")。河水清，多魚蛙海藻等類。這地點有這樣豐潤的牧場，清新的流水，做我們長時間的宿營很是適宜。長時間的？是的，在這第八次的駐地裏，我們得逗留好幾個星期。但是，在我們這樣順利的行程中爲甚麼作這樣長時間的等待呢？爲甚麼我們不願再行遠一點，脫離這匪窟

的危險呢？

這個原因是我們現在不得不自行購買駱駝了。直到這裏我們只是用了租來的駱駝馱我們的儀器和行李。我真不曉得，北京長時間的交涉會發生何種變故，自然就不好預購二百七十四匹駱駝，後來反倒要賠本的賣掉了。現在呢，這關係整個考察團的駱駝就不得不重新購置了。拉爾生已經打發他的忠誠的張家口的蒙古人們到各處去，但是等待他們回來，給我們一個分斷時，還得好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得忍耐等待着。

第八次的駐地有着許多新鮮的趣味。我們覺得很舒暢——多水的溪流在蒙古是不常見的，而我們自己的駱駝還可以在這肥美的牧場上，盡量飽食，爲着到噶順渾爾路上的跋涉蓄藏更多力量。

在這駐地我們第一頓早餐，就充滿了興奮的情調。我剛行近我的帳幕時，拉爾生就來了，他報告說在北面一處小山背上站着兩個歐洲人，在向我們營地攝影。他們帶有一個蒙古人和四隻駱駝——這樣除了哈士倫和李伯冷，不會是別人。雖是在刮風和昏沈的天色裏，李伯冷仍然在上面攝他的影片，過了一會他們到了，備受着誠懇的歡迎，在報告他們的消息，這種動作也拍照下來了。安得斯的六十五匹駱駝在屢次的危險中，終於救出了，而李伯冷在路上還找到許多機會，攝了一些美麗希奇的照片，在華貴中的蒙古王公和妃后，以及在帳幕的村落遊牧人的茅棚中他們日常的生活。

四點鐘的時候，一陣歡呼的聲音沿着帳幕的街道上又響振了。「又出了甚麼事？」我問着，「那林的旅行隊，」是答語。真的，他在他旅行隊前徒步而至，六十隻駱駝雖只騰下五十一隻，而這還是很威風的一隊。他把在歸化城的事務完全辦妥了，雖然道途上有的是強盜和小偷。我迎着他，他比別人先到，他的長髮和波紋的鬍鬚像個野人一

樣，他面色赤黑，但態度活潑，而高興。

過不一會別的人也到了，華志精神很是壯旺，馬學爾 (Marshall von Bieberstein) 隨着背坐在駱駝上，他下來時，像一位白髮老人，扶着一根棍——因為他的駱駝突然間發狂，曾把他擲落地下，因此這倒霉的人背着上着實碰了一下。我們都喜歡，在隔別了許多天後，又重見了面，他們替考察團帶了一位瑞典的新團員來，是生瑞恒先生 (Herr Segerborn)，歸化城牧師之精通各種語言之子，那更是歡迎了。他被舉做我們的總管，担負廚房和食物的責任。

新行裝卸下，放在另外一處地點，這六位新團員在用他們的午餐。我們現在共有十八位歐人和十位中國人。他們午餐後，開始談說他們的命運和經歷。這實在是經歷中一起洶湧的波濤。

幕城又增長起來了——我們把新到者的露天公館蓋在帳幕街道所預留的空隙上。現在我們有了二十一個帳幕，真的成了荒漠中一座正式的城。那林帶來一桿蒙古式的長矛，是尖的，上面打着馬綜的結節；縛在我的住所前柱上，瑞典的國旗便插在上面，在我們的營地上飄揚着。

午餐後，彼此訪候了一次。瑞典人和哈士倫 (他雖是丹麥籍却算做瑞典人)，都在拉爾生那裏集合。哈士倫給我們看一幅廟旗，一響經具，一隻兩個人頭做成的鼓和其他是他所有而贈給考察團的東西。我早就想到，也做一、二次稱學上的採集，四月二十六的北京合同上便有關於這事的一段特別節目。但是先要找到一位瑞典愛護學術的富人，幫我的忙。如果政治的和社會的改革現在已經上了軌道，把中亞細亞完全改變舊觀，於是收集和保存那些被判決永遠消滅的一切物品，便十分需要了。

在我帳幕裏，那林把離這裏東八十里白靈廟(Baiting)區域他所製的漂亮地圖給我看，並且想在下幾星期中擴大完成時，我也把從包頭到呼魯爾圖河路上畫的十五張地圖給他看。

晚餐是在燈光底下吃的。我們到現在才覺得，我們不特是得到一位新總管，還得到一位新廚師，他是那林的僕人，我們先前的廚頭像馬爾沙爾在北京所用的那個小呆伯一樣的小氣，被裁了後，現在在僕人帳幕中蹲着，滿口廢語，在呪罵洋人。

大家都興高彩烈的。我們第一次在會議室的桌子上全數聚齊了。我們定下從哈龍島蘇(張家口之北)，從歸化城，從包頭三方旅行隊在同一天裏到達集合點，這是多麼精密的計畫。

四 營城中之國別

五月二十九日是我們在呼魯爾圖河駐地第一個安息日，不管是好是壞，必得在那裏居留兩個整月。需要總是勝過我們的熱望——購置兩百匹駱駝，是要相當時間的。

這一切我們都知道，而且必然地影響到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秩序；幕城的佈置，以及關於駐地上的排列問題，我和韓普爾前天就商量過，大致都確定了。大半是順其自然，我們還沒行出野外去，我忽然記起一個妄自尊大的幻想，把我們的駐地大致照着基盧斯(Cyrus)大帝遠征時候一樣的佈置法。從統帥的帳棚起，四面都是大道，每個國別就在這大道間劃分館界，瑞典，德國，中國和蒙古等。在我的帳幕前面空場子上燃起一把火，在帳幕的過道上樹起一根蒙古的長矛，頂上飄着瑞典國旗。

實際上却完全兩樣。在初夏裏長期間的風塵中，各帳幕不能聚在一起，這風對行人是迎頭捲圍着，却從帳幕上橫掃而過。我們決定，把所有帳幕列成一條長線。拉爾生一死要把這道像蒙古人一樣向南開；他說，我們的幕口要是開向其他方向，是要被人嗤笑的。

行李隨便排在帳幕和大路上，列成長行，一個個堆積起來。這座營盤非常莊嚴，要是從鄰近南面的山坡上觀望，却有一種特別的景象；從古以來就被這個和那個「鄂博」魔王（Obo）鎮着的山神，現在却這樣出其不意地被一座遊城驚擾了。

讀者總得這樣想吧，做一個十八個白種人，十個黃種人和三十四個夫役的考察團長是件煩難的事。我一向是單身旅行，對這點是毫無經驗的。但我已經發見了，這算不得甚麼一回事，你只想到這一切參加者都是聰明有學識，對於他們自己的問題充滿了興奮力的人們，便知道這是最簡單的事了。多少精壯的青年和成人在燃燒着想參加我們貫穿這樣龐大的地帶的長征，這地帶現在比任何時代吸引全世界的力都要強大！恰好在我們這時代能夠親眼看見亞細亞，這是幸福，這是樂趣，這是值得羨慕的事。在我們却沒有一種死板板的軍事紀律。想打獵的很單簡地在我們從蒙古鄰居處租來的五匹馬當中騎上一匹，到傍晚時回來，帶回一兩隻子就完了，要是各人都盡他的義務，就不用着嚴格的命令，所謂個人底制限從前是用警備，法律和懲罰維持着的，而在現在的我們，是最自然和最明澈的事；侵犯牠的戒條，就沒有人有過這念頭。

我們是在蒙古內地一個小區裏，叫做明安扎薩克（Ming-an-Dschasak），中國人稱做茂明安。區長住在離我們北五十里的地方，我們剛到，他便差了一個軍官和三個兵士到我們駐地來，打聽我們是誰，來做甚麼的，他們聽

見我們的鎗響，很喜歡看着我們打死了三隻狼。區長的代表說，我們要做甚麼都可以，只不要掘地，恐怕驚犯后土和山神，尤其不要擾亂高的地方，如果那山頂上住的有鄂博神（Ob）時。第二天我讓華志先生和袁博士回拜這位貴族長官，他們見着一位慈祥的蒙古老人，發了一大些問話，好像甚麼都想知道似的，末了還說，他將要親自回候我們。兩天之後一位較老的軍官用他的名義拜訪我們，帶着一副大眼鏡，穿一身深藍色的花紋衣服，掛着一條銀劍帶，帶着鎗。他和他的士兵都受着煙茶的款待，我們在會議棚的過道上坐着談話，並且攝了一捲影片。

我已講過我們的駐地高出海面千五百七十公尺，同西藏高原比起來，自然不算得高；在西藏本部還找不到這樣低的地方呢。但是，在瑞典，同樣是在德國，千五百七十公尺就够高的了，就是中亞細亞的平坡和沙漠地帶，這個數碼也不算小。可是這裏還是高原氣候。雖是六月中旬，而在太陽底下的溫度表還過不了二十七度；一天夜裏那真使我們奇怪了，溫度表降到一度，以後兩夜裏簡直冷到二度，但是要是白天風息了，帳幕裏要有三十八度，在野外也感到日光的熾熱，我們大家，除了一二在打着他們本地漂亮的大汗傘的中國人外，不管是白人，是黃人，都被太陽曬着了。這真是奇幻的氣候，我們像是到了一處真正的鑛泉，在那裏可以覺得有他所希望的六倍以上的舒服，只有白天十一點到五點可以說是有點熱意，却說不上熱得難受，太陽剛落，便變冷了，太陽的直射光被密結的下氣層吸收大半，用了甚大的熱力熾曬我們。但是差不多經常在吹風，而且是四面都有得來，風力每秒常在二十公尺以上，所以在這種經常的，清涼的微風中真是不着怨恨天熱。一天裏風完全停息了，銘山小河中取水揮洒我帳幕的四周；這一來更涼爽了，但我却全不惡熱，我一生受過了冷了，因此我怕我們漸漸地所得到的好處會超出使我們能以適意的程度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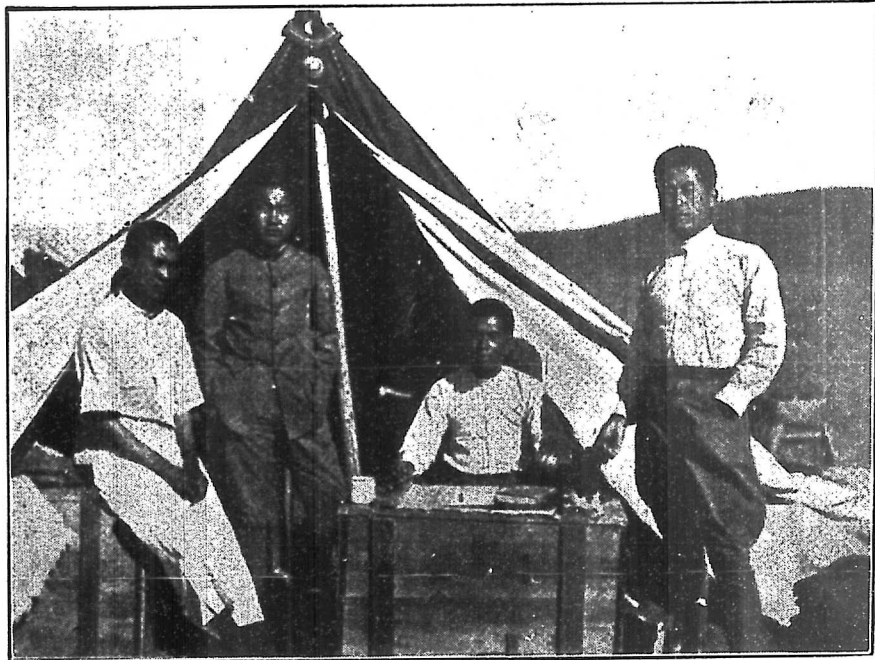
在科學考察團裏瑞典人佔多數，那林博士是我們的地質學家，現在正在將我們駐地的周圍製成一五萬分之一的地圖，我們的醫生蘇默爾博士不只是把我們和僕人的病傷醫好了，還替許多過往的蒙古人和中國人診病，團裏一般人都異常康健，所以他賡得下許多時間作他的植物和動物的採集工作，很快地便採了許多，他時常找到機會作人種學測量，按照北京協和醫院斯第文生（Stenson）博士交給他和他幾個德國人的優良的表冊和指導，我們裏有幾位先生是從他學習過這門學問的，考古方面是信託貝格滿，他十分努力他的工作，雖然照北京的合同，採訪所得是歸中國所有，這時候我存着很美妙的希望，中國方面將要很高尚地送給我相同的一份，這自然使我，正確一點說，使斯突克荷東亞博物院增加不少的材料，我自己畫了一張路程圖，是用當年在橫穿亞洲的長途旅行中所應用的方法去畫，自然我也在寫日記，收集一些材料作地理和風俗的記載。

你們得看看這拉爾生，這位五十七歲的青年，他生于瑞典飛斯特曼蘭的替爾彼加（Aus Tjilbergain Vastmanland in Schweden）在蒙古過了三十四年，在那裏橫穿直撞地比世界上那個白人都要走得多地方，他見着在帳幕前的瑞典旗，眼淚都要掉，你們得瞧瞧他那從馬哥波羅街（Marw-Polo-Strake）走來的態度，慢慢地，穩穩地，背着手嘴帶着一種和愛的微笑，挺着胸揚着首，很自負地來到了，凝視着整個營地，看他是否一切都有次序了，合適了。

沒有一點事是在他注意之外的，那裏他都走到，我們這座城要辦的一切，他都曉得；他是一張活動報紙，給我報告一天的一切新聞，手裏拿着帽子走進我的棚頂下，時常地用他的粗宏的飛斯特曼蘭聲音說：「對不起，我又來攪你」，他從不曾擾亂過我，他總是這樣地周到，他是我的右手，我同他商量一切大小問題，他坐在我書棹子右邊



袁復禮 赫定 徐炳超



學生 崔鶴峰 劉衍淮 馬叶謙 李憲之 在帳幕前



一 些 歐 洲 團 員

箱子上，一面作他的報告，一面弄着他的帽子，沒有他，我一事也辦不動，所有蒙古人和駱駝都歸他管，沒有那些蒙古人和駱駝我們是那裏都不能到的。

拉爾生深沉地和切切實實地享受這次旅行，他在做他本門的事，看着一個人，完全找到他適當的位置，在用專門家的眼光和態度檢查他的工作，看見這一切都妥貼了，倒是一件趣事，他說：「我在蒙古的這些年，時常夢想著，參加一次正式的考察團，但我從不敢過望，同這樣大規模的一次合作，」此外他還參加過安得斯的和許多別人的考察團。

我應當萬分感謝拉爾生，在北京那樣嚴重時期，他時常做我幫手，因此減輕了我的爭鬥。在最險惡的環境裏他時常保持他沉靜的態度——同我一樣的沉靜。拉爾生從沒失過他的和藹態度，他從不說一句傷感情的話，總是快樂的，和氣的。他沒有一瞬間失掉他的自治力，因為他知道很清楚，不能治己，決不能服人。他那和氣誠懇的態度，他的發表意見或是頒發命令，都是他享受我們大家對他的敬重全部的秘密。關於實際問題，就是這幾位德國以前的軍官都願服從他。在日常生活裏大家都是最好的朋友，彼此總在談笑戲謔，尤其是在中膳時。但是誰要是想嘗試着勸告拉爾生的，或惹起一件對於駱駝不好的事時，譬如說作一次例外的，到別處去的無須的遠遊，或每天的行程太長了，或要求增加新的苦力等問題，那這人可倒霉了。拉爾生決不發氣或吵鬧，擊着世界上最平和的聲調，他只很簡單地說明理由，使你總不得成功。他岔着腿，兩手插在褲袋裏，帽在頭上斜戴着，在和悅地微笑着。用這樣沉靜堅忍的態度去統帥一切，誰敢反對呢，發言請求的人墮吧了，事兒便這樣地了結。是這樣簡單地，把別人強制在他意志的範圍之內。這却是希有的一種偉力。第一個條件是自持工夫，第二是知人，而仁愛和正直的德行也是隨附

的必要條件。拉爾生却佔有這一切性質，像一種這樣的人要是做了總司令簡直可以統握全世界了。

哈斯倫是他的右手，早先曾在英美煙公司任職，是一位異常爽利，能幹，熱烈的少年。他將安得斯的駱駝帶到大隊來，已經証實他的能力了。還只二十二歲的生瑞恒是一個「特別號碼」，他完全異於別人，當他到這裏來時，除了身上穿的，沒有別的衣服，沒有床，沒有皮衣，除了一把牙刷外沒其他的行李。是一個非常明達的人，我對我自己說，不帶行李而行過亞細亞，不像我們拖了這四萬斤的重量一樣，是多麼簡單呢！生瑞恒修飾起來了，穿上一件光鈕扣的新衣，裝扮起來，好像一位星期日的長工一樣。他遇着那種環境都不在意，他不怕賊也不怕狼，很曉得怎樣週旋我們的驕傲的廚子。

德人中第一個要說的是赫德博士。他是氣象學家，關於他的學科和這學科的輔科，他徹底的通達；此外他還是一位極妙的人物，我們大家，就是中國人都喜歡他，尊重他。要是沒看見他在他的氣象測候所，那他不是在那個山頂上，在作風候和氣濕的測驗，就是在放輕氣球。一天兩次，空餘的時間，他用來計算，繪畫，在各種工作上他找到許多助手，有德國人，有中國人，中國的四位學生對於氣象測驗特別有興趣。

狄特滿先生會做過海軍軍官，他管理過天文儀器和測驗；是赫得博士在無線電的時刻計算上的幫手。此外他還是個聰明的美術畫家，在些少沉默的機緣裏，他還是個無雙的談諧者。他的四絃琴是特別的可愛，他繪畫美術的作品點綴了這部書。

李伯冷是我們的電影攝照者，是第一流攝影家。只要發現了那種有趣的物品或事情，他立刻披掛着他的曲柄盒或暗箱奔著去，像鷹捕獲他的勝利品一樣，他和黑克 (Hock) 博士到過亞彼西尼 (Absissian)，經歷過許多非常的

冒險。

海德先生，德國大佐，是我的指揮官。他維持駐地內一切秩序，傳達的命令，規定夜勤的班次，報告消息等等。米綸威先生經理會計和賬目，銀笈便在他帳幕裏放着，他在那裏開支一切賬項。華志和錢默滿兩先生是郝德博士經常的助手。伯爵馬森伯和馬學爾爵士照拂行李，他們同米綸威先生一樣，知道四百箱子裏所裝的東西。在箱上面他們都作有精巧的記號。海德是我們的獵戶和射擊聖手，而馮考爾先生則在一切事項中都是有用的。

徐教授是十個中國學者和學生的領袖和首席，他們負有按照新國家主義和新時代的要求贊同或反對我的意見而參加我這考察團之責任，並且，至少在形式上是要把牠放在中國監督之下的。

徐是姓，炳昶其名；但此時徐教授還有一名字（字），同一般中國人一樣，叫做旭生，這名字只有他的朋友才用。徐教授千八百八十八年生于河南南部接近湖北省界的硯河村。他十七歲離家到北京求學，千九百十三年到巴黎，在巴黎大學學了六年哲學。從法歸來後，在河南省城開封找了一個位置，當法文和中國文學史教員。千九百二十一年他在北京大學做了西洋哲學史教授，薪水每月二百二十元，不久便增到二百八十元。兩年以來，教授們只領到半薪，而且還不到此數。他們得另找兼職，譬如在學校教書，講演，來養活自己和他們的家庭。他們處在這種環境通常忙碌着，便沒有餘空追求他們科學上的進步了。學術的生活和發展因此受着損失。而各方將軍們的國內戰爭却搜括了偉大的數目；這為個人利用的內戰只好蹂躪地方，和糟塌這地方努力的居民。

徐不是一個盲目的國家主義者。也沒沾上一點排外思想，他熱望自由和民族自決權。決不想站在中國的利益上威迫蒙古和西藏，只要牠們能走上自己的路，獨立地完成一切。但是他想，對於外人在中國領土內找到的藝術品和

古物寶藏，加以輸出的禁令，是應當的。這些古物要在中國自己境界內的博物院和採集所作永久保存。

初冬的一個美麗的天色裏，我終於到了北京。于是我那想到內地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考察團的消息逐漸傳遍了。呵哈！在研究的思想方面新時代的領袖人物都想着，這又是一個新的肉食鳥，想來蹂躪和搬走我們地裏的寶藏了。因此便燃燒着，沸騰着對我事業的攻擊，而徐教授便是我的勁敵中之一人。但是，最後經過兩月長的磋商，我們訂了一個條約，就是別的一切也規定了，明定着十個中國學者和學生同我去。那時徐教授便被選為他們的領導者，我萬分滿足地歡迎這選舉，因為當着我們長時間展轉磋商中，我已認識徐是一位謹厚公正的學者了。現在呢，我是同他旅行了四十多天，都沒有一點不和的影子或一點反唇的回聲來擾亂我們駐地的和諧。我便只有慶幸着，得到這樣一個人作我旅行的同伴了；他的造就到了他國內文明的最高點，普遍地通達他祖國的歷史，文學和哲學；此外對於西洋生活和思想也不只是皮毛的認識。

袁復禮教授，拉丁字母，寫作 E. J. Yuon，他的朋友稱他作「希淵」。千八百九十三年生于北京，在美國學地質學和考古學。他在我們這裏很熱心工作，而且是多方面的工作。他對於新石器時代的居土與乎對於地質的問題，風俗的採訪有同樣精到的敏覺，他對這科學的能力和知識十分充足，並且能滿足西洋一切要求。把他所採的物品給我們西洋人看，並且解釋他的意義；在他，這是一件趣事。他同我的瑞典的全人那林和貝格非常融洽，絕談不到因工作的分配而發生何種妒忌或爭執的事了。他和那兩位都只有盡量地求到最大的成績，來替西洋和中國在學術研究上增光和造福。

同我們一齊的第二個考古學家叫做黃文弼。年三十三歲生于湖北漢口西漢川縣城。他得了博士之後，在沈教

授所辦的國學研究所任職。他和他的同事一樣地幫助整理古物陳列所，因此對於古物研究有很大興趣。當地聽到，有一些中國學者準備參加我的考察團時，便同挑選參加人和商訂條件的辦事處交涉，要求一同去。

我們第四個中國學者是丁道衡。生于揚子江南岸貴州省織金縣，系出望族，年只二十八歲。

第五個，最末一個名為詹蕃勳，三十五年前生于安徽南部婺源縣。他同湖北的湖裏的魚正相反，頭大身子小。他畢業後，回到本省，在揚子江北岸安慶省城住下。是在一處櫻桃，杏，梨和桑子成熟的花園中。那裏的「迎江寺」是以風景和佛像馳名的，接引着許多禮佛的信徒。

這四個中國學者和他們的領袖徐炳超生在五個不同的省份，直隸，河南，湖北，貴州和安徽，嚴格地說，他們代表着五種民族。因為關於物產，氣候，人口和言語方面，中國各省間很不相同。

我們在北京的磋商裏最重要的，便是多數學者和五個學生參加我的考察團。這條件臨到選擇相當人物時，又改成四個了。却補上一個年青攝影家，特別是預備受袁先生和黃先生指揮，攝照關於地質和古物照片的。學生定為四人，這數目是因為我說過，想在中亞細亞建設四座固定的氣象測候所，而且準備在考察工作完畢之後，交給中國政府，換成中國的氣象學者管理。因此便決定，每個氣象測候所得分配一個學生，至少有一年以上，在氣象測驗的技術上，接受德國的領導和教授。于是在四月二十六的合同裏便變更了，氣象測候所不交給政府，而交給在北京代表考察團利益的理事會。至于氣象測候所的看守和建築只由中國人而不要西洋人的襄助，却是將來的一個問題。關於這點創設的意義我將來還有機會，說幾句話的。

要我帶同四個學生，這條件決不是「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意氣的作用。正相反，這倒是一種聰明有識的舉動；在

我認識了這四個學生之後，很有理由地感激他們。因為這理由證明，與其說是立在政府的地位負著將來看守氣象測候所的責任，不如說是代表科學團體。現在呢，我的計劃在整個的事實裏愈趨穩固了，在某種個別的問題裏，顯示着這有利的轉變已是轉成事實了。于是我似乎有點可惜，先前不帶八個，只帶四個學生了；因為總希望着，在德國的氣象學者歸來後每個中國所長要有一個助手或接代者在旁邊，這是一個漏隙，需要補充的。

「北京大學」有牠自己的日刊，在這上和其他學術研究會的刊物上對我所計劃着的考察團都登着這一段小新聞。學數學和物理——尤其是氣象學——的學生可以自由報名參加，應徵者得要受過一次試驗，試驗他們英文或法文的程度。

數學和物理的學生報名的有三十人。其中還有一位年輕的女學生，在接受她的報名之前還問過她的父母，是否允許她同我們旅行這條貫穿亞細亞的荒涼道路。至於怎樣答覆，我不知道，不是得到一種阻止的答覆，就是這位少女落第了——她到底沒同我們去。

考試委員是我們的朋友袁教授和數學教授李。這三十名青年最先考試語言，然後由袁試驗數學和物理，每個人要答八個問題。袁先生堅持着，考試及格的足有八名，這八名在醫生檢驗過，證明是康健耐勞之後，再受李教授的一次試驗。八人中只有一個受醫生檢驗的指斥的：他的脈搏太快；但是當他被德國醫院狄博爾大夫證明合格時，他也被允許參加最後甄別考試了。從八個候補者中取了四名最好的，其中一個姓馬，其餘的姓劉，崔和李。

四人中三個是直隸的，一個是山東的。

我們十位中國人中還只少了一個了，這便是攝影家張元忠，他是自成一部份的。

現在同徐炳超教授住在一起。四個學生共住一間敞大美麗的帳幕，床放在外緣，他們裝書和衣服的箱子放在中間，當桌子用。我時常到他們那裏坐一小時，同他們談天。他們時常是高興的，和氣的，一個小小的故事或是一點子笑話都使他們笑個不休。他們的帳幕裏有的是秩序和快愉。在現搭的桌子上放着洋臘和燈，紙烟和小物件雜亂地堆在書和日記簿中間。

氣象學的字典總在手頭，而且人們可以隨出，是在使用着。

由此得到一種印象，這些考試及格的學生堅決地走向他們新的工作，為科學盡責，為祖國增光。

因此就可以想到在這樣一種錯雜的旅行團中語言上是得有怎樣一種巴伯爾式的混雜了。時常是拉爾生，郝德，李伯冷，袁復禮坐在我棹子右邊，郝默爾，徐炳超，韓普爾坐在左邊，這樣我們使用瑞典和德國語，說話。同徐說法語，同袁說英語，而後兩人彼此說中國語。要是哈斯綸同我們坐在一起，他和我們瑞典人自然是說丹麥話了。拉爾生同徐說中國話，要是團裏的夫役來問話了，就用蒙古話發佈他的命令。我同馮考爾有時還挾雜着說一些俄國話；因為他是在聖彼得堡生長的，在哈密，後來在東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却加上了第九種語言，東土耳其話。在那裏我將要殺敗一切人了。因此在這游動的巴伯爾 (Babil) 找到很多的練習歐語和亞細亞語的機會。在我自然最高興的還是說瑞典話；因為我以前長年地遊行亞細亞，却找不到說一句瑞典話的機會。

五、考察團的重要工作：氣象測驗

誰都知道每個文明國家為氣象測候所花費很大一筆款項，而這種犧牲不是毫無代價的。因為氣候的利用能使一

般產業發達。首先與氣候攸關的是農業，林業，水力的利用，航行和飛行。至于直到現在有多少人命，輪船和貴重的貨物是經過氣候預測和暴風警報而得救的，這數目就不可以數計了。近年來許多巨大的動力工廠，因為國立的達不到，都在設立自己的風候台。這就曉得（一個地方）水力的利用與氣象的關係是多麼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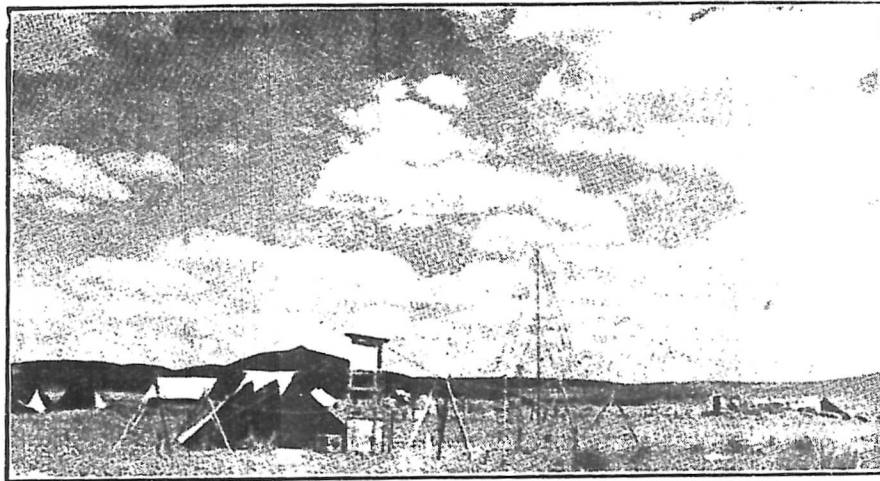
北半球現時有了無數的氣象測候所，每天都在國際性的基礎上實行牠的測驗。在歐洲尤其來得豐富。瑞典四十一處，德國上中下三等的以數百計，北美洲和非洲也有牠們自己的氣象測候所。同樣在許多輪船上每天都在做這種測驗。這種測驗由許多不同的地方每隔數小時就要報告到一個中央機關，而在這中央機關裏氣象學家便測定他們的氣候預決。

只有亞洲在這一點上還是異常的忽視。在北半球地圖上把一切已成的氣象測候所畫出來，而包含這樣龐大的一塊大陸却呈現着一片斷斷續續的空白；雖然人們在庫倫（Ula）烏地（Uri）烏里雅蘇台（Uliassai）和烏魯齊木也繼續地做了許多考查，但却不是完滿的考查。我在沙漠帶和西藏做了好些長年的測驗也表現着相當成績。而尤其有重大意義的，是我在固定的駐地裏所做的一切。譬如在英吉沙爾（Yanqishar）塔差（Tschardik）和曼打爾里克（Mandarin）等地。但是一般的說，我們所知識的只能幫助到一些很零碎的指示，雖然從這裏，很大略地可以得到大陸氣候的特質和風雲寒暑進行的一種普遍觀念，雖是可以預知哈密兇猛的暴風——就是我自己也在羅布淖爾沙漠經過不少次數凶湧的東北東暴風——可以想在理論上說明牠的成因，事實上說明牠影響的事實——但是我們到底能夠知道牠的原因和性質嗎？一點也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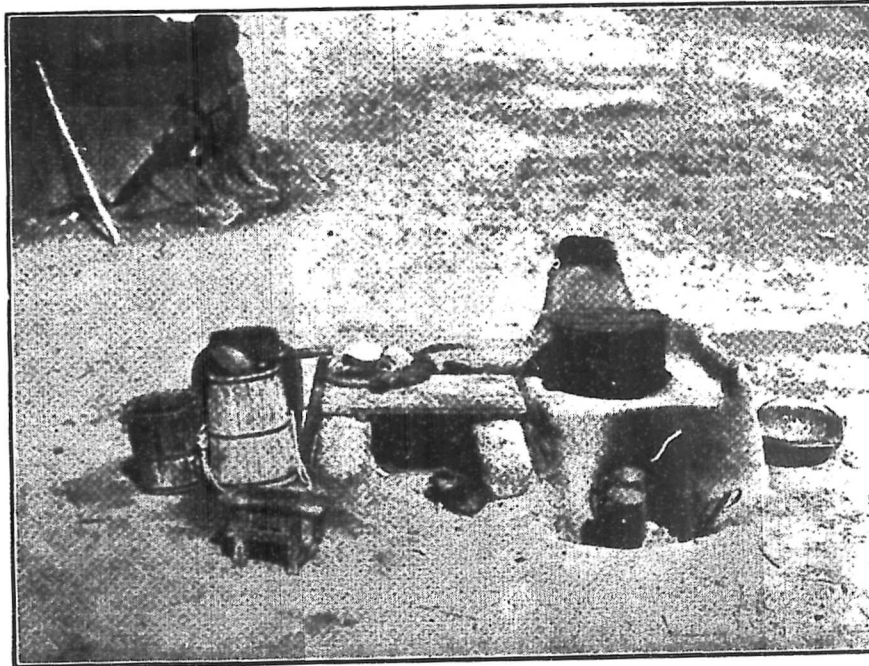
把包括中亞細亞這樣無垠的廣漠中的空白填滿了，是我現在所實行那最初旅行計劃的至要部分。想借此將北半



氣 象 測 驗 考 察 團 最 大 工 作 之 一 種



呼 皆 爾 圖 河 畔 的 測 候 所



駐 地 裏 漢 人 的 爐 灶

球氣象測候所的羅網上那最後的缺隙給消滅了，而且使這個半球關於氣象學上的許多謎團一旦找到解決！第二層呢，要是對於重傷中國農田的捲塵大風可以進行一種系統的警告，這便是我們替中國做下的一件不朽的勞績。我計畫在中亞細亞所建立固定的氣象測候所，要是我的計畫順利了，而且得到中國官廳充分的援助呢，將要在此地同耶穌教徒在徐家匯 (Sikawei) 沿着海岸建立暴風警報台一樣同其重要了。

這便可以看出，氣象學家郝德博士的工作怎樣地將引起氣象學和氣候學的一次革命，他工作的結果在一切關於這門科學的新字典裡怎樣找到一個優越的地位。從根本上說，郝德博士和他同事們的工作是有這樣高超包羅的意義的：即便我們偉大多勞的考察團在我們歸來後僅有這一點貢獻而無他的結果時，也就足夠不空此行了。

郝德博士的氣象測候所在我們到呼肯爾圖河駐紮的那天便搭成了。是一所形如骰子的小木房，上面有鐵頂蓬，和通風而不透日光的木格子。這小屋立在四根木柱之上，是够高了，地下的冷熱影響不到。往上數級，可以很便利地檢閱所樹立起來的儀器。台的四面都用粗索礙住，在最厲害的暴風天也不想稍稍搖撼得動。她在空場高低不同地安放許多低度寒暑表，很平正地安在被螺旋釘住的卡子裡。在地上放着日光溫度表，和別種感受性極大的儀器。

郝德博士的聖壇在我們驛城的外緣立着，好像單獨的一所別墅。他的帳幕都堆滿了儀器箱子，裡面裝着無液氣壓表，炊煮溫度表 (Kochtemperaturer)，用具和各種奇異的器具。在帳幕的過道前，用帆布搭成一道平台頂，這前邊便堆上許多大半蓋上或只蓋上一點或完全打開的儀器箱。這些裝滿的箱子裝着全副的儀器，設立氣象測候所用的各種零件一概具備。

傍晚時候走到郝德博士的別墅界而且不知頭裡的，那就得小心着。他替我們的無線電台立了兩根十公尺高的銅

柱，相離四十公尺。從這兒起離地一兩步接連着三根金屬線：簡直是一種埋伏，應當退避的。湊着這個機會我想提及，在馮考爾領導之下我們還有一座電台，自然向外發電是不成的。最壞事的是我們的乾電池電流在四分鐘後便停止了。要想聽到腦恩(Nano)，加維特(Caste)以及其他氣象台的報告，得很碰巧，靈敏地才聽得到。乾燥和高熱都是我們和電池最討厭的仇敵。我要不是記錯，安得斯在這點上也得着同樣壞的經驗。他在他的著作「原始人類追蹤記」(Out der Fahrt des Urmenschen)中說過，他用發電機造了一座電台，但還是一點也聽不見。這壞的結果大概是氣候的關係，是我們所應用的儀器不能抵抗氣候的結果。我們自然是不願連續不斷地得知世間的大事，——我們尤其是覺得鬆快的，是得以擺脫了外界的一切新聞——但是我們更喜歡接收了腦恩，包爾多(Bordeas)，加維特或巴達維亞等處關於時間的炮號，以便更確切地並且不費本錢地去確定經度線。

到郝德博士的壘壇裡訪候他——如果他不是正在整理儀器或是放輕氣球時——大半碰着他在低着頭計數，畫圖和造表冊，或是正在給他的助手和計算輕氣球的進程的華志和錢默滿先生口授測驗法和計算法。到郝德博士的帳幕裡使你得到一種學者的老練的 (Vaterrest) 印象。他自己是我會經過着的人中最興奮，最和愛的一個。他不算那樣的一個學者：恆守着他的知識像龍守着金寶一樣，他很高興給別人解說他的研究，聽的人在他這樣有趣而明白的解說上，不覺自己也情願做一個氣象學家了。

郝德博士的氣象測候所每天在各國一致的時間，七點，兩點和九點，實行測驗，在每次駐地除了兩點鐘之外，日夜都在做。在夜裡這工作託給守夜的人。分作從九點到一點，從一點到五點兩班，他們特別要考察雲的厚密和風的方向。因為郝德博士把這種測驗比着溫度的升降看得還要着重。對於溫度的曲線形已經得到相當概念了。他那時

代在庫倫，張家口，烏地，烏里雅蘇台和烏魯木齊等地做一年長的測驗，却很少注意到風雲上來；這便是我們這裏一種特別重要的工作。

在我們的氣象測候所裏安設着溫度表，氣壓表和濕度表，管理氣溫氣壓和空氣中之溫度。郝德博士對於雲彩的高度，形態和運行的方向特別有興趣。他照了一些異常美麗的各種雲模型底影片。風的速度在駐地和高二十六公尺的山頂上都測量了；牠的最高度直到現在每秒在二十八至三十公尺之間。在彼歐夫澳爾特氏的測風表（W. G. A. T.）或在重大的暴風時適為十一度。這裡差不多常常刮風，早八點刮起，到中午風力繼續增長，將及六點時或再晚一點就漸漸停止了。夜裡時常是平靜的，清明的。雨水還沒落到地上，最大的部分便蒸發掉了。下降的密度在下雨期間繼續增加。但這到底怎來的呢？我們還一點也不知道。而這點和許多別的，便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郝德博士想着應用他的考查確定將來是否可以開墾和植林；要能如此，地價便無限地增高了，蒙古的草原或許過受不良氣候的限制，始終不能開發的。

還有對於乾燥問題的解決，我們希望找到重要的材料。中亞細亞無疑地是走到乾燥時期了，差不多所有的湖沼都陷落了，縮小了。我們在噶順渾爾所找到的材料將要獲得這問題的解答。至于更可靠的結論要在十年後才能歸納得出。但是因着我們計畫的測驗已是築好了基礎，將來只消回復一下，求到一些比較的材料就夠了。

此外郝德博士作了很精細地對於陽光放射和夜裏的射光作了嚴密的測驗。夜裏地面上空氣的層次在他已屢次測驗過，在包頭時已是開始了。現在呢，按着次序是到了蒙古地界，這工作既不在駐地又不在行程上有所休止。要是碰着一次我們沒法只好停住了，那郝德博士更是異常歡喜。他利用這時間做工作，並且得到同樣的和進一步的材

料，他使用這材料和他處所得的相比較。

至少在歐洲，沒有一處氣象台像柏林林登堡氣球轉運學的天文台對於氣海運行的考查更加精確無餘的了。這天文台每天都放輕氣球和風箏。這一座天文台是空氣濕度測驗表的發明者亞斯曼 (Apollon) 建設的，千九百十二年由克爾機思爾 (Kerzner) 接受過來。他從千九百年到千九百〇六年已經來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利用輕氣球觀察氣層了。德國現在一切較大的氣象台和天文台都在施放輕氣球。瑞典有三個這樣的氣象台，芬蘭有一個在赫爾星弗 (Helsingfors)。斯吐克荷的氣候測驗每天接到歐洲各地近二十處氣球氣象台的報告。在中國直到現在只放過一兩次輕氣球。就在印度這種考查的方法應用上還無稱道的價值。同樣，整個的中亞細亞在這點上構成了一巨片「未知之地」 (Terra incognita)。這便可以想到，在一個長年裏經過赫德博士應用輕氣球的考查因而認識了中亞細亞的氣層狀況，這對於高出萬五千公尺以上氣流運動的科學是怎樣地重要了。我們這次考察不只是發這種科學對於地面上的狀況找到廣大的材料，同時却將氣流運行的知識推擴到萬五千公尺的高空去。

輕氣球的應用將要向我们揭示，兩極與赤道間這最大的一塊地面氣流交替的軌道是怎樣。牠還待向我们透露，我們在歐洲過慣的氣候，到了亞洲內部變化到甚麼程度，就是歐洲向東的低壓和高壓範圍是多麼廣大。亞洲每年的寒暑在垂直線上那些是計算待出的？在夏季從海面流到陸地，在更高的天空中從陸地流到海面的氣流到底有多高？在冬季空氣沿着地面從冰凍的陸地向海面流，而這氣流的上部在更高的天空中又成一種相反的對流，這適成相反的情形又是多麼高？

尋求這個和其他相類的問題的解答，便是我們的目的。要是我們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原因都順利解決了，那便可

以對於氣流的循環確定一些異常重大的規律。

應用輕氣球不特是確定了高氣層的風向，而且可以確定地面上不同的高度中氣壓分配的變化情形，如果更有充分的許多氣象測候所，那就可以繪畫各層的單幅圖畫，這將要同地面上的地圖完全兩樣了，得着輕氣球的幫助，我們可以對於這還未曾有的地圖的形狀得到一種概念。

已經達到的一般高度是高出海面七千五百公尺處，以前最高的到過萬四千七百公尺。輪船上施放的輕氣球比我們的大得多。我們共有三種，而我們中最大的也太小了，在萬五千公尺高以上便不能明瞭地看見。是用上等黃的或紅的橡皮做成的，黃的，幾乎黃得透明了，平均差不多有四分之三公尺或百二十公分之直徑。小號的重三十克，在未施放以前，能載九十克的重，大一點的重百十克，載重三百二十五克，小的前進力每秒百五十公尺，大的二百五十公尺，在十秒鐘內這個升到高出我們駐地二千五百公尺，而我們駐地却在海面千五百九十五公尺之上。

千九百二十五年的秋天，當我正在準備着這考察團的原始計劃時，已是覺得在亞細亞腹地裏建設四座固定的氣象測候所是含有最大的科學意義之一種工作了。雖然中間經過大小的波瀾初時的計劃在下一年和千九百二十六年冬至千九百二十七年間備受環境的壓迫，而我建立四座氣象測候所的思想的目的還是沒變。我已經證明，這種氣象測候所對於我們認識北半球的氣候和氣象狀況是怎樣偉大的重要，並且在實用和預決的觀察點上對於中國有何等意義。

在瑞典公使艾威爾勒夫和我在千九百二十六年十一月杪十二月初和中國政府交涉批准我的考察團時，我也提出，在歐人至少做過一年測驗後，將這氣象測候所連同全部的儀器送給中國政府。可是首要的是在考察團結束和看

守的西洋人走掉之後，中國得選用富有這科知識的人繼續進行原有的工作，並且做够我所計劃的年份；因為只有在將來，這測驗的歷程擴大到十年之後，這測候所的真正價值和牠對於中國的用途才顯明地表現出來。大體上說，顯明的大陸裏的氣象質素——尤其是在亞洲腹地——要比較地確定的，只須一年以上的測驗已經有很大的意義了。但是多年測驗的繼續，可能地確定了相當的使用價值，這將提高科學研究的地位，而這種研究將列在地球上最珍貴的測驗裡面。

中國政府很客氣地感謝我的餽贈。但是，在我和我這社團遠離之後，政府怎樣應付我這氣象測候所呢——許多政府很少有判斷地上氣候狀況必要的知識。

但是當反對派對我的考察團揚起像是不可和緩的暴風時，我們經過屢次的磋商後，彼此愈是接近了。最後研究到各種實際的問題和條件，只有在這條條件之下中國的學術才肯給我們打開中亞細亞之門，那時這氣象測候所才找到牠應得的注意。

從前是我的敵人現在都做了我的同志。不管是在設立固定的氣象測候所這計劃上，或是打算着在將來把牠接受過來和進行下去，這些事上，我們都一致。這倒不是學者們為保持自己的臉面一種空套子和一些好聽的話，他們更實際地要求我攜帶四個學生去，預備一人分配到一個氣象測候所去工作。

第一氣象測候所準備在額濟納河 (Ordos) 設立，第二在哈密 (Ham)。在烏魯木齊我們建設第三氣象測候所。此城將成爲我們長時間的總部。以後便經過羅布淖爾沙漠到塔羌或且末 (Tscharchilik oder Tschertsch)，好在那裏成立第四座氣象測候所。

中國人對我的計劃實實在在感到興趣，在這點上分明地可以看出：在我離北京前中央觀象台曾訪我一次，要第二和第三座氣象測候所每天向北京發一次氣候的報告，電費自然歸中國出，我很願意滿足這要求。

在第四座氣象測候所上部地段上至少三千公尺以上的高處，我們想在崑崙山 (Kwen-lun-edire) 腰間設立一座山地氣象測候所，至少做幾個月期間的工作，以便測驗氣候，供給郝德博士以考查之資。考查在各種不同的季候中，氣候怎樣因地點高低之不同而增而減，以及捲塵大風和因風帶上的塵土離散時所達到的高度。在這山地氣象測候所上我們就少不了一個歐人了，其餘的人員自可用本地人。

當我逗遛北京的時候，就想到可以在和圖河 (Chortaria) 設立第五氣象測候所。這是一件多麼望成就的事。大概就在千八百九十五年四五月間我在沙漠中錯走了路時所碰着的那條河旁邊設立。郝德博士也以爲這樣的一座氣象測候所有異常重大的意義。因爲牠將要給我們在全是沙漠裏氣候，飛沙暴風和別種氣象一種概念，就是得到和圖河的水量和在夏季時牠的高漲的一種詳細的描寫，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千八百九十五年五月五日當我到達那裏時，河底是乾枯了的，只在隔得很遠的地方發見一窩小水潭。這水潭要是很深的，整個夏季是保持着滿水。十一年後英國的古物學家斯坦因 (Stein) 博士也遇着這個曾經救我一命的水潭。他送我一張照片：題名「上帝給與的湖沼」，是我的僕人加心 (Kagin) 給他引的路。據林裏的牧人說，全部的河底在六月初便裝滿了水，但只在半月後水量便減少了，直到最後，秋季裏完全枯竭。那些構成旋波的，而且把地下鑽空了的河底，在整個的冬天中便成了水結的水潭；但是一到初春便收縮了，及到五月這河底便盡是乾枯地了。我把牠當作一種新的獲得，得到在不同的月份裏此河的生命和死眠的一幅圖錄，以及牠直到現在對沙漠勝利的鬪爭。一種這樣的知識只有經過一整年在那

裏繼續的測驗才能得到。因此在計劃的四座之外還添上第五座是多麼誘惑的一種計劃。

對於我們這座游動的城子預備退守氣象測候所的同伴們，到了同我們這偉大莊嚴的旅行團和牠的五花八門的雜生活永遠分離時，心裏將要不快愉了。而且我怕，在他們看着我們前進，向着新的命運和冒險出發，而他們自己却在一個平淡無奇的牢獄裏坐一年監，他們將要感到孤獨的難堪吧。我們現在有時已經談到分配到各個氣象測候所人選的問題了。最壞的是，大家都想到最末的一座去，好讓最的不和我們這遠途的旅行脫離。而留在額濟納河的人們，因為同大隊分離得最早更是煩惱不過了。但是，在他們選擇他們命運中，我不隱瞞地說，鳴順淖爾和牠的四週是我們經歷全部旅程中最優美的一個所在。如果我是準備着在所計劃的一座氣象測候所住一年時，我將要選擇鳴順淖爾，第二是和圖河雅。至于其餘三座要我居留的城，哈密，烏魯木齊或且末，在我却是一樣；因這三個都缺少沙漠的清幽和莊嚴的和平（Sonntagsfriede）。但是，不管你在甚麼地方，總找到無限的機會，研究地面和牠的生命，以及人的生活，和經營的。

安德生在初冬時向我提議，氣象測候所的戍守者在可能範圍內不要拋却人類學的測量。因此我們便向北京協和醫院解剖部斯第文生博士商量，斯第文生博士和拍拉克博士（Dr. B. C. Clark）對這計劃異常興奮，而且頭一位還給預備管理氣象測候所的先生們開了關於人類學的課程，甚至于替他們做了一本小書，題目是：「旅次中人類學的概略，特別是為中亞細亞考察團而作」。這部小書是作人類學的測量上優良的緒論外，還綴上許多照片和繪畫作解釋。斯第文生博士親口對我說過，向各種不同的民族測量是件難事。但是我們有兩位先生，瑞典人生瑞和丹麥人哈士繪在一向是我們的醫生默爾博士擔任的測量上已成為異常適當的介紹者，翻譯者，短期間便可以單獨工作的。

六 我們分成三隊

蒙古的地頭把我們留住了，我們在呼肯爾圖河駐紮以來，已經一月，我們不知道時間是怎樣過的，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無聊。大家工作着，每天都出點新奇事，我們在做各種計畫，經常是緊張地等候和熱望着出發。我們是在等候駱駝。

我們的駱駝買辦用了各種生意人和介紹人，向佔有上千頭牲口的外蒙古富戶交易。前幾天回來了我們兩個蒙古人，報告他們定的一百匹頭等的駱駝，每匹百元鷹洋。而各個賣主都想見錢後交出他們的牲口——這個狡猾的年頭，人家永遠不能知道，同他交易的是怎麼樣的人。

因此，在我們還一點也沒看見駱駝之前，就得支出一萬元（在二萬二千金馬克以上，）交給我們的全權代表。

付錢的舉動確是一幕浪漫的戲劇。太陽像朵玫瑰花一樣落山了。陽光注滿了朦朧的草坡，晚上的涼氣悄悄地降到地面。一些人穿上了皮衣，會議室前堆成幾座銀山，好像是作飯後消遣似的。許多銀捲排成長列，一千換着一千。旁邊立着飽經風霜的蒙古人，狡猾的中國人，在等候着，數着數，把銀子塞進口袋裏，然後裝入木箱，準備第二天早晨在馬森伯和米倫威的監視下交給駱駝的買主。

六月十六那天到了第一批九匹駱駝，是肥大美觀的九匹。在拉爾生和他的蒙古僕人牽引和說明之下觀看一批二十四隻駱駝，在我是一件異常快意的事。駝峰肥大，結實，作球圓形，筆直地聳着，冬毛大部分脫落了，全身是赤光的。那德博士的輕氣球恰好我們的頭上上升起，好像一塊金剛石閃爍地從蔚藍的天空後壁飛起，新團員看到我

們營裡的兩個陌生的蒙古人確是從吉斯汗時代以來威名遠播的人種模範，是威風的，碩硬的，赤黑的模樣。當在氣球升到空中時，看着他們倒很開心，他們沉默地樹立着，圓睜着眼睛看那明亮的氣球，直到要用望遠鏡才看得見時為止。

現在我們有了二百隻駱駝，雖然是在駐地的只有百零四個。按照前不久的計算和行李的重量，我們要用二百九十四匹駱駝，我們想把行李歸併一些，把數目減少到二百七十四，其中七十三匹作為我們和我們的夫役的騎座。每三天空下一隻駱駝，在我們到哈密時，將空下一大批駱駝。我們為二百七十四匹駱駝支了六萬馬克的代價。但却不要忘記，駱駝是一筆流動資本，隨時都可以換成金錢的——至於賠錢或賺利，是按着需要和供給而定。

在傍晚之前我還查看駱駝一次，有一些很莊嚴地挺立着，其餘的臥在地下并且咀嚼着。太陽的紅輪在牠們明亮的黑眼睛裏映照着，像巴答克山（Bada Khan）的藍寶石一樣，發着閃爍的光芒。

周圍都在寂靜中，帳幕在銀色的月影裡投着深黑的陰影，我立在我房子的前面，看着裝飾那帳幕的白條子。這不是死的裝飾品，是有深遠意義的，在每條長邊上最下的兩角裡看出壽字的象徵，是「長生」的意義。在帳幕旁邊的中間還現着同樣的標記，寫成圓圈的形狀。環着這標誌是張着翅膀的五個蝙蝠，「福」，便是幸福的象徵，兩旁邊浮着畫成的重重雲彩。

把一羣久經風霜的蒙古人帶着一萬銀幣送到不可知的地方去，像是太冒險了的；後來日子是一天天過去了，却一點也聽不到我們蒙古人的消息，那就得有點起疑了。我差馮考爾，生瑞恒和哈士綸到包頭，歸化城，北京，天津等處辦事，給他們十八天限期，現在已經超過四天了，而我們還沒接到他們的信息。倒是在過往的中國人口裏聽到

一種消息，國民黨在包頭樹起旗幟，張作霖在北京做了大元帥。要是這個我們不能判斷的消息是真的，那末，涼綫除了兵士外不搭旅客，就沒甚麼奇怪了。我們的人或許遇到和我們隔絕的惡運。但是，如果他們帶着銀子和其餘的行李已經離了歸化城，在走向我們的旅程上遭了土匪的打劫，這消息無疑地要傳到白靈廟(Botlingo)或我們總部來的。

星期那天，六月二十六日，在我們這座國際之城裏，有一場純粹的民衆娛樂。一隊奇特的戲班子到我們營裏來：四五個男子帶着三個婦人和半打污穢的小孩。他們說，他們是遊行戲班，找我們來表演他們的藝術。我們中有些人猜他們是土匪巧妙的化裝偵探，在這個情況中真會扮演他們的把戲。不然爲甚麼這一班子不在中國內部供應而在這荒漠的蒙古中亂走呢。但是，或許競爭過甚不不到這兒來，給蒙古人作點娛樂，亦爲得計。這類冒險家是毫不怕土匪的，即便搶劫他們，也搶劫不了甚麼去，而且盜賊們有時也是要尋開心的娛樂的呀。

這班子就是緊靠着我們僕役的帳幕住下。在款待了他們茶飯之後，婦女們開始在對面捉虱，毫不顧恤地殘殺了一陣。郝默爾博士以爲，這種大典得在別處舉行，最好不在這裡，這能夠傳染腸熱症的虱，有抓住我們的危險。于是我請求袁復禮把這班子趕走，在河那面給他們指定住處，使虱子不得到我們帳幕裏來，如果要來，那牠們就得吃虧，先把脚弄濕了。

在經常的時間又振着飲茶的鐘聲，我們便在會議餐棹上聚集。下午的茶是隨意的，我們坐得雖不久，却沒有不到的。到了五點鐘，在白日的酷熱後，大家都渴了，想飲茶。今天下午我們却比往常坐得久些，因爲這遊行班子正要開始表演。在會議帳幕的蔭頂底下，靠着過道前的按臺旁排着幾行椅橙，我們便在那裡坐下。在南面靠着馬哥波

羅街 (Marco-Polo-Strasse) —— 我們這樣地稱呼帳幕前的闊道 —— 行李箱和吃物袋隔着的空場中間，戲子們搭着他們露天的戲台。一隻空箱子安上了，在兩張椅子上坐着音樂隊，兩個浪人，一個吹笛，一個拉胡弦。

戲子們還在我們僕人的帳幕裡，化裝和塗粉，觀衆慢慢地集攏了來。在行李箱的旁邊和上面坐着蒙古人和我們其餘的僕役。露天的特別坐位都滿了人，這些戲子就算是化裝的偵探，這座遊城的人數也得使他們吃驚。

現在他們上場了。是兩個男人，却有一個演女角的，天生一副女相。他戴着婦女的假髮，和首飾，一如中國太太們穿戴的一樣。另一個眼睛的周圍飾着粉筆一般的白粉，掛着一副黑色很長的八字鬚，他們都很會倣作。唱着，喊着，吐着許多不明白的句語，而音樂在奏演着，鼓噪着。我問徐和袁是否能曉得他們的話，而他們說，也只能了解零碎的一兩句。但是這無疑地演的是愛情劇了，「你青春幾何了？」他問着，她做一種輕蔑的回答。全劇分四齣，整個時間都表現着雙方愛人的爭鬪。我們覺得很安慰，就是中國人也只會作這樣剛弄的舌戰。這幕奇情的戲劇全部原文，無疑地是一種有趣味的讀物了。人家總以為整整的四齣劇都是兩個愛人在戲謔，在嘲弄。這未免太過單調了，但實際上全不是這回事。決不是兩人對面站着，作尋常人談話一樣的對語，我們的戲子跳着舞着充滿了整個的時間。彼此用扇子打着頭額，泊泊地響，或是從一種硬木的長板中和諧地作出輕軋的響音。他們像走繩戲子一樣跳躍着，像貓一樣躡着身子，扭捏着臉作出一種真正印第安人的叫聲。無疑地他們是說的很猥褻的話了。但是他們的舉動倒不怎討厭。他們的倣作是特別出色的，那時中國的觀衆，三個發掘人也不落後，都闔然大笑了。音樂也不壞，是亞洲音樂中的單音調。這樣的調子我是聆聽不倦的，整個的亞洲，自西到東我都聽過他們的聲調了，在這種迷離昏睡的音乐裏令人夢想到玫瑰色的時代。牠温存着這不安的一顆心，把思想引到寧靜中去；這便可以了。

解，蛇怎樣被弄蛇者的笙笛馴伏了。

戲演完了，戲伶和樂手領到他們的工資之後在繼續他們的路程。觀衆也散開了。這樣的一切，好像我們這座城裏過的一種通俗娛樂一樣——我自己不覺記起我的少年時代了，在木板搭的戲台上觀看傀儡戲，轉盤戲（Karosse-
ne）和別的滑稽劇。

當天赫德博士檢閱攝氏表到了三十二度二分，是我們大本營直到現在最高的溫度。夜裏溫度表降落只有十四度八分，是一種使我們感到非常之熱而使一些小的棕色甲蟲都活動了的氣溫。圍着我的燈轉動的甲蟲總在六百隻以上，成了一個密接隊，周圍蜂擁着，當我正在寫字的時候紙上橫直都跑的是。氣溫只要降到零上幾度，牠們便看不見了，而我便可以安靜地做我的日記和書信。

六月二十八日來了兩個帶四匹肥大駱駝的蒙古人，想着在我們營裏發賣。我們買下了，每匹九十元，外加一隻黑狗，是他們帶來的。

六月三十那天倏然間給我們來了一樁喜事。我們正在午餐，進來一個蒙古人，向拉爾生報告，一羣駱駝隊已經行近了。我們帶着望遠鏡往外跑，兩個差往東北的蒙古人，自己騎着駱駝，在趕着畜羣向我們駐地來。牠們迅猛地馳往草坡，當着牠們行得很近了，駱駝對着帳幕驚震起來，隨即四向亂跑，在繞了一個大彎之後復向北方奔馳，在迴旋的塵雲叢中遮蓋着。但是不一會這騎士又做了馴伏牠們的主人了，牠們重複行近小河，用拍擊飛濺的節奏橫渡而過。及後拉爾生和我去看這四十二匹新客；牠們肥碩壯健，在表現牠們能够堅持着一次到烏魯木齊的夏日旅行。

當着我們全部駱駝的騎兵團晚上從牧場歸來時，牠們都飽嘗了一頓強健劑，看着這些壯麗牲口那種莊嚴的步趨

倒是一件快事。給我們表演的第二幕盛劇，是日落的景象。這次與後四星期完全兩樣。紅的彩色幾乎完全缺失。西面的天空佈滿了小朵的，長條的，鎖着銀邊的藍灰色的雲彩。太陽便隱在其中之一朵雲彩的後壁。太陽重現了一會，不過不久便湮沒在一張藍黑色的雲床裏去。這塊黑色牆壁不多時復向天心漲起，逐漸接近我們了。從來沒有的——種寂靜充滿了整個的地面；一枝點着的燭燭一點也不閃動，而這正是暴風前的安息。大家都預料着，一陣咆哮的暴風將要到來，憤怒的氣妖在向東征逐，大家都跑回他們的帳幕。堅硬的槌打聲響動了，新的硬木棍在帳幕周圍拍擊。當着飽含細塵的第一陣疾風刮到了，我迅速地收拾亂放着的輕浮的物件，如地圖，書籍，圖畫，衣服等件，那時這颶風已經刮到我們頭上。是這陣捲塵暴風的第一個序幕，把帳幕的當風面這樣的膠漲起來，使每瞬間都有撕裂的危險。一煞時天空烏黑，圍繞我們的四周在咆哮着，深吟着，所聽見的是暴風的音響。這場大風喧鬧了足足有兩點鐘之久。

七月一日早晨，我被喚醒時，天還大早。因為參加一隊小的，組織精密的旅行團的出發，這是在那林博士領導之下的一隊。別在他這小隊的是海德，馬森伯，貝格滿和丁先生，以及採集者靳士貴，兩個苦力，兩個蒙古人和一個廚子，他帶六星期的糧食和三個帳幕。

他們所要作的，是以下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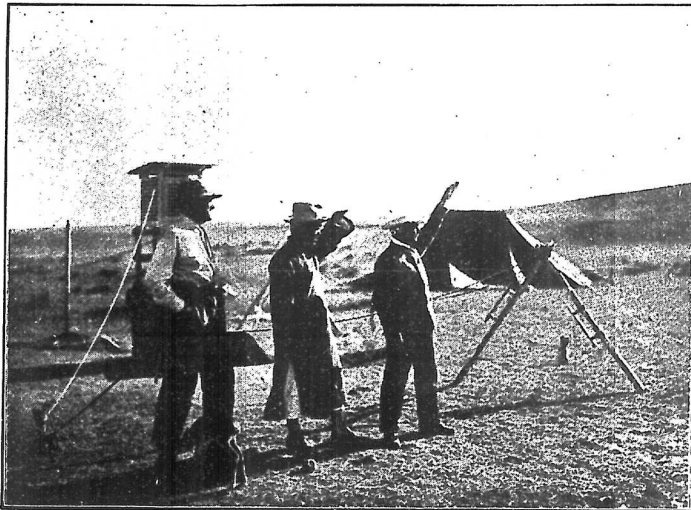
當那林前十天回到大隊來，他向我們提議一個計劃，繪製一幅比我們起初所籌劃的更準確的噶順淖爾道路圖。原始的計劃不過是旅途本身簡單的繪畫，我是這樣的做着，那林和袁復禮準備着依照原來的路線加以擴充，按照我們所能够犧牲的時間和這地點在地質學和考古學上的意義，添繪一些地方。至于那些富有考古學上興趣的小圖則由



拉爾生及其羣衆



曬乾的駱駝糞是一種絕好的燃料



留在呼魯爾圖河測候所的馬學爾，李憲之，錢默滿

貝格滿和黃文弼擔任繪畫，大體上看，我們的旅程地圖只成一條長線，這裡或那裡添上一點小的擴充而已。

那林這樣地向我貢獻他那偉大的提議，而我呢自然也用不着特別的渲染，只說明自己很高興接受就是了。他將直到噶順淖爾的全路採用三角形的測量法。我們想因此求到一個三角形連續的系統，三角形的角要在特種的石堆和定點間用經緯儀測量。邊長在十與十五公里之間，三角形的主軸線隨着旅途直至噶順淖爾。三角形的測量託給海德先生，他自己從這個定點騎着駱駝到那個定點，而可靠的苦力黃貴徒步走着，背着這珍貴的經緯儀。

那林自己在三角形內的區域裡填滿一些風土的預聞，此外還幫助測定定點。他這次工作的助手是馬森伯，他擔任繪畫一切水流和顯著的山路。兩人都用測量版，而那林還有空餘時間做他們地質考察和地質繪圖。海德和馬森伯在做軍官時曾經學過風土學科；因為那林在駐地到四周做的許多演習旅行中給他們指示過，為甚麼要這樣做法，所以現在他們在這門上便不是初手了，他們對於給他們指定的工作很興奮很喜歡，直到考察團終了還能擔任這門工作。

和平常一樣，這次繪圖的計劃我們也和中國團員方面商量，並且得到他們快愉的同情和熱烈的興趣。當那林這部分已經到了距大本營右面或北面二十公里處，中國方面提議，組織一隊自己的風土考察團向中隊的左面或南面出發，開到一處大概距離十公里的地方。總括起來，我們成了三個小隊同時向前出發，北隊在那林指揮之下，中間總隊，在總隊南面的小隊在袁復禮的領導之下。袁于七月三日從這裡起程，同行有古物學家黃文弼，採集者莊永成，白萬玉，一個廚子，兩個苦力和兩個蒙古人。他帶着四星期的糧食，用了十五隻駱駝。

北面一隊，貝格滿和他的助手靳士貴代表考古學，丁道衡代表古生物學，擔任最艱難的一部工作。因為測角法要求着最大的準確，因此這部分在七月一日已經起程了。袁的一隊有着更大的希望，想同大隊保持同樣的步趨。但

是在七月三日那天已經上道了，想趕前一小段路，而袁更希望着，在風土考察的工作上找到機會，作考古學的和古生物學的研究和古物學的獲得，這都需要着相當時間。

自然這兩翼隊經常要和總隊相呼應；其間連絡便用騎着快腳駱駝的蒙古苦力維繫着，這種騎駝我們這裡有許多個——昨天有兩個給李伯冷拍電影了，表現着一匹開快跑的馬追不上牠們中任何一個。

紮營，平常總是擇取靠水處和牧場上，因此常候兩隊甚至三隊一次或幾次同在一個井口或水流處過夜。別的方面我們彼此各自進行，三方面至少總要作一次的遇合，就是要是我們退回半路，就在一所名叫三德廟（Sedeh Deh Mio）的地方聚齊。首先開到的那隊，大概總是總隊吧？等候着別的兩隊到達。駱駝準備在那裡休息幾天，這時風土學家在比較他們的工作，作一個總歸納，要是一切都順利地進行，而成績也很滿意，這回的繪圖便在這形式中繼續到葛順淖爾，而這三角形的系統也這樣地構成牠的輪廓了。

七，呼魯爾圖河最後的幾天，

我們的生活單調地，可是快愉地過着。這是當炎夏時在蒙古和一處這樣顯著的高地當然的情形。以前我把我們的駐地高度算作千五百七十公尺；這是在兩星期前氣壓測驗的結果，現在呢，在五個多星期之後，我們確定了千五百九十五公尺，是中間數目，還有六十公尺上下的出入數。一個更準確的估計只有把我們的測驗和亞細亞別的氣象測候所比較之後，才能得到。

七月八日看見幾個蒙古人帶着一羣駱駝行進營盤。這是九匹北部漂亮的牲口，我們的駱駝隊因此便增加到二百

來了兩位中國的兄弟，以五元的代價讓我們不到八天的一隻小薩子。拉爾生勸我們不要留下；因為我們這樣一辦，各方面都帶着小薩子爭着向我們買了。這可憐的小動物被用溫暖的牛乳款待着，我們在盡可能地扶持牠養育牠，給牠蓋上布被。現時放在我帳幕的前面，我真不曉得，怎樣對待牠才好。要是我知道牠母親的所在，我一定送回給她；但是草坡是這樣地廣大，而薩羣又像雲影一般迅快地奔馳着。蒙古人替牠起了一個特別名稱：叫做「拉爾生底羊」，我們的朋友拉爾生既被呼為蒙古公爵，這些薩子自然應屬於他了。

屬在我們動物園的，還有一隻細小精美的袋鼠或名跳鼠。郝默爾博士把她裝在空箱子裡，他差不多養熟她了。箱底放着一隻籬着棉花開着的鳥籠，跳鼠便在裡面每天做她的寢室。她在籬子裡得到水，飯和麪包，時常還有一堆蒲公英，這葉子像是她美味的食品。她坐在她那異常粗大健壯的後腿上，用她那小而彎曲的前腿和腳掌把樹葉往口裡送，真是可愛。全身作深灰色，有兩隻大而薄的耳朵，一雙綠色巨眼。她是一種夜行動物，日落後立刻就活潑生動起來了。而郝默爾博士正是在守夜的時候捉到她的。這老鼠自由在地上走動時，只用她的後腿，她的身子幾乎是伸直了的。她那長而有力的尾巴，尾巴的末端間雜着黑色橫線的白毛袋，做了她的支柱。郝默爾博士和她玩熟了，他從籠裡將她拿出，讓她在他的肩膀和手臂上來回散步。她沒表示一點驚駭畏縮的神情，對於一切都分外有趣。而她的菜單可特別透了，不只限于植物類。一天，郝默爾博士想着她得有個同伴，便把河裡的一隻蛤蟆放在她的水罐裏。第二天早晨，蛤蟆被吃掉了，只賸下一個腦殼。另有一件事，是使這跳鼠好些時不為營理人所愛的。就是她把她那那棉褥上生下的兩個幼嫩的幼子給吞食了。她把他們生了幾天，但是像對她的後裔不大喜歡的樣子，因為她狠不當心地踐踏着他們，讓他們自己睡着，啼叫着，一點也不管。我的解釋是，與其說是她饑食寧可說是一種英雄主義。

義的表現，她不想讓她的幼子在這渺茫的將來作別人的囚虜。

七月八日這天却也真的給了我們一種真正的興奮。送駱駝來的蒙古人說，他們前幾天在白靈廟和歸化城之間的旅途上，遇着一隊中國旅行團隊；帶隊的人說，他們前三天在歸化城看見在那裡購買駱駝的西洋人，別的他們就不知道了。我們推測，這個時候無疑地除了我們的使者馮考爾，生瑞恒和哈士綸之外決無旁的歐人在歸化城購買駱駝的。駐地一般人的情緒立刻高興起來，我們希望着，我們的人脫了險，幾天內我們能够解除這長時間在此地囚獄般的束縛。

預定的期間已過七天，平素沉着的拉爾生也躊躇起來了。夜半十二點半時，他和郝默爾博士到我帳幕來。我還沒睡，在寫字，拉爾生提議，差一個最好的蒙古人到歸化城，帶着我寫給比利時醫生開新博士的信(H. Koenig)，問他，我們的人是否離城了，是甚麼時候離開的。要是他們沒走，他們延遲的原因又安在。

七月九日像一切別的日子一樣鬼混過去。傍晚時分，郝默爾博士和我喂了小糜子，替他整理臥處之後，我們立在這博士幕前紅十字旗幟之下，談論着；而拉爾生在空氣中旋繞着兩臂地，跑着來了——是他，這老是不平靜的人。他喊着嚷着，我們毫不懂他的意思。

「出了甚麼岔麼？」我們問道。

「他們到了，整隊都到了！」

「在那裡呢？」

「在那東北的山坡上。」



最 後 所 需 用 的 駱 駝 集 齊 了



百靈廟的買達爾聖節

不錯，那裡顯出他們的駱駝了。在逐漸增長的黃昏陰影中有一些黑暗的形體。我們跑到蘇河的一處地方，路是
的道。得穿從他裡過們到了，像印第安人一樣臉面作紅棕色，滿身灰塵，衣服撕破着，披着頭髮，他們真像個攔路
的強盜。但還很康健，活潑，他們的駱駝也養得很好，他們在歸化城會出丁在百〇五或百二十元間的價值買了這五
隻特別的駱駝。

全營都歡騰起來了！這三人成了一時間的英雄。一羣真像民衆一般的人們圍繞着他們，各方面都向他們不斷地
追問；馮考爾行近我，腳踵合着，手放在帽邊，報告這次旅行一切任務都辦完了，沒一點損失地回到大本營來。我
向他和其餘兩位致了歡迎和感謝。

「包頭和北京的郵件帶來了嗎？」

「帶來了，全部的郵件都帶來了。」

「你們取到錢沒有？」

「取到了，一切都很順利地進行着。整個的賬目在這裏，關於旅費，駱駝價目和其餘小費。」

「你們餓了吧？」

「餓得厲害得狠。」

廚頭們領到命令，轉手之間飯已排上，在這時候，駱駝卸了裝，郵件打開了，各人領取他的一份；眼前一大堆
報紙堆着。

七月十五日拉爾生到我帳幕裏來，向我作報告：「現在我們有二百三十七匹駱駝了！共買二百四十四匹，兩匹死

了，跑了一匹。到現在共支了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元九角糜洋，平均每匹八十八元糜洋。平均價目這樣低微，大部分要感謝安得斯。二百三十七隻駱駝中二十七隻是在那林隊裏，十五隻在袁復禮處。大本營的行裝一總要用百九十五匹駱駝，此外我們用二十七匹作坐騎，蒙古夫役坐的十五匹算在百九十五匹之內。我們至多還要用三十四，這些明天一定會開到的。」

「你想，甚麼時候旅行團可以準備出發呢？」

「至遲七月二十日。」

「將有多少駱駝是可以堅持到烏魯木齊的呢，你想？」

「一切都能！我在蒙古過了三十四年，却沒見過這樣壯麗，頭號的一羣駱駝。頭些日子，牠們是要煩重，搗亂的，過後牠們自己便平靜下去了。」

我在希望着能够寫一封關於說明噶順淖爾的信給七月十七早晨四點起身，攜帶我們的郵件和兩箱古物的最後一個苦力帶走。是關於噶順淖爾的說明，這說明在古漢代的史書上可以找到。漢代約當基督降生前兩世紀。考古學家黃文弼，是個博大學的者，帶了六箱中國古書，在考古學上很有用的一些古書，漢朝的史書也在其中；徐教授順着我的願望把牠讀了一遍，在到噶順淖爾道上，徐將給我翻譯這史書上說到湖的區域和額濟納河 (Etsin-gol) 各種部分。「漢書」這正史，是班彪，他的兒子班固，和他的女兒班昭所著的，這可以說是一部家庭著作了。這對於我們是多麼重要呢，中國的源泉握在自己手裏。在這裏我們可以讀到，我們所走過的地方古代是甚麼狀況。古漢書上只說到一個湖，居延海，却没有噶順淖爾和索果淖爾 (Socho-nor) 的名字。他們還認得一個居延郡 (Kuen-ching)，而居

延縣名却是耶穌後三和四世紀的才有的。這也許是真的吧，因為就是看不見湖，也許是同維布涼爾 (Dop-nor) 一樣，在漢朝時合爲一個，構成更大唯一的湖了。這兩部分也像那裏一樣，受了長期乾枯的影響，到後來才分開的。耶穌前四世紀，中國分成七國，其中三個北部國，燕，趙，秦同蒙古接壤。我們的考古學家黃文弼早就工作着，研究和跟尋一個古長城的類垣。這城在白雲廟南五十里和我們大本營的西南部。在到三德廟和噶順淖爾的路上我們將要穿過那裏。黃給徐教授的一封信上忖度着說，這城牆便是所說的三個王國，各爲自己不相關連地築作防禦蒙人的長城。我還不知道，黃在他的書本事實上對於他這意見找到何種根據。但是徐教授得到的印象，是在這裏可以得到一樁歷史上的重要發現。

我把這件事情略略地研究了一下，爲的是可以得到一個觀念，能明瞭和中國學者們合作對於一個在中國境內的歐西考察固有多麼大的價值！要只是我一人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歸來後找歐洲的「中國通」，才能求得二千一百年前在噶順淖爾表演着的歷史遺事的說明，現在我不只是有書，還有學者指示我，隨時隨地都能知道我所願知的一切！

我說中國團員對於我的考察事業增加無上的價值，現在大家該了解我了吧！

北隊在那林博士領導之下到現在出發了四星期。直到現在我們間的連絡還沒打斷，而蒙古的騎士不特往返攜帶我們的信件，而且給那林輸送他那分隊要用的一切物件。他在七月三日的信上寫道：

「神山」巴延博克圖 (Bajin Bogdo, 富神)，真是名稱其實；整個的南半壁都是純粹的鑽石，鐵和鐵。鐵苗的地面一直擴張到察罕鄂博廟 (Tsagan-oba-suma)，這已由我繪畫下來了，是貝格滿首先發覺的。」

七月五日那天貝格滿報告：「我向你作一樁可喜的報告，斯士賓緊靠我們先前的駐地發現了一片大規模的石器時代的屋地。牠是我最豐富的發現地；我們在那裏只過兩天半工夫便收集了不下千四五十件。這材料太半是做得很美麗的石刀和石塊，一部分還作斧頭的模樣，陶器也不少，但都沒甚麼彩飾，因此便沒有原來的根據規定牠的時期，要不是發見一些陶器碎片，按照一部藝術品來下判斷，簡直可以使人想到更古的石器時代去。這地點在古生物時代已經住着人，直到石器時代的前後期還有人住着，這自然是可能的。在我沒有機會把以前所發掘一切關於蒙古石器時代的材料作一番研究前，我不敢作確定的判斷。我把這區域用兩千分之一的比例畫了一張地圖，我對這地圖和發見地同樣的滿意。你當然想像得到，我對斯的發見是萬分的高興了，爲鼓勵他，我答應給他廿五元獎金；」

七月八日那林從察罕鄂博廟發的信說：

「我們的工作如意地一直進行到現在，我畫完了兩張新圖，與前幾張一樣地範圍廣大，海德做了一幅壯觀的三角網(Dreiecksnetz)，向西擴充到六十里遠。因爲看情形像您還要在呼魯爾圖河逗遛些時似的，所以我們竟不慌忙着做了。貝格滿還時常尋到新的發見地，異常滿足。」

接到和聽見這種消息，各部工作都完滿地進行着，便知道我是怎樣的高興了，就是中國方面也是不斷地向我報告消息，將他們的發見品給我看。袁教授于七月十一日這樣寫道：「親愛的赫定博士！我先在距離大本營十八公里的地方，白（三個採集者之一）在鄰近發見石器和化石骨節。這就是我們爲甚麼向北走了這樣遠，大路北三公里處的原因了。我對於風土調查有很好成績，明天我們要從山背面南行，您從駐地用望遠鏡大概可以望見這裏吧，西行不遠就是一條小溪地帶，我打算很快地走過，到達這裏西面的山上……：——」

黃文弼只會寫中文。他向徐教授報告，徐從沒忘過，給我介紹這裏的內容。同樣，我接到的報告也告訴徐。鐵鐵的消息尤其使他欣喜——我們早就夢想着從包頭到巴延博克圖建築一個鐵路，使中國得着千百萬的利益。

新的乾電池從北京運到後，我們的無線電受信台便得到了新的生命。牠的高桅好久以來便像無目的地矗立着，在睜視天上的星宿，現在呢，第一天晚上就有人報告我：「我們現在從腦爾發來的聲音聽得狼清晰，」我立刻跑到德帳幕裡去，看見他和馮考爾耳朵掛着聽筒臥在地氈上。他們正在聽到腦爾的午信，相當於歐洲中部一點鐘，格蘭維克（Green-Wich）的十二點，我們這裡是晚上約近八點。我得着一個聽筒，狼清楚地聽到噠噠噠的聲，聽到德柏林的這一種消息，是給我們一個偉大的印像的。我們的電池要是電力狼足，我們能够接受全世界的新聞，每天同我們的親屬說話。我原先也會想着，攜帶一具完備的發電器，但是這事却碰着許多困難，這是一件太花費的娛樂了。我們想得到的只是時間（Time），我們只須從腦爾的時報中便得到了。

考察團的十一位德國人時常保持他們光彩的神情。同這樣的人們共事，是無事不成的。在北京危殆的等待期間，有人勸我送幾個德國人回去，那時也好像有這種需要是的。但是我堅持着，不肯犧牲一人。只有得華爾大佐（Major von Dewall）回國了，却是自己的情願和私人的事故；我們大家都狠惋惜他哩。

沒有德國和中國，這偉大的考察團是不會成立的。在德國方面我找到了對我計劃的了解，興奮和同情，並且找到了仁厚的墨彩尼（Mazone 藝術保護者）。另一方面呢——假如我拒絕了和中國人合作，那這全部的事體都要得壞名聲，而我也只好解散牠，準備歸程了。

七月十六下午，考古學家黃文弼帶着他那十四匹馬的小隊回來了，只幾分鐘後，便同徐教授一齊到我的帳幕來，

報告一切。他差不多到了南四十里地，直抵長城，復順着長城兩面走了二十里。從他帶着的古書記載上，和他到處的考察，他推測到一定的結論，對這結論的確實惟他一人單獨負責。照他的意見，這是三段不同的城墻，紀元前四百年建築的，三世紀時秦朝接續了一段。這條長城現在所遺留的很不多。所認得出的，只是高出地面一兩步的一條圓墻。到處找得到燒過的瓦片，這長城像是由一個木頭架子，裏面填滿稻草或泥濘搗成的。牠是異常寬大，城的外部——即城的北面——是一條長壕，離村一里之遙，黃發見一座古漢代的城池。房屋街道是一點也看不見了，但是城墻邊清白地認得出，並且很容易斷定西城門的所在地，札薩廟的農人 (Baderin Cda-sha-i Hiao) 狠知道這座城的存在，把牠叫做鐘鼓樓 (Chong-ku-i Tiao)。黃在這裏尋到一些燒毀的瓦塊，上面刻着一條條的花紋，他帶了來做考驗的材料。古城位在陰山北麓；更北的一帶山勢便是陽山。黃對他自己的發見萬分歡喜，他已在計劃着還要在我們和平的長征完結之後到此地作一次考察旅行。

果然的，七月十六的一天真不是個惡劣的日子。我們終於聚齊了需要的駱駝數目，黃作了許多極有意義的發見。傍晚，拉爾生和我正在察看駱駝時，郝默爾騎着他的白馬馳過馬哥波羅街向我而來，報告道：

「往白靈廟的考察團順利地做完了牠的工作，已在歸途之中。我們攝了千一百公尺長的廟會電影，做了半打人種測驗和血液檢查，購買了七匹上等的駱駝。」

「漂亮得很。其他的人們甚麼時候可到？」

「半夜裏，」

「你們都打濕了嗎？」

「是呢，水濺一般濕；在幾處山谷和低坑裏，牲口在過膝的水中涉過。」

「你餓了吧？」

「像餓狼一般的餓！」

廚頭受了吩咐，我們這兩齣便得到一椀整齊的飯。但是他很急地講他所看的一切新奇，飯都冷了，我一再地催促他：「吃吧，吃吧，小孩子！」

半夜裏，在明耀的月光底下，李伯冷和哈斯綸帶着駱駝來到了，于是在大街上又張着兩個新的帳幕，他們三人都很高興，都很快樂。李伯冷對他的攝影分外高興，一切都超過他的期待。

第二天早晨，郝默爾和哈斯綸才向我作詳細的報告，他們的敘述是這樣地有趣，使我在這裏不願遺漏了的：

今年「鬼年」——「吐拉依爾」(Tola-jin)七月十六，是馬達爾(Madar)·馬特勒雅(Mait-reja)，西藏語作「竹比山，禪巴」(Dschopisang Dschamba)的慶節，慶祝三天，今年是從七月十三至十五日，廟裏方丈叫做齊林拉麻(Tschiren Lama)，在他之下品位最高的和尙頭銜是：大拉麻和「董哈旅」(Dung Kharo)，廟裏還有「二神人」——一個活佛，相當于西藏「凌婆提」(Rimpotsche)，他的名字是竹爾羅斯拉麻(Dschotiros Lama)。他異樣客氣地招待我們的人，他們就住在他那裏。在那裏作客的還有一位王子杜木羅喃齊爾(Dumuro nantschil)；地方的長官達罕貝勒王，自然也參加這次慶會了。白靈廟在最後幾次行軍中被中國人蹂躪了，燒毀了，是在這十年中間重修起來的。活佛的新居造成中國式，建築的木料是大庫倫(Bog-da Kuren, das ist Drga)的聖木。

藏書堂呆重的聖經放在結實的木架——柱廊——庭院和神龕上——一切都像西藏一樣。郝默爾給我描畫這廟

時，我便想到：這就是我在札什倫布（Taschi-lunpo）和無數喇嘛教的聖地裏的廟寺所見的到，是同樣的圖像。

龐大的喇叭，鼓和鏡鈸組成的音樂隊便設在直達慶節遊藝的院子底門道裡，沿着兩壁和平台上坐着許多王公，婦女坐在對面的墊褥上。兩個黃拉麻戴着面具，穿着像纓一樣垂着的袍褂，到戲場上來，開演他的脚色和舞蹈。一個最滑稽有趣的角色叫做「察罕歐褒根」（Tasgan Obogen），「白臉老丑」他是黃面具脚色的父親。一部經典打開了，宣讀着降臨的婆薩——救世主馬札爾如來佛的教條。左邊現出一隊戴黃冠的高級拉麻，他們坐在院子裡，在上賞。後來他們列成一隊，頭裡是音樂，大拉麻在一幡寶蓋下前進。他後面便是一些軍勇抬着馬札爾的畫像，他坐在一張涼亭式的轎椅上，還有他弟子的像。隨在他們後面的是許多扮臉者，這大隊離了廟寺，紮在野外的平地上，飲茶加餐。後來便繞着聖廟旋轉，在每一面，按着四方，他們都停立一會，回廟之後，在無數香客和一切貴客面前舉行祈禱。

七月十四日是這慶節最熱鬧的一天，上午十時從廟的房頂上便響震了沉重的海螺和喇叭的角號聲，鐘聲也撞響了。在慶節遊藝院內聚集了許多信徒，各按自己的品級就坐。不多時便開始打鬼舞蹈（Beschwörung-Tanz）。一對對的拉麻裝扮着帶面具者，死人的骷髏，鹿，野獸和別種東西都進來了——完全同在西藏一樣，他們舞蹈着，表演他們的儀式，音樂在演奏着，在一處平台上也跳起舞來了。李伯冷被好奇的羣衆這樣擠着，逼着他躲在一根矮柱下，從那裡他可以把他攝影箱。儀式裡最重要的節目是，喇嘛們抬着一大張三角形紙，遮過衆人的頭頂，意思是要把一切的罪戾都吸收了去。後來大家都出到平地上，坐成半圓形，燒起一把火來。這紙被投入去，一切的黑暗和一切的罪戾都被火焰燒毀了。另外一個奇異的節目是兩個中魔者的表演。他們是被兩個喇嘛把惡鬼驅入

了他們的身中，而他們也真像是中魔似的。他們的面孔脹脹着，滿臉通紅，他們眼睛差不多突出眼圈之外，滿口都是唾沫。他們是在一種神經錯亂或喜歡過度的情況之中。他們好像立刻就有生命危險是的。我們的人被警告着，不要行近他們，因為這兩人帶着戈矛劍戟，他們盲目地亂舞，亂刺。他們也射箭，自然不只是向空射，也會平射，失運的人坐在射的方向，被射中了，便會受傷的。有一次他們向李伯冷擲石子，當他在頂蓋上立着，拍照時。

七月十五那天，慶鬧着新的舞蹈，劇藝，滑稽劇和戴着高帽的魔術家表演。聖經陳列起來了，衆人在向她致敬，給她蓋上「哈噠」(Haddik)，這是長條的薄帶或是狹的絲幅。這是貢品和祈福，甚至小孩也被抱了去，使他接觸着這聖經。

中午時分這盛節已是完畢了；一隊隊的香客四散着，在尋各人的歸路。照穆爾說，都穿着他們最好的衣服。婦女戴銀首飾，金剛石，耳環和頸鍊，手鐲和戒指，黃的，紅的，綠的，藍的各樣顏色都黯淡了，光色減退了，合成種種的異像。這一切真是一幕永不會忘記的，壯觀的舞劇。

我們的人做了「神人」的賓客，並且住在他家裡，這是一件幸運的事。因此就沒人敢動着他們了。他們初到白靈廟，就去訪候地方長官達罕貝勒王。他是狠和氣的，好說笑話，同時也接待着許多別的來客，他們都給他送禮：杏子，甜品，點心和哈噠等。

在慶節的第一天，竹爾羅斯喇嘛也招待來賓，他坐在大殿寶座上，在給無數的香客祝福。大家都獻禮給他。活佛拿着一本黃經觸着他們的頭，在給他們祝福。七齡的堪蒲(Kamlo)喇嘛(西藏語作康蒲拉嘛 Kanpo Lama)同着別人立在「神人」之前了，竹爾羅斯喇嘛把他抱起，放在他寶座旁邊，坐下同他親吻，同他談話——這兩位非常高

貴尊嚴的人物並坐一起，是多有趣的呵！

祁默爾，李伯冷和哈斯綸受了最客氣的款待，爲他們的安全還頒發了特別的命令。他們雖然分不到洗禮，（這儀式是從一個聖潔的小鉢裏用孔雀毛濺散神水），但他們都受着小心敬謹的招待，像款待很有資格的一位貴客一樣。他們給廟裡送了五十元敬儀，給那些神聖的和尙送了一些小品，像鬧鐘小刀等物。當他們向活佛辭行時，他們要廟裏攝照的影片，並答應他們，給我們一封介紹信，這封信在西行時是很有用處的。我們因此差了一個專使去，給他送所要的照片和別的餽贈，同時取回他答應給我們的西行「神照」。

我已經三番五次地說到我們這二百九十二匹駱駝，並且提及，到中亞細亞以科學爲目的旅行團從沒有這樣大規模的了。以我的回憶，我自己從沒帶過三十九匹以上的駱駝。一九零六年在我出發西藏的時候，我差不多有過百三十四匹牲口，都是馬，騾和犏牛，却沒有駱駝。就是蒲爾思華爾斯基（Puchewalski），柯斯羅夫（Koslov）和斯坦因（Stein）的旅行團也沒這麼偉大。

千九百二十五年安得斯曾經帶過百二十五匹駱駝，但他還有六輛汽車，內中有兩輛運貨車。

是的，我時常說到我們的駱駝，並且引拉爾生的話來說，他從未會見過一羣這樣漂亮頭等的牲口聚在一起。昨天晚上晚餐時惹起了大家的歡暢，當我說，我在觀察駱駝時候，才發見，要是從後面去看一隻立着的駱駝，立着的軀幹成了一個垂直的橢圓；在許多我們的駱駝上，這橢圓反是水平的。牠們竟是這樣壯大了。牠們腹部像氣球一樣纏得緊緊的，並且是平行的。牠們都吃得很好，週身作圓筒形。我從未聽過，一些運貨的駱駝準備在一兩天後就要作兩千公里以上的沙漠跋涉，反倒要餓上三天才成。昨天，今天和明天我們最肥的上百匹駱駝拴在營地上，使牠們得到

日的一種相當的瘦弱。

拉爾生私自對我說，他一夜沒睡着。尤其利害的是，蒙古夫役也不能安寢——因為都在躊躇着，憂慮着，怎樣對付這些駱駝。像我們現在的這些駱駝整整七個星期，除了吃草長肥外不作別的工作，他們太快活了，所以難于駕馭，老愛發生那些危險的把戲。因為牠們的兩側肋得這樣渾圓，馬鞍和行裝在搖晃的步趨中就不會安穩着維持平衡。只須行裝滾落一件，甚至只須風把某人的帽子括跑了，緊靠着的駱駝就會瘋狂地跳躍起來，邁開大步向草坡裏奔馳。這馬上就能傳染遍了的，所有別的都跟着照樣來，沒一個箱子一袋麵是能在鞍子上放得安穩的了；一切都要翻倒，箱子破折，裏面的東西滿散地上。並且最壞事的是，行裝既被擺脫，駱駝更要作出凶野的奔逃，在一整個鐘頭後才可漸漸地安定下來。在一種這樣的騷擾之後把所有的東西收拾攏來，修理箱子，重新裝束，得要許多的天數。

我們自然忘不了那些有效的抑制方法。首先是讓最強大的牲口稍為飢餓一下。別的一種方法呢，是把整個的旅行團分成許多小隊，彼此隔離百公尺距離前進，把鬧事的範圍減少，阻止傳染的傳播。第三種方法，現在就可以在營地的周圍試行：在我們駱駝中挑選最快的；走路時讓年青警覺的蒙古人騎着，使他們追逐和強制奔逃的駱駝站住。一切都在緊張着作出發的預備。因為我也沒有這個時間和興趣，來犧牲一隻臂膀或折斷一隻腿，便吩咐了拉爾生，替我挑選一匹沉靜的駱駝。選好的是一匹十八齡的牡駒，二匹巨大穩重的黑色駱駝。我可以撫摩牠的眼和鼻，而牠一點也不動彈。要是這樣的對待別的駱駝，那將暴怒，還沒等到你看準，你的衣服和臉面滿是灰綠色的湯水了，這種形狀令人想到薔薇色的模樣。但是我這年高的牡駒自有牠溫和的德性，並且知道牠應該怎樣的。把牠同着

一些別的駱駝賣給我們的那個蒙古人起初說他不願和牠分離；因為牠曾經馱着他的兒子往返西安府（Ysiingannfu），在牠進城經過最熱鬧的鐵匠街時，一點也不驚惶。拉爾生對他說，我要騎這牡駒到哈密和烏魯木齊，賣主才表示他的意見：

「要是大團長自己想騎牠呢，我情願將牠交出了。」

這幾天裡，我放眼一看我們這座遊城，狼狽傷感。到處都在細行李；把箱子搬到這裏或那裏；碎片和信封周圍飛揚着——一切都表示準備出發。

我所最難堪的是和這隻小驢子分別。牠很自在地到處跑着；時時到我的帳幕拜會我。牠訪問一切；甚至還嗅着哈密（Hami），我們的狗，而他却輕蔑地回答牠的親暱。

這裏的長官却沒要求甚麼賠償，我們為感謝給我們的駱駝在他領域內所吃的一切肥美的草送了他一百塊錢，另外還有許多小品。此地的許多居民，蒙古人和中國人，為酬勞他們給我們做的勞力，都得到了現金和獎賞，米倫威的會計事務為此就整天地忙着了。

七月十九，我們在「蘇達河」（Sodatus）最後的一天終於破曉了。到處都充滿着旅行的情緒，到了一點鐘的時候所有的駱駝都到了駐地，這一整天就是在給他們上鞍中過去的，駱駝左頰上烙上我的姓字上第一個字母「H」。李伯冷想在今天這樣眼腫着脹大了起來的一幕壯舉之下，給牠們拍照，但是雨下得很大，天又黑又冷了。

我們已在炎夏的中旬，我在害怕牠那煎人的炎熱。今天一點鐘時氣溫到了十八度，是一種無所不宜的溫和氣候；在下雨吹風的時候，還覺着清冷呢。直到今天我們還沒受過炎熱的煎迫，我們甚至還覺着過于寒冷。等到我

們同我們的駱駝平安壯健地到了噶順淖爾湖，這最煩燥的天氣才算度過。我們計算兩月之內達到湖上，爲繪圖工作的原故我們每日只走很短一截路。在那裡去的路上是將要熾熱起來的。

那德博士很注意地堅持着，要在呼魯爾圖河作氣象的測驗直到七月底。他熱烈地請求我，使這計劃有實現的可能。這到沒甚麼大困難。我們別人同着大隊明天出發，而錢默滿，馬學爾，劉衍淮和一個蒙古人留在這裡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測驗所」還讓牠立着，測驗像從前一樣繼續下去，那德得着兩整月的時間，便可以將他們氣象的平均數同別的亞細亞氣象測驗所的測驗成績相比較，這是他最大的獲得。

在我們走開了，這如畫的藍色帳幕的輪廓，馬哥波羅街就沒有了之後，居留的人們將感到一點難堪的孤寂吧。但是，作他們安慰的只有保留這小廬子了。

我們早走十二天。錢默滿九匹駱駝的小隊將來必須加長每日的行程，或者可以在三德廟或從此廟到噶順淖爾湖的中途追上我們。

直到昨天我還在猶豫着，把這樣的一小隊留在呼魯爾圖河，是否是適宜的，聰明的。地方的會長在對拉爾生說，全隊都在這裏的時候，是沒甚麼可怕的；因爲沒那個敢襲擊這樣多西洋人住紮的營壘；但是地方上却不太平，對於居留的人們他不能負責。他自然要給他們報信，只要他聽見甚麼風聲，而他也正在想，給他們一個蒙古衛隊。到亞細亞作旅行，在這個年頭，時常會遇險的，但是處處都想避免危險，那只好不出門了。我總不相信，真會有像說的那樣危險。

人事的籌算時常是失敗的。我同拉爾生商定於七月二十出發。

但是，天空佈滿了濃密的雲彩，天氣陰寒，吹着一點微風，看着就要下雨了。我們剛用畢我們以為是最後的一次早餐，便開始下起雨來。我從沒想到，此地一陣雨會打斷了我們的行程。在最後的幾天我們還說氣候太乾燥。地上得不到一點滋潤，夏季野草將變成怎樣了呢！我們盼望下雨。拉爾生請求通曉天文的郝德，怎樣使天打開牠的閘門，把枯草滋潤一下。現在是下雨了。並且下得很大。這雨直延長到，乾地都濕透了，到外邊走動的人，泥土便沾着他的鞋底上。時到下午，雨是下得更大了，牠搞着拍着這濕透了的幕布。呆重的行李箱，食物和上幾千種別的東西，一對對地用繩索紮好放在那裏，只等着裝上駝駝。都在害怕，麵粉，糖和其餘易濕的貨品弄壞了。蒙古人放下他們的工作，都到他們大帳幕裏去飲茶，他們不願，在淋漓的雨天中工作。而拉爾生却去把他們驅逐出來。所有食物箱須要他們給重新堆疊起來，用帆布蓋上。

時間一點點地駛過。現在地上濕透了。水在腳下浮着，泊——泊地作響。所有的深坑都成了水池，從我的前廓頂蓋上流下幾條小溪，在帳幕前構成小的湖沼。點點滴滴地散流各處。野外看不見一個人影。大家都坐在帳幕裏，在忙着這樣或那樣。拉爾生重新轉了一遭後，到我這裏來，報告說，明天都不要想出發的話，因為駝鞍，和牠的蓋布繩索都被雨打濕了。我們如果已經走出一段去了，那倒不怎危險。但是，目下呢，駝鞍養得太肥了，活潑而粗野。現在就裝上行李，在逐日的乾枯中繩索會鬆懈的。行裝就會滾落，只消一件行李滑掉，別的駝便亂跑起來，投下牠們的裝載。潮濕的蓋布也易得腐朽，在逐日加增的炎熱下也易于擦破；因為駝駝的兩側，在脫毛之後，比在冬天和新春裡感受性要強些。

我于是發佈命令：七月二十還不走，各部又重新工作起來，甚至無線電台也從新安置起來。這殘餘的一天是在

光照及和順的風色中過去的。

到七月二十晚上我們才明白，要到七月二十二方能出發。行裝上的蓋布也只表面乾，裏面還是濕的。而且我們真的還要用着延長的這天，七月二十一日，將一切重新整理就緒。

西面和我們交界的地域名叫東渡爾公呼思，巴龍公呼思和殿公呼思（Dondungun-husche, Barun-gun-husche, und Dyun-gun-husche），就是「中公國，西公國和東公國」。「公」這頭銜是拉爾生在庫倫從蒙古人那裏得到的。此地的聲名不一定是好的，尤其在他們對待外國人的友誼上。千九百年斯康底拿維的蒙古聖公會瑞典牧師舒彼爾克（Sjoberg），思彼爾克（Seeberg）（瑞典的美國人），黑爾答和克拉拉安得生（Hilda und Clara Andersson）姊妹，龍得小姐都在那裏遭殺，大概是受了義和團的命令的。前幾年中公爺拘留了四輛裝火藥的俄國大車。那時在這裏作戰的馮玉祥派了兩百人的一隊兵要搶回這幾輛汽車，但是兵士們都遭了棘手。

連七月二十一這天也到頭了。我們正在飲我們下午的茶。一切的駱駝都在營地裏。這一整天是要給牠們上鞍，而現在，這工作已經做完了。對於箱子還得整理一下，在繩索乾了之後，所有的都要重新細結。這一大堆行李又分散了，所有箱子一對對地隔離幾步放着，準備明天清早上駛。外觀上奇怪透了。找不到一點立足之處。全體的印象，好像我們是在軍隊裏一樣。我總是在站着和睡着的駱駝行列中徘徊，在牠們之間顯明地分出道路和大街來，空氣中充滿了駱駝的特殊氣味，雖然說不上是芳香，要是在駱駝間過慣的人，倒也不覺其臭。在駱駝宿夜的整個地面上，和扯起長繩——細小的鼻繩便是拴在這上面——的地方，舖滿了一層層的駱駝糞，這便成了這一帶的蒙古村落，落很長時間的燃料。

正在這一切事務忙亂中間，從那林和貝格滿那裡來了一個苦力，他是奉命寄信，立刻就回去的。他帶了那林那隊所盼望的好消息來，這隊是從大道北向噶順淖爾走。

那林寫道：

「我們的工作有了良好的進展，一切都很優越，自從生瑞恒到後，輕爽了許多，因為現在在旅程中用不着我在隊裏了，我們非常好奇地聽到您準備出發的時間和您每天所走的旅程是好遠。我們今天還在這裏不動，把我們的地圖和日記整理一下，但是明天我們就繼續前進了。」

同是一天的信，貝格滿給我寫道：

「我發了末一封信以來，我發見了十四件新的石器時代的古物；大半不十分豐富的，但只這已足證明，這裏有人住過了。我一共找到廿八件。我現在的要求是這樣奢侈，每天至少尋到一處古物地。可惜到後來就不能有這樣好的成績了，因為那林計劃着，每天都走路，而我自然只能在休息的日子做正當的工作了；但是，雖則如此，我相信，就在這樣的日程中也可以發見一大些美妙的物件。我們要是到了噶順淖爾，那末，偉大的發見可真是到臨了。」

因為我今天正聽見了西部的不太平，接讀這分隊這樣的消息，使我覺得輕快了許多。這一小隊實在也太弱少了。對於居留的錢默滿，馬學爾和劉衍淮，我有幾分擔憂，但他們都非笑着，漠然地不以此事為意。

八·駱駝騷動

七月二十二日終於破曉了。鐘鳴五下，我便被拉爾生喚了起來。



一位高級喇嘛家裏的壁畫



神座中的活佛，都爾羅斯喇嘛



瘋 狂 的 駱 駝

早晨正在開始發亮，但在我的帳幕內還是那樣的漆黑，我狠費事地在無燈光中處理一切。銘(Nick)端了一大盤熱水來，把我的衣服和換洗的東西收拾好，我比往常特別加快地做完這一切，因為我在念着出去。這偉大的一日是到了！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切別人一生也忘不掉的一天，現在，我們是用我們自己的壯麗的駱駝旅行了，不像從包頭出發時只用租賃的駱駝。營壘充滿了叫喊的喧嘩，拉爾生在頒佈他的命令，駱駝咆哮着，當呆重的箱子往駱背舉起時。忙亂的談話聲，問答聲響震了——用盡一切可能的語言：蒙古語和中國語，瑞典語和德語，丹麥語和英語。這是一種大規模的開拔；像一小團軍隊開到外國作戰一樣。

我在收拾我那兩隻提包，這是時常放在我帳幕裏裝着日用必須品的：日記簿，文具，地圖，羅盤，圓規，兩套襯衣，幾本參考書，聖經和我母親的歌本，以及別的東西。

五點三刻時我們都在用早餐，——呼皆爾圖河最後的一次早餐。拉爾生態度安閑，在喜歡着，快要上道了。最後到了他統帥我這第一隊旅行團前進的時候了。這次他比別人吃得格外快，趕着跑了出去。

「一切都弄好了嗎？」他向蒙古人墨林(Marin)發問，墨林是一個漂亮的模型，樣子像個印第安人。

「是的，所有駱駝都上駛了。」

「你數過沒有？」

「同我們一起的，整百五十四匹，還有九十八匹留在這裏。」

「再見吧」。拉爾生向着我們喊，他已經走到旅行團的前端，徒步領着這第一隊走。第二隊是米倫威的帥領，別的隊人都不在內。拉爾生身邊管理這許多牲口的，只有十一個蒙古人，這是一個很少的數目。等待兩點鐘後出發的

我們，却用着四個蒙古人；還有兩個在那林，兩個在袁復禮的隊裏。

正六時，拉爾生便在高踞着鄂博的山後消失了。他索着二十匹的一串駱駝。其他各上五十匹的三小隊隨在後面走。末了的一隊也行過了山坡了，然後過呼肯爾圖河向西進行。在這方向的波地是這樣平坦，七點一刻時對着望遠鏡望去，這三隊還清晰地看得見；甚至，到了七點半鐘，那最後的一隊，還在光亮的灰色的綠草中形成一條黑線。曉得他們上道了，是多麼爽快呵！我們也用不着擔憂：有拉爾生同在一起呢！就是真的跌落一兩件行李，也是不關緊要的，他們的全部行李都是些食物，團員個人呆重的行裝，銀箱，以及一些不怕碰的東西。

這其間，我們的帳幕拆了，被鋪捲起了，駱駝駛上他的裝載，廚具拾付了，我們在忍耐等待出發，赫德博士施放第七十八號氣球。牠升到八千公尺高，便被一塊雲遮住了。從南面刮着很急的風，天空清亮，太陽的火焰在熾灼着。而這種倦怠的景像正是暴風前的情靜呵！

驟然間蒙古人喊起來了：「拉爾生的駱駝！」並且指着草坡上西北角。我們的蒙古人都惶動起來了，他們跨上快步的駱駝，向東北方拚命的追趕，想截住東奔馳的那九隻駱駝的去路。這九隻駱駝中只有一隻還馱着担子，兩隻馱着鞍子；其他的六匹把一切的東西都擺脫了。

這不難知道，是發生甚麼事件了。自然是這九隻駱駝嚇着了，脫了韁繩，瘋狂地奔馳着。在山後的遠處，赫德博士還發見了十五匹別的駱駝，對着地平線顯現出來，像瘋了一樣向北飛奔。這惡運就不只限于這幾隻了，我們所見的已是全部七分之一了！

從拉爾生那裡跑來了一個蒙古人，奔入營地，却還在馬上坐着。

「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問着。他只用手臂繞圈，搖着頭，喊道：

「一切都攪亂了！」隨後又飛奔地去了。

這時已到八點二十分鐘。我們等候拉爾生的來人。赫德博士，狄德滿和我走上鄂博山頂，將望遠鏡準對着西方。距離兩公里處游牧着五十隻駱駝，但是屬於一個中國商人的。西部後面的遠處，看見一些光點，不問而知是跌落的箱子了；還有黑的條紋，大概是拉爾生隊裡的駱駝吧。西南左面的高地上，跑着一隻驮着箱子的白駱駝，後面緊追着騎駱駝的一個蒙古人。那駱駝被趕上了，被捉住了，這蒙古人把牠帶到我們這靠近的駐地來。這駱駝還狠頑梗，不願隨從；狄德滿和赫德跑下去，幫助這蒙古人，卸下裝，帶到駐地來。從東北面來了我們最初看見的那九匹。我走下去，檢閱這些奔逃者。白的駱駝左邊大腿的肚皮上給箱子的銳角擦傷了，在流血。行李的裝置是不預備走這樣的一種速度的，駱駝慢行時，牠的身軀自然碰不着行李。那九匹中有一兩隻是流血了，弄得狼狽不堪。

這期間馳到出事地點去的華志回了，向我們說明一切。

「看着真可怕。」他說，「一切都翻倒地下，亂七八精地堆着，一百多匹駱駝全沒了。」

「拉爾生怎樣說呢？」

「他要兩桶水，並且說駱駝隊須在新駐地裏改組過。」

在一點鐘吃飯的時候，我下令，凡是沒有特別工作羈縻着的人們都到野地裏去，幫助蒙古人尋找駱駝和那拋失的箱子。

「這次事變對我們有怎麼影響呢？」有人這樣問。

「損失兩星期的時間，損失一些駱駝。米倫威到外蒙古的銀箱，在道上銀和駱駝都被搶了，也是可能的。」

華志剛回時，我已差馬學爾和韓普爾到拉爾生那裏。馬學爾不久就回來了，報告說，新的駐地好像戰場一樣——異常狼狽，拉爾生同兩個蒙古人在那裏。

我到山頂上時，我的帳幕已重新張開了。這自然是好意，但是沒有用了，因為在第二次茶點後我和邵默爾要到新駐地去。我只帶着繪圖版，羅盤，鉛筆，日記本和香烟。我們未行之前，還向那隻小廝子告別。我們正在檢查這匹重傷的白駱駝時，小廝子像一個磁器標本一樣的細嫩脆弱，走到這匹龐大的牲口底近處了。還在忿怒瘋狂着的駱駝在用那寬大的鼻孔喘息着，對着這廝子發驚，用一隻後腿橫掃過去。要是遭了一下這樣大力的打擊，這小廝子將要像一隻小球一般飛到帳幕那裏去了。但是這一下却沒打中，恰好在這不小心的小動物頭上擦過，我們趕緊把牠從這危險的近隣中救了出來。

華志的駱駝雜在別的駱駝裏，拴在一包米袋上，卻沒帶韁繩，只連着韁繩。因着一種我們不知道的緣故，牠驚嚇起來了，狠兇野地在別的駱駝中間顛跳着跑，米袋像隻輕毛枕一樣飛拋着，接着牠在這最末的帳幕中間奔馳着，把那裏蹂躪了一陣子。最後牠又奔到拴着的駱駝隊裏，使到他們也顛跳起來，還好，牠終於被捉住，又被好好地拴起。

現在我們的脚步轉向出事的地點了。就在這回我也畫着路圖。

離着這中間地點稍遠的一個所在我們達到一隊中國商人的駱駝。我在作圖，並沒往這羣駱駝上想，但赫默爾却注意到了，裏面有些牲口是馱着鞍的。我們便站住，在考察這件事體。這中國牧人幫助我們，給我們指出不歸他主

人所有的六匹駱駝，牠們左頰上都烙着一個H字。我們便把牠們連在一起。給赫默爾牽着，因此我們預先慶幸着，不至空手到拉爾生那裏去。我們還給他送去一些別的，從八號駐地的泉流裏取來的兩木桶涼水。

草坡都狠荒涼，沿着小流却有一些嫩草在作綠色的光閃，我們這時已經走近出事的地點了。只有四公里又一百七十公尺遠的距離，在尋常的時速上，我們只須走五十九分鐘。這是最短的一天路程，但却是最不幸，最多故的一

矢！

我們還沒達到肇事地點時，就發現了遍地都拋的是鞍被，有一些錯雜地堆着，或被繩子牽搭着。每個鞍子是六塊墊布做成的，在駱峰的前後和中間裹着，用兩根木棍勒緊，木棍的兩端細着繩索。距大路或遠或近的處所狠是雜亂地放着箱子，布袋，掉面，幕柱和椅子。那出事的狼藉地點，——現在的新駐地，構成了最高度的混亂。人們不由得要想到戰事上了。與法國或格里遷(Gallien)的糧食隊，在兵站上遭了嚴重的砲火被毀後的情形，同一景像。在我們這裏只少了一些被炸裂的馬匹；而我們却有受傷的駱駝代替了馬匹。駱駝已經聚攏了將及五十匹的樣子，帶着鼻繫繩拴在四向的箱子上。比較少數的箱子是跌破了的。這不禁使我希奇。一些箱上染着血痕。拉爾生迎着我們，雖像往常一樣的安閑，到底有點懊喪了。他的口裏說着一些甚麼關於耶魯撒冷，滿爾達蛙，和滑鐵盧(Waterloo)破壞情形的話，最後把他的感想歸納成一句簡單的話：

「我口渴到失望了。」

「再等一會，加里(Charly)就來了。」

駱駝臥下，木桶放在地上，拉爾生因而得了一滿杯涼水。我不知道，他飲了多少，因為我們三人都在飲着。水

是上好的飲料，尤其在口渴時，夏天又是在這樣乾燥的地帶，口渴是常事。

後來，拉爾生開始敘述一切。他從第一瞬間就覺察到，在駱駝中間燃燒着不安的現象。牠們太興奮了，向着地面注視，頭部很劇烈地搖晃着，但仍然在走，旅行團慢慢地向前移動，時常站住，檢查過，行裝是否失了平衡。直至距離八號駐地三公里的地方，這三小隊彼此間還隔着某種距離。現在拉爾生把牠們分成五隊了，各隊彼此間靠得最近像鴉羣一樣緊挨着走，他們走過了乾河底，接着就在河左岸一幅平地上向西行了一段路。拉爾生至此才覺得，無論怎樣費事想繼續維持駱駝的安寧，是無效的了。于是他決完休息下，紮起營來。

但是，現在他和他的整個的旅行隊都到了一個窪地，溪水沿着這裏流過，因而慮到有泛溢的危險，要是碰着一陣淋漓大雨時。他只要將旅行隊再前進二百公尺，便到了一處平坦安穩的斜坡。要是真在那窪地住下了，這一場禍害就不至發生了。但是不幸就在這一小截路上某一串駱駝末了的一匹脫了韁繩，靠着同伴們的旁邊向前奔馳。

一陣間，那匹駱駝的步武愈是快了，背上的箱子上下搖動着，箱內的物件格格作響，這牲口更驚怕起來了，於是竟開始奔逃。驛隊的駱駝也慌張失驚，開足腳力奔跑着。同時又把別的許多牽連着跑。這便成了一種可怕的大混亂，要是牠們整隊的向西奔馳呢，馬上的蒙古人是會追得上，制得住牠們的，但是牠們幾次地轉着圈跑，大半在跳躍着，想把牠們的裝載弄脫，行李向左右跌落，像火柴盒一樣亂飛着，一切都轟震了，好像一所房子的倒塌，空間充滿了一種塞耳的喧嘩聲，在這如同磨輪旋轉的旋渦中間的人，是有生命危險的。

拉爾生是步行。他左手牽着他的一串駱駝，右手牽着顛狂駱駝的鼻韁繩，是馱着我的斯突克荷式大皮箱的那匹，這些牲口掙着繩子，樹立着，好像要踏倒他。但是他的右手却拿着一根蒙古式的馬鞭，上面接着像節杖一樣的

一根箭桿，他用這鞭毫不顧恤地抬撻這瘋狂的駱駝，用盡力量往感覺至敏的鼻樑上打，鞭上的木節直刺到鼻的軟骨上。受了創痛之後，牠們頹唐了，也就安靜了一些，他勒緊他那一串同時又帶住馱我箱子那匹駱駝。牠們自然還沒平靜，但總算站着了。牠們稍有脫逃的表示，鼻上立刻就是一下。拉爾生的這一串共二十隻駱駝。他都想把持着，但是後來從旁邊跑來別的一串駱駝，把拉爾生的那串從中衝斷了，這樣一來，他便只成了七隻。別的都兇野地逃遁去了。

米倫威在勇敢地爭鬥着，拉爾生很驚歎他的精神和氣力。他唯一的錯誤是他想要挽救的過多了。他一隻手握定了兩串，但是當他用別的手擒着馳過的第三串並且想勒住牠時，那兩串已經負着鼻子流血的疥傷掙脫了，像中魔一般四向奔逃，把牠們的箱子都拋擲地下，或是懸着一條跌在後面箱子的繩索拖曳着，直到箱子落地放定了為止，而這些駱駝仍然是繼續狂奔。但米倫威並不喪氣休止，他跨上一隻駿快的駱駝，箭一般地追蹤而去，捉住了一些逃犯，撻着牠們的鼻子，握着韁繩，牽回這不幸的地點來，把牠們的鼻韁繩拴在重箱之上，他接着又趕上了鄰近的脫逃者，每次都要帶回一個新的仔虜。但是，戰地空了，而他的追逐也愈益延長。拉爾生說，米倫威今日建立許多殊勳。他挽救了一大部駱駝，但是，要是他自己說到這層，只是微哂着，以為他還做得不多。

蒙古人墨林也非常漂亮地表現了他的能力。他降服了六匹駱駝，那時百五十四匹駱駝中只有十三匹是羈住了的。其餘一切都像風前的米糠一樣四散了。拉爾生說，他曾看見一匹馱着兩隻箱子的大駱駝，背着二百二十疋的重載，却樣糜子一樣躍過溪河。在蒙古他曾經遇着一次，是一隊上百匹馱着皮革絨毛的駱駝隊，演着和類的一次騷動。他也歷經無數小故，但是像七月二十二日這樣一次騷動，所有的駱駝全然攪亂了，是他永遠也預想不到的。

蒙古夫役們特別注意開始亂舞的那匹駱駝。這匹是應該特別降服下去的，他們想用極重的行裝給牠把魔氣趕走。牠得學習着自己應有的態度，蒙古人確實地說，這悲慘的一幕原因全不在駱駝養得太肥了，舒服慣了或者是受着驚嚇，這只是一種很自然的結果；是沒祭祀在我們先時駐地高拱着的后土，神聖的「鄂博」的結果。我請他們，隨便花費多少祭祀的錢都可以，免致使我們犧牲脫逃的駱駝和遺失的箱子所值的金錢。

拉爾生報告完時，已經四點了。他懇切地說，他不能簡單地描寫前幾點鐘他在這草坡上經歷的一切，這裏現在是成了一處戰場似的。

馮德，馮考爾和李伯冷漸漸地向我們這裏聚攏來，他們在遠處找到箱子和鞍墊，並且給拉爾生指出，他應該往那方向分發蒙古人。李伯冷很是懊悔，他不同拉爾生一同出發。拉爾生給他確實地說，電影上一幕這樣的戲劇是全世界都沒有的，比着他本來所值的價值還要高出五十倍以上哩。但是，他爲安慰他，還關情地加上幾句說，李伯冷在到順順路上總會找到十次或二十次這樣新機會的。而我却這樣地安慰他說，要是他正在這短兵相接中間，靠得住是被踏得粉碎了，他的暗箱也會被踏成了麵糊的。

這三位先生返回第八號駐地，馮德同着他們一起。拉爾生和我獨留這裏帶着一二蒙古人，但在我的這位優秀的隊長發佈命令，接受報告時，我在一塊鞍墊上躺下，朦朧地睡着了。能睡得着，是旅行的人們最奇妙的事。

一點鐘後我醒來時，九號駐地的一切都寂靜了。拉爾生帶着他那明銳的望遠鏡立在營西的山頂上，全營只露着一個戴着草帽的蒙古人，他在接受時而到來的殘件。我問拉爾生，損失何種重要的物件沒有。

「有的，裝着四千元的兩隻銀箱沒有了。我們很注意地偵察牠，却無結果。米倫威正在路上搜尋着呢。」

「他知道那隻驮着箱子的駱駝向那一方逃奔嗎？」

「不，他一點頭緒也沒有。全部都成了整個的魔釜（Hexenkessel），想注視着某一隻駱駝是不可能的。」

「要是真損失了，我們怎麼辦呢？只要強盜或小偷找到這箱子，那我們再也不想看見箱的一點影子了。四千元在我們會計上是一筆太大的損失哪。」

「哪，我們賤下的，用到哈密還很够呢。但是我們總得把牠找回。這裏還有一個完全破裂的箱子，還好，銀錢沒有滾出。」

「這樣就隨牠去吧，反正我現在不再差人到北京去取錢了。在到哈密的路上，我們得節省着用。到了那裏，便空出了三十匹駱駝，我們可以賣給商人，這樣我們又狠可以走到烏魯木齊了。」

離我坐着和寫日記的地方不到十五步，站着八匹捉回的駱駝，鼻鬚繩緊緊的綁在箱子之上。從前這樣安靜，幾乎不晃一下的牠們，從這次兇野的奔逃後，還着暴躁着，沒有一秒鐘是停着的。牠們總是繞着箱子轉，掙着繩子，最喜歡在牠們受傷的同伴後面飛奔過去。牠們張開大鼻孔喘息着，牠們從前那樣溫和朦朧的眼睛現在却像燒紅的煤炭一樣燒灼着，成了充血病態。突然間硬索壳的白草帽從我頭上飛走，在牠們中間聲音狠大地旋轉着。這樣，牠們全然錯亂了，後腿站將起來，搖着頭頂，在箱的周圍和上面跳躍着。草帽在生命危險中漂蕩，却安然地經過了一番地獄之險，竟然繼續捲着到別一方面去，直至一只箱子擋住牠為止。我行近駱駝那裏，狠和氣平靜地安慰牠們，隨後箱子周圍的舞踏逐漸停止了。

將七點時，一個蒙古人牽回了十五匹駱駝；有一些還驮着行裝。我們強制牠們臥下，替牠們解除負擔，一個個

地捆在箱子上。

「好啦」拉爾生喊着，「這裏有着遺失的銀箱。」

「好了，這樣我們便得救了，到哈密的路上用不着出賣駱駝。現在，不管以前掉了甚麼，都沒關係了，現在我們盡可能地過一兩天便向西進行。」

半點鐘後，兩個騎着駱駝的蒙古人又在高坡上浮起；他們牽着二十匹的一串駱駝，都跌着在地上到處拾起的行裝。

「這是我和邵德的行李，」拉爾生喊着。

「現時有了多少駱駝？」

「加上牽到八號駐地的一起，差不多上百匹了。還少五十匹。」

「在繼續尋覓時間，我們將在這裏逗留兩天。但是再住久了，我是沒有這樣興趣的，最倒楣，我們也不過是忍受一些困苦。先前騎駱駝的人現在步行就是了。」

日落時候，從舊駐地來了許多訪客，在第八號和第九號駐地間經常地有人來往，有時找着的行李便送到舊駐地去，如果所碰着的地方是靠近那裏；我們要時常曉得，少了些甚麼，多少駱駝是弄回來的。韓普爾周圍轉着，記錄放在我們這裏的箱子的號碼；他很知道，那些號碼是缺少了的。第二天將他的登記和馬學爾的賬本對照。

黃文弼也是訪客中之一。我問他損失了甚麼。是的，聽着他寶貴的中國圖書的六隻箱子掉了一隻。他把這件事看得很平淡，一點也不着急，一人獨自到野地去跟尋，日落後才回。

最後徐教授同着兩個學生也來了。他很驚駭，當他看見這雜亂的情形時，我們還能這樣安靜地嬉笑着，是他很以為希奇的。

黃昏時份，繆默爾和銘，兩個蒙古人和一些馱着東西的駱駝來了，帶着我們和拉爾生的帳幕和鋪蓋，以及一部分爐灶。

我們現在才明白，在這裏至少還要住上三四天，因為暴燥的駱駝需要這些時候才能平靜下去。牠們裏大部是整整一年長沒工作過，這就不怪牠們在我們箱子之下要騷然了。最煩難的是，拉爾生想多雇幾個管理大隊的夫役。他想招募十個中國人作蒙古人的幫手。就在當晚這樣的使者已經分發到各村裏去了。

夜裏我們大家都疲倦了，沒有整夜在道上尋覓的蒙古人睡在拴駱駝的地方，準備着，夜裏駱駝發作的時候，隨手便控制住，但是駱駝比較安靜，平息了好多；牠們也够困乏了罷。

像我們白天所經歷的這幕武劇，本身就很有趣味。這是一種羣衆心理：一隻駱駝嚇着了，或者感覺到一種不可抵抗的需要，施展牠那強健的長腿，想把這些重箱子擺脫。牠逃出隊，把行裝擲落，鄰近的駱駝便受了傳染，牠們還沒得等對這事考慮一下，或者追問牠的來源，就亂跑開了。其餘的毫無例外地都受了傳染，只在十分或十五分鐘之內，整個的旅行隊碎了，一切的紀律都消失了，駱駝像風前的糠稈一樣飛揚着。這便是一次民衆大會的情狀。一位魄力雄偉的演說家把所有的羣衆像一隊羊羣或駱駝羣一樣吸引着。他們沒有工夫深思或猶豫一下，這是爲甚麼；他們只是簡單地服從他——因爲他能鼓動，言詞中充實着毅力，至于他演說的內容怎樣，全可不問。要是駱駝一經考慮，亂跑的結果受害的是牠們自己，兩側和足部擦着尖銳的箱角是要受折傷的，那牠們將讓鬧事者單獨奔馳了。

但是牠們不能思慮，只能隨着大眾奔馳。

這裏面還含着一點反抗，暴動和革命的成分。假定駱駝是有思想的，人們便可相信，牠們是在反抗加到它們背脊那奴隸的羈累的。牠們決定服從那首先反抗的統率者，牠在給牠們指出，怎樣拋棄這些羈累物。牠們將我們的貴重箱子擲在地下——這是對壓迫者的鬪爭。彷彿牠們對人類這樣嘶嘶着說：「你們想把你們的雜貨運到噶順漳爾去麼？那你們只好自己跌走罷。我們不高興做你們的奴隸了。你們給我們的唯一酬報，是讓我們在草坡上作半日的游牧。但是，這種恩惠，在我們拋棄你們和你們毒辣的鞭撻之後，我們自己也會取得的。好了：自由勝利了！滾開吧，這一切的行囊！」

於是，這一星電火便走遍了全隊。牠們有的是銅鐵的筋肉，牠們在草坡上飛跑了，拋棄了箱子，好像這是空的傀儡盒一樣。但是這些盒子是木頭做的，是實際上各重百鈞以上的箱子呢。一些是這樣經久地綑緊，在這種兇野的奔馳中，牠們還放着不動。大概行裝總得經一邊滾落，這樣的箱子便懸在馬鞍墊被之下，腿的上部在每一步中都磨刮着尖銳的稜角。但是駱駝一點也不知道；牠的傷痕在流血，牠也不覺得；牠實在是錯亂了，簡直瘋狂了——牠在實行革命；至于一兩處皮膚擦出血了，這有甚麼關係呢！

七月二十三日在尋覓逃遁的駱駝中消磨過了。今天早晨，七月二十四日，從我們先前營壘中又到了許多小隊，裏面便有十八匹驮着穆德輕氣筒的駱駝。我很好奇地想知道，這長條的水雷又遭甚麼命運了，這在駱駝是一種奇異的形式，並且比尋常的行裝更為呆重。因此我走上營盤上部的山坡，對着望遠鏡觀察這一隊駱駝。牠慢騰騰地安步着到了駐地，在草地上卸下牠那危險的裝載，與帳幕隔着相當的距離。只有裝氣球的帳幕是在牠附近繫着。

駱駝使我們操心，要求我們全部的注意，我很煩厭，將來再會演出這種情形。那匹鬼詐的駱駝，前天在大纜後脫逃的，向西奔馳着，昨天接到一消息，牠被捉住了，拴在一個蒙古人帳幕裏，到現在却杳無音信了。這消息是假的；不是駱駝，只是一種不確實的傳說。今天據蒙古人的報告，這駱駝在許多地方都出現過，起初是向西轉向東北奔馳了。我們蒙古人中之一個在接受這追尋的工作。

兩個脫逃者中一個完全消失了。那一個在各處都見着，現在已經毫不休息地跑了四十八個以上的鐘點。我們兩位偵緝員今晚回來了，報告說，牠向北跑了，現在在到蒙古共和國的道上，離這裏總有三百里路遠了。沒人見牠站住吃過草，牠在跑，只是跑。神經全然錯亂了。這一類的駱駝我早就見過，牠們是無望地折衷了。在心臟未曾破裂倒地死亡之前，牠是不會站住的。對於這類動物真有些令人難解的謎團。牠們邁越大荒原中無限的距離，像沒事似的。牠們像妖魔一樣，像沙漠輪渡中一種飛行的魔艇 (Mojander)，但是牠們終於死亡了。跨着輕盈的快步在漆黑的夜裏，牠們馳過游牧人的帳幕村落。騎手和游牧人看着牠們掠過草原，大家都明白牠們的命運，沒人想捉住牠們；都曉得，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中魔的牲口，對人類的工作是沒用了的。牠們永遠無望了，終是一死了事。

今天晚上，在駱駝之城裏舉行了一次駱駝登記，是華志，馮考爾，米倫威，拉爾生和哈斯給的登記員，墨林和恭蒲 (Gambus) 也在其內。在我們駐地裏分爲十一部計算，共二百三十四匹駱駝。此外十匹在八號駐地，兩匹給偵緝員騎走了。四十二匹在那林和袁復禮那裏——總共我們還有二百八十六匹駱駝。還少三四匹，內中一匹還希望尋到。別的兩匹我們打算着失掉了。我們沒有牠們確是好辦得多。因爲這兩匹完全顛狂了，我們早些擺脫牠們更是好哩。

我們徵集的十個中國人，準備在到順涼的路上幫助我們的，今晚到了四人。他們都是農夫，倒也曉得怎樣週旋駱駝。因為土匪把地方弄廢爛了，農人都以為株守田園，沒有意思，因此異常高興領到工作做；我很歡喜，我們兩方都幫了這一次忙。更用上十個駱駝夫我們便可以管住這些駱駝了。我們的新僕役每月十五元工資，只僱一月，過了這月，駱駝一定會馴服的。

隨着僱定中國駱駝夫役我們自然也多了十張口嚼吃我們的存糧。幸而那林在歸化城買了一大批中國麵，在三德廟我們還可以買到許多。前天這一次大故只賠了我們三百五十元，但這次事是還能發生更大的損失哩。

現在是正十點半鐘，在開始下雨了，野外烏黑，間或聽到一隻駱駝的嘶聲。聽來好像牠們是一齊嘶嘶似的，加上蒙古人的呼喊聲，我以為又爆發了一次新的革命——這次却沒帶行裝。但是一會子一切又平靜了。野外的夜營用不着受冷。昨天夜間最低的氣溫到十七度，今天最高的氣溫到了三十度。

雨現在很喜歡地敲着我的帳幕。我今天夜裏一準是做着那匹駱駝的夢，牠總是在跑着，跑着，不管是雨下，是日中，是白天，是夜裏，好像是被大荒原的惡魔追逐着，或是順着牠內心的壓迫跑到北方一處荒杳的仙地。

自七月二十五日起，駐地的生活又回復了牠的常態，好像沒出過甚麼非常的事件一樣。

九號駐地比八號高得一點。從腦爾發來的時間信號格外聽得清晰些，比以前都要分外清晰，大概就是這種關係。把無線電台和牠的桅杆立起，是件很簡單的事。馮考爾，狄德滿和中國學生于一點鐘內便做完了。在我們準備逗留一天以上的地點常是設置無線電台，在我們換次作長期的旅程時，只要有一夜的逗留，我們便把我們的電竿樹起。這樣，我們時常知道時刻和經度。

在那林領導下的北隊幾天來沒給我們消息了，但是我想，牠在安穩地逐漸向西移動着。袁復禮帶的南隊，我倒是剛接到一封長函，在這裏，除了一些別的之外，報告他發見了一處火山，他把火山的裂口繪了一張圖。其地名齊克(Getnik)。

貝格滿的一封信裏提到，他和他的採集者斯士貴在北隊裏也發見許多古物。因為黃文陪同着我們大隊走，我便希望着，即使我們比別的兩隊進行得快些，我們也會發見某種古物的。料想新石器時代的居民住在更西到噶順的路上是有的，但是在到哈密的道上，那裏我們經行上二百公里這樣寬廣夾着砂石的純沙漠地帶，那就減少了。要是那裏在末期的石器時代像現在一樣的氣候，那就不能希望發見重要的古物了。但是這地帶的腹地愈進愈是乾燥，戈壁在許多千年前不像現在這樣荒漠，這或是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們的考古家在那裏一定會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仔細考查一番。

大體上說，在通施比加道上(Schibkappa)的一切都安靜。蘇默爾博士處間或有些病者就診，蒙人居多。拉爾生和哈斯給當翻譯。正在這時候，拉爾生帶着我們一個馬夫來，我在聽着，他怎樣對蘇默爾說：「此人腹部長了一個瘡。不要把他割得太狠了，因為我明天用得着他。」

今天的氣候特別極了。昨天最高的氣溫到過三十三度，夜裏便只十一度了。今天下午五點只有十六度七分，七點十五度，此外從北方刮了一會暴風，結着將雨的密雲，從離地只八十公尺高度漂過，巴延博克圖(Bajin-Bokto)和別的小山被遮在雲裏。我們真冷；都穿上皮坎肩了；而這時却還是七月底呢！好像秋天已經開始了，好像我們已經逃出了悶人的夏季的熾熱。要是有人覺得太熱了，我常對他說：幾月後將要回念今日哩！

今天晚上所有駱駝比尋常回得早些。明天或後天準備給拉爾生帶走的這些暴徒裝上鞍了。我們像末次一樣辦法；拉爾生上前走，尋好駐地，如果覺得那裡合式時，駱駝除了暴動之外一切都過得去。但是，只要經過一些時，牠們就會馴服了。現在我們僱了八個中國駱夫，還有兩個明天準到。行程是按着下面的次序：拉爾生和中國人牽着一些小隊，而蒙古人在左邊和右邊騎着駱駝隨行，每隊兩人，準備着立刻就下手，把一個暴徒在初發動時執住。大家都預備皮鞭。「我們將要同駱駝開戰，」拉爾生這樣解說「我們更要使牠們馴服。」駱駝真是一種古代的交通工具，得用皮鞭管着，不使牠快走。牠們要是太肥了渾圓了，牠們便要脫逃；要是太瘦，簡直又不走了。這又要放到牧地去，使牠們盡量地吃，長肥了，後來又要脫逃。駱駝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馴良。至少我們這百五十四匹全然是兇野的。但是，已經說過，過了一些時，就會訓練好了。

人家總會以為，我們的行程太過遲緩了。但我們用不着急迫，我們不是馬拉松賽跑者 (Marathoner)。而且我們走得愈慢，考古家愈有工作的好機會，而我們別的事務也愈豐富。我們走快了，我們的獵得要縮少，我們的古代研究家也沒有挖掘和搜尋的時間。在第一個情形裏我們獲得的是好結果，在另一情形裡獲得的是時間。不管我們怎樣辦，我們都有好處。但我們到這裏來，不是為節省時間的，是為犧牲時間在亞細亞地面作研究的。因此每一天就是一次獲得。我們沒有限制我們工作的時間，這全部的地帶已在我們面前展開着。

七月二十九日拉爾生這樣地喚醒我：「博士，我們快出發了。」我請他把這報告給我，為的是或許能看見這八成要出危險的出發。天氣十分清明。溫度表在零下三度。霧幕填滿了波地間的窪處。草地上都給朝露打濕了。太陽上升，驅散了濃霧。沒有一點風絲兒。

駱駝已經上駛，站在那裏了——是一星期前闖了大亂的同一的那些駱駝，同一的那些箱子。拉爾生共帶分成十串的首五十四匹駱駝，外加十三個蒙古人，七個中國人，兩個夫役以及米倫威和李伯冷，——他早就等待着，給這或許馬上就要實現的駱駝暴動攝影了。

最初一串向西進程了；其餘的隔着相當距離隨着走，六點一刻這最末的一串行過了。離我們駐地不到一公里之遙，有一串已略爲錯亂了，在開始奔逃。但是立刻，這些騎着快步駱駝的蒙古人箭一般地追蹤牠們之後，在這混亂還沒傳染遍時，牠們已被迫站住了。這次危險總算還東側得住，而這載着黃色箱子龐大的一隊慢慢地遠離了。

我放心回到我的「書棹」，在給我的家屬和一些朋友寫信。這是最後的一次郵音——以後大概又要在半年之後了。我們到噶順淖爾和哈密的路上，要是遇到歸化城或包頭的旅行團，我們才能託他們領頭人帶信。我們給包頭郵務長留下二十元，給他歸化城的同事留下三十元，請他們給每個這樣的使者支付五元賞錢，給我們郵件貼上郵票。也許我們簡直碰不到旅行團呢？我們不能料得中。而今天却是最妥當的最後一次發信的機會。這確是很可觀的一包郵件，準備給蘇默爾帶到我們先時的駐地去，錢默滿，馮考爾，劉衍淮，糜子和糜都在那裏一直住下去。

可是，蘇默爾正在吩咐準備他的駱駝時，馬學爾已來訪了，同我們一起飲茶，報告八號駐地一切都妥適，在回去時帶着我們最後的信件。他是步行的，我們很久還看見在草坡上他那雄偉的身軀。這樣，我們同文明國土最後的連結便截絕了。現在我們真的與世遠離，除了腦爾的時信之外，不能由牠得到別種報告了。

晚上我們接到拉爾生的喜信。他那兩個蒙古人是騎着駱駝來的，給我遞到一張信片，這上寫着：

「親愛的赫定！我們和你的駐地離了二十五公里。旅行是這樣漂亮地進行着；沒有李伯冷可做的工作。早些動

身吧，這樣你的前面還有空閒的日子呢。這裏雨下得兇，景色爲之一新。特此謹候安好。」

上帝保佑，這樣一切都辦妥了，現在我們不會因這些兇野的駱駝再事逗遛了。我們都喜悅，我們是幸福者（Gott für Dage）。

九、十三號駐地中的軍事會議

第二天清晨，七月三十日，五點一刻便被鈴喚醒了，我很快地穿洗完畢。天氣這樣溫暖，用不着添加外掛；但我爲着安全起見，却穿上兩件皮坎肩。天好像快要下雨似的。到處都密集着低垂的黑雲。一切都佈置妥當，又待了好大一會工夫，快到了七點，第一部隊才走完。其餘的部分相隔着一定的距離在後跟隨着。最後，我自己和門士也出發了。和往常一樣，我把我在這巨大的牡駱駝背上的坐位弄得異常安適。這牡駱駝是大家命名爲「茶花女」的。

這「茶花女」因爲她那高大的體魄，步伐要比我以前騎過的駱駝長些。昨天我所作七次的騎步試驗中，對於百五十公尺長的底線，她平均只用百五十步。每步平常總有一公尺長。在行百五十公尺遠的路她平均用兩分兩秒。在今天的旅程上，全部時計的平均速度是一分五十五秒行百五十公尺遠。步奏非常和緩，我們因此沒受自己隊裏的擾亂。我的駱駝每點鐘走四千六百六十五公尺遠，而今天所量度的全部路程爲二十四零六公里。

我們的路徑經行——在這些地帶大半如是——異常坦平的波狀地。只是覺得，到低地裡，視線縮小了，到了高丘上，遠景又在開展着。自然，視線所及還會更加擴大的，要不是雲彩這樣低垂着；這一點的丘壠在雲霧中都消失了。

我們旅程開始就經過一處異常坦平的窪地，地基平直，長着新鮮的短草。地上劃着一行行的裂縫，在顯示着，是被急雨沖流後曬乾了的。

九點鐘落下第一滴雨，不多時這美觀的霖雨往我們頭上傾注，給我們剝奪了無限的遠景。我把一件蒙古被單披在身上，確切一點說簡直是一塊粗麻布，是門士放在他馬鞍下的，就這樣地替我的皮坎肩，夏季白褲，腳絆和紐靴。遇着那如淋如浴的大雨，可是雨水終于逐漸透過這一切了。

一點鐘後，一切的路徑像迴旋的銀練一樣地光亮。有些所在，一些小水和溝渠在閃耀着。整個的地面柔軟了，在駱駝踏步之下泊——泊地響。凡是黃色泥沫的地面，都平滑得險惡。我們的駱駝滑着走，正如溜冰一樣，而在高原上的我在付想着，一轉瞬間定是落入泥漿之中的了。有些地點泥中夾着沙子或石粒；在這上面走着的駱駝又安穩了。我們橫穿過一條顯出車轍的大路，裡面灌滿了積水。

在我們涉過一條滿是灰黃色的雨水新成的小溪之後，便走上了真正的道路，向偏西的西南方進行。雨還不斷地傾注着。在作括——括，泊——泊的響聲，而且一切都在滴着，搭着；我已在覺得，水是怎樣地透過我的衣服，滲透我的身體了。想在經常的圓板上繪畫，是不可能的；我把我的路圖移在一小日記本上，這已是濕透的本子。雨滴落在我羅盤的玻璃鏡上，四下地飛迸着好像吶喊刺刺的火星一般。我那貝殼形的鳥巢的座位從各方面聚滿水。自然我早就明白，我已經濕透得可以了，但是當我那巢穴開始搖晃，泛流時，我才覺得，我是添了一次正式的半身浴了。水是微溫的；而我自己的體溫也在使牠發熱哩。當我抽回左腿，正想伸出右腿時，在我兩腿間漲着很高的波瀾——簡直像坐在一張漏底的小艇一樣。我手邊自然沒有一隻吸水桶。這「茶花女」每踏一步，水便向前躍着，又流

了回來。至于我會溺死的話，這倒不必擔心；因為從我浴盤的外緣，一條注水的小溪經過放在駱駝頸項上一張羊皮的摺痕裏流下。我拿甚麼代替吸水桶呢？我拿我的手絹，浸入這水汁內，把牠吸起擰乾，這樣來回地行使着，直到這隻半身浴盤空了為止。我下身是濕得這樣厲害，從我最早的童年時代起，從未曾這樣濕透過的。

鄰近的一片平地，構成無數的泥溝。雖則是濕的，到處還看得見黑色的甲蟲在那裏逍遙。牠們好像喜歡下雨一樣，因為甲蟲的數目比往常加多。牠們却是穿着一身實在漂亮的黑雨衣，牠們的羽殼是不沾水點的。赫默爾博士在觀察這樣一對甲蟲的愛情劇。他擾亂牠們的幸福，他將一隻單身漢往牠們那裏驅逐。於是這愛人便向牠的情敵襲擊，鬥爭到了這樣劇烈，咬嚼骨頭的割裂聲全都聽見了。這種現象是在最和美的家庭間會發生的，但是人們總在想着，要是下雨了，甲蟲們可以停止了牠為婦女的鬥爭吧。

十一點半時雨下得愈小了，我燃着一枝煙捲，給了門土一枝。但是煙還沒吸完，雨又下大了，煙濕，經雨滴一淋，在作噓噓的聲音，也就滅了。浴盤重新灌滿。我從一處波紋的壠丘上遊目，好像透過玻璃壁一樣，西南面看見巴哈潭爾 (Bagha-nor)——「小沼」(Kleiner See)，西北面看見達堅爾 (Klaster-Daginsume)。及後，我們下行到一處窪地，長着叢生的最美麗的春綠色的長草，這裏面遊牧着一隊馬羣。在平坦的地段上，全地照映着水溜。好像是從湖裏走過是的。駱駝不斷地滑步，很費事才能保持平衡。門土的駱駝對着路邊的每個駱駝枯骨都吃驚。由此可知這一帶地方上實在沉沒了不少的「沙漠之舟」了。（譯者按此沙漠之舟係德人對駱駝的喻詞）

大路右邊，在許多地點都現着蒙古遊牧人的幕廬和畜羣。我們有不少的時候驚走了些野鴨。別種野物倒沒發見。

十二點半鐘雨開始像河流一樣傾注起來了。怎樣防護都無效；我實在不能比現在更濕了。我的日記本呀！以後很不容易把頁分開的，而一些圖樣底筆道我只能從後面略爲凸出的鉛筆底印迹識別出來了。

最後，十號駐地，陳達門（Tscheden da-menn），迎着拉爾生，米綸威和李伯洽的帳幕在我們前面浮起。我們道替爾彼加（Wilderger）雄偉的統帥穿着他那藍色長掛像一位前世紀中葉的警官是的，微晒着迎着我，譏諷地問我是否打濕了。「唉，還不怎厲害。但是，請你留心吧，你瞧這『茶花女』向下跪落的時候！」我把腿剛提起，一股水從我的浴池中就順着跪落的駱駝頸項上流過。拉爾生大笑起來了，他竟至灣着身，敲着大腿地大笑。隨後，他們土取下我的物件，放在拉爾生的帳幕裏，我在那裏脫光了身，從頭到腳換上新衣。及後我便飲茶用點心，在嘗着味道，而雨點前後一樣拍擊着帳幕，雖然沒有以前那樣厲害。

我們和駱駝，一切人間的物事都這樣淋漓地濕透了，我們得用一天曝曬的工夫。七月三十一日還是星期，太陽光照着，吹着暖風。在帳幕間架起繩索，大家都把他們的褲子，外衣，襯衫，底衣和襪蓋掛着曬乾。

拉爾生在星期晚上就給我們講過，離我們駐地約一公里遠，在山脚下有着許多墳墓，黃文弼和徐教授對此異常興奮，立刻便同赫默爾和幾個德人到那裏去了。晚上，我已經躺下看書了，徐運到我帳幕來，黃想留在這裏挖掘一處墳墓，問我是否反對。決沒有的事；他能發見點甚麼，我才喜歡哩。但是他在這裏至少要耽擱三天以上；他是否可以在此裏逗遛這樣久？自然可以。他只消在後跟隨我們的跡迹走，就可以追上我們了，或者也可以和錢默滿，馬學爾和劉衍淮連在一起；他們在八月一日從八號駐地出發。

星期日此地的蒙古人到我們駐地來，伸訴着，我們的中國人干犯了他們墓地的安寧。我不知到，中國同伴是否

因此就停止他們的工作。大概有上打的墳墓，由右磚上讀別得出，構成一個四角形，邊長兩公尺或三公尺，就在四角形內也築着石塊。要是這些墳墓如同在庫倫附近柯斯羅夫 (Koslov) 所起發的那樣深邃，三天工夫還不能掘得很深，因着這一切的情況，我們決意不耽擱了。

晚餐後，我和蘇默爾去謁墓。最大的一處墳墓長八公尺，寬五公尺，別的一個是六公尺長，四公尺寬，在第一處內裏人們顯然可以瞧得出外圍底石塊（這外圍底直徑約一公尺長，）是直立的石板的線，像一列圍牆一樣，圍着四角形的內平面，這裏面鋪着單塊的石塊。我們在這裏遇着黃文弼，他對我們說，這裏他發現了五處，在另一地位發現了十處墳墓。我們便到那裏去，在許多裏面看見一列直立的石板，計二十二塊，石與石間隔着許多公尺的距離。這大概是一個首領的墓地吧？此處距我們的駐地有一刻鐘的路程。在晚飯的歸途中天氣異常清明。蘇默爾捕了十五隻新類的蝗蟲。

今天，八月二日，我們把我們的鐘撥回一小時。

正是五點一刻的時候，當拉爾生，陪着李伯冷，米綸威和他的蒙古人和中國人，帶着百五十四匹難馴的駱駝出發時，這些牲口好像全然馴服了，平靜了似的，牠們慢慢地向西南方偏西處出動。這是晴和的一天，天空沒半點雲彩，空氣一點不動，霜露滿佈草地之上。

蘇普爾和蘇默爾又把百五十公尺長的基線測量了。我這駱駝今天在這樣長的一截路用了百五十四步，計時兩分三秒。

自我同門士于六點半上道時，其餘的部隊出發的準備也完畢了。蘇德正在施放第八十七號氣球，氣球達到離地

九千公尺的高度。最後是，攜帶輕氣筒的小隊底出發。

我們順着旅行大道走，行近小山脊，我們所未挖掘的墳墓，就在這山脊上。中國同伴昨天尊重蒙古人的意志，不攪擾這些墳墓了。蒙古人說，那林那隊在高處的鄂博上邊拿走了一塊石頭，結果是病死一人，又死了三隻羊，未一層也許是真的，但那林却沒有取掉石頭。

平地逐漸延升到山脊上，地上的石子愈來愈多。在這山脈裏逐漸展開一個門戶，我們走過的却不是一關口。風景很單調，可是，在這無垠的廣漠和這樣坦平的壠地（Gol Andowoon）之上却令人覺得頗含有些偉大處和莊嚴處。這裏的一天旅程如同大海之一滴水粒一樣的微小。人們走着，總在走着，而這地勢總是一樣，總是同樣是單調的自然景色。

七點，米綸威飛奔着回來了。我問他，出了甚麼事。一整串——二十四——駱駝騷動了；有些已擲落行裝。前隊的駱駝普遍地有點瘋狂，拉爾生因此想找我們幾個蒙古人幫助。米綸威馳回駐地，我和門士還在向西繼續我們的行程。

一刻鐘後，哈士綸帶着兩個蒙古人騎着嘶着的駱駝，開着快步到了，趕着去幫助拉爾生，並且對着我喊：拉爾生又同駱駝苦戰了。他囑咐了我們後面的各隊，脫逃的駱駝跑到他們那裏時，把所有的牲口都強制臥下細好，使牠們不致逃跑了。還有兩個蒙古人，一騎駱駝，一騎馬，跑過去了。這完全像消防隊開過大街，要去救滅一處火警的一樣。實際上是怎樣鬧着的，不很明白，一切駱駝又全脫逃了嗎？我們又要停留，到處搜尋着，像七月二十二那天一樣嗎？

我們現在又到了一處低矮的山嶺中間。到處登着一些散處的小山。左邊有一牧人在趕着一小隊羊羣。

我們行了又行，却沒看見甚麼異常之處。據說到了三公里遠的地方，這幕武劇就要在我們的面前表現了。我們已經走過三公里的路程，却一點甚麼都沒見到。我異常緊張地等待着，碰到這些拋落他們行裝的脫逃者。但是一切仍然平靜着。在矮山間一處平坡上的鮮草中遊牧着一隊三十五隻的畜羣。

現在我們聽見拉爾生最末後的一隊了。我們比他們前進得格外快，逐漸便行近牠們了。在我後面，還隔着老遠的地方，行着我們的一串駱駝；駱駝嘶嘯了一霎時。八點鐘又有一個蒙古人從我們身邊跑過。天氣開始發熱，太陽熾着背脊，我脫下那件厚實的皮坎肩。

後來，我們遇着跑去幫拉爾生忙的蒙古人；他步行牽着他的駱駝。我們問他新聞，才知道，現在一切都整理好了，拉爾生在繼續前進。好得很！這樣我們就可以放心，不致更耽擱以至損失時間和駱駝了。

九點半時，我們行近拉爾生旅行隊的末一串。當我們到了離他還只十來公尺處，便聽見兇野的喊聲，並且看見一條串駱駝的大繩怎樣闔展了，鬆開了，並且駱駝怎樣在向左右奔馳。行李叮鐺地飛跌地上。我們站了一會，在問自己，我們是否須要下了駱駝，幫助捕捉這些向我們跑來的駱駝。但是逃犯很快地便被兩個騎馬的人捉住了。我們繼續前進。路上散着箱子，木柱，椅子和鞍墊。參加這小隊的哈士倫告訴我，是兩隻駱駝罷了工。這匹獸着會議處的棹板和摺椅的牲口爲牠裝載搖撼的聲音嚇驚了，開始脫逃，並且傳染了牠的三位鄰居。一刻鐘之後，駱駝又都裝好了。

再過一會，我們才看見拉爾生的第二隊，但還離着好遠的一截路呢。大路好像是由三四條並行的小徑所合成

的，不過交通似並不繁盛，因為小徑間的闢起處還長着草。不少的次數我們是從倒斃的駱駝骨架和頭顱邊行過。這倒斃駱駝底形體因受風雨和熾灼的夏日陽光久暫不同，所以就表現着深淺不同的腐化層次。我們騎着的駱駝一經瞧見這腐化的形體便快走了過去，並且還要略繞一繞路程。生和死，這悠久的循環。大概生者也在預覺着，牠們要是担負不起人類這樣重載時，同一的命運便在等待着牠們了。

我們一個僕人牽着駱駝，迎着我們來了。他是因嫌多了，被遣回的；這是一種好現象。到處是石塊的山脊從兩側拖攬着。

右邊登着一帶樣式不同的，自荒古以來未曾變動的，黑色的山丘。地上茸盛地長着短短的艾草，在這小叢中間有時透出一兩種別的草梗，但是艾草却支配了全坪。大道通過兩面異常坦平的高坡中間，比裡面的草地一般地高出約十公尺。

終於發見了一次交通的跡迹！兩個中國的貧農牽一隻馱着他們行李箱的駱駝。我們又走過一處小的坡地，向西和西南部現着不盡的遠景。兩旁的矮山退後了。右邊，距大道不遠，看見一條崩蝕的河槽（*Crochions*）橫斷了一座山。那裏有水，門士說。九點四十分我們橫涉過一條一兩公尺深，上十公尺寬的乾溝，大概這是剛才說過的那條水的下游吧。溝底兩岸長着異常蓬勃的草。

二十分鐘後，我們又過一條溝渠。溝中有水。在向南流，這樣牠就不是上條的續流了。在溝的右面，西岸上，立着生泥做的牆壁，像是一間「蒙古包」。在更上一處斜坡上拉爾生和他的旅行隊站住了。駱駝正在卸裝。我的隊長照例迎着我，請我到他帳幕裡去，在那裏款待茶，還有可可糖。拉爾生說，一串二十四匹的駱駝幾乎灑脫了，但是

幸而給制住了。只有兩隻牲口拋下牠們的行囊幾乎逃匿了。可是一匹給我們騎馬的一個蒙古人捕住，別的一匹恰好給坐在路邊一個遊牧人所捉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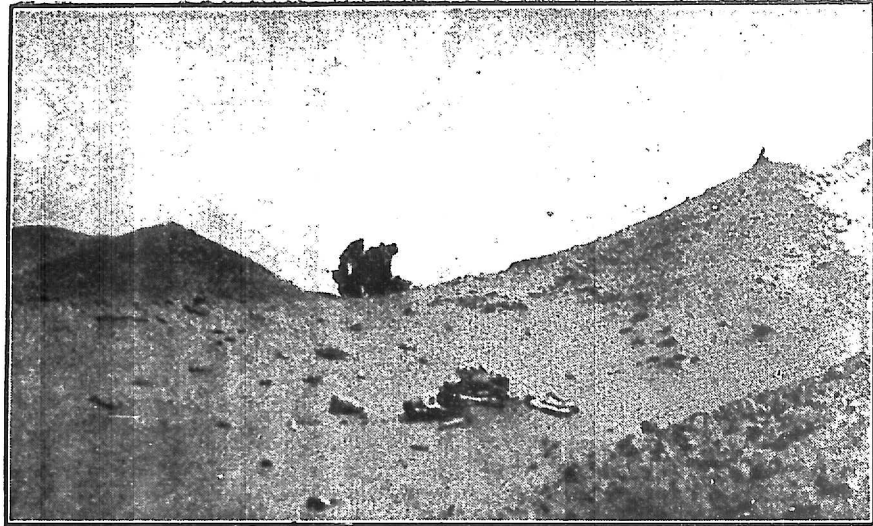
各部隊挨次地都到了，我的帳幕重新撐起。兩點鐘後，郝德和儀器箱到了；接着就是在華志，馮考爾和兩個學生領導之下的輕氣筒也到了。駱駝得驮着牠們的行裝立着或臥下三點鐘。要是牠們立刻就到牧場去，那牠們的脊背就得受損傷。牠們餓着一點好安靜下去——直到牠們的野性驅除盡了為止。

十一號駐地紮在一條小流郝能察罕齊老 (Hennens-chaggan-schoria)。「羔羊白石」(Weissestein des Schahes)。或更正確一點說紮在郝能察罕齊老河 (Honnensschaggan-tscholjogoi) 的旁邊，河向南流到默凌河。(Mor-gol-gol)「河流」，或名哈屯河 (Hattun-gol)「皇后河」，流入黃河。我們前不多時橫過的那河相叫察罕哈達河 (Tschaggan-hada-gol)。

這裏設立一個稅卡，一切經行的駱駝不管是西行或東行，都得完納一種稅項。所有五個中國人只是因為收稅才住在這裏。鄰近還住着一些遊牧人。在察罕哈達河有一幕村。

我們現在是在東公族了。西部與東大公旗接壤，從這裏可直達三德廟。如果「你們的路程都像今天一樣的短近，那你們到三德廟得用一整月」，一個此地的蒙古人這樣講。但是這話却有點過度，雖然我們今天不過走上十六零二公里的路程。我們這裏離河還有三十至四十里。從十一號駐地到黃河，有特別的道路，隨便人怎樣走都可以到。

這裏冬天雪下得不多。今年下雪的時間上兩倍長，比往常豐足些。據說酷熱現在是過去了，大半旅行團都在多災走，更西行，土匪便猖狂了，而現在此地却很平靜。這裏狼却不常見，往北不遠就着實多了。糜子倒有，却沒有



死駱駝的骨架指明路徑



飛沙暴風從地上掀翻帳幕



一位年老的女香客在烹茶

「亞加里羊」(Argalischaf) 和野羴(譯者按：「亞加里羊」即亞洲與美洲所產之一種野羊，漢人叫做大頭羊。)

現在，四點鐘了，空氣是這樣悄靜，矛桿上的旗幟鬆懈地垂下，這樣的白天甚是少有的。

蘇默爾博士觀察到，那些在雨天裏這樣狂歡的黑色大甲蟲今天到處都死的是。一些雖還有一星生命，却也僅餘殘息地仰臥着。已死的却是男性。女性也許是鑽入地下，到時候生發牠們的後代了吧。這些小男蟲的命運實在可憫。爲甚麼牠們不老少年呢？也許牠們即使不爲愛情，在下次的雨天也會死去吧？牠們的命運同詩人海訥所寫的摩罕米達和他族裏的男性一樣：「誰戀愛誰就死」。

下午從那林那裏來了一個蒙古人，給我們帶來一封信，是那林前天在布克海特廟 (Bukhentei-same) 駐地寫的：

「現在我們紮在離山脚下布克罕吞 (Bukhant'en-same) 廟約二十五里的一個地方，時間如果不太長了，打算在這裏等待大隊。近一些時，我們已經自己問着自己說，你是否遭遇了甚麼，我們從七月二十六日起便候着你。前幾天我們差了一個蒙古人在到劉塘口 (Liu-t'ang-k'ou) 大路去，却沒聽到一點關於你的消息。

我們的糧食現在差不多全告罄了；糖和牛油缺乏了好多天。你到這裏來，要是在兩天之後，那我們就非常地感激了，如果能給我們的蒙古人帶來以下的物品：一包糖，兩盒牛油，一盒可可，一盒麥麵，要是兩天以上才得到這裏呢，那就請每樣多配置一些送來——這裏一切都好，工作按着計畫進行，表現着許多興味，兩匹駱駝害了很厲害的疥癬，我們害怕牠會傳染給別個。如果能爲我們的駱駝再帶些少藥品來，那就感謝不盡了。生瑞恒說，硫磺油很好，但是拉爾生更曉得清楚那樣的。——不久就會晤了！我們的駐地從路北六里之遙

便可看見。你的忠誠部屬：那林，貝格滿，生瑞恒誠懇地敬候安好。」

到達此地的中國移民，徐炳超這樣對我講，在綏遠得要完二十元稅，一元給蒙古的區長。但是這裏的水利太壞了。今年是這樣乾旱，差不多到處都鬧饑荒。包頭至五原間的黃河沿岸就兩樣了，因為那裏田畝受着充分的灌溉，那裏新濕地的草長得這樣高，遊牧的牛馬能全看不見的。明安扎薩克(Mungun-Dachag)沿黃河直下到五原，我們此地的米糧現在比前兩月貴了兩倍。

當拉爾生于八月三日喚醒我時，他說，一個蒙古人要到袁復禮那裏去。我便寫信給袁，給他報告我們最近的計劃，我們的日程打算逐漸加速，我希望他和他的那隊不久就在我們這裏相聚。

此地的西南偏南角，住着許多中國移民，在種植蕎麥，小麥和豌豆等類。他們把家眷放在中國，在這裏住一些時，然後把革皮羊毛等物運回他們的故鄉。他們的命運全靠雨水，因為灌溉是不可能的。我們駐地旁邊的溪流今年沒長水，而在前幾年的暴雨之後却有着三次的長水。中國農人的堅忍性真值得驚嘆。他們向喜怒無常的天氣鬥爭好像幾乎絕望了，但他們不斷地總在奮鬥，終于得到勝利。

我們于八月三日斷續遵循的旅途是這樣的寂靜，荒涼，碰着騎着一匹駱駝的蒙古人和兩個騎馬揹槍的中國兵就驚訝到不得了。在錯身的時候，彼此問候着，作着尋常的問答。更饒情趣的是一處挖到四公尺深的崩溝，在一個拐角裏同寬廣的水池交叉。岸上便是中國小殖民地大石頭(Daschis)，蒙古人叫做布同齊老(Butun-Ischi) (110)，這裏有兩個中國人正在造一所泥屋。

無數的溝渠橫截地下，形如大砲，只有一二公尺深，但一般都是直峭的牆壁。許多小溝在我們路北合成一條大

溝。兩個中國人便在一處這樣的窪地上，在用牛耕種這處女的土地。大路便沿着溝緣前進，這些小溝在此面被一列突出的山丘隔住了。溝底長着草。雨水在這裡找出路顯然已是好久的事了。

一小隊中國貿易旅行團在扎運沙高(Dschal-Ischah-sago)的山谷裡休憩。圍繞他們的帳幕排着駱駝毛，草細和繩索的貨包。再行一截，我們便從祁德和狄德滿身邊走過，很喜歡那稱心的景象：駱駝像綿羊一樣溫文有禮地臥着。牠們儀器箱走。我們橫過溝渠，這裡坦平的溝底留着一些水溜，兩岸的草異常濃密。我們順着溝底走，時常又過草地。有處是乾的，有處蓋着一些泥坑。低地在山丘間形如山谷，愈是顯得清楚了，山丘時常被一處峭峻的崩崖直着截斷。

天氣自然很熱，但我一點也不覺苦。一點鐘時在陰影處到了二十七度九分。一隊羊羣在谷裡吃草，一個牧人和五隻烈犬守着，半點鐘後我們到了中國小殖民地那黃木大河(Großwasser-Ischah)，是一處孤獨的圍着泥牆的莊院。這裡的居民很和氣地答覆我們問及的一切。

我們順着谷坪(Talbeite)走了一點鐘，這是在昏黑峭峻的岩壁間迂迴上下的山谷，最後，拐了一個彎便行上牠的右岸了。這裡顯着許多居住和爐竈的痕跡，一些竈還是石塊壘成的，別的那些是掘地架成的。此處顯然是常被旅行團和行人用作休憩地的。西行的旅行人到這裡發見長期的清水，即向東行的也喜歡在這裡飲水，在他們行過這乾旱的一截路之後。

更進西面，山丘退後了，地方又展開坦平波狀的一片廣原。地土堅硬，到處長着艾草。將到五點時便開始下雨了，一種劇烈的西北暴風爆發着。緞爾跑來，把他的雨衣贈我；他自己穿着一件皮坎肩。我得順從這「家庭」醫

生的指示；很高興地穿上了。我們站住，等了一會。及後蒙古人馬達來了，他問一個牧人，知道附近便是一處泉水。我們向西和西南遠走了一點鐘，便到了那裡。在淋漓的大雨，隆隆的霹靂，閃爍的電光中間，馬達和門士張開我的帳幕。

我們已經走了四十零六公里，在黃昏朦朧中各隊依次到了。那時已是漆黑了，當我們從遠處聽見叫喊的聲音時：——最末一隊行近了。一些人去迎他們，把他們引到駐地來。只少了拉爾生和他的旅行團。我們似乎聽說，他在東面離我們很遠的地方一處乾溝上住下了。但是找了半天鄒爾博士也沒見到。大概是以爲我們想在那林所指的布克罕吞廟住紮。他便到那裡去了。夜很深了他才得同我們一起，參加我們的晚餐，有漬牛肉，綠豆，牛油和麵包。他發現這廟中無人居住，便在一處走廊下，在一隻白貓的陪伴中睡過這煩厭的大雨天。

在走了二日的四十公里的行程後背脊上有些發硬，八月四日七點半鐘我纔起來準備開始這多事的一天。我們今天要到的駐地是第十三號，是我幸福的數字（Glicksath）。是在那裏，還沒人知道。我們只曉得，我們現在是到了蒙古的遊牧民族居處的地方。我們到處都找得到水，我們的日程可以任意縮短。

拉爾生帶着兇野的駱駝和大批的行李在我們東邊三十里處過夜。因此將七點鐘時才到達我們十三號駐地，又渴又餓，他在用了好一頓早餐，而他們的駱駝馱着行裝立候着，拉爾生和別的先生自然有點不滿意我昨天在輪換番隊時，沒對他們說，我們要走這樣長的旅程。但是在出發時就是我自己也不曉得，及到他們在我們這裏解了渴之後，他們便忘却，早晨是沒吃點心上道了，而且對他們的惡運自己也在發笑。我便安慰他們，指出我自己有一次渴了七整天，而且稍爲辛苦餓渴一點于身體只有好處的，因爲以後會過到更加苦惱的時日，不是不可能的呢。

後來他們開走了，我在穿衣服，吃早餐，麥皮，雞蛋和茶等物，做完出發的一切準備。韓普爾和學生崔鶴峯照常地替我測量基線，門士和銘拆下我的帳幕，收拾我的物件。「茶花女」裝整好了，我登上我的高座，九點半便離了亞特林吞河（Abdercruen-gol）——十二號駐地附近的那條水是這樣稱呼，在東北距離三四公尺處，現由布克哈吞廟來。

大路是十七條並排着的小徑合成的，彼此間隔着矮而狹的綠色田畦。這裏一整天的路走汽車是最合適的，比前幾天好得多，那些時候，我們總在山岩和曲折的崩溝間走過一些艱險的所在。在懸想着或者可以用汽車走過這大沙漠，我時常繪着路徑和地勢的形狀。我們更向西北之西行，這裏的路，走汽車，倒是一件快活事。從鴉家口（Kalgan）到這裏這一整段路能行載重汽車——我們到現在都沒發覺何種障礙。

西部展開了一片無限的遠景。就好像人們到了汪洋大海一樣。西向遊目，了無阻隔。人們得到偉大的亞細亞和牠那無垠的廣漠的一種印象。只是西南和西南之西部在輝藍的遠處，透出較高的山坡。地勢很單調，但對牠却不感困倦，牠總是這樣美好的，從駱駝上很高的視線向外，用眼睛瞞着這巨大的距離，真是一件快事。

一點半鐘我們橫過一條二百八十公尺寬的溝畦，溝中有着許多濕坑。右邊附近的草坡上遊牧着一些馬匹，更前至山脚下立着三間蒙古包。這裡地勢是這樣坦平，沒一點丘壘的起伏。

一大隊羊群在証明着，我們是在一處遊牧地了。一條十五公尺寬的溝昨天還滿着洶湧的雨水，溝底的軟泥還在濕水中發亮。溝右的禿壠（Brostasse）高四公尺。整個的地面，到這裏很渾緩地從山脚上斜下，昨天都泛滿了雨水，在路上構成無數的三角塊，像海濱退潮時的淤泥一樣（Lagune）。這三角塊作扁平的圓球形，却不很顯著。現

在地上還到處濕着。這裏的兩大概傾潑得很厲害吧。

在山脚下我們又看見兩間蒙古包，將到三點我們便見着那林的駐地同那四座帳幕。我們對準那裏走。生瑞恒迎着我們，請我到他們那裡飲一杯茶。拉爾生，祁默爾，米繪威和李伯冷早已在此。我很願意勾留一下，海德，貝格滿和馬森伯問候我，請我到那林幕裡的椅子上坐，他們把那林的棹子排上了，這是他在他一切旅行中帶着的一張棹，于是咖啡，茶，可可，麵包和牛乳便排在我的面前。我們談說着，吸着烟，彼此談及我們的經歷和工作。我們是從七月一日起就沒見面了。

在三個瑞典人的帳幕前飄着瑞典旗，海德和馬森伯的幕前飄着德國旗。第三個幕裏住着丁道衡知新士貴，第四個住着僕人。

可惜那林自己不在家。我們在那裏坐了一點半鐘，決定讓那林這隊明天早晨移到我們那裏來。拉爾生那隊已經走了。我問他，打算在那裡宿營。河邊上。到那裏還有好遠呢？最多不上十里。拉爾生在我到那裡一點鐘前已離開那林駐地，重新趕上他的部隊，他是要親自在跟前的，當他的那一隊紮營的時候。我還逗遛着，我談着話；這裡是太舒服了。後來我向他們道別，請他們參加我們的晚餐。這裡到第十三號駐地只有一箭之遙。這樣，他們可以在晚飯後再回他們的駐地，明天再搬着布袋行李到我們這裡來。

只爲門士一人所陪伴，我又在繼續前進了。西勒顛貢若爾(Schire-tin-Gondjur-sune)小廟在右邊一處谷口裡浮起。全地是一塊唯一的沖積地，顯露着下流雨水的痕迹。草坡有作時湖沼形。到處是泥和水潭。這對於駱駝的膀胱蹄掌是惡劣的平滑和易顛蹶的。在右邊走了這一晌時全是矮山，雨水便從這裏注入牠的低盤，這裏面的高地已

經乾燥無縫了。無際的草坡在我們的左邊展開，但在西南偏西和南部的遠處聳着幾處高丘。在我們走過大路右面一處坦平的小山角之後，便看見山腳的三間蒙古包了，左側平地上一處是兩間，另一處是四間，在十里之外是一間小廟。

太陽輝紅地落山了，七點半鐘我們終於到了哈勒烏台河（Halie-Utai-gol），是一條寬廣的崩溝，好像從遠處發來是的，被兩道小流迴轉地截過。我們那些沒頭腦的馬夫就想在這裏讓駱駝臥下，給他們卸裝。我們喊他們再得走一段路，行上右岸斜坡的山坡上，那裏至多高出河底十公尺，那裏有兩座蒙古包和一座帳幕，這大概是旅行商人的。

日落了，天色已朦朧，而現在竟正式黑暗了，門土在一個山頂上造成了我的帳幕，從這上面我看得見河的流瀉，向東望見我們從來的方向。

當秋德滿和穆德把他們的駱駝牽上我們這裡時，天已漆黑了，時常聽見遠處的喊聲，這是將到的華志和馮考爾的部隊，突然向草坡上響振了瘋狂的呼喊紛擾聲，許多人同時喊着——很奇怪，駱駝竟似被這激昂的喊聲給鎮住了，這分明又是爆發着一次騷動。箱子落地的軋轆聲聽見了，可是不一會，喊聲又低減，減到平常的一種分量，因為無論怎樣總會有一兩個人叫喊着的。這其間，天是全然昏黑了，拉爾生使幾個蒙古人下去，給新到的人指示路徑。喊聲愈來愈近，在橫過河流，第一隊已攀上斜坡，第二隊隨着。這是馱糧食箱和一些別的箱子的牲口。最後所有的駱駝上到我們這裡了，臥下，卸却了牠們的裝載。就這樣，最後一切都寂靜了。

各隊就這樣地集合于第十三號駐地之中，但是考察團還是零星的，分散的。錢默滿和馬學爾為甚麼不通消息

呢，我們不知道，就是袁復禮也在我們後面隔得很遠，却帶了一月的糧食和金錢。那林在他的駐地，而此地東十里處，哈士倫的駱駝發生擾攘，以前却是這樣安靜的那些駱駝。那裏攪成甚麼樣，在我們是茫然的。這樣在十三號駐地一切都須要重新整理了，因此我們晚上決定，明日在這裏逗留一天。

我們到烏魯木齊的長途旅程初段上的特點，就是不是我或拉爾生在規定旅程的步趨和歷程，却是取決於駱駝的。牠們簡直是全然自主的。牠們想要休息一天，就把行裝拋掉，逃跑。這樣，牠們知得很准，明天是牠們的假期。但是，這在我們是太可怕，太煩厭了，我們在給牲口們的任性踴躍着。要是走着路，像我尋常一樣，前面或後面都有一些小隊，那牠們中出了甚麼變故，我就不知道，兇野的駱駝總是前頭走，要是我在半路趕上牠們，那我能看出，一切都有秩序地進行。但是這變亂，在我把牠們撇在我後面之後，就會爆發了。駱駝自然是我們的助手，馱着我們的行李西行。而牠們也是一羣四足暴徒，每瞬間都能給我們醞釀一些新的損失，新的遲延。

在這樣情形之下，想預為規定旅程的速率，那就困難了。我們首先得要借着行裝的壓力把駱駝制住，直到牠們馴服溫良了，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為止。

首先到達地點的只有我這隊，但却統有旅行團的大部：拉爾生的糧食隊，赫德的儀器隊，大部份的中國同伴和許多別的。一些部隊在黃昏中到的，別的已在黑夜裏了。這樣，帳幕便四散紮住，像圖畫中的錯雜，而食物箱的櫛立在我們靠近，因為這渾圓的山頂只有很有限的一塊空間。會議帳幕都沒地方住紮。我們聚餐就像隨處的遊宴一樣。早餐是在用鞍棒和鞍墊架起的一張頂蓋底下吃的。午膳和晚餐便排在廚房附近的箱子上；我們吃的是羊肉，生菜，蘿蔔，和黑豆。

白天很熱，陰處三十三度，夜裏最低的氣溫十六度。

我差了一個送快信的人帶着命令到那林那裏去，讓他和他全隊搬到我們這裏十三號駐地來。但是這天是過去了，我們却沒看見他們的影子，聽見他們一點消息。我們猜想他們又在搜尋脫逃的駱駝了。因此，在向晚時，我又遣去第二個使者，命令他們即使他們已在到我們這裡來的路上，也不要黑夜走過這裡一帶叢樹林地來，駱駝在這種未見慣的地方會失驚的。

已是夜裡一點鐘了，當我已睡下一兩小時後，却聽見，那林問拉爾生——他的帳幕時常是靠着我的——說：「赫定睡着了嗎？」——「不，一點都沒有」，我答着，「只管進來吧。」兩人便走進我的帳幕來，同我坐了兩個鐘頭。那林是這樣報告：他們四向偵察，在搜尋着失散的駱駝，直至六點鐘才回。我的信是一道命令，於是他們登時收拾行李，到八點鐘才出發，而朦朧的黑影已是濃密起來了。路上他們接到我第二道命令，便在林邊紮住了，而那林是在夜裡徒步來的。

他對他和他的部屬一個多月來所做的工作興奮極了。我以為，他得要就寢了，但是，毫不，他要報告這一切：海德的三角測量 (Dreiecksaufnahme) 是如何漂亮，馬森伯怎樣科學地繪畫一切山谷河流，貝格滿一個換一個地追尋着石器時代的居住地，丁道衛怎樣堅決地敲着礦石，而他自己——那林對他那一張接着一張增加起來的地圖怎樣的快愉。至于他怎樣高興得到我這樣一個注意而興奮的聽者，那就不用說了。這其間，我們很有趣地看着拉爾生，他從他甜密的朦朧中被喚醒來，在急忙中只穿着藍掛——蓋在他睡衣上面，而這却又是同樣的短小。最後我使他二人就寢去了。那林就在拉爾生帳幕找到宿處。

第二天清早我第二次被喚醒，現在却是被駱駝的嘶鳴，幕柱的拍擊和一些忙亂的聲音所喚醒。那林的部隊到了，我趕緊穿上衣服。

這一整天開了一些重要的談判。第一次的談判延長了許多鐘頭，是在那林的大帳幕裡，他同貝格滿和生瑞恆同在那裡住。看着海德的三大張圖，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大小連貫着的系統中的三角形，這對於我這樣一位繪圖老手正是一種藝術的享受呢。海德利用了一切鄂博作定點，這鄂博是那一帶地方所有的，並且都是處在一切最高的山頂和高處而構成一種從遠處用經緯儀看得清清楚楚的尖端的。要是沒鄂博的地方，就立起時常是兩公尺高的石堆。角便是在這些點間一再測量着。全體逐漸長成一個固定的三角網，這只用兩粒天文學上的定點，準備以後在正確的地方畫上經緯度。對於那林的詳圖（解說圖）和馬森伯的測量從海德的三角形系統上得到的基線，無論何時何處都可以得到。

我們在那林漂亮的帳幕坐了好幾點鐘，三個瑞典人的床鋪便列在帳幕的外緣，在幕柱間的一隻箱當棹子用。棹上鋪着一張張的地圖。地上鋪着顏色鮮亮的地氈，而我們便圍着棹子坐在上面。我們在談論，比較，用圓規測度着。我展開在到第十三號駐地的路徑地圖，祁德和狄德滿在說明天文學上的定點（經緯度）。那林的地圖大半都畫上高度曲線（Hohen-kurven）和著色的地質（Geologie）。他說明這整個地帶在地質學上的構造，是一種我以後還要回顧的題目。最後馬森伯展開他的山徑（Tal gang）和荒澤（Erosions-furche）的繪圖並且指出怎樣適合那林的地圖和海德的三角系統。看着我們的同伴對他們的工作如何興奮，並且怎樣緊張地等待工作的繼續，是一種愉快，一種科學考察團也得如此。各個滿足科學問題的團員應當用興趣和熱情進行他的工作。在我們確是如此着。我用不着提醒一

點甚麼。我反倒要節制一下，使他們不致過分的努力。在這點上我特別留心那林，因為他的意趣，差不多可以說，最好是包羅整個的中亞細亞，他不讓自己享受一點安閑。

晚上錢大滿和馬學爾來了消息，他們在我們東十五里處紮着，來人帶命令，讓他們迅速到達十三號大本營。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點在漢代顯然是一處小鎮，大概是一個堡壘或是通衢的驛站。這裏堆着無數的罐脣，瓦片和類似神壇的一張砌成的小板壁，黃文弼和莊在挖掘着。四周圍是好幾百變成角度的石瓦。還發見一枚漢代的五銖錢。中國同伴對這古物異常興奮，同時挖着許多地點。

最後我吩咐拉爾生，明天早晨，帶着他原來的旅行團和兇野的駱駝繼續前進。晚上拉爾生那裡的一個苦方帶來報告，他走了四十里，一切都妥適。他打算照着三德廟，蒙古人叫做巴延三德蘇穆(Bajin-schand-sumo)——這方向前進。

兩點鐘錢大滿和馬學爾帶着他們十二匹駱駝旅行團到了。他們倆和學生劉衍准一切都很順適。他們到過拉爾生遊營附近的廟裏，他們帽上插着野榆樹枝。小篋子在旅行中放在一乘轎——一隻墊好的木箱內帶着走。牠們也很康健活潑，在到十三號駐地的遠途上沒受一點傷損。

一點鐘後，袁復禮騎着駱駝獨自到了，我同他和徐炳祖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他對於他的事故異常滿意，把他那畫得很有趣的地圖給那林，海德和我看，這圖畫到可以和那林，馬森伯的接連了，以後可以用海德의 三角系統規定位置。我們一齊坐了很久，對於風土調查方面談了一會。

過後我們和袁復禮對於他在噶順淖爾的希望和計劃作了第二次談判。我將我們在這「鹽湖」(Salt Lake) 逗遛中

的一個工作綱領和盤托出，這上面包含以下的各種工作：

1. 畫一張順涼湖和索果淖爾(Sochor)的地圖，把這兩湖舊日的形勢和邊岸的情形表現出來。
2. 環湖作古物學的研究。
3. 在噶順涼湖西面沙漠中作一次長征，按着漢書上所說，那裡必得發見一座古城，比樓蘭(Lou-lan)早六百年的古城。

4. 畫額濟納河(Ejina)的下流和牠的三角形的支流的地理圖。

5. 沿河作古物學上的研究。

6. 如環境允許，則作一次赴「黑城」(Schwarzenstadt) 哈拉和圖(Chara-Chato)的遊歷。這是柯斯羅夫(Koslov)于一千九百〇九年所發現的地方，在那裏却不要挖掘了，因為，我聽說，柯斯羅夫想再回那裡，他自然是挖掘的優先權的。我們全然是担任新工作。柯斯羅夫和斯坦因都沒注意到河濱和湖畔有史以前的古物學，而這工作便有着新穎的情趣，對於我們的古物學家也够滿足的了。

那林表示願意接受第一條工作，袁復禮沒有特別志願，聲明交給他甚麼都情願領受。歷史的古物學家黃文弼喜好的是第三條工作了。我們議定，我們到達湖邊時，在貝格滿和袁間作一次適當的工作分配。

直到夜深了，我們還在商量談判各種問題，徐教授在我這裏坐到十一點鐘，接着郝德博士到了，坐到十二點半，最後我和那林在郝帳幕坐到一點半；今夜我的睡眠是有限了，因為次日早我這隊就要向西進行。

我們的路途在十三號駐地要作長時間的分離了，那林，海德，貝格滿，馬森伯和丁道衡繼續他們的工作，比

們走得慢些，袁復禮得迅速進行他的工作。在七個星期至多九個星期之內在鳴順、漳爾集合，黃文弼和採集者莊永成循着他們自己的志願在這裏還作三四天的勾當，繼續他們的挖掘工作，其餘全部團員跟着我向西出動。

十、三德廟

因為夜裡的長談，所以我們八月九日直到八點才動身，我們把替那林和他那隊留下的三星期糧食交給住紮這裏的一個中國商人，同時也給袁復禮和南隊留下一般多，黃文弼領到十天的糧食，那林處二十九匹駱駝，袁十七匹，黃五匹，我自己帶着六十七匹；餘在拉爾生那裏。

我們令駱駝閉着快步走過來於兩條矮嶺之間，波紋一起一伏，地勢平坦的荒原，兩側的水溝，突過荒原中部，却登時又垂直地向低處墮落了下去，我們之北是小因吉爾廟和一二蒙古包，隨處都是畜羣的遊牧。在我們西向的前面遠遠地透着蒼翠的矮山，路旁不遠獨自坐着一老者，在旋轉他的紡錘。我們向他詢問這裏的地名。這是洪吉爾亞（Hongirya），西南山麓下的一座廟，叫做苗齊斯廟（Ditja-Sumet）。路的右面聳起一座孤山，像一架石棺似的，山頂上立着一個鄂博。

這裏長着豐厚的野韭；全部地方都香透了，雨後尤甚。駱駝極喜歡吃這草；牠們那本就難聞的氣息在這一餐飽頓後，比平常臭味更大了。我們就在暢流的洪吉爾河（Hongirya-Go）河邊紮住，張開我那總是隨身帶着的帳幕，這樣我便可離旅行團獨立了，行止一如所願。我比全隊的行程要快些，等到他們到來，還得整點鐘的時候哩。

次日早晨我們在淋雨聲中醒來了，我們又預料着，路上要受濕，這裏的草原遍地都是半球形的叢嶺，平均半公

尺高。這草原的樹根勾連着砂土，搗成這古怪的崎嶇的地勢，普遍地散佈在更西的一片地，使汽車難於暢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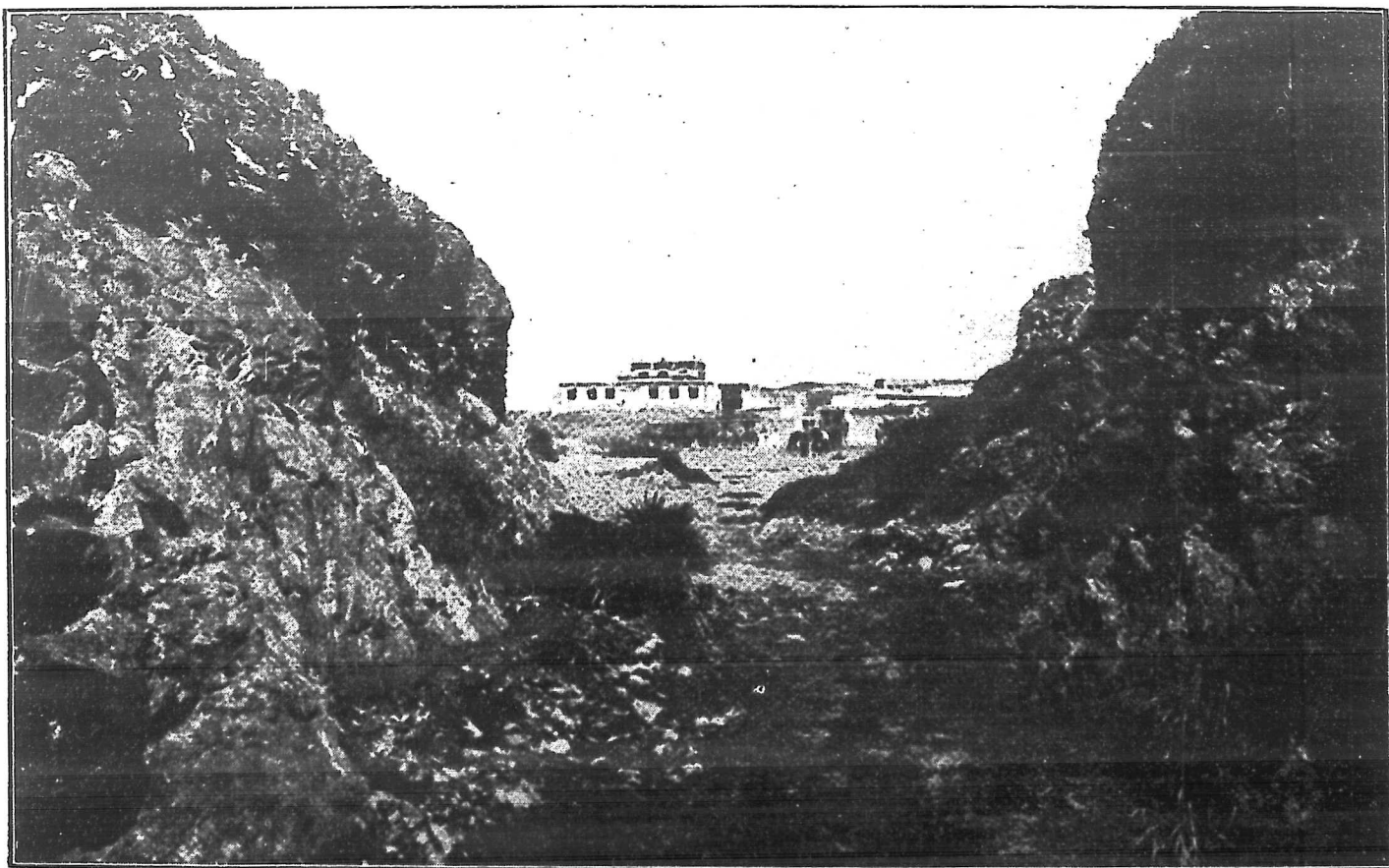
我們一再地從倒斃的駱駝頭顱骷髏邊走過。這骷髏反而竟成了貫穿亞細亞旅行團生死的長途上之指路碑了。

哈士輪和塞拉特(Serfat)跑來給我們說，哈沙特泉(Brunnen Haschat)就在這裏附近。是他們發見的，我們便到那裏去。全隊逐漸到了，駐地便照着日常的次序在平地上生長起來。晚上映着明亮的月光。今天的最高氣溫只到二十七度，昨夜最低的是十三度。蒙古的夏季對我們實在是溫和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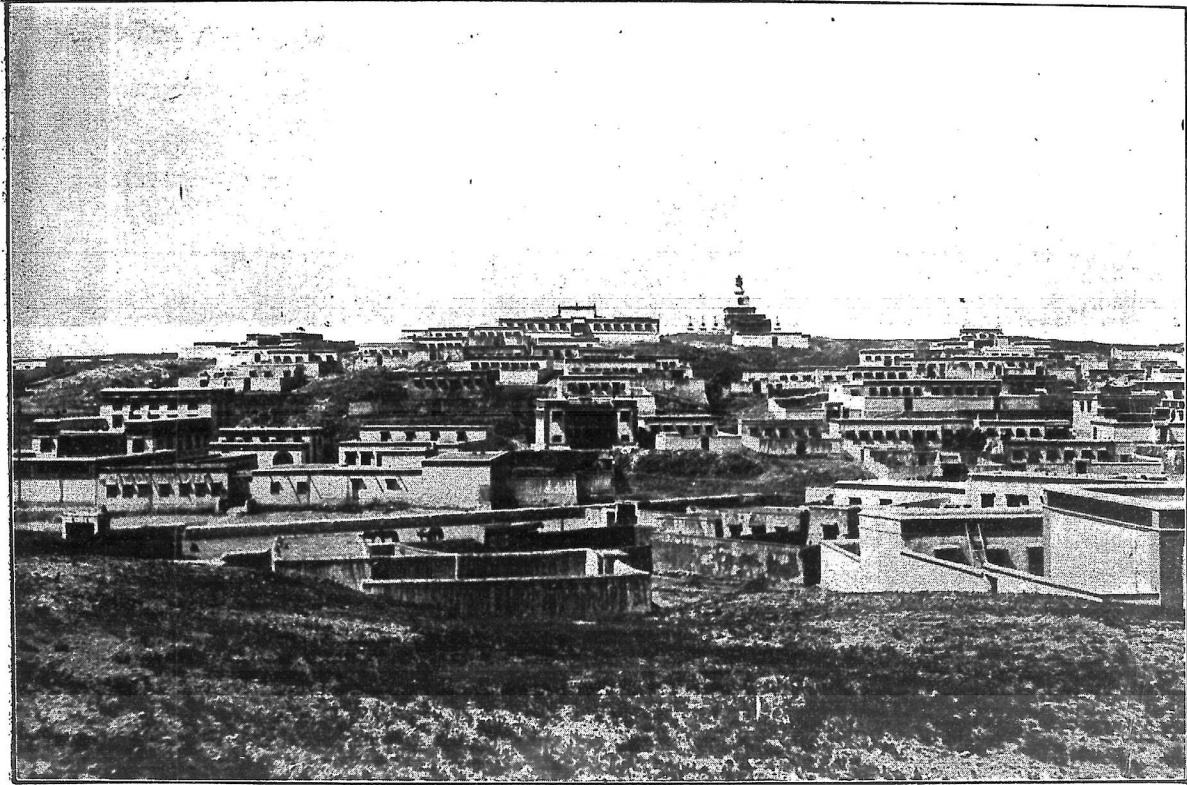
八月十一日在清明的天空中，八點鐘就熾熱起來了。風在暢快地吹着我們的背脊，在這日光烘曬着的背脊。我們在一片矮山與丘陵的地面上橫過，最高的峰頂立着一個鄂博。緊靠着這座鄂博的近處，躺着一隻死駱駝。這殉難的烈獸却像一般死後的形式一樣躺着。頭和頸項僵硬地向背後彎曲。比骨架更多的遺跡是沒有了，而這數十年來踏着亞細亞沙漠遠途的磨硬了的駱駝還好保存着。好像這將死的駱駝是登上了這聖地要向神求救的一樣。但是正到這神像的近處，便觸着了神怒，因而結束了她一生的遊行。

再行一截，這旅行的大道便岔了。右邊的一條向北到大庫倫(Da Kuren)，左面，我們所走的，到三德廟。過了一處高山環鎖的平原，我們便對準西部的一座石洞走，那裏高聳着一帶小山。遍地的溝畦都在那裏匯合。我們到了一處夾谷，草便在谷裏一條將涸的小流兩岸叢生着。兩面高山傾斜着，一部分却垂直地直達谷底。數月來見到的只是平地，我們對這風景便自覺快愉了，我吩咐在這裏紮營。於是帳幕便在這叢草中立起。

次早我們在急雨聲中醒了來，在猶豫着，是否能在水漲滿前，走出谷口。溪水漲得不大，在短時的行程後，谷口便接着一片廣漠的平原了。



從山嶼向三德廟眺望



三德廟全景

磅寶(Bombin-Sumo)廟在西北部。從前住過九百喇嘛，養有數千駱駝。現在只留下二十個喇嘛住着了，窮得像乞丐一樣，在怨恨着這惡劣的年頭和經常的乾旱，中國人却勤勞得多了。他們利用他們的生命和時間做工，不做佛事(Tempeldest)和無意識的祈禱。

後來我們的路徑又轉向西北一個瘠饒的夾谷了，荒涼和遍佈着的大小石塊，在牠那孤寂荒野中却給我們一種如畫的印象。在一處天然的石槽裏聚滿了雨水，二十四匹駱駝便在這裏飲水。牠們旁邊沒有看守者，意思之間簡直可以跟我們一齊走的樣子。

谷的上部鋪着廣闊的山坡，十隻糜子便在這裏輕盈地竄過地面，我們行過花崗石的山嶺——一種無限的遠景在我們面前顯現着。

我們再進一程，到了一處孤獨的水泉，我的帳幕便在這裏張開。

我害怕，這樣的描寫倒有點像克思努封(Xenophon)在萬軍退却錄(*Buchzug der Zehntausend*)。中那古典的敘述一樣的筆調，並且我簡直也不再說到，我們每天所行的路程了，我要說明的，只是我們每天普通只走二十或三十，很少到四十公里，水和牧場時常是行路的關鍵，直到現在，我們沒有感覺到缺乏牧場和水泉的痛苦。

八月十三日早晨很冷，天色鬱悶黑暗，秋天已經開始了嗎？呵，決不，我們前面還有許多熱天，野榆還沒脫葉呢。風從東刮來。雨便從那面——海的那面吹來。南面山脈叫做哈拉拿林烏拉(*Charanaria-Ula*)中國人稱爲「狼山」，位在黃河轉折處之北。

遠處浮起一隊旅行團，是朝我們這裏來的，逐漸走近，愈顯大了。五個中國人牽着十四匹駱駝，顯然是裝送鴉

片。他們從我們的身傍走過。

一陣涼爽的微風吹着；在蕭瑟的叢草中倍覺淒涼，遠近的疾風在嫩過時，聽來是一種奇異的音響，有時要失驚一下，以為有人在喊某人的名字，回頭却看不到一點人影，我們久已把一切的別人都趕過了。

後來我們又從一處私商驛駐走過。這裏聚着從寧夏和王爺府 (Ningxia and Wang-ye-fu) 來的鴉片旅行團，他們自朝至晚日行百里。行上五十五公里路程的駱駝得有充分的飼養；在帳幕前草褥上堆着許多穀類，這團人帶有武器毛瑟槍等，可以防禦盜賊。

大來布魯克 (Dastibruk) 是一處泉水，照命名的意義，當有海這樣大。這小流的附近，我們重新走過一處鴉片站，接着便遇着一個和氣快愉的中國人，趕着上百匹的一羣駱駝。他說，拉爾生在我們前十里。

我們繼續前進，不久便在我們前面看見一處七間蒙古包的村落，這後邊便是拉爾生的帳幕。此地叫做哈拉吐羅界 (Horta-tolagai) 是「黑頭」(Schwarzkopf) 的意思。至此總隊又集合起來了。

第二天早晨四點鐘前拉爾生已是出動了，帶着他的大隊向草原進發。在我們還沒在亂山間經過鴉片帳幕和遊牧着的駱駝和畜羣，步着他的後塵時，我們先舒服一下，等待太陽出來了，纔動身。為慶祝這星期日和這第百號的氣球起見，在白天勞頓後，我帳幕前面立起旗桿了。以前這瑞典旗是在我帳幕的前柱上飄着的。會議帳幕卻沒張開，我們都在廚房旁邊草褥上晚餐。當我們正盤着膝坐在碗碟之前時，「笛克」(Dickey) 跳着來了，一伸腿便踏在黑豆碗裏。我在想：還好，駱駝不致這樣親熱吧，於是只好噓了一口寬懷的氣息，便算了。

次日，八月十五是我的一個紀念日。從我第一次出發亞細亞，這四十二年間是這樣駛過了，而這偉大的地帶一

再地牽連着我。前後雖隔了一個中年人的年齡，而我對那天的回憶還是這樣清新。那天最後一點鐘我是怎樣留連地磨過了呵！我的父親從聖歌裏讀着一首頌聖歌，在爲我的平安和一次幸福的再會作禱告。我的母親勇敢堅毅地隱忍着對這遼茫的離別不安的情緒。此後，我便渡東海到俄國，和西亞細亞了。

四十二年的今日，我又在漂遊中了，而這次却是到中國的內蒙古，騎着壯大的駱駝從察罕鄂博（Tschagan-Oba）「白色神壇（Weisse Dötumai）」經過，踏着這遼遠中亞細亞的長途。過了乾谷和荒山環堵的草原後，就是今天也在更向西進行着。

黃庭笛克（Dick）是大家公認的寵兒。從沒有一隻牲口像對她這樣倒養，保育撫弄過。她每天是坐在墊好的轎式的坐位裏給一匹馴良的駱駝駛着走的；這木箱剛放到地下，她已跳出，到馬學爾那裏，——他担任保管她的牛乳瓶。她吸乳還像嬰孩一樣用橡皮嘴。今天可倒霉了，急忙中她竟把嘴子也噙了下去。大家都替她擔心，郝默爾博士却安慰着我們。笛克的小咖啡豆一般的圓糞球被查尋了一整星期，而這橡皮嘴再也不見天日了。笛克除了一般食法之外，不見得能更好的了。一位滑稽家提議把郝德博士許多爆裂了的氣球皮給她代替。

八月十六，又從那樣平淡的波地外透着一片無限的遠景，最後在偏西的西南角上看見熱望着的三德廟了，這是歸化城囑順淖爾之間一半路程的一個記號。

村莊分爲二部，一部是九間蒙古包的商人，一部是僧徒和廟院，我們從蒙古包走過，裏面只見着一人和數犬而已。在這裏我們得按着事前的約定給那林和袁復禮留下一些糧食。

穿過一條山夾道，向上便是高坡，拉爾生在那裏紮營，新的幕城逐漸蓋成了。風愈刮愈大，三點剛打過，已是

劇烈的暴風了，細沫的灰塵透過幕布，帳幕的內部一切都舖着細沙，床鋪，地氈，箱子和布袋，都染上一層黃色了，洗臉水看來像是一盤豌豆湯。周圍甚麼也看不見，一切都是旋捲的黃土，最近處的帳幕也湮沒瞧不見了，風力每秒達二十四公尺，氣溫只到二十三度，據郝德說，暴風從五百公尺的高度刮過地面。

從包頭起我們走了四百七十三零七公里，到額濟納河還有四百二十公里，據說三德廟是個稅卡，每隻箱須稅五元。及到那裡，却沒聽見上稅的話，也就沒完過一文錢的稅。人們還給我們忠告，在西行的旅程上不要太靠北走了，不然，將跑到蒙古共和國的稅警手裏去，共和國的稅關設在這裏北百二十里。

我們得在三德廟紮住，休息兩天，放牲口，重細行李，劃分給末後兩隊留下的箱子。這裏倒不很壞，在中國商人那裡還可以買到臘燭，洋火以及一些別的零件，我們住的這裡高出海面千七百公尺以上，氣溫夜裡降到零上六度，氣候因此很適宜。第一天我們花了一部分工作掃光我們用具上的灰塵，一切都得吹抖一遍。拉爾生，馬學爾和哈士綸管理食物分配問題，四個在九號駐地的中國人告辭了，兩個新的上了工。八月十九拉爾生準備動身，比我們先走一截路。我已聽見，早四點時他怎樣喚醒他的部屬。但是出發呢，却談不到，因為失了兩匹駱駝，一匹在白天已經找着，那一匹終于找不着。考古家黃文弼的小隊第二天已追上我們，他還在第十三號駐地住了四天，發見了七十件銅器，大半是箭矢，百七十件鐵器，二十件骨的，以及一些前漢五銖錢，他也說及，貝格滿從我們離別後，發見了一處頭等的古物地（Eurodot），尋到幾百件古物，大概是漢代的，如斧頭，揮使的石刀和一些別的物件。

郝德同我一樣熱望着，盡可能地趕到噶順淖爾設立第一座氣象測候所，于是他要求帶着他的團員和他的儀器隨八月二十二日動身的拉爾生一齊出發。我們事前的一晚就這樣地議定了，於是我們這隊便少了郝德，狄德滿，馮考

爾和李憲之，最後黃文弼也請求同拉爾生一起，因為這宏偉的工作場給他很大的誘惑。我們都明白，以後要到瑪順涼爾才能會面了。

在三德廟的二十一號駐地裏，我這隊還遭着第二個延誤，雖是只有幾天的工夫。據此地的商人說這裡黃河的轉曲處只兩天路的距離。八月二十到二十一日夜裏我躺着考慮這新的計劃，終於求到結果了，畫一張黃河大轉曲的地圖，是多麼有價值哩。次早我吩咐拉爾生，組織輕快的一小隊，我把計劃的工作付託韓普爾和錢默滿。他們得到鄰近的比利時的教堂去，打聽一切並且畫一張路程圖。我請徐教授，給他們帶兩個學生富翻譯、劉淮衍和馬叶謙便是這次的選手。八月二十一日下午這輕快的小隊出發了。他們走過之後，我却想起我是把這樣一小隊送到土匪最妙的工作場去了。要是我們的人傷損了，不歸了，我們如何處置呢？這樣拉爾生第二天便上道了，帶着六個久經戰陣的德國人。

現在我的考察團根本破散了，作以下的分配：隨我的只有一瑞典人一德人，一丹麥人和二中國人，就是默爾，馬學爾，哈士倫，徐炳租和崔鶴峯。最前的那隊是由拉爾生，和六個德人，華志，李伯冷，米倫威，郝德，狄德滿和馮考爾，以及二中國人，黃文弼和李憲之組成的。那林那裏有二瑞典人和二德人，一中國人，即貝格滿，生瑞恒，海德，馬森伯，和丁道衡。最後，袁復禮只帶着兩個中國人，詹善勳，龔元忠。一個考察團照這樣地分成五隊，比着大家連袂前進成績要豐富得多了，各小隊都是獨立的，輕快地進行着。

旅行團正這樣地改組完畢，我却臥病在三德廟，不堪奔馳了。我發了舊時的胆石症（Gallensteinleiden），被我們的親侍醫生赫默爾博士按照一切合法的診斷下了嗎啡和其他異樣的藥劑。這位負責的醫生把我遷到馬學爾的帳幕

裡去，這裏寬闊些，並且使我睡在一張真正的油漆的床，是我從包頭以來沒有經過的一種奢侈。頭部的兩側置着一只箱子，這樣我便有兩張椅子，放置藥，茶，水，書籍，地圖和別的一切小品。

八月二十二日拉爾生走過之後，我們這裡的一切都消靜了，和平了。很少有賓客來攪動我們。廟裏來了一位大喇嘛向我表示他的關懷，同着一位穿着法宮品位服裝者在我帳幕裏一起款待着，和藹可親的徐教授每天到我病榻三次，在我這裏逗留一兩小時。要是我獨自一個，大半是在看書。

我們還是在東大公區域之內，這裏的長官是一位專制排外的先生。三個瑞典牧師的生命便斷送在他的手裏，對於我們，他却一點也沒有干涉，雖然我們除了給他遞了我和徐教授的名片外沒有別的代表。我們只有幾天的路程便越過他的領土了。以後我們便踏上阿拉善 (Alaschan) 的地頭，這是我少年時代到過的。徐有給這裏的王爺，王爺的王爺 (Wan-ye in Wan-ye-tu) 一封介紹信。

幸而我的病況好一點了，我們決定八月二十六日將我們的駐地搬到廟的附近。和翁們請我們，不要在山上神地張起我們的帳幕，應在沙土的山谷底下。門士和我將我的帳幕遷到那裏，別人走到山間時，我們已佈置好了。廟北遠景頗不惡。牠那上五十處各種的殿堂和寢室像希臘和羅馬平圓式的舞場一樣立在山腰上。

我們用茶後，徐，哈士給，塞拉特，門士和我到廟裏去，時候我的那位喇嘛，他恰好不在家，到此地的遊牧人家作佛事去了。人們把我們引到方丈那裡。他是一個小老頭，渾圓的頭顱，乾瘦的身軀，盤着腿坐在他那小的蒲團上，周圍是些黃銅的和彩繪的佛像。

我們向他問候，他却毫不回禮，只是很驚訝地看着我們，惶惶然表示想立刻就擺脫我們的樣子。我們看了這老

人一會，就退出了。

我們上到山頂上的正殿，那裏也立着一些卓爾騰（*Chorten*）佛，一個喇嘛到那裡去，在門口前一座銅爐裏點上香，他靠着廟堂的右側短牆下坐在蒲團上面。面前是一張油紅的桌子，放着一些經典，他用歌唱式的聲調朗誦着，不久又拍打着放在膝蓋上的鏡鈸，並且用一根鵝頭形的棍，棍端縛着一圓球，撞這懸着的鼓，有時他也振着放在桌上的小鈴，那上面自然少不了「都爾刺」（*Dorjee*）——「雷杵和」一些別的儀式上的器具了。這一切都敲打起來，意在使神佛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震怒而拒絕之。

長形的殿堂頂蓋是立在四根紅柱上的，柱與柱間掛着四幅異常闊大美麗的「粗格斯」（*Chags*）——旗幟似的宗教圖像，兩面短牆裝飾着紅鏡框中的圖畫，而後壁却是些放「康殊爾」（*Kangyur*）經典的書架和一些裝在玻璃匣內美麗的佛像。殿中高座着一尊西藏普通形式的「卓爾特」，蒙古人叫做「蘇烏爾加」（*Sugurka*）祭壇上放着銅鉢和香爐，中間懸着一幅人造的龍橋。

後來，我們穿過白牆中間狹小的曲徑，行上天然的階梯，是一塊黑色結晶體，夾着石英的石壁造成的，行過庭院和空場——一如西藏的寺院，建築是取西藏式，雖然許多頂蓋上的外緣，雕刻和圖畫是中國式的，巴延三德廟（*Bajin-Schadze-Sumtu*）如舊地立在那裏的兩山間。山麓下是一條夾谷；用一個布袋做成的吸水器從谷底的泉源裏吸水上來，倒在一隻木桶中。那裡正站着一些牲口喝水，一兩匹馬，一隻駱駝和一隻漂亮的驃駝，這是青海（*Kuku-nor*）的一個穿藍衣服的蒙古人的。在日落溫暖的紅光和北方輝藍色欲雨的密雲映照下，這是一幅美麗的圖畫。許多和尚拜訪我們的駐地，狼狽訝地在我們帳幕中間圍着走。他們穿着猥褻的紅玫瑰色的長袍（*Paogon*），戴着

古銅色的胳膊，坐在那裏，雕塑着，對於他們看見的一切充滿了奇意。我們的犬是特別的忙，在警備着騎士，行人或廟裏的狗。夜裏我們得把箭克關起來，因為牠的英雄的胆量在每次犬的爭鬪中使牠拚命地跑到戰爭的漩窩裡去。

最後，那遠涉黃河的小隊安全地歸來了。我們在我的帳幕裡躺着坐着直到半夜，而這兩位德國人在談說他們和他們的中國和蒙古旅伴的遭遇。我們在研究地圖，尤其是那幅「黃河套」的大地圖，是他們從牧師路齊（Kilger）處得來的。經直走到他的駐在地三道橋（San-tou-ko-ling）有五十七公重，實際上在路途的曲折中他們走的要遠得多。歸途中他們挑了西面的一條道。以後幾天他們在詳細地整理他們的地圖，我贊賞和感謝他們這精緻的工作，在我們地理和繪畫上增加一種有價值的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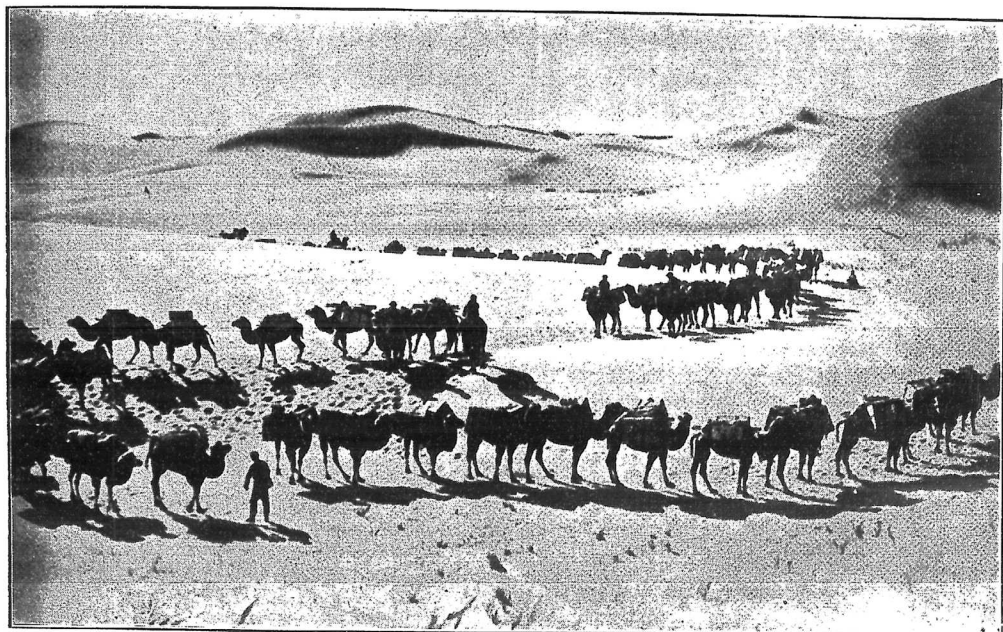
他們詳盡地作以下的述說：他們于八月二十一日帶着小隊向東南，轉向南面走到哈拉納林（Chara-nalin）山，這山從北逐漸斜下，却像一處被山谷橫截地勢坦平的高原。牠的山峯很不顯著地從地面聳起，從高地逐漸傾斜着直達一處谷口，那裡的一個蒙古警衛問及他們的來歷。遍地都是砂石，土壤堆成十至二十公尺高。一些破舊的房屋空着；居民顯然是被砂土逼走的。

黑色赤體的石岩環塞着這夾谷，傍晚的矇朧已轉成黑暗了，當他們的第一座駐地紮在都蘇亮（Dusai-lod）泉時；這小水流到十公尺後便在沙土中乾竭了。泉畔是一間蒙古的「幕廬」和一張帳幕。

第二天，他們向東南方行過一條小徑，山巔上立着二座鄂博——大巴泰鄂博（Daba-tai-obo）——上面有木刻的藏文銘語。北坡勢極陡峭，而南坡則頗形緩和——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這傾斜的山谷不乏浪漫的美景，在光禿的岩頭間深鎖着，點綴着稀疏的植物，有處還立着一兩株樹木，谷在轉向東曲折。



一座小廟的內部



進 行 中 的 駱 駝 隊

山谷夾在峭峻直上的山壁間，迂迴地直達黃河平地。山在右面——靠南，高達二百五十公尺。谷的兩側高峯上有處透着古時的堡壘和長城。是這樣狹小，只澗水就佈滿谷底的最大部分了，行人在水中涉過。谷口向東南開；出徑的南面是座高一公尺二公寸，寬三十公尺的堡壘。從谷口遠眺，便是黃河夾道的遠景。

這兩德人行過山麓下的錐形土阜和小砂丘，最後到了頭站村落，這裡多平地，砂丘已是終止，而草木也有了。他們在行過有時枯竭的第一道港後，便在一處名為山淖爾的(Sai-nor)地點紮住。這裏紮着三組移民，距此不遠便可見到許多住戶。種的是小麥，小米，麻，甜瓜，馬鈴薯，黃瓜，豌豆，白菜，玉蜀黍，以及別的菜蔬。移民取得種植權時，要給蒙古和綏遠的官廳完稅，動物方面有糜子，兔，火鷄，鷓鴣，狐狸和狼，貓頭鷹，天鵝，野獸，鵝更是常見的了。駱駝，驢，羊和山羊是家畜，正月裏氣溫降到零下二十至三十度，冬天却沒下多的雪，捲沙暴風自三月起便開始，是從西面吹來的。黃河自十二月起到三月是冰凍期。河上的航行是自四月到十一月間。航行用的是木筏，而這木筏底流動又是全仗着上百張充滿了空氣的羊皮的。黃河的魚類，在港內極易捕捉。也有龜類。

中國商人都住在山麓下，小港便從這裏經過。這水路運的是麵，五穀，白菜和別的，由蒙古一帶交換來皮革和羊毛。

我們這隊偵查團穿過一條從西南流向東北的大港，寬十五公尺，深一公尺又六十分。水的流速每秒一公尺零五。牠直達下山，二百年前黃河便從那裏流過，因此有許多堡壘長城的遺址，河底愈是向南伸展了。堅苦耐勞，利用地力的中國移民用最大的速度向這方向擴充着。現在一個蒙古人已數到百個中國人了。

八月二十三日跟着向東的大道走。他們得繞過許多小溝，溝寬只一公尺，深半公尺，兩岸是三十公分的高堤，

移民的住戶愈加多了。他們經過一處兵營，也還樹着藍白色的國民黨旗。

大路的右面，遙擲着一座高十公尺的袤長的砂丘，走至丘的東頭便到了昧林廟(Meiling-mao)。已是二百年的古廟了，住着百三十名喇嘛。到廟的對面，得過一道寬十五公尺的小水楊家河子(Yang-ja-ha-tao)，在一隻用麻繩勒過的小艇上，費了一點半鐘的時間，才將駱駝度過了，因為要費不少的氣力，纔把駱駝弄到那小船上去的！

河的對岸便是住着四百居民的三道橋村，紮着一團百名兵士的營房，都是些收編的土匪，他們的長官是王英(Wang-jing)，我們在包頭就聞其名了，聽說他本人現時在五原住着。

這運河自西南偏南流至東北偏北，長八十里。是經楊族歷代開成的，因為河名。百年前便開始工作，至千九百十七年完工。楊族家居更南三十里的楊魁(Yang-Kuei)村。比利時教會在三道口東部，周圍是三十公尺的高牆，瞭望樓，礮眼，大門前的壕溝——一如堡壘的佈置。我們的人便住在這成立已四年久的會址，受着路齊(Rotols)牧師的款待。他因為地方雜亂到寧夏去了，四天前才從那裏歸來。據他說，三道橋備受土匪和拉夫的蹂躪。從八公尺高的門樓上，可以四面遠眺，狼山和北部的一帶山脈特別清徹。上八塘(Shan-pa-tang)城位在東北之東，城內住七千居民，一團兵和一處比利時的教會，中國這部分，比利時共有十三處教堂。

直至現在的黃河河槽計長九十里。

牧師路齊說，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甘肅省涼州，古浪縣(Liang-chow, Kulang-Hsien)以及別的地點發生的地震，損折三萬至五萬人命。

此地的司令是一位和藹的軍官，他拜訪這些外國人，當他們八月二十四日歸來時，陪伴他們到渡頭。第一天旅程是和來時的一截路相重；以後他們轉向西進，從渾爾廟 (Kosterhøi) 走過，他們沿着山麓走，據說，黃河舊道已是模糊了，他們繞過一處山角後，轉上西北行入一條夾谷，一條小溪便在這裏流過。

第二天在這谷裡北行，地名布東臥吐 (Baotung-mao-to)，多砂丘。到了一處高阜橫截的地方，沙阜的一部分高約四十公尺，費了四十多分鐘，才帶着駱駝行過這屏障。最後的一截路又和來路相重了，在谷裡長住的人，他們沒看見，只遇着一些小旅行團，共計百四十四匹駱駝，驮着羊毛。

這兩位大佐的駱駝在到黃河套急迫的行程後疲倦了，需要兩天休息和飼養。我因此又在三德廟住上兩天。韓普爾和錢默滿的帳幕成了陋書所了；他們那當棹子用的行李箱給地圖，日記本，圓規，尺和羅盤蓋滿了。我希望在我們未走前，看到他們的報告書。這報告在這期間也完成了，據稱，三道橋在我們二十一號駐地南五十七公里零七，東五十六度，黃河舊道離我們這樣近，並且直接從山麓經過，這真出我意料之外。現在這河離哈拉納林山 (Khalanalin) 還有相當的距離。這樣，河道的變遷是由北向南了。那運河的水能從西南之南流向東北之北，就不得不令人驚訝了。

十一、駱駝的畏途

八月二十九日我們終於走成了，從我們所駐紮的那一道乾溝向坡上去幾乎整天都是對正了南面行走的，我們得照着這方向走許多天的彎路。繞過這乾枯的，平舖在三德廟西部的一帶沙漠，我們前面的哈喇拿林山高聳着，那低

垂藤味的山峯，一些砂丘時而長著植物的，時而又光禿的，旅行團便在其間通過，這樣地構成盾牌，半月，尖塔和海豚背種種形態，這景象直令人回憶到東土耳其斯坦。

從草原進到沙漠的中間地帶，我們處在兩座高丘的中間，最後在一片坦平的低地上看見河布林湖 (Hoburni-Hor) 了。便在那裏張開我們的帳幕。這湖原來只是兩泓小池，一是甜水，一則含有蘇打質 (Sodahaltig)。這低原四面環着很高的砂丘，差不多全無生物。牠們中的兩座，據錢默滿的測量，一高十二零五公尺，另一高十八公尺，這風景對於我們團裏大多數人是一種新穎的觀賞。

第二天我們筆直地行入砂丘中，初時只是扁狹的地帶，但是這景緻却忽然地轉變了，換上帶着一些小壠的平原，右面是高沙堆，在這黃色婉轉着的山丘映照之下，這些橄欖植物的飽綠更是光亮有力了，只有應用着駿快的駱駝，輕裝地，日行百里，才能選擇通過乾枯沙漠的直道，整隊的旅行團是不可能的。

八月最末一天，我們仍然西向進行，我們的左面是一片顯然的沙地，我們右面的沙帶却愈是扁狹了，最後完全消滅了。

窩爾加船夫 (Wolgashiffer) 的歌曲響入我的耳膜。而在我們却是駱駝在牠們驮着的重載下苦悶的喊聲。我們一個個公里地鑽入這偉大的地帶，愈走愈深了。

在涼爽清明的天色中，我們的駱駝于九月一日又在繼續西進了。南面的高沙堆在日光照耀中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我們沿着兩處行將枯竭的小湖——「白琉璃湖」，察罕當里崇 (Tschagan-derian-nor) 湖濱走，最後遇着一隊由王爺府運糧歸來的蒙古旅行團。那些人都高興着，他們是在歸途中了，而且同門士歡躍地說笑着。一個善於營

求的商人在巴延莫多 (Bajin - Moto) ——「富林」(Reichen Bäumen)，建築一間泥屋，一大隊到古城子 (谷城) (Gutschan - tse, guschen) 的中國交易旅行團正在裡面打尖。這裡長着整百株發光的野榆樹。

吐孔明廟 同地的白色的殿庭浮起了。我們在山麓下廟旁紮營。廟雖小却很整潔。這裏也設立一處稅卡，每隻駱駝要完兩角八分的捐。毫不踴躍地一樣上我們的稅。據我們所聞，去年整有一三十萬駱駝通過；今年，因為內戰和匪劫減少多了。西行的旅行團帶原料，茶，洋貨等物，東行的則帶羊毛，皮革，皮件，地氈，乾葡萄和一些曬乾的菓類。

次日我們穿行羣山之中到了一片異常坦平的壠地。從這裏高丘上外眺，雄偉的遠景在我們前面現着。這幅風景舊經常地變換。我們最後走入了婆婆樹林，這樣漂亮，墨綠，高大的婆婆樹有同在東土耳其斯坦一樣的形状。我們這旅行團在這種柳林中幾乎迷途了，便在西泥烏蘇 (Schene - ussu) 「新水」(“Das neue Wasser”) 泉旁過夜。

拉爾生的糧食隊愈走愈遠了，我們在噶順 渾爾 額濟納河的這面是否能赶上他，還是疑問。他的駐地常易認識。在九月三日鬱悶的白天後，我們住紫察罕特里府 (Tschagan - denju)，那便是拉爾生住過的。這黑着的四點鐘就喊醒了大家，六點前旅行團便依然前進。我起來，在日正上升時，食早餐，而韓普爾和劉衍淮在測量基線，每到一個地方都用這基線試驗我騎的駱駝步伐的長度。門士登時拆下我的帳幕，然後照樣地在駝峰間安置我的槐籃 (Mastkorb)。

我們在這橫穿的地面，還沒走好遠，便遇着一隊光怪陸離的旅行團了，是十五個中國人——男人，婦女，和小孩帶着上打的駱駝在鎮番 (Tscheng - fan) 的道上，他們打算到那裏尋求安適的生活。他們却發現那能種的土地都已

被人占據了，所以現在又帶着布袋包裹回到他們的老家——黃河北套去。一個幼童帶隊走。蓋襪，污穢，貧窮的婦女高拱在行李細之上，手裏抱着嬰兒，而男子却徒步走着，三隻銅鐘像是送殯一樣響着。

月亮底地面上也不見能有這樣比着我們所走過的這地方更荒涼的——瘠磽乾枯，很少有一個略有生意的草丘。聳立我們二十九號駐地的泉流還有點水，但草地上的草，就稀少極了。在這樣所有鞍墊都卸下了，擦傷的駱駝用香膏塗上，一匹是病了，不駛行矣，而且用麥麩和牛油飼養着。

九月五日那天，天氣清朗平靜，早上却有點風涼，地勢平坦荒漠，我們的旅程是這樣單調。我們正在驚訝着一個騎着驢迎面而來的蒙古人。哈哈！這却是蘇寧吉斯，(Sanning-jishi)他站住了，下馬，很快活地向我們問候，遞給我一封拉薩生的信，我們的隊長向我報告，他留下十一匹沒行裝的瘦弱駱駝，是需要休息飼養的，以後可撥歸那林那裏。他那隊大體還好，一切都很有壯健活潑，蘇寧吉斯帶了六匹駱駝逗留此地，一隻已是斷送了，別一隻病着，其餘五隻交給一個中國人看守，在西進的一截路上吃草。

我們在亞爾加林烏蘇(Argin-Ussu)的駐地紮在一處中國住戶的近鄰，這是一間泥屋，一間蒙古包和一處乾草堆圍成的院子，我們拜訪主人，他和七個別人同住著，其人快愉，自足；麩糧堆在外面一間房裏，靠頂蓋的一根木樑上掛着兩肩羊肉，疑室安設着一張「炕」(Kang)，冬天是燒熱的，現在在一爐小火上却沸騰着一隻茶盞，我們就坐在這裏，一面牆點綴着四幅風景畫，我們最注目的是一幅蠶蟲的圖，拚命地擰着他的頭，兩足妖冶地高擡着，上面題着，這是一匹威嚴壯麗的馬，這房內的裝飾顯出就是一個單簡無知的中國人也有着某種好美尋樂的情緒。

徐炳超問他這同鄉，逐年地在這種荒僻中居住，生活是否感到艱苦困乏，這人泰然微笑着，回答：「總得發力

做點事，開闢一條生路啊」。從這裏到王爺府——衙門，他說是七日的路程，到外蒙古界四日。

天已很晚了，蘇寧吉斯帶着拉爾生四匹疲乏的駱駝回來，我們次早前進時，他同哈士綸和巴圖留在這裏，巴圖是我這隊蒙古人中的「班長」(Gruppenführer)，哈士綸領到命令，無論如何，把這九匹留下的駱駝擺脫。牠們不特給我們累贅，就是那林手下已是困乏的駱駝，也不當爲牠們所連累。

今天我們在羣山中間向西北進行。「茶花女」已是閒等起來待治了。牠別的都很好，只是硬蹄有點軟弱，需得休養。我騎的新駱駝，步趨倒溫和，他是很頑梗，要不是同牠的旅伴一同走，牠便要作怪起來了。

哈士綸和巴圖又聚在我們在烏蘭吐羅該(Dian-toloo)——「紅頭」(Roten Kopf)的駐地了，帶着四匹美麗的駱駝，是付了二十八元半的外付錢和我們那四匹無用的駱駝交換了來的。拉爾生那五匹傷殘駱駝還繼續在蘇寧吉斯在我們一個中國人照管之下。

我們依附着的泉流四面環繞着血紅的山丘。太陽像鎔化的黃金一樣地落下了，輕薄的雲霓在光亮的花冠中照耀着。雲彩漂過後，地面像是爲燒紅的草原所反映一樣，吐着紅焰。駱駝便在這奇致的照耀中開去飲水，像燒泥標本一樣紅晃晃地。傍晚的朦朧愈濃，這光華的色彩也一點點地衰滅下去了。

距烏蘭吐羅該駐地(第三十一號)不遠，便撞着三輛運貨汽車的車轍，——這在沙漠裏是一種非常駭異的觀瞻。後來據拉爾生說，他和他的前鋒和這幾輛汽車同時到達烏蘭吐羅該。他在庫倫時就認識這裏一位開車者。他們是從庫倫來的，想到寧夏迎取在瑪玉祥軍隊裡任職而現在準備回國的十五個俄國教練。我們的人同俄人快愉地過了一夜，他們還請李伯冷帶着他的攝影機同乘一截路。這樣，李伯冷便坐了五十里的汽車，却碰到機會攝了一張汽車陷

入沙窩裏的照片，這車後來用鐵鉗撬了起來。

九月七日我們從一道直谷走過，這是峻峭的矮山間的一條瀉水溝。隨處都是茂盛的野榆。道路正從這樣一株樹下通過，樹梢的蕭瑟聲，可以作一瞬的傾聽，消受一會密葉下的濃蔭。這是多麼煩人的呀；風在葉間的戲舞聲，像遠遠地傾聽着家鄉的洶湧的瀑布一般。但這一切只在一瞬間便風馳地過去了，更前便走在灼熱的烈日之中。

路離開了山谷，左面轉入一道旁溝裏去，向上便是一座關口。自這一座關口有一條兩邊夾山的山谷，真可以說是一條死亡的山谷，直達平地。因為這裏一堆纏着十四駱駝的骷髏。

我們一天天地西進，却總是這無際沙漠的中心點，幾乎看不見一棵草，一點地面上的水，一隻生物；只有一次，一條蜥蜴跳着過去，我們在薩拉荷盧斯 (Saharolus) 泉，「黃蘆葦」，傍邊住下，要是那裡沒有一堆石塊作標記，這地中的小孔是不容發覺的。石堆的尖頂上放着一個駱駝頭顱，張着的喉嚨裡塞着幾塊石頭。那樣子極可怕：冷笑，仇恨，猜忌。牠是一個象徵，是警告到這國度中來的人物的記號，因為一到了這裡，一切的希望都要消滅了。人是通過了，駱駝却成了死的犧牲品。

今天氣溫最高三十度八分，昨天二十五度三分，前天二十四度八分。最後幾夜最低在零上五度五分和九度五分。白天在強烈的陽光中更是熾熱。一刻刻地盼望夜晚的到來，正如盼望救星和好友一樣。假如我們早兩月動身，我們將怎樣了呢？就在這裡也有福神幫助了我們。大體上我們得到許多意外的幸福。

晚上異常溫暖，但月光底下却冰一般的冷。這四週寂滅的印象更其強烈了。寂靜到沒半點聲響。駱駝和緩的喘息，自己心臟的搏動都聽得見。

第二天天空滿佈着密雲，南風死命地刮着。我們沿着左面一帶矮山走過一條山徑，這裡立着兩座鄂博，鎮壓着鬼魔。及後我們又走進沙丘堆了。沙子迷着我们的眼睛。在冬季的滑雪中這條路更是艱險無望了。到處堆着石堆——不管爲行人或鬼神應用和供奉——，却是狠需要而有益的。我們從一匹死駱駝旁邊走過。是拉爾生隊裡的一匹。在半路倒斃了，像一般死的形態一樣躺着，四足伸直，渴着頭項，這樣，頭部便挨近前峰了。尸體還沒腐臭，這位烈士的死也只過得一天呢。三隻大鷹已在守候着牠了。我的駱駝打着寒戰。我很傷感地看這犧牲者。牠盡了他的責任，無力再追隨我們了。等到鷹們做完他們的工作，牠那骷髏將在太陽中發白了。

在一座黑色的山頂上又有兩座鄂博。遠看像帳幕一般大。在這昏暗的空氣中却瞧不清牠本來的大小。

九月十日我同門士又在前面走。滿天遮着雲彩，我們到不覺得像往常一樣的熱。我們穿過一條兩山間的夾道，山上鋪着一層沙石，作黑色，有時從一座乾木做的鄂博走過，形狀像一座檜堆成的三角塔一樣。這裡找到的只是沙丘，小山和一些高五公尺的娑婆樹。我們又得越過沙丘橫鎖着的一處山谷，在丘的那面，我的駱駝顛躓了一下，頭部幾乎直着豎了起來，我却沒跌落。景緻時常的變換——這却不像在大草原上，整天地走，遇不到異樣的景緻，右面的一截山上積着龐大的沙丘，一些地段全然沒點生機，別一處有時也長着豐茂的娑婆樹，薩拉荷魯斯特 (Schahoruste) 泉拋在我們之右，前面不遠便是一條河底，有着一窩窩藏水。

努力的學者黃文弼在礫石的地上轉着，在搜尋古石器時代的遺物，他已找到一大些了，他指示給我們，向那方走，可以到達拉爾生的駐地，他就在這附近紮着，我們自然還得先越過沙丘的迷團和險阻的沙壠了。

現在我們前隊的幕村顯出愈是清澈了，是一幅白的和許多藍的帳幕，如畫地在黃沙上鋪着，我們快到時，拉爾

生，和郝德歡呼着，搖着帽子，迎面跑來，當他們看見我在沙丘間浮起時，真是不不少的驚訝阿；因為他們想不到，我們會這樣的快。他們陪着我走進駐地裏，華志，李伯冷，狄德滿，米繪威，馮考爾，和我們的僕人很愉快地向我們問候。

晚餐就在李伯冷帳幕裏排好了，以後便是不斷的問話。我們從八月二十二日來就沒見面了，今天已是九月十日，同我們走着同樣的路，而拉爾生在三德廟和薩拉荷魯斯特第三十五號駐地之間，因為駱駝太疲倦了，休息了五天，我們却沒耽擱，他是昨天正午十二點到的這裏，晚上又準備前進。一個中國人却掘到一處泉水，水是這樣豐富清涼，他可以在這裏住紮了，而況附近的蘆葦是個出色的牧場呢。

拉爾生總共留下十一匹駱駝，却花了二百四十元買回了四匹新的，從前隊裏抽出的十五匹駱駝，都由馬達帶着慢慢跟着走，拉爾生還用一個馱夫，因為我們這裏是用了，便把一個中國老頭，蒙古人叫他做阿婆干「老人」的移給他，他是我們在三德廟僱來的，他在路上時常是徒步走着，牽着一串馱行裝的駱駝，在營裏便幫手做工。他每早時常是第一個早起的，在將三點時已是起來了，收拾燃料，在廚房裏弄火。關於他的事務，他做得很妥當，沒遭過何種申斥。在三德廟時，我們給了他十八元銀洋錢，一件皮襖和一些別的衣服等物。

這裏還決定一些別的變動。從三德廟起，郝德，狄德滿和馮考爾——「氣球隊」屬在拉爾生那隊。現在他們發覺了，同前隊一起走，不適于他們的工作，這隊在早晨四點半，已經準備出發了，而每天的輕氣球，在天亮了十點鐘才能施放。因之他們每早得在拉爾生出發後，等待一兩小時。因此他們又要同我這隊一起；這自然是可以的。黃文甥也要過我們這裏來，因為他想到在三十五號駐地繼續一些時的研究。這樣，拉爾生便在這裏擺脫了八人，他便輕鬆

多了。

我的乘騎也轉換了，換下那匹交給拉爾生，我得着壯美的一匹，是在白靈廟買的。晚上我試騎了一下，步伐倒很妥適。

直至晚九點我那隊的前鋒才到達我們這裏，過了一會，全隊開入駐地來，壯大的駱駝在滿月的光照中，悄靜莊嚴地走過我的帳幕，在沙地上投下長條的黑影，這是多麼美麗的圖畫呵！新的帳幕很快地便在我們這露天的寓所旁邊長起了，這一夜的幕城又回復牠那昔時的長列。

這是不會錯的，旅行團要是成軍在一起地走，各種部隊彼此遮擋着，行動上要輕快得多。重的糧食隊在前，工作隊在後，也是較好佈置。因此我們決定，拉爾生次早就向阿希林烏蘇 (Abylin-Ussu) 出發，以後便獨立地穿過沙漠，直達額濟納河，到這噶順淖爾流向索果淖爾的河流，我自己想在三十五號駐地休息一天，好讓駱駝牧養，休息。我們也打算再把我們的電桿立起，接取一次經度的確定，而默爾博士則想研究沙地裏的植物。我們一直走了三天却沒休息過，大家都需要切實的休養和睡覺。

十二、沙漠中的一次賊狩

九日十一日五點半鐘拉爾生正想帶阿滿干一齊出發時，却怎樣也喊不着了。是啊，他大概像往常一樣到野地去替廚房收拾燃料了，有人這樣想：大隊自然不能守候一個人，就出發了。

過了一會，門土才發覺，我騎的那匹新駱駝不在了。哈士繪登時點數，而我們全隊最好的那匹駱駝也失掉了，

現在開始搜尋着，整座營盤便紛擾起來，沒人看見過他，或是說得出他的行踪的，只有王，——中國團員的僕役——說，夜裏兩點時他醒了，因為有人在搬動常放在廚房旁邊的食物箱子。他從幕裏喊着：「是誰呀？」阿滿干答說是他，他在想把灶火升起來，這自然不是希奇事，王便不介意地睡着了。

現在開始檢查食物箱，廚子吳立刻就能說出，昨天夜裏起，失掉了一袋米，一袋麪和一般多的茶和糖，他自己的五塊錢也失掉了。還不見了一隻馬鞍，顯然是這賊把偷竊的財物在夜裏兩點至三點時裝上我們隊裡最好的兩匹駱駝逃跑了。這裡的路徑他是熟識的，他曾到過額濟納河許多次數，我們中沒有那個是知道小道和地形的。阿滿干自然在想，我們在重聚的歡樂中必是談到深夜，第二天的清晨必是要睡過十足的覺了。他相信，他能趕前走上一截路。至于頭天晚上把他分到拉爾生的隊裡，那回事他就一點也不知道了。

我還在睡夢中，哈士綸便領了這獵逐的工作去做。他同蒙古人巴圖，門土，塞拉特和馬達騎了五匹駱駝搜尋這逃犯的踪跡。他們怒憤填胸，像開發了的獵犬一樣。他們負責看守駱駝，却得到這樣的酬報。駱駝的被竊是他們的恥辱。蒙古人很愛駱駝，誰稍為難為一點牠，上帝真得保佑他了，因為他是一定會吃苦的！在蒙古偷駱駝的賊是世界上最下賤的壞蛋。被捉住的駱駝賊是毫不留情地打死，或鎗斃的。我從我的帳幕行出，聽說我們四個忠勇善騎的蒙古人在哈士綸指揮之下搜尋去了，而他自己也正如一隻狂壓的老虎一樣。我當時想到他們找着這壞蛋時，將要把他射死，心裡就異常鬱結；我斷乎不願，使人類的血液沾染我這考察團，然而我憤恨這卑劣的行徑，以為犯人是應該有相當懲罰的。

這時，哈士綸帶着他的伍隊已在半途了，在一處二百多匹駱駝亂踏了一兩天的沙地上，搜尋那兩匹駱駝的行踪，

自非易事。遍尋之後，他們終於發見這賊的足跡了，是向着南面荒瘠的沙岡上進發的。正當刮風天，足跡已是模糊了，塞拉特和馬達向南追逐，而哈士綸和那兩個却以爲這小子必是回到我們先時的駐地——阿達克懷（Osakhoi），再從那裏向東奔逃的，便決定到那裏去。因此他們的路徑從我們現在的駐地過，九點時我聽見他們又去偵察了，下午到了很晚的時候，他們才一事無成地歸來，他們到了我們前次的駐地，却沒發覺這無賴和駱駝的一點踪跡。

下午下點小雨，晚上我從未曾見的一幕美妙的景色在我們的前面呈現；烏黑的天空，西南北三面飄着一朵朵的密雲，這來回閃爍着的電光是數不清的這樣稠密，一秒鐘就是多少次數。作着裂縫，跳躍，劃紋之各種形狀，遍野都是牠的光閃。天空像日中一般明亮，耀眼，驚心，昏亂。電火直達天頂。

次日上午我們已準備着一種特務隊，追逐這賊了——這簡直是應付一整幫土匪吧？——但門士却突然急迫地跑進來，喊道：

「他們來了！」

「是誰？」我問。

「塞拉特和馬達。」

「獨自嗎？」

「不，他們帶着竊賊和被盜的駱駝呢。」

我們都趕着跑出去。全營的人都想瞻仰這蒙古人的凱旋隊，我一人莊嚴地立在我帳幕的過道。

南面的沙丘間來了三個人和四匹駱駝。塞拉特和馬達每人牽着一匹，這逃犯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繩子，兩個蒙古

八一人執着一頭，在他們中間走着；手是反剪着的，他彎着腰拖着步走。好像他們是在到法場，至少是到法庭的路上是的。

他們對準我的帳幕走來，阿滿干就在這裏沙地上向我下跪。

「你真是個好傢伙」，我說，他只是搖頭，很是懊喪的樣子。

「把他牽到廚房去好好地看守着。」

他被縛在一隻重箱上。蒙古人恐怕他得機會就跑，給他加上兩把腳鎖，只有用鑰匙才打得開的鎖。這樣，便看守得很緊嚴了。

我們到廚房那裡午餐時候，我訪候過我們旅行團的這位遁逃，可憐的全人一次，他穿着那件新皮襖縮着身子坐着，我吩咐白天給他除去繩子和鎖鍊，並給他水飯。也允許給他一兩支煙抽。因着一個蒙古人在他背上打了幾下，我又禁止，不準虐待他。

後來我同徐教授談了一會，把全部的事情交給他辦；我對他說，我在找回兩匹駱駝之後，這人于我已不關痛癢的了，在我這方面，並不要求怎樣重辦他，我只希望，他離開我們走的這條路，不然他又會偷竊那林或袁復禮的駱駝的。徐炳超却以為，在法律和道理上都要過得去才好，單純的放他跑，是不對的。這樣一來將給別人一種不好的印象。他得由額濟納河畔的毛目縣法庭負責，在那裏無疑地要判決他監禁的。我們於是議決，把這不幸的阿滿干帶到額濟納河去。在那裏怎樣呢，我們將來再看吧。

前後跑了三十多點鐘路的塞拉特和馬達飽睡了一頓之後，便被喚到我帳幕裏來，報告這一切了。

聽他們的報告，真是緊張呵！賊的方面佔有種種便宜：早走了四個鐘頭，兩匹全隊最好的駱駝，加上他早就認識的道路，清風還助他掃除足跡，剛是發見足跡就是件難能而費時的事了。這兩蒙古人騎的是頗疲困的駱駝，自然沒大希望追上這逃犯，和減少他們間的距離了。至於說這賊，要竭盡駱駝的力量不斷地繼續快跑，在風把一切的足迹刮掉之後，他將到一處險阻的山窩休息，這都是意料到的步趨。他計算到，他的詭計不久將被發覺了，蒙古人他是深知的，要是被他們趕上了，他的生命就不值得甚麼了。

足跡在三座高崗後的沙土中消滅了，偵緝的人們分向各方面搜尋。過了一會，塞拉特在一塊窪地上又發見了，招呼馬達，接着就是他們向東追跡了整整的四十里路。這足跡在荒野的沙壘中忽上忽下，時左時右，可以明白地看得出，這賊狠有計劃地選擇他的道路。他盡量在沙崗上走，迎風的沙崗很快地便使駱駝蹄印迹消失了。這獵逐者立刻就洞察這些陰謀，便向這裏偵查。

足跡轉向南面了，後復向東，直達一座高出沙丘之上的岩頭。一切的痕迹又在這裏的沙土中消失了。馬達向西尋覓，塞拉特周圍偵察，就發覺了這賊是廻旋地走，想因此迷亂追逐者的路線。他曾在兩處下騎，徒步往回走，用手抹掉駱駝的足跡！這重見的足跡向東北走，不多遠又重新消失，在沙丘停止，開始是硬石的地面的時候；這石地直通通裏常見的一座低崗。

他們彎彎曲曲尋找了好大一會，才發覺，逃犯對着矮沙丘間的一片野地走，以後的十五里路便明顯地顯露着。這兩人突然勒住他們的駱駝了！他們在兩座沙崗的一片窪地上看見這賊；他坐在地上休息，翻弄盜竊的食物袋，重新捲着他的腿帶。兩匹偷來的駱駝在鄰近處吃草，距離僅一公里。塞拉特向那裏狂奔，把他的駱駝開到最大的速

度，這其間他得通過一塊低地，前面隔着一座高沙丘，這樣他走了好長一會不見這賊和他的駱駝了，及到他走到平壩，一望無損時，逃犯已是離開他休憩地，繼續奔逃了。兩蒙古人却自信，他還沒看見他們，一會子他又在他們面前浮起了，看見他怎樣地轉了許多鬼角，他們想讓駱駝開快走，但是駱駝却不高興在柔軟滑溜的沙地裏跑快，于是便狂嘶了一陣——這是駱駝的常態，這樣，竊賊便警醒了，他聞到臭味了，便加緊了他的速度。前面一座高沙崗把他隱閉了一會子。蒙古人認定足跡跑，不敢走直路，從沙丘頂上怎樣也看不見他。他們接近了他，這是無疑的；但是地勢被阻隔，不管那攔路的是沙丘或是岩頭和山坡。他們分開兩路走，希圖從兩面包抄他。塞拉爾在阿爾達布魯克泉（Quelle Ortabuluk）——「長泉」（Die lange Quelle）所在的低地上看見他。他鑽入很高的蘆葦中隱藏着。可惜塞拉特的駱駝疲乏了，正在這嚴重的一瞬間便倒臥地上。當騎者想重新把牠赶走時，牠却嘶嘶起來了，這樣又給這惡漢第二次的警醒，他立刻上騎，向前狂奔。塞拉特照着後面放了一鎗，瞄得太高了，因為他怕駱駝受傷。竊賊却不顧這些，一氣奔馳，塞拉特捨了他因乏的駱駝，徒步跑着追他。

他從一座岩山上還對準這逃遁者放了三鎗。馬達同時也下來了，但是當他趕上塞拉特的駱駝時，便騎上這匹，也真的開上高坡，向下奔馳。他佔領平地了，這竊匪却以放棄拖在後面走的第二匹駱駝為得計——就是拉爾生還好給我騎的那匹。這樣他就活動得多了，跑得也快了，兩蒙古人已在害怕會給他逃脫。塞拉特就瞄準他的腦袋放鎗。子彈緊靠着他邊吹過。

他們現在離逃犯不上百公尺遠，馬達開滿喉嚨向他喊着：「你要是不立刻站住，就鎗斃你！」

這賊子明知是輸了，下馬等着他的追逐者。他們到達他那裡時，他把偷來的駱駝的鼻韁繩遞給塞拉特，懊喪地

說：「現在你們找回兩匹駱駝了，就可以讓我回家了吧。」

他換了好一頓馬鞭，使他跪着求情。塞拉特想鎗斃他，但是做喇嘛的馬達却攔住他的同伴。他以為犯人得帶到我這裏來，由我處決；他所偷的到底是我的駱駝呢。馬達還承認，他們兩個像是餓虎一樣；氣都接不上，疲倦極了，他簡直忘却他是個喇嘛，同樣覺得把俘虜斃了要痛快些。他終於這樣提議，「我們首先休息一會吧」，他們最後決定，讓這小子活着，要是駱駝是他們的財產呢，那他們早把他當隻狗打死了。馬達預料同夥的或是一整幫土匪，他對我說，正是這瞬間只要從沙丘上浮起一個人頭，他們就要將犯人擊死，這樣至少可以除掉一個敵人。

這時候恰好已是下午四點鐘，他們所在的地方在我們駐地東西面約五十公里處。他們把賊綁上後，便從他的鞍袋裏掏出賊贓，坐下食飯飲水，這被縛緊的囚徒乞求水飲，但一滴也沒得着。

四點半鐘他們尋着歸路，大家都是走的。賊的脖子和兩手都綁上繩子，他一再地跪倒地下，說，他算完了，他求速死。但這兩個蒙古人確是相信，這只是一種做作，他是一個徹底的壞蛋，是決不想死的；他還想活着偷那些好人的駱駝呢。後來拉爾生聽到這回事，他以為他們應當把這小子撇在沙丘裏——是他自己自願到那裏去的。我却喜歡，他們把他帶回；不然他會對那林和袁復禮的分隊玩着同樣的把戲的。

天色已暗了，他們還繼續走了好一段路，這樣便沒人看見，他們紮在那裏了——他們就是真要應付一大幫土匪的話。掘水沒取到，他們自己的存糧也告罄了。牧場到狼鮮美，駱駝便放在附近吃草。俘虜緊緊躺在地上。他說繩索勒斷他的手腕，要求細寬一點。因為有馬達替他說話，塞拉特便讓步了，繩子便放鬆了些。

因乏愈是加緊迫，蒙古人便一一都朦朧睡着了。

誰是不睡的呢，是這賊！他利用這機會，咬斷他的手縛，當他的看守者睡着時，像貓一樣的輕盈在黑夜中潛過了。而塞拉特偶爾醒來，一看俘虜睡的地位空了。他呼喊著，立刻跟蹤追去。馬達甚是聰明，一直就往窪地裡跑，恰好就在那裡碰到逃犯。他看着要是第二次的被捕，無疑是被殺了，於是決定，拚命抵抗，他很快地脫掉他的皮袄，向他的敵人奔去。過後馬達自承，在那瞬間他對着這硬漢兇野的眼光害怕起來了。他正在得空呼喊塞拉特時，這老頭已經逼近他的背脊了，馬達也明白這是生死關頭。他集中精力，湊他還沒逼近的時候給這兇漢照面就是一拳。這賊便仰面地昏倒地上，現在便容易制服他了。

當他們回到駐地時，才發覺被盜的馬鞍不在了。他們問他放在那裏，他說不知。鞭打幫助了他的記憶；他承認，他把馬鞍埋在附近一座沙丘的半坡上。他的計劃是，偷跑到駱駝那裏，取得最好的一匹，到沙丘後面上鞍，在夜裏的黑幕中逃遁。

這其間已是早晨三點半鐘了。現在蒙古人把這老頭捆得這樣緊，雙手都腫到發青了，他們看見，在一次不留心的瞬間他又咬着他的繩索，於是便把他兩手反捆在背後，兩足也給他揉在一起。他們還加緊看守他。

在朦朧的清晨中他們又上道了。這囚犯喘着歎息着，他離死不遠了，但是又得了一頓皮鞭，「你偷駱駝希圖逃脫的那夜，你離死就不遠了，你這小子！」

這兩位蒙古人坦白地說，他們氣憤極了，老頭第二次的逃遁怎樣地更增加了他們的憤怒。在一處的足跡裏他曾同一個騎馬的人同行一段路。他不承認，因此又得到一頓馬鞭。歸途中塞拉特和馬達給他們的俘虜描劃他在營裏所受的處罰。他們對他說，允許他唯一的恩惠，是他可以預先找好他自己的墳地。那自然不奇怪了，這可憐的壞蛋

是異常懊喪的樣子，當蒙古人狠威風地開入駐地，把他像一隻被捕的狐狸用頸繩帶着押在中間的時候。

在他們把他帶到廚房妥爲看守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偷來的糧食取出，在急迫的風前飛散在沙丘之上，布袋裂成碎片，偷去的鑿匙踏得粉碎，沒人情願食用這被盜的物品。

當塞拉特和馬達報告完了，我感謝他們的工作，每人賞了五十元。巴圖和門士曾經在捉賊中盡了力，每人是二十五元。

十三、從「仙島」到「黑城」

九月十二日的中午，從西北舉起捲騰的塵風，飛沙殺殺地橫掃沙漠之上。風的速度每秒十九公尺。灰黃色的烟霧在地平線上漂盪着，滿天都烏黑朦朧了。我和徐教授在一處沙丘的頂上坐了好久，在看着一陣陣的細塵在沙面上漂遊。

被盜的駱駝和牠的追逐者在狂奔了上二百里之後，疲倦了，塞拉特和馬達請求在三十五號駐地繼續休憩一天，在這裏我們有這樣好的牧場。

這竊賊的鬼勾當使我們耽擱的結果，拉爾生隊和我們間的距離愈是增長了，我們只好直到額濟納河才追得上他。因此哈士綸清理着我們的存糧，才知道我們的生活品差得太多了，尤其是米和罐頭。爲補救這缺乏起見，我差韓普爾和錢默滿帶着蒙古人盧勃生（Lobsang）追上拉爾生。他們領到必需的糧食後，就在前隊所到的地點住着等候我們。

第二天清晨赫德剛放了他的氣球，當那氣球在八千四百公尺高的烟霧中消失了時，我便騎上我的新駱駝同門士向西北出發，正對着齒狀山帶的尖角走。我們曲折地在沙丘和光耀的娑娑樹中間梭行着，在我們未走到一座裝飾着鄂博的小壠頭之前；從這高坡北望是一片廣漠，異常平坦的平壠在遠處蔚藍的地面透露着，正如大海的輕煙一般。南面平鋪着一片沙海，上面是些捲旋的黃沙。

我們住紮的阿希林烏蘇 (Ohyrin - ussu) 泉——「牧泉」(“Viehwasser”) 環繞在沙漠之中，東面高聳着兩塊沙蓋着的平坡，牧場雖則貧乏，泉水却清冽可飲。

九月十五日的清晨，我們向馬達和一個中國夫役道別，他們帶着拉爾生的十五匹駱駝留在這裏。我們也留下一匹帶着疲乏模樣的駱駝。馬達奉命慢慢地帶着他的隊伍隨着我們走，在豐腴的牧場上逗遛一兩天。我們的行次還是照舊。哈士給帶領的總隊在日出前就出動了，在白日的暑氣還沒侵入前趕到第二道泉水。我自己和門士一點鐘後才上道，赫德是到他的輕氣球望不見時才出發的。

我們走過的地勢在牠殘酷的孤寂和貧瘠中却是我在亞細亞所經見最偉大的一種。牠充滿了無情的傲慢。倚着牠那僵硬的軀幹蔑視着我們這羣朝生暮死的小虫，而我們却敢闖入牠那麻木可怕的瘠貧之中。我們敬仰牠的偉大，威力和龐大的廣漠。我們却有着我們的驕傲呢：我們必將征服這威嚴的沙漠，抑制牠的高傲。我們彼此成了仇敵。沙漠想毀滅我們的駱駝，在牠那永不果腹的饑餓中把大道鎖着憔悴和頭殼的邊緣。沙漠想吸盡我們的水源，而我們却堅苦地按着一個個水窩前進。晚上或夜裡睡在帳幕中傾聽着夜幕和孤寂的沉默，自然感到自己是安穩了——因為必須的一切他都得到——但實際上却是臥在危殆的地頭。我們的命運全在駱駝身上——這「沙漠的渡船」把我們渡過

這險地，沒有牠我們將不能生還了。一切都關係于牠們的健康。牠們要是病倒了，我們也就完事了——像是在一張碰碎的船上坐着的人們一樣。

九月十六那天我們又發覺了一點神秘的，童話一般的，表現宇宙無限的光閃，這是一種不屬尋常的情調。我們又深入偉大的戈壁沙漠一步了，我們是到了一個真正的阿亞斯(Oase 沙漠中的綠洲。)

我們對準西面平地的兩條昏黑的短線走了兩個鐘頭。牠們逐漸增大了，不久我們更看出，那是高大密實的兩座森林。兩林十分靠近，牠們間的空隙成了一條並木道(Allee)。這樣的一種景致，自離北京以後，就沒看過。我簡直信不過我的眼睛了。是在這無邊際的沙漠中的樹林，而且是高大茂盛的樹林！這是幻象或是夢景呢？我從未曾比對這裏更驚奇的了——在橫截北面沙海蔚藍的廣漠中，突然在我眼前浮起一個偉大的海洋。

左面的小林有五十株。右面的差不多要有百五十株樹。帳幕便張在大林西緣清涼的樹陰裏。駐地却不像往常一樣的佈置了。帳幕圍成圓形，中間是兩森間的一塊小空地。晚上便在這裏燃起一把火。我的帳幕紮在一株大楊樹後面，這樣我便可以盡情地享受着濃葉清涼的樹蔭了。

我們覺得是登上了鳳凰島的仙島(Die Märcheninsel des Vogels 'Phonix)了，這愉快的短時間休憩是這樣舒暢地補報了我們所有流逝的時光，而這天給我們印下了這樣強烈的記憶。

這富于良泉的小「阿亞斯」叫做漢郎圖茶(Olan-to-roj)——「胡楊樹」(Die vielen Pappeln)。我立刻就認識我的故友了——在塔里木河和闊河(Tarim und Chotan-daria)的故友，這覆着圓而密的葉冠的亞細亞之野楊樹，名為闊葉楊(Populus diversifolia, die ungleichblätterige Pappel)。顯然是這樣得名的，年代不多的樹葉作扁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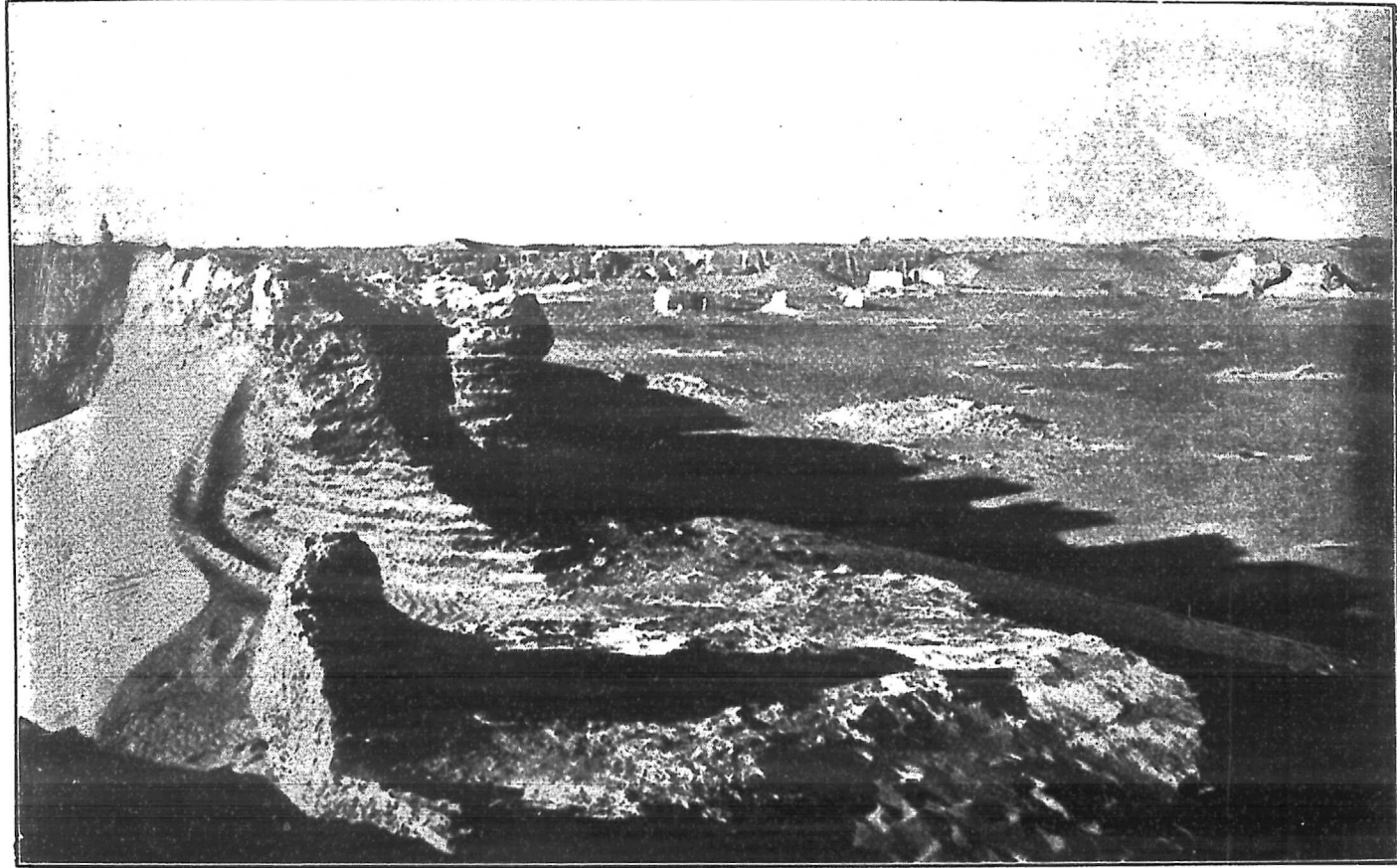
長矛狀，更老的樹枝上長着心狀齒邊的葉子。

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這兩叢小林間有這樣嚴格的分野。好像是沙漠中的一個海島一樣。沒有一株樹是越過界限的。這其間像是曾經走過火是的。楊樹都老了。找不到一棵嫩樹。這座壯麗的叢林好像沒有新生的希望了，過往的駱駝從不會讓一根新種好好地活下去。大多數樹木還是非常華美。有些是上年紀了，很艱難地尙在苟延牠的生命。一些樹幹已是失了牠的冠蓋了，但是在新發的斷截處上還在綴着長矛形的樹葉。枯死的幾株樹，樹根尙在。一些乾樹幹被風摧折，像陣亡的戰士一樣躺在地上。長得最高的樹高十八至二十公尺。在樹幹中和濃蔭下走，好像是穿過大柱和在歌特式寺院的圓頂底下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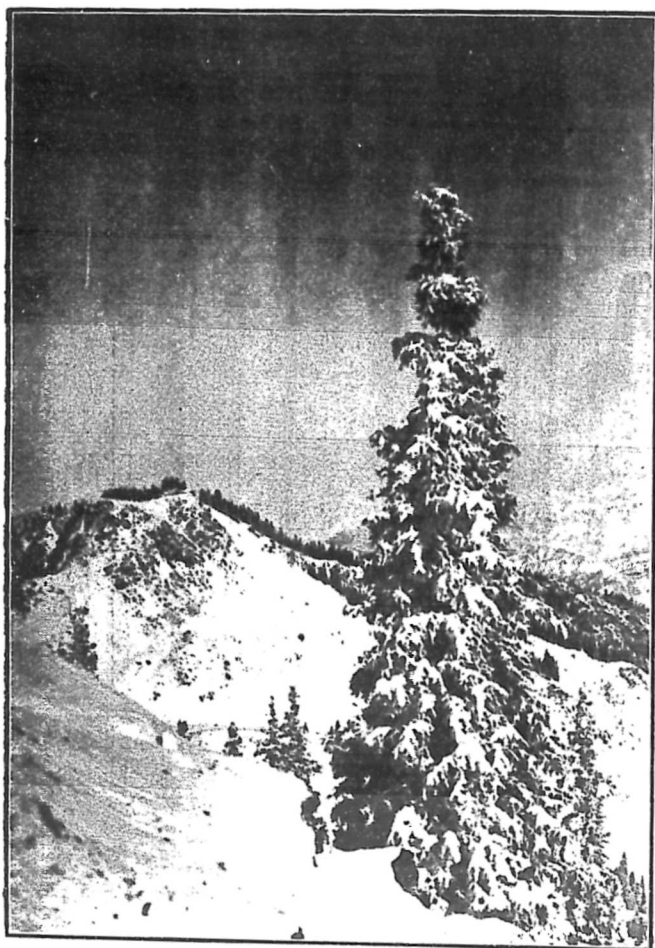
在這次長征中坐着我們沙漠之船，現在是泊在一座珊瑚島了，在椰子樹蔭下供給我們清新的涼水。我第一個觀念是在這裡住上幾天，充分地享受這一小座人間的天堂。楊樹間長着茂密的蘆葦，我在巡行時候狠受用地看着駱駝和他們幸福的胃口。運用牠們肉質的軟舌捲着一束新綠色多汁的蘆葦入口，很容易地便撕斷這強韌的葉梗，在堅利的牙齒間磨絞幾次，吞下去，再吃一滿口，這樣半分鐘一口地送到胃裏，經過胃汁和粘液的軟化，壓緊，參合，夜裏再開始反芻。在長途跋涉的沙漠旅行中有趣的是看駱駝的遊牧，尤其是像在澳郎圖菜這樣一處福地上遊牧。

是一天的末尾了，太陽已落在西海中。在帳幕間一處空場上架起一大座柴堆，是三塊由一根蹣跚的楊樹幹截成的木片架成的；搆成一座尖塔，裏面填滿乾枯的樹枝。天黑時，我們圍着柴堆坐下，火焰熊熊地很快就消毀了木柴。大家，中國人也在內，都在觀看這幕火戲。

已是下午一點三十分了，當我于九月十七離開楊樹林繼續西進的時候。時而在婆婆樹間梭行着，時而又走過不



向 黑 城 的 眺 望



從蒙古包外望



考察團中斯堪的那維亞的代表者

毛的沙地，時而到了一處鹹水的小泉，而且來回地經過茂盛的草島。

第二天的旅途上，我換了一個嚮導，是一個患癱瘓症的蒙古老頭，他坐在駱駝上前面走，誦好六塊錢給我們引路到額濟納河去。

在西北偏西的遠處橫着一帶矮山。左邊聳起黃頂的高沙丘。我們遇着一個蒙古人帶有馱着羊毛的八匹駱駝。沙地上長着娑娑樹，這堅韌樹林乾枯的枝幹遍地倒着，傷損了，破折了，作瘋癲狀；形如中國的龍。

在結實的沙地上高大的娑娑樹間，那一小羣的楊樹看來十分有趣。九月的蒼蠅和蚊蟲成隊地吮着我們，我們的駱駝也感到不安了。

在薩拉布龍(Salabrun)立着一條蒙古的「依爾」(Ael)——蘇村。附近的一處泉水四圍環着銳角的牆壁，做成一座浴池的模樣。馬在另一處泉源裏，水浸至腹部，在那裏取涼。我們在蘇齊(Susch)泉的旁邊，張開我們的夜營。

九月二十一日我們第四十三號的駐地紮在薩爾扎克(Schadjacky)泉——「黃娑娑樹」泉的附近。這裏一隻牧犬喚起了一次有趣的爭辨，他前一些時就同我們合在一塊了，照着一個蒙古的英雄賀陸克(Holok)的名字喊牠。中途遇跑了一隻馱行裝的駱駝，在一點鐘之後又捉回了。徐教授和蘇默爾博士都以為是賀陸克嚇着這牲口的了，他們聽採集者莊說，犬會咬過牠的後腿。馬學爾，哈士綸和我替賀陸克分辨，一隻牧犬是永不會咬駱駝的。我們約定檢驗駱駝的傷痕。我們走到駱駝的駐地時，看見賀陸克立在牠們中間，據蒙古夫役說，每夜都是如是，在保護牠們，這駱駝在左邊後腿踝骨上確有一處傷痕，於是我們的敵人便以為是勝利了。可惜蒙古夫役證實這傷痕在呼者爾圖河時就

有了。徐教授却覺得無疑地是這餓犬想吃鮮肉的結果。我反對這主張，咬駱駝的大概是——犬自己吧。第二天賀陸克一點影子都沒有地跑掉了。替他辨護的我們都以為這是一種證據，牠嫌我們太無情了，不情願同這班加以虐待駱駝的罪名給牠的人們合作，實在牠總是保護牠們的。

九月二十二日直至下午我們才動身。我們的路徑通過高峻不毛的沙丘。我們在一座龐大沙丘的蔭影裡走過，正高高踞在山峯上，這時老遠地有一陣沉濁寬宏的鈴聲響了過來。聲音愈近也愈大。二十四的第一串駱駝在背日處現着分明的輪廓。牠們慢慢地向右晃着走，在沙地上投着無限長的蔭影。這旅行隊像出殯一樣寂靜莊嚴地行過。一個衣服都麗的商人騎在第一匹駱駝上。我們彼此普通地打了一下招呼，問着：「你從那裏來？你往那裏去？」這隊共有百匹駱駝和三十口人。他們從古城(Gehen)來。一些人在帶格子的羅筐裏，從簾帷間往外看。他們問候着，作同樣的問話。這長列中最末的一串帶着大小的銅鈴。鈴聲響得無限的美妙和莊嚴，這聲音在我們後面到包頭的道路上逐漸寂滅了。太陽沉落了，沙丘的蔭影消失在朦朧的夜色中。

過不多時，我們便到達蘇捧布魯克(Schubung-buluk)泉。整個西邊平地，在娑婆樹枝間燃燒着照耀着神奇的光明。我們搜集燃料，點起一把大火來，給我們人指示方向。他們在黑幕中來了。一種新的鈴聲接近了：是那大隊的第二部分。但是天色已是這樣漆黑，他們的駱駝在淡白的顯光中像是一羣妖魔一樣。

我們駐地附近有一小「沼」——沙夫堅奴爾(Schavugiu-nor)廣約二十平方公尺，深十公尺；是一個泉窩。這裡的一座沙丘上坐著一位畜牧喇嘛，他賣給我們一隻綿羊和一隻山羊。

九月二十三日我們在輕軟的沙地上和娑婆樹林間向西進行。走了一整天都是這樣地勢，直至我們在蘇才牙克

Sotschein = Jakh) 泉畔住下爲止。這裡也有一隊上百匹駱駝的旅行團從古城開來。這顯然是秋季的交通開始了。許多旅行隊從古城來，古城在商務上好像比烏龍木齊繁盛得多。

我們行近布魯維齊(Borunitchi)了——這地名在斯第勒爾(Stier)的地圖上第一次找到。地勢時而堅硬平坦，時而小丘林立，最後我們穿過一帶險阻的沙丘，在上坡或下坡時，坐在駱駝上的人來回搖曳着。

在我們駐地正西，從平地上聳起高約三十五公尺的一座山丘，有幾人第二天早晨登上高峯，觀察山頭的堡壘，黃文弼以爲這是漢代遺物。這裏露着許多陶器的碎片——我們拾了幾塊作標本——和一處火爐的頽垣。

現在的路徑又向西北偏西行了，從少數的樹木間穿過，樹葉已現秋黃色。我們紮在蘇克荷因胡吐克(Sokhoan = Jura)泉旁邊，泉水難飲，作琉璜味。九月二十六日的旅程從一兩狼矮的夾道經過。遍地全無半點生氣，我們只橫過兩狹行的娑婆樹。

我們在薩爾湖里(Schaltun)泉又分散了。狼早就到了我們的駐地，已知道離此不遠便是哈喇和圖(Chang = Choto)，是十三世紀的城池，千九百零九年柯斯羅夫發現的。大家都希奇地去看，團裏的各位先生分成若干隊走着或騎着駱駝去。最後馬學爾和學生劉衍淮，崔鶴峯走了，帶着駱駝和他們夜營所用的物品。只有哈士綸和我在大部分的駱駝和蒙古夫役所在的薩爾湖里過夜。次日清早我們便步隨着他們的足迹而去。

七點時吹着一陣尖冷的西風。地勢很是奇怪。我們行過許多狹而硬的丘壠，壠向兩邊稍直地斜下，但比其餘的地面只也高得數公尺。每一壠上都有一二座鄂博。第一道壠脚長着一叢茂林，都是楊樹和娑婆樹。高坡的地面全無生物，遍鋪着碎石。

現在展開了一幅美麗的遠景，在牠一切的荒漠中却是非常惹人注意，透着哈喇和圖西南城牆和一系列突出的城樓，西南角是一座清真寺。距此不遠便是我們全人的帳幕紮在的地方了。多數人都在城裏繞行。繪畫或拍照。我自己登上城垣，畫着幾張大略的圖案。城牆頗為完整，只東面和西面有門。城作不等的四角形，學生們在測量牠的邊長。南面長四百二十五，西三百五十七，北四百十五，東四百零五公尺，城內有房屋的遺跡，城牆內外堆成沙丘，高達城雉，而在西門內却聳起一座孤丘，位置正處在劇烈的西風六百年來掃過這開敞的城門所達得到的地點。

這城子的描寫是古物學家的事件。柯斯羅夫已經做過了，他寫了一本關於哈喇和圖的書，斯坦因(Aurel Stein)也說過，華爾呢爾(Lanjon Warner)大致說了一下。這城無疑是馬哥波羅(Marco Polo)所說的亦集乃(Edrissa)，中國所謂額濟納(Ai-si-na)，蒙古所說的額濟高爾。在今日這地通稱哈喇和圖——「黑城」，亦名巴圖牙娘和圖(Batuyanjn Choto)——「大將城」(Die Stadt des Heldengenerals)。徐教授對於哈喇和圖過去的事蹟有他自己的見解，他的結論是根據他和黃文弼正在工作着的史書研究上的。我們以後大概還可以說到這點。我的古城樓蘭(Louan)比哈喇和圖早千年以上。馬哥波羅拜訪額濟納時，樓蘭已在沙漠中昏睡一千年了！

我在哈喇和圖只作兩個半小時的勾留，我的老友柯斯羅夫用不着怕我在他的魚池裡撒網。黃文弼也沒心情在這裡逗遛，大家都盼望到額濟納河和牠的湖畔找那沒動到的工作場。

我于下午兩點繼續前進，向西北行，不多時便從兩座大草堆壘構成的一扇大門通過直達一處真正的迷園，星羅着這樣的尖壠，我們的路徑便從這間道迂迴而過。到處都是活的或死的娑婆樹。有一些高六七公尺，是真正的大樹。地面一部是光泥所成的，上面是些風溝，一部是硬石構成的。兩座結實的沙丘間長着清新的楊樹林。這草壠形

如哈喇和圖清真廟的圍牆，高八至十公尺不等。

地勢更其開展了，草壠間的距離愈是增大。我們撤下最後的幾堆，重複開向大海。泥地被鑽洞的風刮成一溝一溝的形式——同在羅布沙漠 (Lop-Nur) 一樣；但這裡的風溝還是很平淺。

四十八號駐地正紮在荒漠的平地上，地平而硬，舖着一座死林裡無數的樹幹。這裡也令人回憶到古舊的羅布淖爾 (Lop-Nur) 和樓蘭周圍的沙漠。但這二者間還有很大的分別。因為那裡無數死樹矗立在樹根上，而這哈喇和圖西面的死林却毫無例外地都倒下了，不存根蒂。整個平原的周圍像是一番惡戰後的戰場是的，死者雜亂地散佈全地。這叢林十三世紀時大概還有，以後便遭旱災了。

距「黑城」不遠，我們行過一座頽垣，大概是一座斥候的堡壘。

在駐地，一隻黃鸞從蘇默爾和哈士綸住着的帳縫裡鑽出。牠是我們第一次見過的種類，就採集作標本了。

郝德博士最後的三個輕氣球升到萬二千九百，萬二千七百和萬零八百公尺高。

十四、一座富有田園風景的駐地

九月二十八日是偉大的一天，我們要到額濟納河了，拉爾生已在那裏住了五天，五點鐘哈士綸便率隊走了；七點我隨後出發。是在兩座半球形的高山中間向西北偏北行，山上長着植物，左邊是一所房的廢址和兩座「蘇博爾加」(Sovurga)——尖塔，更前面是五座尖塔。

最後在西北面浮起一幅生動的圖畫：額濟納河的楊樹林，不久我們就到了那裏，從陰影的楊樹中間和底下穿

過，一半樹葉已是綴着秋黃色了。在乾枯的河身兩岸，羊羣便在那裏遊牧，這叢林愈是濃密了。

終於在樹行間映出一片水面來。這就是額濟納河了！不，只是一條小叉流而已，甚淺，只有二十公尺寬，過了一會我們到達大河了。巴圖迎着我們，給我們指出那裏是淺灘。他在最前面走，我們跟着，第一是我的嚮導，次是門士，我在末尾。我們的駱駝對着這大河有幾分猶豫的樣子，但巴圖的駱駝已是涉過兩次，不特不怕，還像喜歡洗澡似的，我們的沙漠駱駝，大概一輩子也沒見過這些水，跟着嚮導的駱駝走，狠小心地用前腿試探着，重墜着走入河裏。河水濁而黃，正如豌豆湯一樣，最高度到一公尺，寬二百十二步，河速甚高。

在河的對岸，左岸或西岸，拉爾生「呼拉呼拉」地歡呼着，晃着他的帽子迎接我，把我引到我們的新駐地去。我們又行過異常高峻的尖沙壩，壩上長着檉柳，扁柏一類的「蘇克海」(“Sukhai”)樹林和別類植物，並且還走過兩處荒瘠沙丘。楊樹林便在我面前聳立着；已作黃色了，但綠色還佔優勢。我們向南行穿過濃葉樹林的第一座小叢，我們前面是一片寬敞的河堤，崇河的最外面在一根七公尺高的桿子上飄着瑞典國旗。

全部地帶是一種田園詩境的意味，是我們經歷中最優美的駐地；我們所企求的一切是這樣豐裕，使對於「鳳凰島」的回憶，在我們後面的遠處黯淡了，在那裏只有二百株楊樹和濃盛的蘆田——而這裏我們有整座的叢林，一人高的草和蘆葦，朽壞的樹幹足供一年的燃料。尤其是：這裏我們有一點是小「阿亞斯」簡直沒有的——一條大河從我們帳幕旁邊流過。

非言辭所能形容的快愉和感激的情緒搖撼着我，在我遍覽了這座將要做我一月長久的大本營的地勢時。在我們前面的是一些休息和工作的快樂時間，撇在我們後面的，從包頭穿過荒涼的沙漠長途已走了一千多公里了。我們考

察旅行第一個偉大段落是完結了，我們可以安閑一會子吧……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由拉爾生的陪伴察看蒙古和中國僕役的各種帳幕，我們剛轉完一週，銘便振着午餐鈴了；團員們都向會議幕走；是紮在林邊的前頭，浴在陽光中的會議幕，幕中熱氣蒸人。在這千公里路途上只墮下五張摺椅了，一兩張棹面亦已失掉，所以我們中只有五人可以在會議室中享受這遊室的空間的了。其餘的人立着排在一兩隻行李箱上，在場外叢葉的楊樹下陳着；這裏有娛人的清涼。秋天雖是開始了，夏日的嚴威尙未全然斷絕。我們覺得這裏的七月稍比呼魯爾圖河的九月尾還熱，這却不是我們已下到只九百公尺的高處之故。

下午多數的團員在河裏洗澡，在急流中遊泳着，這水從緊靠着我們紮在河堤旁邊流過，馬學爾攀上距峻峭的岸壁約三十公尺的一條泥港，招呼他的寵兒——小薩子笛克跟他來。這一輩子還沒見過河流或是淨過水的牠，却毫不猶豫地跳進流水中，直到牠的主子那裏。

在我們沒到額濟納河之前，老早我便想着，對於河的下流和牠所注入的兩湖沼要精密地測量一下。所以我在聚餐的時候便吩咐拉爾生造一張小艇；至於怎樣造呢，我倒隨便。他泰然應允，這很容易，特別是掏空二兩棵樹作獨木舟尤其容易。他已是狠知道，這船要作成怎樣形式了，並且保證，能載我到湖中去。第二天這造船工作已經開始進行。

我們還担任許多別的計劃，並且一整排較小的考察隊也考慮過了。給我們應用的，實在有充分的時間，那林和袁復禮的部隊至多也要在十月中旬才能和我們會合。大概他們同我們一樣被耽誤了，而且在我們沒知道他們的情況以前，不能繼續我們的西行。只有在他們到達之後我們才能確定最近將來的工作綱領，因為各種工作場必得有最滿足的分配。等到所有的學者都到了，我們才能決定，那個應該留在第一座氣象測候所上過冬，那個帥領大隊

走。因此我們只好等待了，只是幾量有利地應用這時間，才有價值。

在這區域內的額濟納河差不多正對着東北流下，寬百四十公尺。從駐地外望，看見河面中有十一條泥港。流速每秒約一公尺長。緊靠着駐地的下面是一條淺灘，處在流漩之中，河深最高只一公尺，有處只到十或二十公分。在我們濱河遊步場附近的兩處簡直不能計算深度。自然這一切數目，當我在駐地住過的四十一天裏是受着很大變遷的。赫德博士所任的水量測量，每鐘鐘在二十平方公尺之上。

我們在大本營中共有十六帳帳幕，幕口都向東南開。駐地長百八十公尺，最寬處八十公尺。我的帳幕紮在距游的河流四十公尺處。在最外部的右翼是蒙古人的三帳帳幕，緊靠着他們的鄰近便是駱駝的安息場，在最外部的左翼立着赫德博士和狄德滿的兩帳帳幕，他們的近處便是氣象測驗室，測量風向和風的強度的椽桿，日規和測量河水漲落的測水器。這裏也修了一道小橋，給做規定水的升降，河水的溫度以及流速等事許多方便，在這被稱為「碼頭」的小城區內高樹着我們無線電受信台的一根觸鬚。這「碼頭」却與蒙古人住的城區相反，是敞着的，寬廣的，並且不在濃葉的樹蔭底下。

第二行帳幕紮在林邊，第三行便在叢林裏面了。在林與河間作半月形的地方是開敞着的，這裏吸取了我們三種注意：在岸堤的一根高桅上向這座遊城飛揚的瑞典國旗，食品和儀器箱的長列，為晚上舉起大把營火用的地點。此處距我的帳幕不遠。到了下午，當晚涼到來的時候，便可以觀看，那些沒有別種工作的蒙古人怎樣地拖着托着整棵的樹幹到火場裡來，並且拿營火當竹馬戲的拉爾生怎樣地把乾樹幹斫正了，造成一座四角的柴堆，是預備晚餐後發火的。

廚房和牠的一切箱子，存糧和家具紮在會議帳幕附近的一處楊樹林裏。拉爾生每到這裏，人們時常可以看見牠從我們的鄰里，土爾扈特人(Torgoten)那裡購買牝牛和牡牛。這裏差不多每天都看得見一個肥胖而有風致的老婦人拿着一瓶牛乳曳步而來，我在想這是替諾顏(Noijen)——「首領」送的吧。

這是額濟納河，是地球上最壯觀，最和愛的一條河。他那迂迴流逝的水怎樣勇敢地 and 夏日的荒瘠沙漠奮鬥呵！在經過悶人的沙漠長時間的旅行之後，來在牠的岸邊住紮是多麼美妙的事呵！要是人家過慣了分水而飲的生活，在後幾天所得到的只是硫磺氣味和蘇打質的水，却忽然濺過這樣一條河，河水抵到高駱駝的腹部，像泉水一樣的清涼，那人家簡直相信不過他的眼睛了。我們覺得，好像是進了一座人間天堂是的。

九月最後的那天開始了不怎麼誠的一幕。偷了我們兩匹上等駱駝的犯人將要判決了。徐教授和我站在帳幕前旗幟旁邊，其餘的先生在我們後面站成半圓形。被告由蒙古人帶上了，做着一種馴服悔悟的態度，彎着腰，雙手拿着帽子。我說了幾句話，由徐炳初翻譯：

「我們滿心地相信你的忠實才任用你做我們的工作，在希望着你誠實地盡你的職務呢，你藐視我們的信託，偷竊了我們兩匹最好的駱駝，你明知道，我們是不能缺少一匹牲口的。按照中國的法律，你的罪惡將使你下牢。我們初心也想把你送到毛目，交付法律的臂膊。但我們却決定，在法律上寬大些進行。現在可以恢復你的自由，由兩個蒙古人押送到離此南六十里的森林外。在那裏釋放你，此後你願意到那裏去都隨你的便。你領到頭幾天的糧食。你現在就去準備好走路吧。」

徐炳初翻譯完了，在他這方面還加上幾句適當的告誡：這賊應該改過這種偷駱駝下流的不道德行爲，他應該念

着他有兒女，他將成爲他們的榜樣。接着這罪人便磕了一個頭，感謝這種寬大的處置。他被牽走了，在南面的森林裏開釋了。當蒙古人馳回的時候，他在他們後面喊道：「留心你們的駱駝吧！我還要回來呢。」這不過是一種空話；因爲他很是曉得，在這種情況裏蒙古人將要很簡單地把他鎗殺了的——無須乎長時間的法律手續。

拉爾生，馬學爾，米綸威，和許多蒙古人在這長時間所從事的工作是整理，檢驗和計算我們一切的糧食。我們雖則在呼魯爾圖河住了兩月，在路上走了兩月，而在我這方面却不覺得，這一長列的食物箱，在我們紮營的外緣上構成整座長城的箱子會減少了。而我却對拉爾生說，我只希望隨我們到哈密的駱駝，要是可能的話，只載一半行裝，而且我們到那裡只須攜帶爲旅行本身够用的食物就够了。在居住的地方我們很可以同那裡居民過着同價的生活——比我們這蓄久的罐頭食物還要好些呢。但在詳細的檢察中却顯出了，我們的一部必要食物將告罄了，尤其是麥麩，米和糖，而且這種需要得在出發前在毛目採辦齊備的。

所有的食物打開了，熬着草排在地上。在這裡人家看見豌豆箱堆成的小山放在這邊草地上，一盒盒的青魚放在別的一塊草地上，鱈魚，牛肉乾，豆類，椰子，茶，咖啡，另排在一處，這旁邊就是可可糖，牛乳，乳酪，糖菓，糖汁，糖，以下便是一切非飽餐的物品，却是助興的，如葉子烟，紙煙，煙沫，油燭，整筒的洋油之類。

在這一切貨品敞排在天底的時間，營裏的夜營安上了。同時這箱子便給我們木匠弄小了，以後還得重新細好，發配和編號。最後新箱子釘上舊的鐵繩，而一切都準備好航過這沙漠之海了。

緊隨着這工作之後的，是把我們的糧食劃分爲許多部分。在額濟納河的第一座氣象測候所至少要用一年的一切，單獨排着，而大隊在到哈密旅次上所用的糧食撥成第二堆。那些我們計算在駐地裏作一月休息期間所用的貨品

排在第三堆。第四部的箱子儲藏我們採集的物品。

這期間製船的工作正在積極進行。

九月三十那天我已被請到「造船場」去了。我們那漂亮的蒙古人恭滿(Gombo)狠幹持地站在那裏，看着斧頭，把這隻獨木舟指給我看，是他從一根新楊樹幹斫成的。這呆重粗糲的獨木舟從船架上下水了，米綸威坐在裏面，但是他在離岸還不到兩公尺遠處，他已經落水了，浮上岸來。接着馮考爾試驗了一回，船上樹起一根帆桿，但同樣是洗了次輕卒的澡吧了。參觀這艦隊演習和遊泳練習的蒙古人和中國人對着拉爾生鼓噪起來，馬達笑到只能用一隻腳站着。

我喪氣地問着拉爾生：「你真想我坐這張『靈魂出賣者』穿過索果淖爾的波濤嗎？我自己却毫無自殺的意思呢。」他回答：「不要發怔呀，親愛的博士！我們還要造第二張『靈魂出賣者』呢，然後共同的用板把牠們連在一起。」

士爾屬特的首領和王爺住在下流三十公里處，他的友誼和信賴是我們應當取得的——尤其是為氣象測候所的原故，與及為在這裏過冬的駱駝取得遊牧的允許的原故，所以我們到的第一天就遣了一個快差到他那裏，將徐炳超和我的名片遞給他，並且說我打算最近數天親來拜候。他把他的名片回給我們，表示歡迎我到他家裏去。

下午快到晚上的時候，我時常是檢閱駱駝一過，晚餐後拉爾生舉起這龐大的柴火。在林邊上便鋪成半圓形的坐褥，我們在這上面坐着或躺下；要是碰見蒙古的音樂隊，——一笛，一弦和一歌者奏着他們深遠的亞細亞曲調呢，那我們的生存更覺快愉了。天氣愈是清涼，營火愈是覺得可愛。圍繞這吐焰的柴聚的地點成了我們的俱樂部，沒有一人是缺席的——除了給他的測驗或接受腦恩的時信稱累住的人們之外。從現在起在這火場裡，我和徐教授和我們這遊城的其他人商議一切，而第二天的命令就在這裏頒下了。

那默爾博士和哈士綸趕緊地籌備他們出發。馮順源和索果涼爾的小旅行隊。他們成爲我們中最先瞻仰這久仰的湖的人，我們第一座氣象測候所，就想在這裏設立起。他們這樣急快的原因是那默爾想在第一次夜寒到來之前，收集植物和昆蟲。他們帶了由塞拉特牽着的四匹駱駝，和由土爾屬特人那裏租賃的兩匹乘馬。要是我們的駱駝用來作這種遊旅，拉爾生是最討厭了；準備遠行到哈密的長途用的那些頭等駱駝他是一個也不給。湖濱散遊隊只得使用準備在這裏過冬的那些駱駝；大半是安得思的存物。牠雖是好的，却有點疲倦消瘦了，需要着休息和牧養。

剛到下午這小隊已準備好出發的一切了。塞拉特和四匹載重的駱駝已是出發了，我們這少年的侍醫和丹麥的朋友才告別。充滿了青春，健康和活潑的情狀——看着是多麼快意呵！——他們躍上了短小活潑的白色土爾屬特馬，攪起了一陣塵雲，便在森林中消失了。他們把武器，望遠鏡，照像機，皮袋和大氈綑在鞍子上，這一切好像出陣一樣響振着。

我們晚上營火的柴堆比往常壯麗多了——在慶祝與登堡今天——十月二日八十壽辰，我在這融融的火焰照耀中說了一小段話。

過了幾天拉爾生完成了他的「船」。是兩隻獨木舟中間用兩根堅硬的橫棍連合的，上面用行李箱改小時踐下的木板鋪成一個蓋。我上了船，請徐教授同來參加試航。馮考爾和恭浦守衛，他們赤着腳，拿着桿子。他們撐開了，我們便被流水吸住。過了一會，我們跑上了一片望不盡的沙洲，我們的衛隊却跳下水，使我們再浮起來。這河只在左岸流水沖過處深些。在駐地下面一截路這深的水流復轉過右岸來。

驟然間我們第二次擱淺了，現在是在河身中間。一些在岸上隨着我們走的蒙古人涉水向我們這裡來，追上這

船。門士繫着我坐的船頭走。在靠岸的時候，他踏入了這樣深的水，使他找不到底；因為他同其餘的蒙古人一樣不會游泳，便緊執着一隻獨木舟的前首，把這已裝載過重的船壓下了，水便灌進獨木舟裏來。可是在末一瞬間船客跳上岸了，在他們洗了一次淺水腳之後。

以後馮考爾和我用船單獨地作了一次試航；這次要好些。但結果却是這船受着鄙棄了。在這樣淺的一條河便覺太重了，在廣闊的湖上豈不是太危險了嗎？在暴風裏的波浪很快地便裝滿了這兩隻獨木舟。須得尋求完全兩樣的一種船型，大概同我在西藏用的英國式的摺折艇（*Redoubt*）一樣吧。這問題便熱烈地被研究着。馮考爾是專門家，立刻就用木架做成一張艇給我們看，是要用布蒙過的——不管是用帆布，或是用我們會議帳幕上頂蓋的厚布。但是，當我們試驗的時候，兩種都透水，我們想着用羊皮替代牠。這期間拉爾生的划渡起到岸上造船場來了，讓牠好好地曬乾。牠在固定的氣象測候所時常還可以應用着呢。所以全部的問題要在過些時乾了再說。

十月四日考古學家黃文弼帶了預算二十五天的別動隊到噶順淖爾，和湖之西南部據漢書所載居延古城（*Diala* Stadt *Ko-Yuan*）所在的地點去。他帶着五匹駱駝和適當的夫役和糧食。

同時我差蒙古人西蘭谷勒爾（*Sarang Golei*）到波羅雄齊（*Boroson tchi*）尋找馬達喇嘛和給他指示路徑，他帶着十六匹需要休息的駱駝留在四十六號駐地裏的。他也找到了這落後的人；他已救出了駱駝和牠們的行裝；只有兩匹是在路上死了的。

十月五日韓普爾和錢默滿帶了一小隊沿河向東北出發。我們聽見說左岸有一間泥房，是那時候一個中國商人造的；現在歸土爾扈特王所有。牠大概可以用作第一座氣象測候所的儲藏室，要是如此這測候所就得遷移過去了。我

也向徐教授建議，把我們收集的物品放在測候所這裏，直至留在這裏的測候所能够把他運回歸化城爲止——免致現在犧牲我們在哈密路上應用的駱駝。徐炳超一一都同意我的提議，而這採集物便在所長看護之下留下了。但這所泥房却不適宜，因此便需要一到湖邊新的遊散隊偵察是否還有比我們在四十九號駐地所挑選做氣象測候所的更好地點。

晚上我到他們的大帳幕拜訪中國學生。四人都都在幕內並且工作着。他們勤而好學，愉快而和氣。李憲之和劉衍淮更是快活了。只有馬叶謙心裡有一件大大的憂豫；他被決定留守氣象測候所了。就是西人也非兩樣：大家都願意同着旅行到頭，沒一人是情願放棄等待着我們的經歷和冒險的。要使團員們的志願個個都滿足了，那我們只得到一座氣象測候所，在和圖河(Chotangarja)末了的那座了。但馬叶謙是一個有理智的青年，也就順應着他的命運了。

依據赫德博士直到現在所得的經驗他狠可惜我們拋棄了起初在包頭建設一座氣象測候所的計劃。從科學的和純實用的觀點上說，那都是狠值得希望的。因此在取得徐教授的同意後，我們決定重復採納我們的計劃，把在包頭設立一座氣象測候所，這重要的任務託付給學生崔鶴峯辦。他得由這裏回北京同我們的理事會和中央觀象台取連絡，于三月一日到包頭開始他的氣象測驗。當我現在把這件事向他公開時，他異常寧靜地接受這新事。他的旅伴是洗衣夥計和一個廚子，是我們可以不用了的，和兩個懶鬼的蒙古人，是我們情願辭謝的。

這時候，秋天一步步地深入了，森林逐漸發黃，樹葉開始脫落。十月七日的夜裏，第一次的嚴寒到來了，在離地一公尺六的高度氣溫在零下一度。而在前一天最高的氣溫到二十度零九。十月七日上午七時，河水的氣溫在七度六，早晨臉盤的水盞上一層薄冰，都覺得夜裏的餘寒還在地裏和空氣中藏着。煤炭的火盆因此便極其受歡迎了。

十五、一次國慶日和一位德國使者

時光流逝着，在一次美麗的一日我們聽說，中國自建立共和以來已過了十六年十月十日了，我們考察團的中國人想着慶祝這紀念日，而歐洲人和蒙古人都在莊重地被邀請之列。在這偉大的一天之前一星期人們自然還很容易猜得到要有些甚麼舉動的了。中國學生和蒙古人突然間開始練習賽跑和角技了。學生們向狄德滿借顏色和彩筆請馮考爾幫他們作某種準備。拉爾生對蒙古人說，雙十日晚上的營火將成爲世界史上最偉大的火，牠的光照總得直到北京都看得見才好，北京離這裏只有小小的千五百公里呢。但無論如何我斷沒預料到，是這樣大規模的一次慶祝會的。雙十日的夜裏氣溫降到零下八度三分，而在十二點時還在零上四度九。三點時河水溫度是零上十度五，晚九點空中氣溫零上五度五。這種數目對於參加決鬥的人是有一定的某種意義的。

慶祝會從上午十時就開始了。當我到會場時一切白種人和黃種人以及所有的僕役，他們雖是住得狠遠，却都在小籠式的涼亭前聚齊了，這是在幾棵楊樹中間架成的涼亭。中間放着一張講臺——兩隻疊起的箱子，上面鋪着一幅白布；桌上裝飾着綠樹枝和五彩的花束。在「禮堂」的過道前一根垂直的繩子上懸着「中華民國」的國徽，藍色的底子，上畫着放射的白日。右邊耀着紙書的瑞典旗，左邊德國旗。兩側用線繩掛着一些發人猛省的標語。上面寫着：前進！一天天地進步！——平等，博愛和自由！——有志者事竟成——互助。——大同——前人曰：知易行難；孫逸仙則曰：行之匪艱，知之維艱。

徐教授行至前面宣布開會，向三面國旗行禮。接着便是脫帽低頭站着靜默兩分鐘，是追念這天的意義之一種象

徵。

開會程序第二條便是唱國歌。這是民國成立後的新詞。唐朝時有一種相當于後世國歌的，歌詞自然是偉大的。唐太宗的一種讚頌秦王破陣樂，要是當着他唱，他的美躬也得起立。現時的中國國歌却奇異透了。內中沒有一句政治，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和鼓勵的話。牠的歌詞是從古代來的，已有四千年之久了。在牠那極其令人驚異的單純上說：「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這便是全部的意義了，而這歌現在却在額濟納河岸歌唱着。

在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後，徐教授登上講台，給他本國人用中國話演講，對我們外國人再用法語重說一遍。演說的要點我記下了：

「歐洲人以爲共和的中國沒有前時的帝國那樣好。要是這種論調在某一時間是對的呢，那末這只是一種表面的，是爭奪的將軍們的罪過。但是這種情形將要過去的。以後就要逐漸發展到較好的時期了，沒有內戰，進到一個統一的，和平的中國。

紀元前七世紀，中國的文化已經發揚光大了，那却不是戰爭的技術。但在一世紀後，當孔夫子尙在的時候，時代就變遷了。半開化的民族侵入了中國，中國需要自衛。那時有一個小國——魯國，國雖不強大，但當各方面受了野蠻民族的攻擊時，牠却異常堅決地抵禦着。孔夫子生於魯，他對他的鄉人講說愛國的新精神和捍衛祖國的新學說。無孔子魯必亡，于是他的新學說和文化便傳遍了全中國。秦朝用武力統制中國，魯用牠的文化和精神統治中國，牠的工作是一種和平的漸染。孔子的學說出於魯，中國自那時起便尊崇這學說；牠的目的是盡量地發揮中國文化，把牠用作防衛外敵的武器。

現在南方——國民黨，廣東——便依照這舊學的原則，想用中國的文化當作防衛牠外面的敵人的武器，這就是反對差不多把中國像殖民地一樣對待的外國勢力。

許多工作是我們要做的；我們願全到種種的方面。我們需要我們能得到的一切襄助，德國和瑞典的帮助同樣地需要着。

我們接受這些卓越導師的帮助，將要使中國文化得到最偉大的進步，而將裨益于全人類。因此中華民國的責任是努力促進世界進化的。

最後徐教授向我個人，爲我們共同工作的這些時候，說了許多友誼的，漂亮的謝語。他對一切歐洲人感謝這和好的共事，尤其是葛勞今天慶祝會的歐人。

我驚訝地看見，程序單下面的一條狼簡單地寫着：斯文赫定博士演說。我想，現在我可爲難了，只好走上講台。我表示我對這熱鬧的慶祝會的快愉，說出我們公正的慶祝和熱烈的同情，以及我們和代表我們的國民對偉大中華民族的安寧和發揚的希望，最後高呼了幾次中華民國萬歲。

用來賓的名義，前不久被舉爲額濟納河氣象測候所長的錢默滿說了一段很華麗的言詞——用法語，一部分還是詩句。在他之後便是劉衍准向他的少年同鄉說的話，言詞激烈興奮，充滿了共和的精神。

第七個節目寫着「音樂和詩歌」，還有一整列細目。

歌誦詩品多半是古代的。譬如鮮卑人斛律金的一節詩，他是紀元後六世紀中國北部拓古斯朝的一位大將，他既不能寫中國文又不能讀，却能表現他的詩情：

「敕勒川（Dar Fuld Chi-lei）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田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我們現在聽到的另一首歌是表現蘇武的，他是漢武帝遣到匈奴人的使臣，匈奴人想說他投降。因為他拒絕了，始終忠于皇帝的旗幟，便被匈奴趕到河濱，他在那裏放了十九年長的羊。最後釋放了，他回到中國來。在二千多年後的今天，以下的歌曲還在頌仰這忠誠的蘇武：

「蘇武逗遛在匈奴，却不降服。他在冰雪的地方過了十九年。渴則飲血，餓食羊毛。他在北海之濱牧羊。他永不忘漢。在信約破壞之後，他不能歸國了。他歷盡千般苦難。他的心像鐵石一般硬。夜裏，當他起坐，傾聽着匈奴的笳聲時，他傷感着。驟然刮起北風，一羣群的野雁飛回中國。他那白髮的母親在盼望兒子的歸還。他那美貌的妻子獨坐在帷幕的後面。中夜裏他們三人同夢而異地，海枯，石爛，他亦不變節，但是總有一天匈奴人的心要害怕，他們將屈服于漢威之下。」

中國演員給我們誦的不只是古典的詩辭。最近代的，多少帶着共產主義色彩的自由歌，也在額濟納河的森林中響着。

國慶日文學和音樂部是在帳幕前平坦的岸堤上表演的。把馬鞍的墊布在這裏鋪成四角形，邊長十二公尺，歌唱，表演，誦讀，不斷地在這裏繼續着。

多數的觀眾，蒙古人和土爾扈特人也在內，覺得下半節目比頭半有趣得多。因為現在他們至少可以了解表演的是甚麼了，可以隨心歡鬧了。

沿着角賽場設着一座包箱，我們的「阿林皮亞」式的比賽遊戲（Olympischen Spiel）便在這場上進行着。這是



國 慶 日



圖 技



歡 送 學 生 崔 鶴 峰 回 包 頭



送 別 ！

一列箱子，上面鋪着鞍墊。

坐在那裏的，自然只有徐炳超，拉爾生和我了；因為別人差不多都參加角賽。可惜一個強硬的運動家華志病了，發燒，然而他還想參加，我請求他，責備他，自己要保重身體，他全不聽。李伯冷拿着他那大照相機隨着表演的進行，像一隻獵狗一樣警覺，把一大串漂亮的照片攝在他的電影片之上。我不是個運動家，所以不會按照藝術上的一切法則描寫十月十日那天在我們帳幕前面角賽着的兇野戰鬥的經過。

日落前不久，停了一會，那時候中國的喜宴便排上了。這裡不特是異常之快活鮮美，而且還有用不着演說的好處。爲頌仰民國，已是演說整整點鐘了——現在是吃飯的時候！上菜的先後是：酒，排骨肉，粉條脆肉，撒定魚，蘋果，點心，米飯，綠豌豆湯，咖啡，茶，糖菓，菓子燻，紙燻。所上的酒是蒙古產物，飲着很是刺激。情緒十分興快舒暢，中國人真是至漂亮的主人呵。

飯後舉行頒獎，是頗爲麻煩的事，因為所有西人都放棄他們的獎品，賞給得不到獎的蒙古人。

末了的一號節目輪到拉爾生對慶祝會漂亮的貢獻了，是疊成四角形的一整堆，全是樹幹疊起的，高四公尺，裏面填滿像火種一般乾枯的樹枝和木片。當黑夜降到額濟納河的田疇時，這柴堆點着了，這樣的一把火真是我們所沒見過的——除了延燒整座房屋的烈火之外。在他那熊熊上升的火焰光照中，表演着我們阿林皮亞遊戲最後的角賽：六德國人和六蒙古人拉繩賽力。這些運慣我們呆重行李的蒙古人終於勝利了。當德國人要求報復時，繩索斷了，十二人都仰面倒下了，兩足伸入空氣中——引起觀衆無限的欣騰。

以後又是奏演音樂——中國的，蒙古的和歐洲的音樂，留聲機和四弦琴。上茶了，大家用一切可能的語言談

着，嬉笑着，時間像飛翔一樣在歡樂和諧中過去了。毫不過諛，毫不過分地，我代表來賓確實對徐教授說，這國慶日真是過得光華燦爛，我們喜慶着，得參加這次慶祝會，而且對這清涼的秋日和中國人對他祖國的革新表現熱烈的慶祝，這種印象是一時忘不掉的。

在偉大的政治慶節之後，額濟納河的一切又回復牠那一般安靜生活了。秋天的寒冷繼續着——夜裏零下八度，上午十時零上三度一分，但在下午六時又冷了。

現在是「糧食隊」出發毛目的時候了，在我們沒踏上到哈密的長途前，得補充一下生活品。毛目——蒙古人的「母親」——住在額濟納河右岸，離我們這裏二百二十三里，帥隊事託付馬學爾伯爵，他帶着學生馬叶謙和劉衍，一個中國馬夫，七匹駱駝于十月十三日中飯後出發。

這小隊旅行團員有一整篇的各種任務。差不多比其餘一切都重要的是領徐教授和其餘中國人等待着從北京發來的郵件。就是我也頗期待着這些信件；因為正在等待北京理事會對我的提議之答覆。

徐炳超和我共同擬議的一些信件，準備到毛目發的，對於考察團將來的命運有着不少的關係。經過極密的考慮後信都是由徐教授寫，為安全起見給我一份法文翻譯。

最重要的信是給駐烏魯木齊的新疆大督軍楊增新的。在我們簡短地報告我們考察團科學的目的和我們旅行到了額濟納河之後，我們給他說明，我們的目的是最短時間到哈密和鄯善（闐展）——從那裏繼續開到吐魯番和迪化（烏魯木齊）去。「我們想在哈密設立測驗氣象的一座測候所。我們狠知道，你總是贊助科學最力的。同時我們相信，你對我們的經營將表示好感。要是我們聽見你對沿途的公署頒佈命令，在必要時給我們幫助呢，那真感謝不盡了。我

們到了迪化時將要過候你，聆聽你聰明的忠告。我們預先給你這樣的報告」。

這簡短的說明對楊將軍却不是新聞。大元帥張作霖在冬天已經打電向他報告我的考察團了，此外還給我帶了給楊增新一封友誼的親筆信，而且我們的北京理事會也給新疆省官廳報告我們的到來了，並要求他們的贊助。我們此信的目的只是使他知道我們的行程和已前的經過而已。他自然老早就等着我們了。至于他怎樣招待我們，中國的政治狀況——我們只聽見一切迷離恍惚的消息——怎樣影響到他對我們的態度，這一切我們自然一點也不知道。但這種風雨飄搖的情形更提高了我們營謀的興趣和積極的態度。此事因此更順利呢，或是自千九百十一年來就用鐵腕統着新疆省的楊增新，却以為這由歐人和中國人合組的科學的侵入是國民黨的指使呢？在哈密的旅途上這種憂慮更增加了，直到我們到了新疆邊界，這一切黑着的問題才會找到他的解決。

中國人和歐人用這機會寄信給他們故鄉的親屬，所以郵件實在够多的了，在一切都做完後，這小隊便上道了。馬學爾高着身子很寧靜地走着；牽着他的駱駝走上前一段。劉衍准蹲着身子坐在他的駱駝上，立刻開始繪劃路圖。

我們遊城中的一位居民像是快秧地不安了，當馬學爾從我們中間消失時——這居民就是小薩子篤克。她到處跑，白白地尋不着馬學爾的帳幕和他的主人，並且在晚上舉營火時，她仍是不安，驚訝着。很費事才把她捉住，關在會議帳幕的儲藏室裏，她的鋪蓋也拿進了去。但是，過了幾天，馬學爾走了，終於走了，她也就安心地順着她的命運了。大家都確信，她不是這樣容易地忘掉她的主人，飼養者和朋友的。

大本營裏的科學工作照常地進行着，就是各種實際的事項也一樣地舉辦。要是白天和夜裏天氣晴和呢，狄德滿便做天文學上的經緯測定。十月十二那天，他按照一些纖微的測驗，和由腦想時報每天的統計上確定額濟納河第一

座氣象測候所地理上的位置，是距格林威池 (Greenwich) 北緯度四十一度五十三分六秒，東經度百零一度六分三十一秒，他想經過新的測驗最終的數目還要準確些，在空閒時間他繪着水彩畫，有幾張已點綴了這本書。

有許多別動隊出發調查建立第一座測候所所希望的較好地點了；但是最後我們發見，拉爾生在九月二十三日選作駐地和我們一直住紮這裏的地點是最好的。於是赫德博士和他歐洲的和中國的助手將近十月中旬便可以開始設立測候所了，在這裏準備進行一年半的氣象測驗，在靠近岸堤的空地上築起圍牆，不多時這裏面便樹起四根高柱，氣象測驗儀器室將在這柱上立着。

每天施放一個輕氣球，赫德博士對於在夏秋間更上層氣流的運動已是求得可注意的結果了，他十分感興趣。十月十二日的氣球升至離地面萬四千八百四十公尺處，高出海面便在萬五千七百公尺以上了。要是每天測驗經過五星期的結算，這最後所得的數目將要求得更大的準確，至于真正絕對的高度我們以後在一年半測驗的結論上是要更其接近的。

在十月十五日前幾天，我們大多數人，尤其是我，都存着種種憂豫。我們的旅費將要用完了，我們還可以狠寬裕地到哈密，但在那裏我們是需要用錢的。我曾經吩咐匯一筆大款到烏魯木齊，現在想取出一部到哈密，使我們從那裏毫無困難地向新疆省城出發。

因此我這幾天很忙，我從朝早直至中夜都在我帳幕寫字棹旁坐着，老在寫着寫着。只有晚上在我帳幕的前面燃起盛大的營火時，我才分開一兩小時，參預別的先生幸福的生活，或者聽着音樂，以後我又繼續工作，鬥士每隔兩點鐘，給我端進一大盆燒紅的炭火。一切國外的信件都得在烏魯木齊發郵，在這條路比從毛目過穩當些，盡量迅快

地遞到斯阿克荷。

十月八日我吩咐華志，作使者于十月十五日早晨出發往烏魯木齊，他喜形于色，很感激地承受這困難的責任。

華志是巴燕人 (Bayer)，他是一個卓越的運動家，和登山捷手，是一個有堅實精力的人物。他是一種不識天下有難事，和愛好危殆冒險的人。從額濟納河到哈密鳥道是六百五十公里，從哈密到烏魯木齊五百五十公里。這使者却要從烏魯木齊復返哈密，這便延長了五百五十公里了，總共要走千七百五十公里。但在實際上路途是彎曲的，結果走過的距離總有二千公里，不再多就好了。

我差不多害怕，給我的一位團員這樣棘手的任務。這使者要經過近些時時常給土匪照顧的地方，身旁却只帶兩個馬夫，蒙古人 西爾刺 (Serside) 和一個幼嫩的中國人。我自己却負着嚴重的責任，但華志却非笑這種擔心，並且說他從心裏希望着，遇著一帮土匪。拉爾生坦然地認為就算是遇着了，對於土匪也是最險惡的，因為華志是名勇士和準確的射手。李伯冷預說着，只要是真正一帮能够給他攝照電影的土匪，那每名土匪他都願給五十元。而且——誰要對於一切都畏縮着，甚麼是冒險的或是危險的，那他最好是不到亞細亞來，在裝滿肉罐和綠棹子的家裡過着優美的生活吧。

就是這兩個亞細亞人也狠熱望着同行，把這次任務像華志一樣看作是一種榮譽和偉大的信託之憑証。華志只能攜帶一帳幕，他的兩同伴也得同在裏面睡。拉爾生得到吩咐，給他們指定我們八匹最好的駱駝應用，三匹是騎坐的，其餘的馱着糧食，衣服，鋪蓋，帳幕和個人的行裝，武器，子彈，廚房用具和兩隻小水桶。

我計劃着的路綫是走旅行大道過巴里坤 (Barkun) 到古城。華志到了那裏得把蒙古人 西爾刺和八匹駱駝留下，帶

着那個中國人騎馬或坐車到烏魯木齊去。到了省城他應當親訪楊將軍，替我們問候，和交一封信給他。這自然只是我們從毛目寄去的前信之一種證實了。信裏是用這幾句話煞尾：「現在我們考察團一個同人，德人華志先生作專使，去拜訪你，並問候你的起居。此外我們于好久以前曾經匯了一筆款到迪化，我們在哈密需用一部分。所以我們的使者便有領到這筆款的任務，再經過吐魯番和關展回到哈密來。要是你命令沿途的官廳，在必要時，給他增加保護，那我們就感激無既了。」

華志在訪過楊增新之後，取到款項，並且領取給我們寄到那裏的信件，報紙和書籍。至于怎樣運輸這珍貴的物品可以隨他自己的計畫進行，他覺得怎樣好便怎樣辦，或者他向省長請求護衛，或是裝在一輛平常的小馬車上，由他自己作武裝的衛隊。

在到烏魯木齊的旅程上，每日行三十至四十公里，四十天走到。這樣，華志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便到目的地了。五天的工夫足够解決在烏魯木齊一切的事務，十五天後他又回到哈密，那時正是十二月十五日，他大概同我們同時到達，我想打算十一月五日動身，十二月十五日到哈密。

十月十四日晚上，一切在營的人都在火的周圍聚，這火為款送華志比往常更擴大些。蒙古人的樂隊演奏着，飄過廣闊草地的清風之呼嘯聲在陪伴着他們的曲調，正從噴順涼爾作植物偵察隊歸來的穆默爾和哈士繪，排了一隻奇異的和最少的燒酒杯在我們面前，這是我們在呼皆爾圖用過的。當大家都飲過錫杯和磁盅之後，我行近火堆，向華志作誠懇的臨別贈言，最後我用瑞典語歡呼了一陣為止。

十月十五日早七點我們大家都發動了。華志的八匹駱駝肥壯地站在那裏，已經裝上輕便的行裝，準備好出發。



額濟納河駐地的遠景



營 火 之 旁

了。牠們中一匹白的最初就在一起；其餘的一些是新買的，還沒走過長遠艱險的路途。所有的駱駝都長得很好，我含着一種這樣嚴肅的情緒看着牠們，正如在碼頭上向一張正想開往大洋的輪船道別時所發生的情緒一樣。這些沙漠之船將要經歷多少風波呵！牠們都渡過了，或是一些將睡倒路邊呢？華志騎的那匹黑駱駝從包頭直馳他到這裏。

西爾刺和年輕的中國人周圍繞行着，檢閱行裝，這樣坦然地吸着他們的烟捲，好像這只是一天的散遊一樣。在還作最後的一次握手之後，這小隊便在蒙古人的幕城旁邊的樹間消失了。

我的西行日記一大部分都給他們帶去了。但是我信件在新年前決到不了斯突克荷。爲的安慰在家裏記掛着我們的人，我也給華志帶去一封電報，在十一月底可以發到斯突克荷。

以後我們時常談及華志和他那孤獨的旅程，在計算着他正到的地方。他可以自由選擇他的道路，我們只是想，他打到巴里坤一部分無水而端直的沙漠道路走，這樣至少把哈密拋在兩百公里處，山的對面。

實際上我不怎樣替華志擔心。一次貫穿沙漠的旅行，雖則是有兩千公里之遠，決嚇不倒一個德國的軍官，在戰場上因爲過格的勇敢得到光榮的獎賞的軍官！

十六、額濟納河上的獨木舟

十月十五日考察團散成六種不同的部分。二十四人中在總營裏的只有十四人了。而在這數月中還要繼續的減少呢，因爲我們正在準備着兩小隊新的考察團。馬學爾和華志攜帶我全部的信件出發之後，我便從這耗費時間的通

中逃出了，便想到泛湖的旅行來。我剛向華志道別後，便走到造船廠，檢閱拉爾生的奇異的艇，這艇早就放在陸地，曬乾了。我同哈士綸作一次新的試航。牠把我載往下游一兩里路，當我們經過種種攔淺泊在左岸時，我便全然明白這實況了。「這平底船在額濟納河用不着」，我在對哈士綸說，「牠太重，入水太深了。頂蓬要去掉，這二獨木舟應當挖深一點，深到只有這樣一半厚和重為止。這樣，比我們現在泛流的至少要淺一半」。

四個蒙古人，造船匠恭滿也在裏面，在岸上隨着我們走，在幫助哈士綸把船拖上船場。在這裏拉爾生領到新的命令，立刻就開始工作。整天都在工作着，在火光中直達中夜。獨木舟的木版上放着燒紅的煤炭，使挖空的工作容易迅快些進行。我躺下後，好長的時間還聽見斧鋸的斫擊聲，並且第二天早晨我還在同樣的聲響中醒來。二獨木舟還繼續斫挖着，四周的木條和木屑堆成小山。十月十七日早晨我們在準備出發。時間再不能放過了。河水在開始降落。我們測量過的最高水標到五十九零五公分；測水器現在指着五十五零五公分的地方。這在表明水還不斷地減少。

直至下午四點船才做好，一如我所指定的模樣。獨木舟最寬的部分，大概就是入水線吧，廣四十五公分，船舷廣卅公分，中部貫以兩根長卅五公分的堅硬橫木。前部排着一塊箱蓋——這是我的繪圖和寫字的棹子。中部在二舟間安着一小塊木版，我便坐在上面，一隻腳放在右面，那一隻放左面，這樣地在水面上搖曳着。守衛的哈士綸，他的坐位在我後面第二張小橫板上。他便從那裡使槳。我們坐着這張「嚇鳥船」于十月十六日舉行一次新的試航了。現在一切都輕快多了。間或碰到泥港時，哈士綸便跳入水中，解放我們，以後我們又順流而下。我們這樣地消磨了一點半鐘還多，我們於是駛向右岸，以後又開到左岸來，駛入一處堵着的港灣中，在蒼老茂盛的楊樹林邊泊着，

把我們的船拖上陸地。這次試航得到良好的結果，我們想明天早晨順着額濟納河下航。

時間很晚了，在我們踏上到駐地的歸途時。太陽正落下，我們經過小木叢，長着檉柳的沙丘和長着一人高的草黃色坡狀的田野。幾分鐘後，一條小流阻住我們，是額濟納河的支流。支河廣二十公尺，深三十公分，水流不甚顯著。哈士綸背着我走過，我們繼續前行。暮色侵人了，天已黑暗，但不久在樹間的燈火光就照耀着，狗吠着，而我們已經走到了家。

我所構想着的旅行是下面的計劃。這連合的獨木舟不受行李的重壓。所以拉爾生得率領一小隊在左岸上伴着我們走，常常同我們保持相當聯絡，並且同我們一致規定駐地。徐教授和李憲之陪伴他，因為他們願意瞻仰這兩湖。韓普爾和錢默準備單獨率領一小隊同到湖去，繪畫額濟納河西面的支流，這支流名爲鄂博因河（Ober-Igor）是流入順涼爾的，在歸途中繪畫崑都崙河（Kundung-Igor）支流的地圖，這支河流到東部的最遠處，和額濟納河的中支——東部爾河（Daur-Igor）會合，在額濟納河流入索果淖爾之前。

當我們于十月十七日早晨出發時，第一座氣象測候所的戍守者更是消散了；只留下郝德，郝默爾，狄德滿，李伯冷，米綸威和崔鶴峯在這裏。僕人方面，蒙古人門土，邦刺（Batscho），馬達喇嘛，中國方面銘和王同着我去。這兩德人有他們自己的僕役和駱駝。我們同時離開駐地，但我們不久便分途了。準備直至三天的旅程後，緊挨着土爾扈特王的大本營附近再會合。這位長官我打算同徐教授一起拜訪他，湊這機會將準備在他「國境」住上半年半的錢默介紹給他——或者拜訪他的長子，因為他自己是老耄了，眼盲了，病了的人。

哈士綸和我向着小楊樹林走，是我們前晚放置「雙艇」的地方，我們下騎，上了船。我們只帶着絕對不可少的

東西：羅盤，繪圖版，錶，鉛筆，望遠鏡。一再要下水的哈士輪甚至把他的衣服都交給旅行團——只帶一件皮背心
和洗澡褲。拉爾生在左岸上伸着我們走，拿着短槍，射中一隻火雞和一隻野鴨。蒙古人邦刺牽着他的駱駝。

我們從岸上撐開，在急流中駕駛着，不急亦不慢，很安適地順着額濟納河下航。岸上秋黃色的叢木，濃密的檉柳樹林，草坡和葦叢從我們旁邊馳過；有時也遇着光身的或堅硬的沙丘。後者往往表現着受過嚴重沖擊的，峭立的岸壁。我們不久便覺察到，唯一可航的流水正是沿着這樣削成的懸坡下行，所以，只要可能，我們時常是直接沿着這樣的岸邊沖下的。

但是，急流時常是從此岸折過彼岸，因此我們得橫渡河面。正在這截路上，我們時常擱淺，因為這裏散佈着許多泥港，最惡作劇的是那暗藏着的泥港。當船首碰着沙時，這船便迴旋起來，哈士輪就得跳下河，在泥港中涉步，尋覓較深的水。

我自己坐在我的觀測棹旁，繪着額濟納河的下游圖。得要很敏捷迅速地做去。正如其他一切河流一樣，額濟納河也是成曲線地迂迴而下，很少是同在一分鐘以上的方向。所以我不得不斷地看羅盤和錶，不斷地畫圖。別種標記和測量，是必需的，得像閃電一般快地辦完。我時時測量着水流的速度，想求到走過水路的長度的一種數量。十點十五分時，空中氣溫零上二十一度一分，水中十度一分。

在許多地點，我們都有觀衆。他們的蒙古包就在離河不遠處的土爾扈特人，跑到岸來，招呼着，異常驚訝地凝視着我們。當我們在一次緊靠着左岸走時，穿着藍掛的兩男人和一紅衣婦人騎着牲口迎着我們而來。他們覺得十分有趣，很客氣地打招呼，轉身，陪我們走了一截路。他們聽見我們打算航行，想親眼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駱駝

在三處吃草，牠們目不轉睛地看着我們，好像同土爾扈特人一樣地驚訝着似的，一匹壯大的黃駱駝站在岸上，飲河裏的水，我們悄靜地從他身旁航過，他抬頭，看了我們一會，轉身走開，便在叢林中消失了。

正響一點鐘時，拉爾生在檣柳林間浮起了，正當我沿着左岸下流時。他說，是用中點的時候了，而且我們前進得這樣快，他還得休息一會子呢。我們停住，上了岸，排上我們簡單的餐點，是一暖壺茶，一塊可可糖，和一些餅乾。但在這濃密的裡林中我們着實舒適，空氣很暖（二十三度），哈士輪真的曬乾了，

接着又繼續前進，我們有一兩次從長形的島嶼航過。這樣一些島嶼把我們和拉爾生間隔開了好長一會。三點後不久，我們到達額濟納河分成像是一般大的兩支流的地點。左邊的是鄂博因河，流入噴順淖爾；右邊的名叫東都爾河，流入索果淖爾。依據我們從土爾扈特人那裏得來的啟示判斷，這東都爾河——「中河」要比牠左邊的鄰居狹些，我因之決定，首先對牠作地圖的測畫。所以拉爾生要在這裏過鄂博因河，哈士輪步行着尋覓一處適當的淺灘。我實在不情願讓拉爾生下太深的水；因為他不會游泳，而我曾經答應過瑪利(Mary)——他那有趣的小女兒，狼審慎地招應他的爸爸。邦刺得步行到墨林的駐地，在鄂博因河左岸下遊好遠一截處，墨林是蒙古夫役的工頭，好久以來便在那裏看守我們的駱駝，徐教授率領他那一小隊也開到那裏去。

我們便流入東都爾河了，在左岸我們前頭一段路上，立着一羣野鵝。牠們調過頭向着我們，飛起，向南行，還聽得見牠們響亮的擊翅聲，看着牠們在太陽的閃耀中走過了。牠們急劇地傾談着，却不曉得，來這河上泛遊的，是甚麼一種怪物。牠們同土爾扈特人和駱駝同樣不曾看過額濟納河和牠的支河上有過一張小艇。

我們愈往下走，東都爾河愈是狹小，淺灘的回數也愈少了。於是船的駕駛愈是容易了——哈士輪只需安坐着，

注意他的薄疑，是的，他簡直在這一兩次浴水中間全然曬乾了。現在走得更快了。有時急流在一處峻峭的深壑中做着要把我們壓迫近岸的樣子。而我手上却拿着一根細棍，可以替我們撐開。

四點時，河向東轉，以後又轉向西北之北，拉爾生又在樹木間浮起了。時間駛逝着，太陽已經很低。旅行隊要找我們，而我們也要湊着未黑之前住紮。河到這裏很深，只十五公尺寬。很像一條人造的運河，河身沒有泥港。左側的岸壁峻峭而下，右側的比較傾斜得知緩些。兩面都長着茂盛的樹林。右岸的叢林被太陽光尖銳地照耀着。當陽光落在變色的樹葉時，樹幹差不多像紅磚一般紅，樹顛作黃金一般的閃爍，在岸堤沙地上立着古老莊嚴的楊樹。這地點是太誘惑人，招攬人了。他像一座御花園是的。我們要就在這裏張開我們的營盤！我們登岸了。四點四十五分寒暑表在空氣中還指着二十二度，水裡十二度。半點鐘後，太陽落山了，空氣中冷到七度。哈士綸把艇拉上陸地，拉爾生收拾乾柴，而我在畫兩張圖案。

這裏的河是這樣狹而深，離岸二十至三十公尺便望不見牠了。牠好像在黃色叢林間消失了。今天的天氣實在是美麗舒適，是無風而溫和的夏日。風景撩人，簡直是看不厭。野鴨和鵝時時在岸上飛躍，火鷄在牠們樺柳下的窟中坐着，在望着我們。一隻鷹在河面飛翔。左岸地面平坦些，有處長着一人多高的草和蘆葦，牛，馬，駱駝便在裏面遊牧着。我們間或看見土爾扈特人的蒙古包。

開始黃昏了。西面聽見呼喊聲和駱駝的嘶嘶聲。這顯然是我們的旅行隊，正到這裏，在過鄰近的鄂博因河。喊聲靜默了；他們已是安然渡過。拉爾生燒起他的火，給他們指示方向。哈士綸穿着亞當式的衣服，在熊熊的火旁站着，在烤着他自己，他的皮坎肩和他的浴褲。徐炳超和李憲之到了，在我們這裏坐下。駱駝在火光中耀着紅色。在

楊樹下的幕村很快地生長起來。轉手間廚房已經成立，六點半鐘我們已在用午餐，蒸肉餅，綠豌豆，米飯和餅乾，此外還有茶。我們把飯排在甕子上，是舖在火架旁邊的甕子。火在這乾枯空心的樹幹間在爆裂着，蒸騰着，在裏面的甕子大概在想着，這又是中夏的天時了，——在牠們沒被烤熟以前。地上的落葉噉噉地響得這樣親熱，當人在上面行過或者輕微的晚風邀請牠們跳舞時。

飯後我因為勞頓躺在我那帳幕裏的草地上，在作我的日記。以後我到御花園的天底下就寢。我醒着時，在傾聽營火旁蒙古人的竊聲。他們在那裏舖着羊皮在空敞的天底下睡覺，在這樣夜色裏誰心上也不記着睡覺的。

以後幾天我們照樣地下航，在驚讚在我們身旁駛過的娛人風景。我們在荒漠的沙海中間穿過迷人的叢林，航行愈是走得遠，我們愈是覺得李伯冷和他的攝影機不同我們來，未免太可惜了。但這還不算遲，因為我晚上在夜營裏便把我的意思對拉爾生說出了，他讚成我寫信給李伯冷，要求他趕快追來。帶這信到大營的邦刺還須到墨林的駐地去，在那裏取去四五匹駱駝。在兩天內李伯冷能够在下次的駐地赶上我們，我們準備在那裏等候他。

十月十九日的夜裏，寒暑表降到只剩零上三度三分了。在最後幾夜已是逐漸溫暖起來——好像我們入了春天，不是在秋天了。九點時，空氣中有十度六分，水中八度。流速每秒九十公分，河水自昨天起降落了幾公分。

我們從岸上撐開，在繼續着我們航過東都爾河的路程。這航行是太舒暢了，我們在這狹小的河身中悄靜地，寧貼地下航，那些望見我們的牲口和人都驚訝地凝視着我們。

河的寬度是時常變換的。有時牠有七十公尺，有時，在尖峭的轉折處又只十公尺寬了。河底一般都很深。就是現在東都爾河一截截地還像二公尺高峻峭的埠頭和頽墮間的一條運河一樣。我們時常從美麗的叢林流過。

將及中午時，我們便紮住了。拉爾生在一安樂的地點上已經舉起火。在楊樹之下，楊樹的蔭影投在河面上。岸上看得見貓一類的足跡，這獸曾在水裏飲水，好像是一隻狐狸或是一隻野貓。

當我們再下航時，我們在船上有一位新旅客。這裏的河水是這樣的深，拉爾生可以到船上陪着我們了。這自然是正當的，允許的，因為這漂亮的船是他的手造物。他充分的享受着這泛舟的樂趣，不斷地談說着，自己毫不覺得要休息一下的樣子；他時而測量水深，時而射中一隻火雞和一隻野鴨，時而站了起來，一足立在右邊的，一足立在左邊的獨木舟上，在用望遠鏡檢視着周圍。哈士綸在對拉爾生的注意開很大的嘲笑。但我要自己做同伴是不可能的了，當我在我的錶上計算分時，在我的羅盤上計算角度的時候。

旅行隊在左側浮起。駱駝沿着河堤走，呈現着同是這樣親熱和緊張景象。

驟然間景色變換了。叢林終止了。一切疏散的楊樹是他對湖的前站，甚至檉柳林也透出很多的光來。河的兩側平鋪着草坡和葦叢。這最足撩人的遠景停止了，於是我們覺得，我們是接近了坦平廣寬的盤地，環着這二姊妹湖的盤地。

是三點鐘。氣溫在空氣中十六度一分，河中十一度一分。馬達喇嘛迅快地馳來，報告韓普爾和錢默滿在下游一截路紮着，我們的帳幕已在那裡張開。在我們還記下一二轉折處之後，便望見我們的駐地，我們上了岸。

在東都爾河和鄂博因河間張着一片平坦的高坡，是堅硬的礫石堆成的，只數公尺高。土爾扈特王的大營——他的小都城便在這平地上。在我們駐地之西。地名西爾崇刺(Seri-Sontsdae)。

土爾扈特王住在一所沒燒過的磚做成的房子，正是新蓋的，共有四十間房。他的衙門——「國務院」便在附近。



東都爾河的流水



測 量 河 深 的 航 行

小廟達吉林恭拍(Dagejin-igompa)便在都城不遠處聳立着，這廟名可注意的是用西藏字「恭拍」——「廟」構成的，却不用蒙古字「蘇模」。

要想得到東都爾河怎樣流入索果淖爾，或鄂博因河怎樣流入噶順淖爾更準確的啟示，好像是不可能的了。我們不知道，從我們現在住紮距離「國都」半點鐘路的地點，怎樣才能够進入湖的河口。哈士給便偵察了一下，才找出東都爾河正在我們駐地的一部分成兩支流，左支構成一行泥潭，泥潭的水分成許多小支——小瀑布，復流入右支。而這支却像溝渠一樣的狹小，我們的雙艇是否能到處通行，還是問題。我們自然決定，暫作一次訪候了。至于河水跌落了，却嚇不走我們的。在我們夜營旁邊的河治好二十公尺寬，最深處七十五公分。水量每秒大概是九立方公尺。再到某一段，至少要失掉這水量的一半；就是流入左支了，以後還得復歸于一。

因為我們聽說一條甚小的支流，在東都爾河東邊流着，我便吩咐從這裏復回大營的韓普爾和錢默滿，將這支流繪成地圖。

額濟納河和牠的支河的居民是蒙古人，却屬于土爾扈特的古族。我們剛到額濟納河時，徐教授和我已通知牠的國王，我們要拜候他了。現在我們住的地方離他的都城不到半點鐘的路程。

十月二十日早晨，我們遣馬達喇嘛到衙門打聽，他尊座想甚麼時候接見我。已是十二點了，我們帶回信的使者還沒回來。他大概不願意接見我們吧？我們曉得，他是老耄了，眼昏耳聾了，經常地在他的皮褥子間躺着，是從來不見賓客的。但是他的長子，四十五歲的人，總管族人和他父親的一切事務，當那默爾和哈士給兩星期前到他的都城時，約定是出見的。我們除了等候，沒別種辦法了，況且我們還請李伯冷攜帶他的照像盒到我們這裏來了呢。

在草野上起了一陣小小的西南暴風；草叢中間開始呼嘯着。河面蓋上白沫冠，一種黃色的塵烟在平地上漂遊，這顯然是在沙漠的附近。這面幕却把在噶順淖爾和索果淖爾之北由西拖東的中等山帶顯作綠藍的輪廓線。牠們已在蒙古共和國的地界了。諾顏·博克多 (Nojin Bogdo)——「佛祖」 (Guterenhaping) 和他的兩平頂在東方顯透出。

下午剛過，馬達喇嘛終于回來了，給我們帶來國王的一種狠奇特的答覆。他讓來人對我們說，我們今天不能受接待，因為今天——本月二十五日是不吉利的或是不利會客的日子。他將于十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兩天，如果那時我們還在這裡呢，他便差人到我們駐地來，使我們知道，那天是適合于他的會客日子。徐炳超同我一樣，覺得這答覆近乎悔慢。這國王真以為，過了四天，那時我們想必離他的住地很遠了，却要轉來拜訪他嗎？在我們差不多紮在他的帳幕之前時，却拒絕接待我們。徐炳超以為，一位管轄九十七處帳幕的小頭目在職位上不比中國小縣的縣長高些，而且，當這樣大的考察團團長到他的城區時，一位這樣的官員也得客氣些。但在別一方面，這長官却知得不清楚，我們是那種人，是政治的公使，是偵探或是白種強盜。拉爾生是這種意思，而徐炳超讚成他說，這長官當我們到來時候必是差了一使者到甘肅他屬在的中國官廳去，請示他應當怎樣對待我們的態度。現在他在等候回信，所以必得給一種託辭的回答。這樣地處理，他不但受罰而且得獎，因為他很慎重地統治着他的領土。也許內中還有政治作用。就是土爾屬特居民之半都對蒙古共和國表同情，時時都有宣布歸附的可能。可是徐教授又否認了這思想，因為這樣一來，這國王自己將要失掉他的爵位和他的尊榮，而一無所得了。他必然是保守的，忠于中國的，不願放棄一點固有勢力的人。

哈士綸現在對我說，他們——郝默爾和他，當他們從王城走過的時候，遇着黃文弼了，他要用一個嚮導。他們三人便同到國王的家裡，他們在那裡却沒受招待，而是被指到他的衙門去。他們在那裡同幾個職員談話，將黃文弼的意願對他們披露。幾分鐘內便有一騎馬的嚮導供他們差遣了。當他們還同職員談着話時，王爺的長子進來了，這握實權者對他們表示親熱和友誼的歡迎。他請求原諒他不能招待他們的苦衷，並且說：「你們曉得，像現在這樣不太平的年頭是要小心的。自好久以來，我們在我們領土內維持着和平，就是在將來也想有太平的日子過。所以我們要留心從各方來的使臣。而我們也不能知道，你們是那種人，來這裡做的是甚麼。」

他自然有許多要小心的理由了，當着美麗的一天，十八個全副武裝的歐洲人和十個中國人，率領幾百匹駱駝的一隊旅行團，像蝗虫一樣蜂擁地落到他那和平的境界上。像這樣的一次還沒有過呢。中國內部已經發生戰爭了，但是這樣的一羣將在這裏發生甚麼作用呢？只要我們願意，我們足夠佔領他的國家的了。在我們沒到額濟納河前，對我們的旅行團就散佈惡劣的消息，這消息在蒙古人和中國商人的口口中愈來愈張大了。一整隊兵到了半路了——是這樣說，並且我們有一望無垠的駱駝隊，整座的幕城和無數的槍械。果然不錯，前鋒到達了，在河岸上紮穩腳步，而且幾天後新的大隊又到了。這顯然是陸軍性質的，嚴重的準備，王爺自有各種要小心的動因！

我們決定，小心地，考慮地從事一切，用盡一切好意向這首領說明我們的目的，和我們在他國內設立一座氣象測候所的計劃。徐教授担任起草這信的工作；這封中國信——在經過普通的稱呼和客套之後——寫着以下的言詞：

我們今天到了你的駐地，我們渴望去拜候你。我們聽見今天日子你不合適，我們不能親自見識你，使我們異常惋惜。我們的考察團在中國政府和「學術團體」保護之下，旅行到山西，甘肅和新疆之北部，作科學的考察，

我們還打算在索果涼爾附近，在哈密，迪化和別的地點設立氣象測候所，整年地測量雨量，風和氣候。

現在我們到了額濟納河的西岸了，我們的氣象測候所亦已設立起來。因此我們以為拜訪尊座和你的官員，向你們說明一切我們的目的，請求你和你的國民對這氣象測候所加以保護，是我們的義務。因為我們的考察團是以科學研究爲目的的一種團體，所以他的一切團員都是學者和受過教育的人。在政治的觀點上，我們不屬於特殊派別或組織，而這氣象測候所的任务是純科學性質的。我們毫無意思，把我們同政治結合一塊。斯文赫定博士二十年來便是班禪喇嘛 (Tatochi Lhama) 的好友，到西藏旅行過好多次，考察該地，在這機會裡時常享受他坐座最高賓客之自由。就是現在，他在北京許多機緣裡也時常拜訪過他的聖躬，請教他的計劃，向他聖躬請教在到這些地方從各方面推測到的計劃。

徐炳祖教授對於黃教含有很大敬重。關於氣象測候所本身，我們二人可以保證，絕無損害此地風俗習慣的情形，絕不致發生侵犯廟宇或鄂博的罪過。

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異常注重你的接見。另外我們還要使你曉得，我們打算于這月底或下月初繼續我們到新疆的旅程。

要是我們，斯文赫定和徐炳祖，對這考察團負有完全責任的我們，這次不能見識你，那末恰好我們考察團的三個團員留在這裡，而且他們隨時都準備去拜候你的，這樣將不致發生某種誤會了。並且，到這來的一切考察團員都備有外交團和中國內閣的護照。你要是想要牠呢，那便請你，派一全權的官吏到我們駐地來，檢驗這些護照。

我們讓馬達喇嘛將這封信送給王爺，過了好大一會，他伴着一個「圖斯密特」(Tuschmid)——副官和一別的官

員回來了。這副官向我們說，他尊座原是有位翻譯的，但沒有能讀中國文的人。我們幹練的蒙古人塞拉特便替這兩先生把這公文譯成蒙古語，使者過了一會便告辭了。而我們又得等候着，直至這天的末了還不見這首領那裡的一點信息。

傍晚時，李伯冷帶了五匹駱駝，兩同伴帶着多數照相機和膠片到我們駐地來了。他是非常快愉，報告着，大本營的一切安堵如常。

天色漆黑了，我們又可以燃着這美麗的營火；我們有的是柴枝。我們在火邊坐下，考究白天的問題，尤其是這首領爲甚麼不願接見我們這問題。而他的副官却分外的客氣，誠懇地對我們說，我們是很受歡迎的，我們想到那裡，都可以去，願意怎樣便怎樣；但王爺却請我們，要是我們要坐船到湖上，總得小心些，因爲這裏多水呢！

自然，替我担心最厲害的是徐教授了。他正在對我泛湖的計劃醞釀着不安的情緒，胆大奮勇是可以的，他說；但是用不着蠻勇，「這有多大意義呢？你說，你想測量深度，考察湖的形式和大小，但是這些事，錢默滿可以毫無危險地辦到，要是湖結冰了，那時對各方面地理的科學便得到所希冀的新知識。想着你對你的家庭，你的祖國和考察團所負的責任吧！我在聖馬魯(St. Maro)過着的夏季裡，時常聽說湖的險難，這是很容易避免的。你自負曾在西藏的湖上冒過險。但那時你年青多了。你說過，提及馮考爾用羊皮造一張較安穩，適于泛湖的船這話，但用的羊皮太多了，你要節省這費用。你要等待到這船做好時，我願意負擔購買羊皮的費用。我求你，拋棄你的成見吧，你說，天氣平和時，獨木船是不危險的。但是，當你正在湖中時，暴風可以刮起，那你將怎麼辦呢？」

「那我們便扯起帆，出盡力搖到岸邊。」

「你所豫料的危險和你能够得到的結果相較，大得太多了，我希望，我們明晚再紮在一起，那末，在你出發做這樣蠻勇的冒險以前，我們還可以談談。」

這爲我的安全而憂慮，是徐教授一種至上的同情心，他是異常純潔的。最後我戲謔地問他：「要是我入湖，不歸了，你將怎辦呢？」

「你不要說這樣的話吧！」他莊重地回答，踱着回他的帳幕去了。

十七、從索果淖爾到噶順淖爾

十月二十一日早晨河水又落了，自我們到達以來已降落五又五公分。夜裏的氣溫低到零下五分，但早晨却很清亮，天空碧藍碧藍地，草原在作黃色閃爍。我的帳幕前面瑞典國旗在岸緣的最外邊狠威風地飄揚着。

拉爾生喚醒我，對我說，土爾扈特的首領親身降臨了，現在他的帳幕裏坐着談話。這自然不是老的，必是他的兒子了。我一下子便收拾完，這貴客便請到我的帳幕來。他遞給我一束輝藍色的絹帛，和他父親的一張紅名刺。這上的爵位和名號是：郡王達齊 (Kun Wang Daschi)。他的省區是額濟納 (Ejina)。名字的右側寫着：老土爾扈特人。

他的兒子——握額濟納的實權者，我們的賓客，是一位壯健的人，有一副異常慈祥 and 堅強的外表。他很是彬彬有禮，顯然是含着好意來的。我讓把徐教授請到，他同樣得到一束藍色的哈達 (Hada) 和一張紅的名刺。我們飲

茶，談話，互道一般的客套。要是我們十分要見老王爺呢，我們是受歡迎的——我們的客人這樣說；可是他病了，只許至親和一二僕人到他身旁。我們回答，至于騷擾他尊座，那更不是我們的意思了。我們只請求，向他道達我們最尊敬的問候和來意。

他身上也帶着我們昨天的信，請求把牠再翻譯一遍，後來他再申明昨天他的副官已經向我們道達的確切允許的語言，我們可以有無限制的自由，氣象測候所隨便留在這裏多長時間都可以的。

當他問到，他是否有甚麼可替我們備辦的，我們回答，要是能够租賃一輛牛車，那就很感激了，這車把我們的艇從索果淖爾運到噶順淖爾，再運到神奇的森林去，我們將到那裏攝電影。是的，狠情願代辦，「我只要打聽，車應該在那裏等候你，並且在確實的條件之下，你不要出錢，因為這是我供奉你的義務。」

最後我說出我原定的意願，我們留在這裏過冬的駱駝給他的牧場的損失所要的賠償，並且請他對我說，我是否可以給他送點歐產的物件，我將要送到這裏，讓氣象測候所所長遞給他。他立刻回答，他異常注重一架至好的望遠鏡。這物他可以得到，要是他，我在說，對待氣象測候所和牠的居守者客氣一點的話，他還可以得到別的贈品呢。

這和愛的土爾扈特首領直到十點四十五分才離開我們，他剛在草原上消失了的時候，哈士綸和我便跑到艇那裏去，掙開，讓我們在急流中泛流着了。左岸長着疏散的檉柳，右岸我們看見一片平地，不久以前還淹沒在水裡的平地，不到半點鐘後，我們便到了東都爾河分成兩支的地點了。左邊一條漏成許多泥坑，是人家警告我們的泥坑，右邊的一條狹小而彎曲。拉爾生在右岸上先走，使我們及時注意，當我們走近所說的瀑布時。一會他便在蘆葦

中消失了，這裏的蘆葦實在長得很高，很茂盛。

過了一會他跑了回來，搖着胳膊，喘着氣對我們喊：

「站住，站住，我聽見瀑布的流水聲了，牠總是在最近處吧！」我們拋一根繩給他，他拉住這繩，在流水中，艇行頗速。我們行上岸尋覓可航的水。每分鐘傾注在高一公尺的小臺上的四五立方公尺水，構成高三公尺的瀑布，這使我回憶到尼亞加拉（Niagara），牠和賀爾思疏依瀑布（Harseschae Fall）有同樣的形式。在小瀑布的下面，河流構成一洶湧的旋波，把河底掏成深窩。在這泡末的水量從這魔釜中噴發出來後，便迅速地流入初時只兩公尺寬，後來又變成三公尺寬的一條溝渠了。河岸構成高兩公尺或兩個公尺半，幾乎，是垂直的牆壁。有處被水沖洗過，作着將要墮落的樣子。所以在岸邊上得要小心點走。

在我們偵察好這危險的地點之後，便回到艇來，把所有沒釘緊的一切都拿走了。拉爾生和哈士綸執着繩，讓艇向着瀑布滑下，而我在用木桿對着流水維持平行。這艇向後衝進瀑布邊緣，艇在那裏傾斜着，墮入沸騰之釜裏，灌滿了四分之三的水，但還要在遊泳着，被拉到一個地方，是哈士綸能够下去把水完全舀出的地方。

我們仍然繼續航行，河像是在略為迂迴的走廊中流着一條小運河一樣，但是狼明顯地傾斜着，我們在暈眩的航行中從一系列小的瀑布呼嘯而下。在岸上的拉爾生得跑着，同我們保持同等的步趨。我們還有這樣多的水，使我們還能够前進。水少一點了，我們便被阻住，歸結起來，這總算是一次快愉和緊張的航行。

可是不久我們又得到多的水了。從左邊岸壁上注下一條小溪流，成爲二公尺高的瀑布。別的許多溪水跟着來，合共七條，此外還有五條流水。流水甚清，因爲在蘆葦的泥窩中曾經被濾過的，是從東都河爾的左支河流到的。從

此以下，河身愈是寬了，過一會便寬到十二至二十公尺，最後便像我們第一次住地那裏一樣寬了。深七十五公分和一公尺。河岸很低，一般地只高出水面半公尺。我們看見吃草的馬和牛，和一間蒙古包。但是牧場愈來愈稀疏了，只是些疏散的植物壟構成的草原。最後土地全然荒瘠了，很大片的地面遍佈着乾枯的，裂縫的軟泥。

在繼續了三點鐘的航行之後，我們在正張開的新駐地上休憩一會。從這裡外望，索果淖爾是十分接近了，好像是黃灰的沙漠中一塊深藍的貝殼一樣。

在我們測準了一會方向之後，我們又撐開，走完這最後的一截。不久這河便分成許多小支流了，這些小流又在泥港和插着的小樹枝間分成更小的，流得更急的溪流。我們順着中路走，這像是最適宜于我們的，但還時常擱淺。

最後，一切陸地都遺在我們後面了，湖在我們面前展開。但是要到純藍的水那裡還遠着呢。距岸還有幾百公尺遠，都像豌豆湯一樣濃密而色黃。要是我們相信，從這裡可出到湖，那我們便欺騙自己了。一片泥港像橫門一樣排在小支流的前面，那裡的水只到五公分深，不管我們怎樣地推着，撐着，我們却不能從那裏挪移一步。哈士輪尋覓流水，直到他猝然陷入藍黑色的軟泥為止，狠費些事，才走得。這裡，可以毫不費力地將木棍在泥底插進一公尺又十公分深。

我們將艇往回拉，站住，後來走到西北的一處地點，拉爾生，李伯冷都在那裏，從岸上向外掘一條運河，使水深到能夠讓我們出得去的程度。在可航的河水上用檉柳樹枝作標誌。

但是太陽已深落了。我測量着顯著的湖的輪廓和北部的山脈。諾顏博克多在東向北轉三十一度，可克新 (Kochin) 在東向北轉二十度，託斯託 (Tosto) 在西向北轉二十五度。博羅鄂博 (Boro-obo) 在東向北轉七度處聳立

着，山頂一塊界牌，在索米凍湖北岸一段路，是從整座湖和他接近的周圍看出的。後來我們便遊步歸來了，在晚上的火旁邊坐下，談說着，我在念着我們于十月二十二日將要經歷一天可紀念的日子，便就寢了。

新的一天同着清輝的天空，悄靜的空氣到來了，我被兩響槍聲所喚醒；這是拉爾生發的，他放倒了正在飛翔中草原上的三隻野鷄。我從我的帳幕行出時，只有我的中國僕人魯子銘在這裡。別人都到艇那裡去了，準備把牠放在堅硬的肩膀上抬到昨天掘成的運河那塊去。李伯冷把進行的一切事項都攝照了。當我到時，艇已縛在一根木棍上，放在離岸一截路處。哈士綸划着出去，偵察幾百公尺外的深處，當他搖到毫無阻隔的地點時，便轉來了。在湖的東和東南部，那裏的水同樣是黃濁的，顯明地看出，湖鵝在那裏的地上走着，立着。哈士綸從他的轉彎處一直走到純藍的水面，還有好長一截路呢。他所達到的最深處是五十五公分。他盡量地把艇拉近岸邊，然後背着我出去——這一幅圖畫，已是好好地攝照了。

我們的行裝十分輕便。一隻獨木舟裏放着裝上瑞典式的餅乾的餅乾盒，這是我們廚子在瑞典的傳道師處學會烤製的，和兩碟可司糖。在別隻獨木舟裏，我們有相似的一隻盒，裝着烟捲，繩索，旅行藥品，和一小瓶可格拿克酒（Kognak），是我們的「家醫」給我們預備的，當我們被迫飲鹽水時就可應用；此外還有我那裝茶的大暖壺。這便是一切了。湖看來却非常之小，我們只要好好地把他駕馭上一兩點鐘，便可划到西北岸了。拉爾生領到命令在博羅鄂博正南面紮住，天黑後他得在那裏點起一把火，如果我們直至很晚才到他的駐地時。

哈士綸只穿着一件獵衣，一件毛坎肩和浴褲，不穿鞋也不穿襪。我仍舊穿我尋常的旅行衣服，但沒有外套。在我的書棹上我有一張摺着的棹布，阻止地圖紙和別的物件不致滑出船外。

最後我們還帶着駱駝鞍上的橫木和我的手杖，預備遇風時，可以立成一根桅。

這一切的預備是耗費時間的，當我們——向徐炳超，拉爾生，和蒙古人道別——開進湖中時，差不多已是十二點鐘了。空中的氣溫十五度二分，水中九度三分。我們在三十三公分深處飄浮不進，哈士輪才開始搖槳。當從西方到了一陣微風時，我們停了一會，樹起我們那救急的桅槳。

我們手上除了我的皮坎肩外沒有別的做帆的東西。牠被張在我們的手杖上，用兩根索鈎住。這異樣的風帆倒是一具最妙的吸風機，我們用槳搖駛而進，水拍着獨木舟的前部拍拍地作響。

我們進到湖的藍水面了，渾濁的河水在這裡已失了效力。我們從廣闊的遠處聽到一種強烈的咆哮聲。這是風聲，風在湖中揚起戴上泡沫冠的波濤。湖波增加了，浪濤愈來愈是洶湧得怕人。那最緊驟的波浪已攀上了我們獨木舟的船緣。風在高漲着；情狀愈是危險了。我活現地回憶到在羅布淖爾和塔里木河附近諸湖上我那冒險的泛舟，並且曉得，這是危險的把戲。因為這獨木舟是從圓樹幹削成的，所以艇邊是向內灣曲，恰好把波浪請來拜訪我們。我們時常聽見這煩厭的濺水聲，當波浪滾入雙木舟之一隻時。

我們把航路對準東八十度北的岸標走，哈士輪盡力搖槳，風在刮着，把帆索像張弓一樣纏緊了。不久博羅鄂博便在離我們西轉北二分立着了。我們迅速地接近了湖中的廣漠，但南岸離我們要比北岸近些。這裏在清深的水面上只看見疎散的幾隊湖鳥：鶻鷂，灰的和白的鷗，天鵝，一種紅嘴黑色的鳥，大概是水鷄之一種吧。牠們結成更大的羣立在淺水上面，牠們一再地從我們頭上飛過，拍拍地落到湖上。當我們行近正在遊泳的一羣時，牠們振着翅膀略略地飛起。我們沒見着野鵝。牠們好像不喜歡索果淖爾獻給牠們的食物似的。

我沒有很多空閒的時分。每在很短的距離中我就要測量深度。索果潭爾很淺，好像是在薄玻璃的平盤上一樣。幾乎對於全部的路徑，我這分成公尺和公分的木棍都够用了，全棍只長二公尺又五十三公分。我們用不着老用垂繩測深。湖中只有少數的幾處是木棍不能達的，我便得使用一條測繩索了。最深處亦只到二公尺九十分。

我一樣地時常測量着我們航行的速度，和空中與水中的氣溫，把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測驗記錄下。我時常拿着望遠鏡。東南部看見了兩間蒙古包和遊牧的畜羣。南面是立在水中的一羣馬。馬足在空氣的蕩漾中伸長了，幾乎像是在湖面浮着的一樣。牠們飲着，像喜歡飲這湖水是的，不管牠那蘇打味道，是怎樣的難飲，我們也能够飲牠，但我們的胃在翻騰着。

湖外的水幾乎全是清澈的。我能看見綁在我的木棍末端的一小塊白片，直到一公尺零二十公分深。湖底全是硬的。在由河的泥漿變黃的水逐漸過渡到清藍色的水的地方，深一公尺又三十五公分。當風在現在更加強烈的時候，我們所放心的是，即使船翻了，在這裡我們也能够找到硬底的。但是深度增加了，並且當浪頭開始潑進獨木舟時，我們底下有兩公尺以上的水。這就緊張起來了。我腳浸在水中坐着，這水在波濤中來回盪漾。當我向下看時，我驚訝地發見，獨木舟三分之一已滿是水。這無用的廢載使牠更重了，並且使波浪更容易潑入艇邊。

我拿着鐵杓，竭我所能，在激水時，哈士綸却努力于用槳破折最險惡的浪頭，挫折牠的沖擊力。有時候這管水的工作使我覺得真是沒望了，我猶豫着，我給獨木舟舀出的水是否比再灌入的水快些。就是這時間我也不能忘掉我的測方位，測深和別種觀察。風力只要再高一度，湖便佔我們的優勢了，艇將裝滿了水，最好也只能保持到還在漂浮的程度，然則，在冷水中能够支持好長時間，在四肢沒凍僵以前，執住船邊能够維持多久呢，這便成了問題了。

但是一切都順利了。深度減少了，不久便只有一公尺深或更少些，在危急中我們可以步行上岸。所困難的只是判斷這裡離岸有多遠。如果像這裏向東岸是狹平坦的呢，那這湖看來便很大了。爲安全起見，我們變更我們的航線，正對着東面走，這樣我們便有充分的回風，更好靠岸了。

在南岸和東南岸透着堅實的沙丘，植物壠和昏暗的平面，這只能是檉柳和楊樹。從遠處所能看見的北岸，全然荒蕪了，離岸一截路，拖曬着一帶峻峭的黃泥崗，顯然是以前的湖延擴到的部分。西面，察果淖爾好像直伸到天邊的樣子。

現在湖愈是淺了，湖底坦平的壠地的綉紋清白地顯出。當我們在東岸擱住時，已是四點一刻了。從這裏到乾地還有七十公尺遠，哈士綸再把我放在他的強健肩膀上背過。然後他還得再走一次，取我們的食物和物件。

這其間我走着尋覓適當的駐地，在陸地上遊行了十分鐘才找到全然乾了的地方。我接着就開始聚集木柴，我們便燒起一把火，火在劇烈的暴風天不是這樣容易燒着的。我們料得要過這倒霉的一夜了：在黑暗，寒冷和潮濕中渡過十一個鐘頭，不是一種舒服的光景，穿得又只是這樣單薄，或竟沒穿甚麼，而且還打得半濕，沒吃甚麼溫暖的東西，沒有很多柴燒。可是猝然間，我們從北面聽見響聲，在一瞬間後，那刺馳到火旁來了。在他的駱駝上帶着我們的舖蓋，兩張被，拉爾生子千九百二十三年在張家口替我做的毛靴（Kaschmirtiefel），哈士綸的衣服和一大盒漬魚。

這樣我們便得救了，用不着換冷，用不着節省我們的柴火了，尤其在那刺給我們載來新的食物之後。據他現在對我們所說的，拉爾生在到下午狼褪了還不見我們的時候，才打發他送東西幫助我們。徐教授狠不放心，覺得狠可

怕，要是我沒有帳幕和鋪蓋，沒溫暖的食物在野地過夜。

八點鐘，我們三人在一塊晚餐。當我的暖壺的甜水茶告罄的時候，我們只得採用湖水，那時這小可格拿克酒瓶便狠合用了。「可格拿克」酒滲合蘇打水，這都可以飲呵！哈士綸說。我們傾談着，諧謔着，吸着煙；火在拍拍地響，在飛着火花，時間很快地飛渡了。

當我們把最後一塊柴放進火裏時，我便脫了衣服，鑽進我的被窩，這丹麥人和蒙古人給我蓋好被。哈士綸然後潛到火的另一面，到他的住處，邦刺則在駱駝邊睡，替他防護豺狼。

火熄了，黑暗降到駐地來。我躺下還醒着好久，仰觀萬星羅列的天空，傾聽那神秘的聲韻。

在野外過了有趣的一夜，我在新火的爆裂聲中醒來了。我們剛吃過早飯，測過了方向，便重新放入湖中，對着西七十度北拉爾生的駐地那裏開去。西面唯一的高山博羅鄂博在西向北轉五十二度高聳着。天氣清亮，是真正夏日的和暖。太陽烤着我們的背脊。哈士綸今天得搖一整天的船。

剛兩點鐘後，我們便到了目的地。橫渡湖面只要三點鐘。第二次測鏈線，我在這上最深只定到四公尺又十二公分，比第一次的顯然是短多了。

拉爾生，李伯冷和蒙古人在上岸的地方等待我們，是他們已經替我們安置好的泊船處，歡呼着迎接我們——顯然是慶幸我們沒溺死。蒙古人對於湖，河和船含有無限的畏懼心，覺得我的泛舟是糊塗極了，是亂來。徐教授和李憲之早晨環繞索果淖爾散步去了。我們從船上看不見他們，是因為距離太遠了的原故。

牛車是準時到的，跟着一矮小瘦削的，和氣的土爾扈特人，同五隻黑狗。因為地勢的不平和軟的沙地，這老

頭却不能從這裡向西直達鄂博因河，而是要挑選一在西南之南幾公里處的地點。我們飯後出發到那裡，哈士輪和我走水路，旅行隊和牛車沿着一帶岸灘走。

從我們的營盤向外，當天黑了時，我們能夠看見河口旁邊的徐和李的火把。我們使徐的僕人王和馬達喇嘛帶着駱駝過去，幫他們過河，到我們這裏來。

這天晚上我可以安穩地睡着了，心裡在記念，在索果潭爾過了兩天至可懷念的日子，又佔領了亞細亞一新湖。牠雖是已經出名了，但我却頗以為靠得住的，是在我們之前沒人坐船拜訪過牠。

我于次日早晨醒來時，這土爾扈特的老頭帶着他的牛車和我們的艇已經上道了，我們便只須跟隨他的車痕走。我們初時是沿着堤岸走了一段路，橫過前不多時還溺在水中的地方，和一叢枯死的樺柳樹，最後到了硬的，幾乎全無生理的高坡，土爾扈特王的都城便在那裏的西南偏南部浮起。以後重復下行，穿過樺柳林，從一較大的鄂博走過。

在走了約十公里以上的路之後，我們到達鄂博因河的一尖彎，那裡的岸臺高頂高出河面六公尺又二十公分，沙壁成三十五度角，直接向水面傾斜，我們將艇從這滑道滾下，然後順河下行。噶順潭爾距離不怎遠了。但我們不再進了，不管是今天或以後幾天，我這次只須從岸上一覽全湖便滿足了。十月二十六日早晨，我們行上在東南岸附近一座草岡。我們從這裏望見全部的噶順潭爾，和牠那閃爍的水面。牠好像比索果潭爾狠是大些的樣子。在我繪了湖，和北部的遠山的一張圖案之後，我們歸到駐地來，收拾行李，折掉我們的帳幕，便踏上了到大本營的歸途，我們這途旅行的一次新的段落將要在那裏舉行了。

十八、第一號固定的氣象測候所

十月二十六日夜裏，氣溫降到零下八度七，是直到現在最低的溫度。哈士輪和李伯冷在日出之前，已是帶着牛車和我們的艇踏上歸途了。他們是與我們不相連絡的，他們得斟酌着，怎樣和從那裏進行。李伯冷要從艇上攝照那神奇的森林，這艇以後將要留在某處岸邊，給第一號氣象測候所應用。

我這隊沿着鄂博因河穿過森林向南走，于十月二十八日橫渡一部分已凝冰的河，在長時間的奔馳之後，穿過叢林，草坡與瘠瘠的石子地，終於望見我們的大營了。在額濟納河岸一桿高桅上飄着瑞典的國旗，在新的氣象測候所前面是德國旗。大家都跑了來問候我們。我感到一種異常的喜悅，和那林和他的同伴貝格滿，海德，馬森伯，生瑞和丁道衡再晤面了，他們和我們分別了整個月。他們于十月二十三日，在我們前五天到的大本營。剛吃完飯，北隊的先生們便向我作報告。那林展覽他畫成二十三張的大地圖，共包括二千六百五十平方公里，一直擴充到三德廟，他直到額濟納河的道路圖共合十四張。海德貢獻由他用三角測量法畫成的美麗的概覽，同樣是直達到三德廟的。馬森伯做了一些谷徑和河道的風土測量，是隊伍所插過的所在，這對那林的地圖是一種特別珍貴的貢獻。

貝格滿充分地得了受過安德斯教授訓練的採集家斯士貴的幫助，從白靈廟到額濟納河發現了石器時代末期的百二十處居土，這裏面只有十四處是在從三德廟到第一號氣象測候所的道路上的。採集物品的數目到萬七千六百件，大半是火石做的記號物，削刀，碎片，箭頭以及石做的碎片，斧子，刀和別的用具。

北隊所有的全人都滿意他們的成績，這是有理由的。此外他們損折了一隻駱駝，買了三匹新的。他們的駱駝中

着十二匹是這樣的壯健，牠們隨時都可以出發到哈密的遠途。

他們在路上對於我的隊伍聽見最奇的消息。一些人以為我們是一團軍隊。開到額濟納河佔領土爾扈特人的國土。別的人却聽說，我們在發現無數金寶的黑城（Cher-i-Chab）防守起來了，大帮的土匪在城牆外集合，等我們走的時候，搶奪我們。

大本營裏一切都照舊——除了一件小小的事兒，就是：為已經開始的冬天準備一切。現在歐洲人穿上毛靴了，這是馮考爾做的，外加皮帽暖帽。當我們在晚上分散時，誰都毫不耽擱地帶一盤炭火到帳幕裏去。

日子像往常一樣流逝着，大部分是用在磋商，談話，討論新的偉大計劃上，這是施行于中亞細亞廣闊地帶的，好像是在討論我的祖國瑞典任何一小州的事件一樣。我們也推測着，袁復禮是在那裏了。整個的南隊找不到一點踪跡。直到三德廟西部那林還同它們有連絡，以為袁復禮以後總是走南面的一條路。但是從那時候起，連它們一點最淨泛的消息都沒到過我們這裡來。

馬學爾，劉衍准和馬叶謙還未從毛目回來，而且黃文弼處，我們沒得到新消息。但是，這起或那起都不會讓人等候太久的，這倒不致害怕，他們耽擱了總隊向哈密出發時間。不過，在額濟納河時間上的損失只有在這點點上是有可慮的結果的，就是：哈密的第二座氣象測候所的測驗程序便不完滿了。所以德博士向我建議，他想即于十月三十一日率領一部旅行隊出發，從最短的沙漠路開快步到哈密去，這樣他總要在總隊前二十天到達那裏。等到我到哈密時，我將發見第二座測候所已設立好，已充分地進行着。

我自然同意這計劃了，於是吩咐拉爾生，十月三十一日早晨準備好最好的二十四匹駱駝。郝德的旅行團算是中

部，因為就是現在我們也分三隊前進。我自己的一隊想打南邊一條路走，那林和貝格滿則走北路。哈士綸受命爲穆德的先鋒隊的統領，韓普爾的工作是繪畫旅行路線。

十月三十一日朝早，大家都圍着行人，向他們道別。二十四匹漂亮的駱駝背上已驮着輕便的行裝，騎坐的駱駝裝上了光耀鞍子，帶着槍枝，鞍袋，水瓶和別的。僕役方面只有一蒙古人和一中國人。狄德滿担任做廚房。帳幕的張折，舖床，掃除，細行李，上裝和下裝，由先生們自己照料，而這兩僕人只在哈士綸指揮之下管理駱駝。韓普爾和李憲之測度他們第一條基線；因為這兩人是要畫路圖的。最後的信件插在郵袋了，最後的握手交換了；這八人便騎上他們的駱駝，於是這小隊，却是精壯的旅行團在落葉的樹木間消失了。

十月最後一日和十一月初，河水愈是減退了，我們在這河岸上過了可紀念的數星期。雖則河水的一部分已結成冰——譬如十一月四日夜裏的氣溫降到零下十度八分——但這結冰却不足說明水準在最高度降到三十三公分五的理山。土爾扈特人說，毛目地方和沿河面上的農夫時常是把他們的田畝灌上水，冬天的時候便結時一層冰蓋，只要這步實現了，人家便可以期待十一月中旬有一次新的漲水。河身顯出奇特的樣子。從我們岸邊轉流過的支河變成了一處漫長的港灣，滿裝着澎湃的流水。而現在呢，只有河身中間看得見一條細流，在明顯的沙洲上迂迴而進。

一日，拉爾生突然帶回一間蒙古包，真出我意料之外，這是他在一土爾扈特人那裏定做的。牠雖小，却狠新穎潔淨，當着牠那像是乾酪杯蓋似的圓頂在這藍的幕城中間高聳着，左邊樹着掛旗的長矛時，那誰都曉得，這裏住着這游動民族的領袖。蓋着這蒙古包的毛氈，外面是白的，裏子灰的。紅色的門。房內中間放着一煖爐，是煤油桶做成的，安着一長管，從烟窗通出。烟窗只半掩着，給我映照上面的光線。晚上，當我就寢，爐火熄了時，在我睡

着之前，還可享受一會子星月的光明。我夜裏的皮床像往常一樣直接安在亞細亞地土上。門的左側放置我的「書棹」——舊的木箱，和我的椅子，右邊是兩皮包，裝着我隨時要用的物件。牠們的前邊鋪上包頭地氈。其餘地上蓋上毛氈。我感到很是安適，遷到這溫暖的住所，正在冬天開始露芽的時候。

同時也做成一間別樣的冬房，立刻引起的愛好，是帳幕與穴居的混合物而且還裝上一張「坑」。生瑞恆便在這裏過冬。

十一月三日，一陣震雷的塵風掃過我們的駐地，把全部地面蓋上光灰色的塵雲。下午之初，馬學爾高大的軀體突然從這烟霧中浮起。他像往常一樣安閒寧靜地，手牽着他騎的駱駝到來了，用純瑞典語問道：「我們可以吃點甚麼嗎？」他要的一切，都得到了，許多問話都向他叢集。到毛目的距離是二百二十三公里。去時他們用了九天，歸途用了八天。他們六匹駱駝中之一匹，狼異樣地損折了。他們過額濟納河時，劉衍准騎的駱駝在流水中間躺下了，怎麼也站立不起來。劉和馬堅決的跳下河去，如果遇到義不容辭的事時，是一無所畏懼的，他們一步步地幫助別人把這駱駝拖上他們住紮的岸上，在火旁烤乾。早晨這牲口便死在帳幕之旁了。

森林在百三十公里後便終止了，並且最末的二十五公里是從墾植的地面走過，這裏是些田畝，花園和運河。小的毛目城緊立在河之右岸，為一方形城牆所圍繞，邊長至少二百公尺，東西各一門。這小城僅只住上三百中國人，只有三家商店。毛目全區數到千戶人家。

我們的使者受着和氣的縣官特別優良的招待，他們便在這縣官家裏作客，過着一種斯巴達式的簡單生活，正如獨將軍部下所過的一樣。一位同樣和氣的商人賣給他們麪粉，糖，蔬菜，馬鈴薯，皮衣和其他我們須用的東西，把

貨物裝上十隻駱駝運到第一座測候所，只索很少的租賃費。商人的兄弟正在這天做喜事，而馬學爾，劉衍准和馬叶謙便被請作貴客了。馬學爾給新婦一些銀元當作賀儀，新婦行中國的大鞠躬禮——叩頭道謝。

在歸途中他們網得黃文弼和莊，這兩人同着劉衍准，馬叶謙，商人和駱駝隊于晚後到達我們這裏。劉衍准給我們講從北京得到的最後的政治新聞以及「京師大學」這名稱現在包括北京所有的大學和專門學校了。徐炳純和我向我們北京的理事會所提出的要求和提議，理事會在八月四日的一次會議之後于八月六日的覆函中都答應了。

十一月四日的午餐，雖在寒冬中我們還在野地用餐，在場的只十八人，那便是有十位團員不在這裡的了。當我讓這十八人知道，大隊在我的指揮之下帶同拉爾生作帶隊長，同樣那林的隊伍也于十一月八日向哈密出發。這時一種閩室的歡呼聲爆發了，因為現在大家都熱望着，再到「陣地」去。收拾了一整下午的東西。已是很晚的時候，瑞典人，馬學爾和錢默滿在生瑞恆的「冬廬」中聚集。在那裏我們被用土耳其的「十司里克」(Scherik)，塔馬鈴薯和一點子與舊的飲料款待着。這三位居留者在土爾扈特人的國土中將要過着怎樣的生活呢！將來他們要有多麼可驚可駭的遭遇和冒險可供述說的哩！

十一月七日又是別離的一天；因為此日學生崔鶴峯離開我們的考察團，準備在包頭建立新的測候所。

我們在額濟納河渡過的全部時間——從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八日，每天都在做着建設第一座固定測候所的工作，這工作在我們居留的末期事實上也像完畢一般的妥當了。在最後的一天，我讓錢默滿把一切細件指給我看，科學的儀器，居室，佈置和存糧等。

有些處所還要添置的和變更的，關于住處一層，要在林邊立起四所大的土爾扈特式的蒙古包。已經造好的一所

得歸錢默滿住，馬叶謙住第二所，僕役居第三所，第四所由穆梭和其他的蒙古駱夫住。在馬的蒙古包也可以暫住來賓。

我們許多詳細的談話中給錢默滿分析我希望于他的各種工作。他是測候所負責的領袖，在監視着，氣象的考察用最大的精確性去施行。在這期間他自己不是時常縛在測候所這裏，因為他有馬叶謙和生瑞恆當助手呢。他便可以支河中作短期的旅行，冬天在冰上，只要春天到了，便使用我們的「艇」。

一月之中他要給我送一次報告到烏魯木齊去，自然是經毛目發郵了。與這座城的連絡他應用着我們自己最好的駱駝，依然照着穆梭的指示，就能維持了。留在這裏須要看護的六十四匹牲口，大半是安德斯隊裏的。在這些牲口未充分休養之前，他們應當租賃土爾扈特人的駱駝。來回路程，不啻四百五十公里，價值只須五元。

我們的錢櫃到了落潮的時代，我們因此對於測候所的需要只能留下幾百元，此外還給袁復禮留下一筆小款子。所以我們決定，哈士綸——他是個超絕的駱駝統帥，在我們到達哈密後立刻轉回額濟納河，給第一座測候所遞送款項和郵件。這可是七百公里路程，來回便是千四百公里，或者，如果把在祁德隊裡的去路還算上，大概是二千一百公里了。可是，這在他是不算甚麼的。

額濟納河下游的居民屬於土爾扈特族，便是蒙古的世系了。這樣在我的遊記的範圍裏便應該在這裏對於他們的歷史說幾句話了，而我們留在這小沙漠河同伴將要同他們發生很密切的關係，便有機會對於在我們時代的土爾扈特人的生活風俗求得各種經驗了。

我已是屢次提明過，我們的中國學者帶了六箱關於中國歷史的古籍。在這宗金礦裡也存着一種著作，約在百年

前出版的，叫做「蒙古遊牧記」。著者張穆並未能完成他的著作；他是一個別的考察家——書是由何秋濤完成的，在這著作裡每一蒙古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卷。徐炳昶教授是這樣地友誼，替我翻譯這小書的最重要的內容。大家在這上頭又能知道許多情形是馳名的「支那通」早已就譯入了偉大的文化語言之中的。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那屈盤（Oppen）已經在他的著作「喇嘛的教政與廟院」（Die lamaische Hierarchie und Kirche）（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出版）中報告過土爾扈特人奇異的命運了。下文名字的寫法我不能參考別的書了。我只照着徐教授的中國字和中國讀音拚合地寫下。（譯者按：以下根據蒙古遊牧記敘述土爾扈特人的世裔，茲從略）

在前時，一切在中國境界的蒙古人都直隸于皇帝本人之下。這種情形自然于千九百十一年隨着民國的成立而變更了。現在只數到九十七戶人家的額濟納河的土爾扈特人是在甘肅省長的統屬之下，雖然他的王在某種事件中也可以直接向北京政府交涉。

額濟納河土爾扈特人的領域東面伸至苦爾尼（Kurne）——我們第一座天文台南面的一處地點，南至靠近巴銀滿格多的毛目境界，西至戈壁，北至亞赫山山脈，東南至賀里山（Holishan）山坡，此地像是接近甘肅本來的境界。

這篇簡短的概要只是討論昔時的土爾扈特人，他們的後裔在我們今天在額濟納河邊和在以下的西北部四處區域中都找得到，在伊犁，加拉沙爾和其他上面所說的新疆的部分。此外有一土爾扈特族住在柯布多（Kobdo）之西南，別的一族在此城之南。此二族被稱為「新土爾扈特人」。總共是七起土爾扈特族，其中五起是老的。

在元朝——就是馬克波羅的保護者——之後中國人分蒙古地為三大部：北部是加爾加蒙古人（Kharikhamongo）。

Ion)的無限的領域，西部是阿族特族的遊牧地，南部是替哈爾(Higher)和多數別的種族以及他們的住處。加爾加和替哈爾是成吉思汗的後裔，由阿族特傳下的只有賀蘇特。

我們在蒙古民族的世界中找到堅忍勇敢的土爾扈特人。對於他們以前的住處人家可以說，正如宗教歌所說的一樣：「你不應當永遠是在這開達爾(Koder)的茅廬裏住，你在地球上遊逛一些時吧，作一位他鄉人和賓客」。但是，在土爾扈特人在那裡過着他們生存的最後二百年的額濟納河，他們大概有着他們永遠的居處了，就在這裡他們族中這最後的希少而衰敗的苗裔也是將要淪喪的了。

十九、沙漠旅程與飛沙暴風

十一月八日早晨我們醒來時，含有特殊意義的一天便立在我們前面了：現在我們要踏上偉大的第二站頭了——貫穿額濟納河與哈密間的沙漠作艱苦的冬行。

第一天旅程只是很短的，自然只是作為試驗的旅程，為的給蒙古人察看行裝放在駱駝上是否合式的機會。

旅行團的大部分已是出發了，那時拉爾生告訴我，我們多了十五件行李，駱駝不夠用。所以我們得把這些行李留在第一座湖候所。我們在近幾月用不着的一切物件和糧食，便分開了。哈士綸準備在為他預定的第二次出發時把牠們帶走。我們現在所以缺乏駱駝是因為在呼肯爾圖河出發時，對我們載重牲口所估計的過量勞働之故。我們那時共有二百七十二匹，我的總隊用了一百二十七匹。以前損折的數目是二十八匹；這數目在等待着我們的苦寒的沙漠地中必是繼續增大的。

到哈密的大隊同第一站一樣分成三隊；德是前鋒，走中間，晚一天出發的那林在北，我在南。

我們不久便把河搬在我們後面，森木接着也停止了。在林邊瘠瘠的石地上張開了我們的駐地；這便是第五十號。

二十八位團員中在我隊裏的只有十一位：拉爾生，海德，那默爾，馬森伯，李伯冷，米綸威，徐炳超，黃文，勞，丁道衡，劉衍淮和我。五位中國同伴現在是在我們後面，其中三位在袁復禮隊裡，兩月來我們就沒聽見這隊的一點兒信息。我們用了十九位蒙古人和中國人做駱駝管理者。此外在我們這裏的還有一位廚師五位聽差和古物採集者崔。這樣我們總共是三十七人了。預備着四十天的糧食。爲對付無水的沙漠地起見，我們帶了六隻蒙古木桶，足有三次宿營的容量。

一中國的貿易旅行團同我們同日離開額濟納河，全隊計八百匹駱駝。他們來自歸化城，想過哈密和巴里坤（巴里坤）到古城去。裝載的是原料品，茶，洋貨，紙烟等。我現在就提到他們，是因爲當着旅行的第一段路，他們在我們前面隔離很短的距離。他們的首領請求同我們搭伴旅行，這樣我們的槍械也可以替他們禦賊。這却是不成問題地是不行的，因爲我們知道，各處泉水都供給不了這麼多駱駝的飲料。

在我們旅行團裏的工作分配還是同以前一樣。

我們大家是多麼快活啊，到底又上道了——却沒一人預覺到，這次的沙漠旅程將要怎樣地艱辛和費力呢！

十一月九日早晨，我的蒙古包正在被拆去和捲起時，我坐在火的旁邊，在往視着，七串的旅行隊怎樣地向偏西的西北方進行。過了一會，我便隨着他們的足跡走。額濟納河的森林和漢代的一些頹廢的堡壘在我們後面消失了。

地是硬的，滿鋪着細沙粒，「小丘」——小的尖形的泥壠，一個個地散立在上面，丘與丘間貫以樹根。長着憔悴的楊樹的乾河底，無疑是舊時的支河了。

繼續西進着，次日我們便到了默龍河（Moruin-*göl*）的森林，橫過那寬百八十公尺的河底，地上一兩處是濕的，其餘却全是乾的。牠的左岸是一口泉，泉旁有一水潭，潭水清新，蓋着一層冰。默龍河一如額濟納河，但這裏的叢林較爲疏散，衰弱，而以花楸樹（*Eberische*）爲最多。我的蒙古包便在這樣的一根樹下建立着，我們又在頗聽樹顛的響聲了。我們覺得，是同夏季分別了的一樣——這奇異的，忘不了的夏季；不久我在亞細亞所經歷的最嚴酷的冬天將要隨之而至了。我們的近鄰是一間土爾扈特人的蒙古包，我們打聽出，據河住了二十戶人家，這河很是使我回憶到和圖河（*Chosra-dary*），尤其是牠的水潭。一個名爲唐尙（*Dschangany*）的土爾扈特人被僵了，他得引我們到以下的水泉去，我們從他打聽出，此地叫做圖萊伯魯克（*Toroj-boruck*）——「沙崗上的楊樹」。據他向我們所說，在默龍河的森林中有狼，狐狸，野貓和糜子，却沒有大野貓。他自己習于打獵，把皮革售給中國商人，一張狼皮他得到十元至十二元的代價。春天和初夏裏河水很多。當着流水時，是不能渡過的。在持續的夏雨後，時常是重新漲水。最後唐尙報告我們，繆德和哈士綸從圖萊伯魯克出發，從到哈密的南路走，並且他勸我們挑選北路。我們聽他的話，這一着從地理的觀點上說是幸運的，對於旅行隊却是倒楣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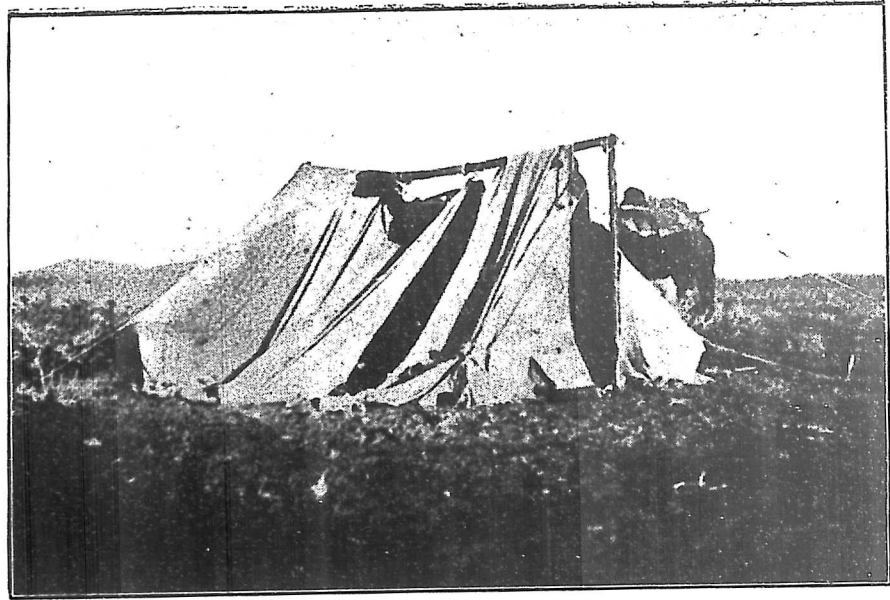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一日夜裏，是我們直到現在最冷的一夜——零下十四度二。夜色寂靜，月光像銀一樣白從烟筒射進我的蒙古包來。我的火爐轟旋着火焰。夜裏雖是這樣的冷，十一月十一日一點鐘時溫度表還升到零上十度四呢。

大路直奔正北，岔過許多別的小徑。恰好，我們有了一嚮導。我們走過的草坡佈滿了小叢林和小丘。這裡有許

多野雞；們成羣地從默龍河的水潭上飛過。各方都通過摩子走過的小道。我在前頭走，拉爾生帶領嚮導隨後，接着便是團員，未後隨着袁長的旅行隊。李伯洽從身旁馳過，從他的駱駝上給我攝影——這好像是，在大海的一張船被從別隻船拍照了的一樣。

在走了二十四公里七的旅程之後，我們在距離沙拉賀魯孫泉 (Brune Sahara-hojusun) 好一截路處紮住。地名捷持沙拉賀魯孫 (Tsach Sahara Hojusun)——「黃蘆葦的邊界」，我們便在那裡于乾池沿間安設我們的帳幕。庫倫和肅州 (Kaga and Su-Schou) 間的橫道正從這裡截過荒漠。路旁安着木版形的指路牌，上面畫着兩隻黑手；但這却沒有用到，只是作過一次汽車的試行而已。在這坦平，堅硬，無生理的地面上，差不多到處都可以通汽車，所以馬路工人的全部工作便只有給道路樹立指路牌了。

蒙古的這部分，我們現在便在這裡東面的邊境，很有理由稱作「無人之地」——這裡不在蒙古共和國統治之下，並且這裏也沒有游牧人，至少是在我們到新疆這段路上，就是中國人在這裏也沒有固定地點，不曾有過一間商店。然而我們在許多處却看見早就拋荒了的鴉片田畝的痕跡。我們現在所走的道，據土爾扈特人唐尙說，他整走過兩年，在歸化城和古城間的中國貿易旅行團利用他偷過額濟納河上游的稅卡。這路直接從嚮順淖爾西面通過，從路上望去却看不見嚮順淖爾。我們的五十三號駐地正在北部嚮順淖爾的西角，距離四十里。在北面描畫着蒼翠的輪廓的山帶，叫做托斯托 (Tosto)，山頂上立着巴爾騰扎薩克省 (Provinz Baiten Dsthasak) 的鄂博。每年都在那裏祭祀地方的守護神。西北部的一帶矮山叫做烏奴克僉加拉 (Dnucktem Khara)——「玄狐山」。那裏必是有玄狐和十紋狐的。野駱駝在這山地裏有牠們的黃金國，而且，據我們在嚮順淖爾聽到的，有時候牠的征途從那裏直延攢到這湖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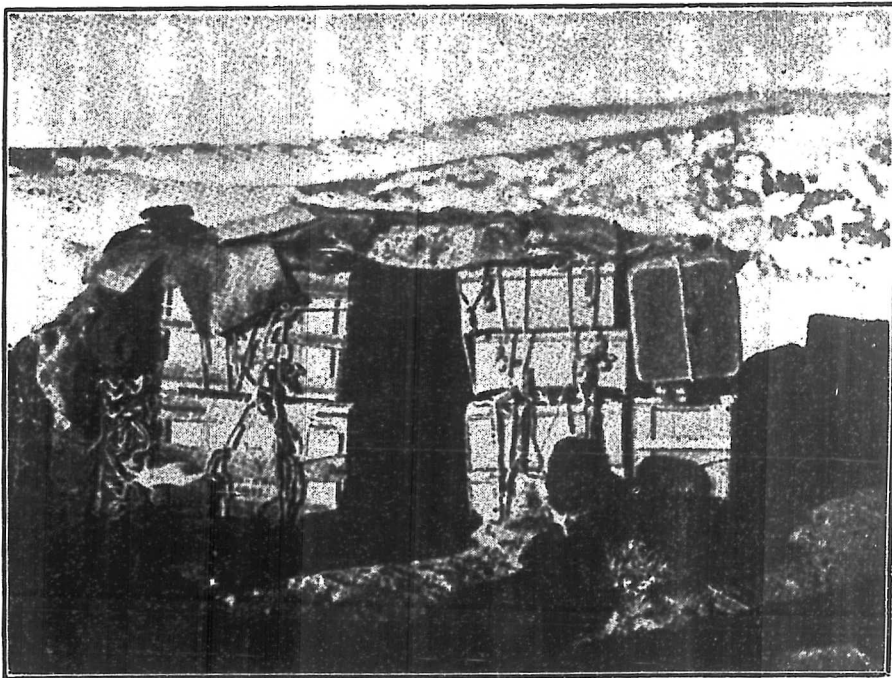
暴 風 後 的 帳 幕



月 圓 之 夜



滯留不進的拉爾生及其行李



拉爾生的被困地

來。本年中，上十匹的野駱駝羣曾經在默龍河下游出現過兩次。唐尙和別的許多土爾扈特人看見這快脚而可怕的賓客了，在牠們風馳地踏着穿過沙漠的歸途之前。土爾扈特人不打死野駱駝，因為畏懼神的震怒，只有共和國的蒙古人有時獵逐牠們。

我們的土爾扈特保證人也談及察罕博克達 (Tsagan Bogdo) 高山——「白帝山」，在西北部，離此八日旅程。山中富有植物。在那裏也有熊。

在清明的天色裡，可是刮着厲害的西風，並且在夜裡冷到九度之後，我們于十一月十二日向西北偏西處出發了，就這樣慢慢離開順順。荒地是些粗沙或細礫鋪在柔軟的地基上造成的，道路總是這樣的好，好像是用三令土築成的一樣。這裏起伏的地勢是用眼睛看不出來的。只有在駱駝的步調上才感覺到，並且，當着旅行隊的前部消失了，再在新的坦平波地頂上浮起時，才覺到地勢是在起伏着的。作一張這樣地勢的圖案是至簡單的。只須用尺引一直線。天空在這線的上部拱着牠的蔚藍的圓頂，線的下部便是深藍的，耀着紫色的荒漠——這便是一切的地形。任何可以插畫的節目，是沒有的——至多只有一些黃灰色的小點，表示草坡上一個個的小丘。

十一月十二日的晚上，西風刮成了半暴風，後來便咆哮了一整夜，次早將九點時我們有着一次真正的飛沙暴風了。拉爾生跑進我的蒙古包來，喊道：趕快跑出來，向西看呵！那裏飛沙暴風像一座黑牆一樣席捲而至。這真是緊張的，却近于驚人的一次觀察。天空全然被無數飛揚的沙粒和塵塊瀰漫住了。幸而我已于昨天下午測度過北方的山脈了；因為今天牠們像抹掉一樣，完全看不見了。門士急着跑到我這裏來，在我的蒙古包裏面從烟筒到地下安上一根繩，將這繩旋在外面的一二重箱之上。牠要是飛脫了，我們大概再也找不回的。那更談不到我的那些活動的物

伴了。這自然要在當中舞着走的，大概總得達到默龍河的叢林中才擋得住吧。對着這樣的暴風，走路幾乎是不可辦的。必是像衝着上水勉強地前進一樣。如果是同着暴風走路，那必是仰面倒在地下，差不多對這追來的風要轉成三十度角。就算是人們忍耐得住這樣的惡天氣，在駱駝是要毀滅的了。牲口本身以及牠們突出的行裝構成一面有力的風帆，牠們的載重比平常就要大上兩倍了。過着一列這樣的暴風天，旅行隊就能完全破壞的。我們因之決定，在五十四號駐地駐紮，我們在這裏雖是有水，牧場却過于壞了。這暴風另一方面的特點，是增加了氣溫。溫度表夜裏只降到零上三分度。夜裏水銀柱在零點以下，這是冬天的最末一次。

這次暴風無疑地是我們以前所經歷的最厲害的一次，我們估計牠的強度每秒是三十公尺。我們像是受包圍或是被水凍住了的樣子。向我的帳幕拍擊着的，不特是沙和塵，一種細石子純然像鼓上的火星一樣搗着張緊的氈壁。蒙古包被壓迫有向風側倒下的危險，頂版一塊塊地掉了下來。而我却不使我的書寫工作破壞。在拉爾生帳幕裏好像也不受着無聊的統治；他和郝默爾賣盡無效的力氣在邦米繪威和馬森伯門紙牌——有時笑聲便從這方向，透過暴風的咆哮聲，在蕩震着。徐教授和別的中國人整天地不露面。在拉爾生帳幕中用過澀滿了飛塵的胡椒的晚餐之後，我請所有的歐洲人到我那裡去，那裡的鐵鏈子燒得紅紅地，冒着火星，我們圍着我的燈光聚攏，讀書或是寫字，狗捲着身子躺在我的蒙古包後面，這裏較之帳幕是較好的避風處。

暴風整夜地持續着，十一月十四日的早晨牠呼嘯咆哮得比前日裡更其厲害了。野外看不見一個人影。大家都潛伏在頂蓋和板壁之下，甚至那些久經風霜的蒙古人也是一樣。荒蕪的地面好像是一把掃帚曾在這上面掃過的一樣。由塵土和沙石構成的明亮的彗星尾借着風的速度從地面捲過。在他們中間走着的人，都有一種不安穩的感覺；這好

像是，地球轉動了，人們得沉入牠們洶湧的漩渦之中。假如是回到帳幕裏，就得護着臉面，因為有整百萬的小箭拍擊着你的皮膚。我們問着自己，昨天在我們之前出發，還帶着一些坐在蓋着的竹椅的旅客的大旅行隊是怎樣光景了。這種載椅實是風的一種更其廣大的攻擊面，這樣的暴風很簡單地把牠們從駱駝上擲下來，是想得到的。猜想這旅行隊是不前進的了，牠只好在這夜裏飽受颶風的襲擊。

在這樣的天氣裏是沒有真正做工作的閒靜的。對着我的蒙古包扯着，穿着，撕裂着和搖撼着，而我這輕漂的寓所更是被壓往風側傾斜了。但是一切易動的東西都檢入皮包裏，我是準備好了的。人們逐漸習慣了充滿空氣中的嘈雜聲。這聲音就好像落了一陣急雹拍擊在一輛封閉着的車子一樣，是坐在裡面走過顛踫不平的石道的車子。我們自然是不能出發，只好再忍耐等着。太陽看來只是一盞散滅的燈光，在早的下午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了。拉爾生和米翰威的帳幕被刮倒了，裡面的一切都埋在一厚層沙塵之下；甚至于連一隻鞍子都得挖掘出來。猝然間聽見呼救的聲音：一幃帳幕將要飛掉了，暴風把幕柱抽了出來。我急着跑出去，已是發見李伯冷帶着照相盒立在這現成的災難的舞台上了。這種情形是不讓等待得好久的。帳幕拍合在一齊了，裡面的居民奔到幕布和他們的物事那裏，握住牠們。却是狠巧，一捲手紙自動地散開了：在幾秒鐘內該牠將及一百公尺的長度展開着，像一面無限的桅旗在風中飛舞。我們笑到半死——對於這齣把戲以及對於不讓這寶貴的機會跑掉的李伯冷發笑。

夜裡寒暑表降到零下七度。暴風稍為停止了一些，但在早晨刮得仍然是着實利害。當我們的旅程向西北繼續前進的時候，我們便趕上了一小隊旅行團，牠的火光是我們在隔離我們的暴風營一些距離處看見過的。在一般的驚訝和滿足中，我們却發覺了，這是那林阿，他帶着貝格滿和馬學爾打北路到我們旅行大道來了。我們合在一起走了幾

天。然後我打北路，跟着官道走，而那林却得穿過那不知名的地方繼續前進。這樣我們便可以從兩面攝照橫截我們的山系，蒙古人叫做庫庫·特穆爾騰·烏拉 (Kuku-Temuur-teng) ——「藍鐵山」。於是我們便合在一起在硬地上繼續前進，地上間或長着路為隆起的草丘，但時常是全然荒蕪的。有些地方露出一座泥壇，顯然是噴順淖爾前時較大的延擱地。我們把「黑狐山」撇在我們的左面，西部的山峯——空氣映耀的結果——在平地上好像搖曳着的黑珠串一樣。

我們在照着北八度西行過三十公里六之後，便在一處異常荒蕪的地方紮住了。

十一月十六日早晨我們得不到洗臉水，因為我們得節省我們在水桶裏的存儲。就是每天早晚給我們帶進帳幕裏的火盤，今天因為缺乏燃料的原故，也脫落了。因此却無一人埋怨他今天不能洗臉的——在這將及十度的冷天裡！

空氣差不多平靜了，當我們出發，經過荒涼的沙漠正對北面進行的時候。路徑像是一條光亮的纜帶一般，在黑色的地上迂迴而進。騎坐駱駝的蒙古人傾談着，歌唱着，吸着烟和喧鬧着。能有歡欣的人們圍着自己，總是一件快事呢。東北面顯露出青翠的羣山，這是托斯托山的一種積聚。

駱駝骷髏在這裏著實是少了。今天我們只看見兩架，到的日子却見不着一架。人家得到的印象是：這條路的交通是不會十分熱鬧的。至于蒙古人給菩薩立的界石堆更是希少了。牠們逐漸地全部停止了，這便覺得，是在遠離了蒙古的世界。我們走進了大沙漠北部的地方，那地方的丘嶺上飄蕩着聖經上所說的預言者的綠縲。然而有一次我們却從一路標上走過，這是由中國的旅行者堆起的一座小石塔。

五十六號駐地所紮在的地方同上次駐地一樣的荒涼。但那一點子燃料，我們的人却可以收搜得到。對於找不到木柴的地點，我們替廚房和蒙古包在一匹駱駝上裝了幾袋燃料。這樣，蒙古包便用爲集會所，這裡歡迎我們一切冰冷的遊人。

十一月十七日拉爾生于六點半鐘，我于七點半鐘動身。路向北行。我們思量着，爲甚麼牠不向西轉，這樣我們到哈密不是較近些嗎！括來一陣冰凍的西北風，尖銳而且快利。駱駝上活動的一切物件都搖晃拍擊起來。在這樣刮風天奮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兩隻手差不多會失了知覺的；在測量中間想使牠們得到一點兒溫暖，那愈是艱難的了。路徑在山丘中間通過，一再地岔過乾枯冲刷的河槽。最後這山丘却告了一個結束。我們又到了平地了。在最後的山角上聳起一座石堆；牠令人回憶到海濱的燈塔。我們是行近蒙古共和國了。我在想，因爲我們沒有嚮導，不知路徑，要是無意中走進他們的邊界，遭受他們那邊防軍的凌辱，那纔真是倒霉哩！

西北風迫擊我們。駱駝搖曳着，就是騎在我那巨大的駱駝的我也陷入搖撼之中了。我在遠處看見了我們新駐地的烟在升起，心裏覺得輕快些。當我到那裡時，我是僵凍了，並且在坐在駱駝上的搖曳顛躓之後，我覺得，地面在脚下搖蕩起來。但是在拍擊的火旁坐着，一會子冷氣便消融了。地球重復穩定住。

西部遠處的地平線上，「白帝上」高聳着雪的輝藍的尖頂。天空的大熊星便在那裏安然地臥着。

溫度表夜裏落到零下八度二。十一月十八日太陽澈明地升起了。從東面刮來輕快的微風；西北的天空散佈雲彩。在那那林，貝格滿和馬學爾以及我們在這裏最末看見的小糜子作一次親熱的握別之後，我們繼續向西北方走，而那那林却帶領他的隊伍更南行繞過察罕博克達山幹 (Tsagan Bogdo-gebirgsstock)。現在在我們右邊的是山，是

托斯托山的一種連續，在左邊的是山系，「黑狐山」便屬於此系之中，是我們前天所橫穿過的。植物照常是萎弱的，堅硬的，乾枯的，在捲縮着。給駱駝這樣的牧場，是太不人道了，把我們的行李箱製成鋸屑，預備給牲口們作食料，同這些植物有同樣的效力。但是在我們在沙地上拐過一帶「撒克奧倫植物」(Saksanora)，把西彼斯泰泉(Bussen Sidistei)遺在我們後面，一座匍伏着的，一部分尚作綠色的樹林出現了，牠喂滿駱駝的嘴，我們有三天找不着水了。天黑的時候，在南部的山丘上現出那林那裏營火之一種微弱的返光，可是我們這裏融融的火光，他們也是十分看得清楚的。

晚上西北的天空還是黑暗——我們又等待暴風嗎？

二十、冬日漸嚴酷

半夜時分，我在暴風的怒號中醒來了，在正在昏晨中穿衣服時，聽見有人在喊着：「飛雪的暴風阿！」而米繪威却很奇特地拿着雪靴，「呼啦！呼啦！」作喝彩的回答，外邊小白片的雪花填滿了一切駱駝的足跡和一切窪地以及高崗的脚下和溝邊，而細微的雪晶仍然是在瘋狂的西北風中奔逐着，東方紅黃色的條線顯然是太陽的所在，除此之外，滿天都佈滿雲彩，西北面那不規則的黑雲看來好像撕碎的旗幟，天是昏沉的，黑暗的和鬱悶的，倒像是給這荒原罩下一層不透光的圓頂一樣。

西伯利亞的冬天驟然地降臨了，前天夜裡我們有過零下五度一，現在氣溫——在暴風天是有點異樣的——自下午四點半鐘起就降到七度的寒冷了，這是溫上度升到零上的第一天。氣壓在前四十八小時中差不多降低二十六公

釐——從六百五十六落到六百三十五，雖然我們在全部的時間中可說是處在同樣的高度上。在白日發曉的時候，暴風便停息了，十二月二十日的星期日清晨是平靜的，明朗的。

察罕博克達的高峯在南向西轉八十三度處看出來了，我們得把我們駱駝中之三個拋在五十八號駐地裡。牠簡直不想吃，並且做着也不想站起來的樣子。

我們在一個山谷中向西北開行，谷的兩部被長着檉柳的橫壩閉塞住，風景美麗，富於畫意：在崎嶇昏黑的羣山之間迂迴着曲折的狹谷，以後我們又行出到了開敞的地面了，荒漠和孤寂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包圍我們一整天，但是，今天因為木剎風的原故，太陽便回復了他的威力，天氣因之又暖了。「騎行」便成了二種快樂，不像以前在刮風或暴風的時候，是一種苦刑了。第二天的下午輪換着下雪。

十一月二十三日風平了，天氣近乎溫暖，北面開展一片幾乎是二望無際的平地，這裏，視線總覽到地面上的二片實是在是龐大的地帶。我們的旅程像往常一般的短，在前五天中我們準確地走過了二百公里，而我們現在處在距離額濟納河二百五十六公里，離哈密四百八十公里的地方了。

今天的日期我們寫的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再過一月便是聖誕節了，我們在那裡慶祝呢？我們是這樣樂觀地希望着，那時整個的旅行團將要在哈密聚齊，但這一切關鍵都落在我們的駱駝身上。要是牠們堅持下去呢，那我們便可消時到了，但是就在現在，牠們中有許多已是鬆懈了，疲乏了。

從默龍河起我們就見不着一個人。和我們同時離開額濟納河的大旅行隊在我們前面隔得這樣近，當我們從他們那裏開過的時候，他們的營火有時還在灰燼中燃燒着呢。但是，那些從西面和東面開來的大旅行隊，據說是利用這

條北沙漠路的是在那裏了呢？我們的嚮導們確以為這條路是新的，最早不過兩年，而邵德所走的兩路却有六年長了。從前最好的路是要經過蒙古共和國的領域的。這裏是死滅和寂靜的領土——這裏既沒有人又沒有獸。

而現在呢，在距離幾公里的地方，一條明燦着的黃帶在我們前面浮起了。被我問着的門士說，這無疑是草地，妙極了，妙極了！這樣，我們的駱駝到底得着一點吃的東西了。過了一會，我們便認出了長着波動的蘆葦或草，小楊樹林和檉柳林的各种地段。我們穿過一條水聲潺潺的細流，是從一處泉源流出來的，在老遠的下部構成閃着藍色的水層。在一塊舊的鴉片田上樹立我們的帳幕，駱駝已經在牧場上了。我們在觀看他們怎樣地咀嚼這草坡，牠們的眼睛怎樣地發光，當牠們飲着這新鮮的甜水時，這確是一件快事。我們得在這裏休憩幾天；因為這名為額肯河 (Ken-gol) 的地方是從默龍河以來第一個沃澤地。在經過這荒涼的沙漠地帶的旅程後，我們覺得，牠是地球上的一座樂園。

我們的獵手打死了許多糜子和各種野鷄，這樣我們又有新鮮的肉食了。給歐洲人準備的生活品還可支持到哈密，但是這些一個不可少的蒙古人却只有四天的麵了。於是預先使人購買麵粉，便是必要的事——或是從在我們前面的大旅行隊那裡購買，要是他們賤得下來一點的話；不然就到住在新疆境界上必是有着一間舖子的中國小鎮大石頭 (Da-chi-to) 那裏去。于是我便吩咐米綸威，帶同駱夫張，蒙古人 那齊和新希，(Bantsche und Singhi) 騎上四匹我們最好的駱駝，還帶着一匹旅行行李的駱駝，加緊旅程趕上前去，盡量于最短期間補充我們的糧食。他還得購買豌豆作為我們累弱的駱駝的補品，我所能給他帶走的錢數只有從我會計裡的四百元和徐教授很友誼地借給我應用着的二百元。要是米綸威把他的貨品辦妥了，他就得開快步轉回。在最大限度的短時間裡再碰着我們。至于

爲歸程之用的新駱駝是租賃或是購買呢，我却給他自由按照環境本身的判斷去辦理。他得從大石頭繼續使駱到哈密帶信給德和哈士綸，這信便是向他們報告我們的景況以及他對我們的接濟所採取的步驟和分量的。我給米綸威的任務自然是不怎樣確定，但除此之外却沒別的辦法。我們中却無一人對於大石頭的狀況和供給的能力有一種預測的。我們還不怎樣準確地知道，那裏是否能夠辦必須的物品，更談不到這地方是否有着可用的駱駝這問題了。一切都要看當時的情形辦去，而米綸威却是一個聰明穩健的人，很喜悅接受這困難的任務。而且他還會說一口流利的蒙古話。按照我們所得到的不準確的報告，他應當在一星期中便可以到大石頭，而且因爲我們自己同時向西移動，我們便希望能夠于兩星期之內再見着他。米綸威本人確是相信，到月圓時的十二月八日再同我們一塊。

當着米綸威就在十一月二十五那天踏上他的急程時，我們別人和我們的駱駝在額肯河的沃澤地享受幾天的休憩。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一次夜晚的溫度降到零下二十二度七之後——我們才繼續前行。路向西南行。我們的右邊是一座小小的山脊，和三處平坦而作圓頂形的高壘。察罕博克達在南向西轉十三度處聳起牠的尖頂。我們從一塊異樣的中國碑銘走過。地面的黑色石鏤被劃平了，使到底下光亮的泥地顯現出二公尺高的中國碑誌來，徐炳超給我們口譯這碑銘：「我們如果聯合一致，我們就得神之福佑。這條路行人雖然希少，但爲着逃避稅關起見，我們還得又走牠一次」。

整道兒都看得見米綸威的足跡。他顯然是想愛惜他的駱駝。正如我們所經歷過的一樣，沿着小道的樹林懸吊着羊毛的白片。當駱駝的毛球擦過生刺的樹木時，牠們便貼上不動了，並且在顯現出一次最重要的貨品是從這條荒僻的路徑運輸過的。

在今天的旅程上我們得拋下兩匹駱駝，而第三匹却費盡了辛苦困難才到達駐地的；我們已是疑慮着，有多少匹能直到哈密的問題了。我們所走的這條旅行大道一切都是貧乏得可怕。十五處駐地中只有一處是好的。像我們今年所受的這樣損失下去；我們的景況在短期間內就得發生恐慌了。蒙古人得着豌豆，肉類和我們可以省下的一點麵粉，對於團員們一切還有很豐裕的存儲，在他們的存糧告罄的時候，我們自然要和蒙古人和中國僕役分食了。

白日之後，風從南來，察罕博克達現在便在那裏南向東轉十四度處高舉着。我們在昏暗的山坡間老是向西南行。然後我們拐進一處寬四十公尺的山谷，谷同南行。山谷愈是狹小彎曲了，逐漸曲向西南和西面，最後把我們引進一處寬敞的錫形山谷，谷的四圍繞着小而黑的山巔，谷底時而全然是荒瘠的，時而露出光輝的土壤。有處還存着較大的雪片。我們在河槽中找到一處泉水，深六十公分，裝着冰結的甜水，就這樣已够使我們在牠那裏紮營了，何況這裏牧場也比以前的好一點呢。

一陣暴烈的西風強迫我們于十二月三十日逗留一次，早晨土壤上滿鋪着霜露的白色，在日出後便消失了。我在徐炳烈那裡坐了幾點鐘，他的帳幕現在也燃着一爐火。我們在我的蒙古包中用餐，飯後我們還在這裏團聚，快活地傾談着。一隻殘弱的駱駝被宰了，因為蒙古人和狗要食肉，月亮有了一處異常美麗的庭院；羣山靜默地，昏沉地環鎖我們的駐地，駱駝在那裏反哺我們獻給牠們的劣草料。

夜裏，寒暑表落到零下二十四度七。

十二月一日我們在羣山間行過平谷，串插過無數的小溝渠。北面在愈是輕淡的蒼藍的色彩裏，顯出許多山脈。南面在我們的近處只有一座低的山脊。這起伏不平的地面把駱駝弄疲勞了，使牠們的步伐顛躓起來。有二匹牲

口不能再同行了，便被撇了下來。現出十六隻的一羣野驢，被我們的獵手徒然追逐了一會。在道路的中間我們發現米綸威的一封信，和刻在小石上的「二」字，是指明，這是第二次報告。信很簡短，只報告一切都很平安。

夜裏下雪。溫度只降到零下十四度。十二月二日的早晨還是下雪。從烟突跳入我的帳幕飛舞着的雪花，在火爐上嘶嘶地作響。當我走出野外時，我發覺地上鋪上一層二公分厚的雪氈。但是太陽還很明朗地升起了，而細小的雪晶却像珠寶店裏的鑽石一樣在閃耀着。

我們繼續我們向西南的旅程，在駱駝硬蹄下的雪和熱地作軋轆的響聲。

我們又在一匹頗危的駱駝旁邊走過。就拿着冷寞的眼光追隨我們，大概是驚訝我們的不去援助牠吧。或者牠也在想着，我們不是最後的，在我們之後會有別人來看護牠呢。對於這些離棄的駱駝的想念煎迫着我。不管是拉爾生或是蒙古人都不會同意，弄死牠們的。當我談到這一層的時候，他們總是回答說，一匹拋下的駱駝，經過休養之後，在牧場上可以回復牠的力量，無論這牧場是多麼不好，及後便可以被後來的任何旅行隊救出。我却不相信；因為一匹駱駝等到站立不起了，那就完了。于是，除了這可憐的牲畜不用長久地纏着和期待休養，而是解脫者——「死」，在月亮還沒升過白的雪地之前，就解脫了牠之外，沒別的甚麼可希望的了。

我們是在我們前面的山的小谷口埋雪地當中住下。蒙古夫沒忘記在前一個泉水中灌滿那六隻水桶，結果是這些歐洲人，中國人和蒙古人帶着鑿匙碟子和水杓四散去收集雪，雪在火上便被融化了。我們的景況逐漸地愈是陰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寧靜也愈是強大。在我們經歷的艱難的時期中，他表示出完全能駕御這環境的神情。

順着山谷走——我們便是在這谷口住紮的，——我們于十二月三日向西南登上。不多時，我們便發見了米綸

威第三次的報告書，在這裏面他只報告着，他還沒趕上那大隊的中國旅行團。後來在一處泉源的旁邊一株楊樹上掛着第四封信，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那天報告我們，米綸威已追上了中國人的後隊，打聽出，從這裏到大石頭的中國商店要五整天的路程。他從這旅行團裏買不到麪粉或豌豆。

我們把六十八號駐地在一處荒涼的谷口裏張開。我們的臘手在這帶地白跑了一陣，尋找野物，連一隻野羊或驢子的新足跡也見不着。

十二月四日我們的路徑穿過迂迴曲折的小谷的一座迷園，向西北行。有時我們也得跨過一道山頭，這只是爲着從另一方面行下別的谷徑中所必經的路，但是最後，地勢略爲開張一點了，我們在一些距離之外，在群山間沿坡而上看見一塊新的沃澤地，許多泉流從那裏濺出，給楊樹，檉柳和蘆葦田輸送活命水。在一座蕭瑟的楊樹林裏立起我們的帳幕。

我們在這紮在察罕布爾谷孫 (Tsagan Butgusun) 的壯美的第六十九號駐地裏過了兩天休息日。地方很舒適而有書意，是在黑漆的山間斜傾而上，山間富有蒼老的楊樹，這些雜亂的樾葉的樹冠高聳在濃密的黃色的蘆葦田和輝藍的水層之上。對着北方有美妙的景緻。無際的平原在那裏平鋪着。現出輕淡的輝藍的色彩，像大海一般。

十二月六日的前夜，氣溫降到二十一度四。二點半時，我在我們的狗的喧吠和向南狂奔中醒來了。在牠們喧鬧的吠聲間隙中，我從遠處聽見旅行隊的鈴聲。這聲音愈是行近了；到了一隊旅行團。在像這樣的一條沙漠路上，一隊交易旅行團的到來就好像是與世外有了一種連絡一樣。都希望得到中國內部的消息，都疑問着，商人們是否有點出賣的東西。這隊顯然是紮在山谷裏，緊靠我們之南。

第二天早晨我們打聽出，這是一隊千二百匹駱駝和九十口人組成的交易旅行團，是從歸化城到巴里坤（Bari）和古城去的；他們中有兩隊定準要到哈密去。將及五十戶不同的商家加入這龐大的旅行團。牠們之中最尊貴的是泰清號（Tai-ching-ho）——歸化的一家大商號。他們結合一起，用租賃的駱駝運輸他們的貨物，駱駝的物主共是七人，每人有百五十至二百匹牲口。貨物的大部分是原料，茶，紙烟和各色的洋貨。只有三個人是走過並且認識這條路的。幾個駱駝主是回回人——摩罕默特的信徒。比着一般中國人，他們是著名狡猾的營謀家。

在這兩區駐地間登時便成立很熱鬧的往還。交易旅行團的許多人到我們的火邊來，而徐教授和繆默爾博士次日早晨便拜訪了這些生面人一次。苦因和塞拉特早就在那裏了，他們僥倖買了八十斤麵，他們大概是打算存爲已有的。但是，當馬森伯得到風聲的時候，他便把他付了錢的糧食看管着了，聲明這麵粉將要給大家平均分配。那時自然只剩下五十斤了。

白天很晚了，我也行過我們的鄰居那裡，同徐教授一塊。我們入到一間帳幕。這裏摩罕默特的主人給我們一些有趣的消息，後來就在這座巨大的營盤中徘徊一會，對於到處表演着的如畫的戲劇飽看不盡。

這兩天的休息使人與獸得到同樣的安適。海德和李伯冷又去打獵，帶回了兩隻糜子，一隻兔和幾隻鷓鴣。我們肉類存糧的滋養自然不怎樣够了，所以爲着蒙古人殺了一隻疲乏的駱駝。

二十一、艱辛的日子

十二月七日的早晨，當我們繼續我們向西北的旅程時，這大旅行團最末的兩隊還在住紮着。我們還沒有行得好

遠，便從一匹反抗而不肯跟我們走的駱駝旁邊行過。牠戰抖着腳，站在路邊站，冷凜地睨視我們。

路經山谷而下，我們又橫過前幾天我們掃過的那條山脉，風景在牠那無際的廣闊中異常超絕。

從南面黑漆的群山中向北突出一條巍巍，崎嶇，岩質的支脈，好像是把我們向西去的通衢堵塞住了的樣子。可是，我們還沒有走到那裡之前，我們便到了幾乎削成直立的，從南西的一處山谷開來的溝渠的沿岸了。溝渠在谷口展開的地方長着濃密的蘆葦田。這龐大的中國旅行團現在便在這裏張開他們的帳幕，而我們的駐地却紮在下面較遠處。此地叫做薩拉河魯孫 (Sahara-Hausa) ——「黃盧葦」。一條似乎低吟着的水泉在水塊中間流逝。在四面前後一致地延續着無邊的沙海，是我們從包頭以來所經見的最偉大的地勢。

海德大佐是一位射擊和打獵的能手。他時常救濟我們，給我們弄來新鮮的肉食。他在薩拉河魯孫打死了兩隻壯美的牡麋子。我們中有兩位終於做到，從中國人那裏爭買到一點子燕麥和糖了。這些中國人正和我們相反，帶來的是糧食，不特是够他們自己的，還够給別人的。但是他們却有一種經驗，幾千年以前就有的那種經驗。

劉衍淮訪問一位熟路的中國人，他把到大石頭全部的路程告訴他。他從他那裏打聽出一切可住的地點，泉源，草場和距離，就照着畫了一張小的簡略地圖。依據這種報告我們到大石頭要用十二天的旅程，二百四十公里遠。劉衍淮所帶有一張中國地圖，指明從大石頭到沁城 (Taschbasak) 的距離是五十八公里，從沁城到哈密是二百二十公里。這樣我們到哈密將有整整的四百二十公里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我們自己的路線距離還不能超過三百公里呢。

十二月八日，路徑緊向南和西南行。在一個轉曲處聳起一座孤立的，尖形的小山頭，山脚下是一堆石堆，疊

茂的植物一下子便被截斷了，我們穿行一道異樣的，直上的山谷，谷寬僅百公尺。黑色高聳的羣山向着兩側峻峭地直墜坦平的谷底。地勢雄偉，又很陰沉。

山谷開闢了，我們通過頂戴着石碑的二小壩間的一座天然門戶，到達一處狹是荒涼的駐地，那裡既找不到水又找不到草場，燃料也很短少。把水用作各種的洗濯便被禁止了，就是廚房也得到節省用水的警告。狗只得採用洗過的水了，但是即使牠們飲着還存在各溝內的成行的雪，也不會受害的。

晚上給我們呈現一幕劇，這是我永不會忘記的一幕，在堅硬的莊嚴的音律中愈是接近我們了，徐炳純，邵默爾和我走出去，參觀這夜行隊行過。團團的明月對着沙漠傾注牠那銀白的，清冷的輝光，在八點鐘時，我們已有十二度的寒冷了，但風却已停息，第一部駱駝像陰影一樣淨起了。牠們用寧靜穩重的步伐堅實地，嚴肅地進行，牠們的載重適當地分配在牠們的行李鞍之上，旅行隊的人們都徒步走着。

這音調太動人了。這樣的情形我們已經見過無數的次數，而我總是看不厭的。這表長的隊伍不過完之前，我是擺不脫的。不，牠還沒過完呢，在東面的遠處還振着新的音響，可是我水凍了，我沒穿上我的皮衣，我狠情願對我們團擁那柔和的威力讓步，他給我佈置了一爐柴火。我盲目地向着冰冷和黑暗之神挑戰，夜裏我便覺得疼痛和不安在擾亂我的睡眠了，直到早晨我才睡熟。當我被門士喚醒，他在平常的時間生起爐火時，拉爾生和別人已經出發了，只有海德還在這裏陪伴着我和門士；因為我在想着，我的不舒適只是暫時的，所以一點也沒對邵默爾博士說，我的早餐却沒動到。正在拆摺我的蒙古包的時候，我在太陽初升當中坐在外面火堆的旁邊，觀察東面地平線上玫瑰色的雲彩。

以後便在駱駝的苦痛中繼續進行，一陣厲害的西風侵入我的脊髓和腿部，我在熱望快點到七十二號駐地。幸而我們只有十四公里便到一處廣寬的泉源了，一些稍過得去的草場環繞這泉裡的水塊。在帳幕間已經燒着的火旁，那默爾博士拉我作第一次的診查，立刻便毫無疑慮地診斷出：是一次新的胆石症，他使我安息起來——至少是在今天或明天，而徐炳超也附和他，堅持地請我躺下，直到這症候的過去。我的抗辯毫不生效，我覺得我還不至于病到不能前進的地步，無論如何我不願耽擱旅行團的路程，尤其在我們的景況這樣艱難，我們的駱駝這樣疲乏和我們的生活品行將告盡的時候。至于在第七十二號駐地住紮一天呢，倒沒有甚麼損害；水和草場都比平常的好。于是我登時便被搬到床上，像小孩一樣地保育着，看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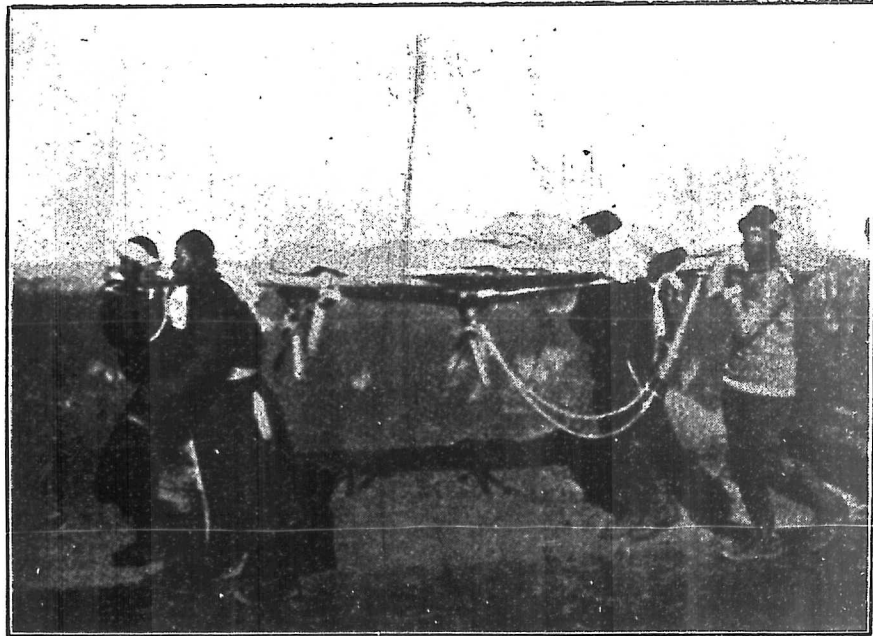
在休息的時候，一隊由安西 (An Hsi) 開來的蒙古旅行團到達這泉邊了，牠運輸麥粒和麵粉到札薩克圖汁 (Dachastur Jhan) 去。兩天之前，他們碰見那林的隊伍，他們說這隊想在今天——十二月十日在距這裏西面三天路程的西壁斯泰 (Sobsteri) 泉住紮。那林的駱駝走得很好，形態康健而活潑。這消息太妙了。因為我對於這經行不知不識的地方的隊伍正懷抱一些憂慮呢。蒙古人自從安西出發在路上已是十三天了，計算六天可到家。

現在大的問題是：我們追上在西壁斯泰的那林，貝格滿和馬學爾呢，或是我們的路徑單純地從這泉源旁邊分岔呢？

許多天以來，全體團員就步行着了，就是中國同伴也如是。因為我們駱駝的體力愈是減少得多了，幾乎每天都留下一位新的烈士，所以我們必得顧惜牠們馱載的力量，就是騎的駱駝也得用為載重的牲口了。不慣步行的蒙古人仍然騎着走，而我也如往常一樣在我的「梔藍 (Mastarb)」裏高拱着。



寒 霜



荒漠旅程中臥病的赫定博士



我們的駱駝隊到蒙古包去

我們于十二月十一日八點半鐘出發時，赫默爾博士在我旁邊步行着。空氣平靜，天空佈滿雲彩。

在兩點鐘旅行之後，我命令停住，點起一把吶刺的火，在柔軟的沙地上讓我騎在皮衣裏面。我有了嚴重的胆石疼痛，他給我打了一種嗎啡和咖啡精（Koffein）的藥針，登時我就輕鬆了許多。我們在火的旁邊整整停留了兩點鐘，當我們踏着別人的足跡前進時，在我那高的，搖曳的駱駝上全坐得不狠安穩了。我從來沒像這次這樣熱望過到達駐地的。我們走了二十公里零六公尺，我照常繪畫路線圖。我們终于在遠處瞥見一把火的烟霧，最後便在我们的人那裏登岸。我的蒙古包已經立好了，我便走進我的「戰地醫院」。

晚上赫默爾博士把他的舖蓋，皮衣和其餘的物件拿進我的蒙古包來，準備在必要時好看護我。

當我們在白天，在我們旅行團的後面走着，離我們的第七十四號駐地僅二公里的時候，我們向着太陽看見兩隻人影迅快地迎着我們來。一個是拉爾生，別一個是那林！這可給我們一個大大的快愉，這樣完好地看見那林，並且聽說，貝格滿和馬學爾在向西南整五十里遠西壁斯泰泉那裏紮住着。

第七十四號駐地既沒有水，草場也很壞，那林在我們這裡過夜。現在只須要問，怎樣把我這可憐的身軀運到西壁斯泰泉去，那裏一切：水，草場和燃料都有，這醫生堅決地替他的患者要求兩星期的休養。他同樣堅決禁止我騎行，因為駱駝顛躓的步伐顯然是不適宜于我那不安的胆石症的。

但是，如果我走又走不得，騎又騎不得，那我怎樣到西壁斯泰去呢！這裏自然沒甚麼同伴了，並且我們存儲的一點木柴也做不成甚麼東西。

水的缺乏已是逼迫我們于次日早晨向西壁斯泰泉出發了。徐教授提議，用幕柱或箱板做成一張擗車。由人或

駱駝拉着走，但是拉爾生却宣說，一具這樣的車在石頭地上走過兩公里之後便毀壞了。他自己主張做一張榻床，由四個騎坐的蒙古人在寧靜的駱駝上抬着。而我却聲明，我絕不情願，登上這樣一具飛機，在每瞬間都有危險，不是在四匹駱駝間截斷了；就是，如果遭受驚的牲口向着四種不同的方向走，便被分裂開了。

十二月十三日終於破曉了，這是在我們一生的歷史中可以記上三個小星的一日，牠是我最寶貴的回憶之一種，因為牠送給我在我經歷中一種最偉大的和最美麗的友誼和犧牲的憑証。我也相信，我的同伴們也記念十二月十三那天——這一點是他們永不會忘的，我病得如何的嚴重，把一個活人抬過死一般寂靜的戈壁沙漠，是怎樣一種奇異的外觀。

我們八點半鐘出發。一張鐵的床架在外邊等待着，兩面長邊縛上兩根束在一齊的幕柱，床鋪是鋪蓋和幾隻枕頭作成的。我穿着毛靴，貓皮衣和扁帽，在上面蓋着大床的羊皮。這吊臺和一切附屬品至少和我自己一樣地波動着。足夠四十公斤的重量壓在抬我的每個人的肩膀上。我剛像個「木乃伊」一樣蓋好了之後，第一批擡夫便行上他們的位置；海德和祁默爾，那林和馬學爾在指定的記號上把吊臺擡在他們的肩膀上，開始移動，八分鐘之後馬達喇曠代替了海德的位置，而別三位先生只調換肩膀而已，以後新的擡夫便上工了：李伯洽和他的僕人宋以及蒙古人昌格雄（Duhang-i-shu）。步調和重量使到每七分鐘有調換一次的必要，於是我們有了兩班人，彼此替換着，這樣每名擡夫抬七分鐘，後七分鐘便可自在地步行，我手上拿着錶，時間過了，便讓站住，我在我的圖案裏也作着日記簿的記錄，與平常完全一樣，蒙古的人夫不曉得合調地走，在他們肩膊上的運動總是急跳地不平衡的，當四個歐洲人再行進吊臺下的時候，我便有了較大的安寧和把握的感覺。

過了一點半鐘的樣子便休息半點鐘，吊臺便放在很是溫暖的火的旁邊。而我是唯一須要這樣的人，因為抬我的人們在他們工作中已够暖了。我們停住的時候，海德騎着那林的駱駝跑上前去，帶命令給拉爾生，立刻就至少派遣八個蒙古人迎着我們，準備替換我們頭兩班槓夫。他們應當騎駱駝來，盡量快地趕到這裏。

休憩後，這隊伍繼續行過荒漠，李伯冷攝照電影和相片，我承認，我對這直到哈密才能洗得的照片着實是新奇呢。

一點鐘的時候，我在二處有着撒克與榆植物(Saksien)給我們做燃料的地點了，我們再點起光輝的火把，在用一次豐腴的中食：燒烤糜子肉和綠豌豆，菓子醬和牛油，茶和乳酪。

我們這樣地吃飽賦够之後，便繼續進行，我的吊臺便在這無際的戈壁新的廣漠上搖曳着了。門士，博克(Bok)，馬達喇嘛和昌格雄是我的槓夫。現在是五分鐘一換班。已是三點半鐘了，太陽接近了地平線。而他正在我的前面。我們走進昏暗的矮山的一座迷園中。地勢作波形，但是槓夫們要比我感覺得清楚些。

又過了半點鐘，在我們前面透現出一群活動的，如畫的騎士，對着落日好像是昏暗的影像畫(Silhouetter)一樣，這是從西壁斯泰那裏迎接我們的十位蒙古人和中國人。他們快步奔馳着。我們停住了。他們下了騎，他們中的四人立刻走到吊臺，用新的力量接替着。他們的步伐雖短而緊促，路旁的山坡比以前更是消失得快了。他們的步趨却保持不了同樣的節奏——就好像搖槳走過沙地一樣。

突然間貝格滿對着我們來了，青春的，發育的和曬黑了的貝格滿；在經過的時候我們交換了一次熱烈的握腕。幾分鐘後馬學爾在我身旁浮起了，他像平常一樣的快愉，坦白。娟好的小糜子筒克在我們這和平的征途中結束了。

牠的角色，也和我們大家都受的損失，爲了這事我向他具道我的哀悼。這不幸是前幾天發現的，那時那林的部隊正在旅途上，貝格滿在離大道離幾公里處射擊一隻野驢。馬學爾便到那裏去，他的忠實的寵兒笛克照常地陪伴他，走到半路的光景，這驢子便轉回了，牠的主人以爲，牠會像以前一樣很容易找着旅行隊的，但是，當貝格滿和馬學爾回到新駐地的晚上，笛克已經失掉了。在次日的清晨他們尋找，但是一切都歸無效。他們喊着，噓着，而這沙漠依然是寂靜和沉默中，不復交出牠的勝利品來。笛克大概是在丘壠的地帶中迷途了。他很不容易在硬地上留下足跡。笛克是，並且終於是失掉了，我們很是惋惜牠。我們只好希望牠找到親戚了，在一隊畜群中像佳賓一樣受人招待，這樣安慰自己。

我們的行列顯然擴大了。我的前面走着三個騎駱駝的蒙古人，他們中時而是這個，時而是那個給我把地平線上紅色的日球遮住。吊臺的兩側走着騎蒙古人的駱駝的歐洲人，如同護衛一樣，在我後面走的是第一班蒙古人。現在前進得迅速些了。太陽落了，黃昏正在開始。

逐漸黑暗了。很冷，冷氣侵入我的皮衣。火光在我們前面現出。我們剛到了第一座帳幕——這是那林，貝格滿和馬學爾的帳幕——我便命停住了，雖然拉爾生把我們自己的駐地張在二百公尺的地方。我不能再走了，我够受的了。吊臺被放落幕口，那默爾博士搬我進溫暖的帳幕裏面，當我的蒙古包在張開的時候。

從繼續增長的暮寒中走入燒熱的帳幕，真是快活！我在這裏像一位土耳其貴人（Paşa）一樣躺着，接待鄰邦的使臣。徐炳是第一個。他在我的床邊坐了很久，像平時一樣在他的憂豫和他的友誼與聰明的忠告中現出很動情的神情。過後是拉爾生的高大的軀幹便在幕口中出現；他向我報告旅行團的狀況。黃文弼，丁道衡和劉衍淮來打

聽我的病狀，就是我們的許多僕人也來表示他們的關心與同情。

但夜逐漸深了，我的蒙古包已是完成。在別的駐地住着的人在走他們的路，最後我們這裏寂靜下來了。那林述說，起先是三個，後來還有兩個可疑的蒙古人，大家都武裝着千八百八十六年式的俄國軍火，到了他的駐地，同我們看駱駝的人說話。他們在距離我們一些距離處住紮，領有五十匹壯麗的駱駝。他們怎樣來到這裏，是可以想到的。無疑地我們有了一小隊土匪做鄰居了，現在他們狠小心地到來，打聽我們的實力和做一種襲擊的期待。

那林提議，我們要對他們先下手，用所有能放鎗的人們向他們的駐地作一次突然的襲擊。我全然贊成他的主張，晚上我還醒着的時候，我在思索我們要實行的作戰計劃。我們的戰鬥力可以俘虜這幫土匪，把這些壞蛋們捆起移交哈密密的官廳；他們那五十匹駱駝便替代我們疲乏的旅行隊的職務，以後便同樣交給官廳，在對這和平的交易旅行團的災害作的這樣一次全勝的戰爭後，我們便在勝利中開進哈密，全新疆將要把我們當英雄接待。

爲安全起見，我們決定夜裡在我們的帳幕所在地守衛，兩點時，我聽見我的蒙古包前面節奏非然的脚步声。我知道，這是正在守衛的貝格滿，我把他喚進我這裏來。他來了，坐在火爐後面，那默爾也醒了，我們一直傾談到四點鐘，在鑄造將來的計劃。

據早晨的報告這幫土匪已經逃跑；大概是他們發現我們太強大了吧。這樣，我們光榮的計劃便烟消雲散了。

我們在這樣希奇的情形之下到達的第七十五號駐地，成爲我們全部旅程中成效最艱難的一座。我們在這裏的西壁斯泰泉上走進了我們「英雄傳奇」(Heldensage)中的一個新階段，我們考察團的歷史便在這裏洶湧地，像演劇一般地開始着。

在我的鋪蓋中裹得好好的，這隨後的一整天我便在一些重要的磋商中度過了，我和徐教授，那林和海德，馬學爾和馬森伯，拉爾生，貝格滿和李伯冷作長時間的談話，在必要的時候，郝默爾博士做記錄。

我沒病的時候，我們目的是，拉爾生和一些蒙古人帶領笨重的行李留在西壁斯泰這裏，而全部的團員却帶必要的行李，糧食和所有的百三十四匹駱駝到大石頭去。駱駝便在那裏的商人處用補品來飼養，並且在其餘的蒙古人的看守之下留在那裏，於是再雇一隊別的駱駝開到西壁斯泰來，迎取大行李和拉爾生以及其他的蒙古人。我自己和全體團員同着中國僕役——不是用租貨的就是用我們自己最好的駱駝——過沁城(Tsaghil Dutsa)到哈密，我們準備聖誕節可到。

我害病的結果，我們的計劃便受變更，就是我和郝默爾博士也要留在西壁斯泰了。這位博士一死維持他的抗議，反對我騎駱駝繼續旅程，無論如何總要給我佈置完全的安寧。這其間我們西行的人們就得雇上三輛駕着騾和馬的車，而我便可在這車上，用不着害怕病的返復，直到哈密去。當拉爾生聽見西壁斯泰的匪幫的時候，他以為這對於重大的行李太危險了，建議用自己的牲口運行李到大石頭去。他打算夜裏走路，這樣，駱駝便可湊着整個的白天牧養了，我是這樣甘心地點贊成他的計劃的，我老早就合着反對留下貴重行李的傾向——從沒人準確地知道以後甚麼時候可以取到牠。

于是那林提議，他和貝格滿想陪伴我和郝默爾一起，而且他們在我們等待接濟的時候，得到機會把在許多觀點上很有趣味的西壁斯泰四境，在地理和風土方面作大規模的和詳盡的研究。因此他們須用一兩星期。此外他們兩人有着够多的整理和繪畫工作要結束的。至于決定了那林和貝格滿的帳幕在這不安定的日子裏距離我們的蒙古包僅及

五公尺高立着，這是在西壁斯泰等待期中給蘇默爾和我現出怎樣完全兩樣和分外光明的色彩，我實在是用不着特別渲染了。在離開包頭的全部旅程上，我們甚少享受過同我們這兩位漂亮的鄉人同伴的快樂，現在呢，我們將要共同分甘受苦了，誰知道要過多長時間呢，以後便共同經歷從這種景況解放出——這是一種，不管牠的結局如何，自然是不希望餘下戲劇般的緊張的景況。因為事實時常是比想像更為奇異些，奇幻些的，雖然我在寫到這裏的瞬間也同讀者一樣，不知道我們將來的命運，我却有着預覺，就是這命運也在增強這句話的真實性。

當着這一切各類議事告終，朦朧的天色——大概是最末的一次吧——降落我們共同的駐地時，我把全體團員喚到我的蒙古包來，中國人，德國人和瑞典人，便在這裏分班圍繞着我的床鋪。于是我經過仔細的考慮和特別是在得着徐炳超的贊成之後，發佈以下的命令：

一、拉爾生帶領大隊和幾乎是全部的行李到大石頭去。德國的和中國的先生們同他一塊走。為使他的旅行隊壯健起見，拉爾生要了那林的七匹駱駝，這些駱駝總是比拉爾生的好，因為是照着漢人的，不是照蒙古的法則飼養的。他還把自己隊裡的四匹衰弱的駱駝留在西壁斯泰。至于在大石頭對於我們的接濟採取何種步趨和辦法，要看情形而定。我們簡直不知道此地的一點情形。在我們先遣米綸威到額肯河的時候，我們以為，他將于十一月八日便會同我們遇合的。據我們以後得到的消息，到中國商店的距離異常遙遠，而現在已是十二月十四日了。如果米綸威得到他所找的東西呢，他一定是歸來了。大概在大石頭一點甚麼也得不到吧。我因此得託付拉爾生和他的同伴，判定情形和辦理這事。

二、馬學爾和劉竹准同着採集手斯士貴和半是漢人的蒙古人奧特洪（Ottung），在到哈密的路上快步向西

走，在頭站可以遇着一隊解散的旅行團的地方——二架胡同，(Ordscha-hutung) 大石頭，或者最不幸是在沁城，替留在西壁斯泰的行李雇駱駝，購買我們在那裏要用的糧食，盡量地替我雇或買一輛車和三匹騾子，馬學爾和劉衍淮也從那林那裏借了七匹壯美的駱駝。在到面壁斯泰的歸程中，他們應當盡量得快，可以斟酌情形把那林的駱駝留在轉灣處，使他們休息和飼養着。馬學爾把那林的旅費取去之後，我們在西壁斯泰只贖下七元。

三，劉衍淮和馬學爾轉到這裏來，準備在他們第二次的西行旅程中繪畫一張路線圖。

四，哈士綸帶着錢和那林與貝格滿的郵件在沁城等候我們，此地距哈密東百公里。這兩人計劃做一小小的漫遊，大概要後我兩星期到達哈密，但他也和我們別人同樣熱望着得到家鄉的消息。

我們爲着米翰威陷入憂慮和不安的情緒中。他是無踪跡地失却了，像是被一道深淵吞噬了一樣，在近幾天的旅途上我們看不見他的足跡，也沒發見他的信。我們疑問着，他是否向左轉上了到哈密南面一條較直的道路，向着到巴里坤道上的大石頭方面去。他在額肯河和我們離別的時候，他僅僅帶了一星期的生活品。但是他帶着鎗，可以打糜子。是不會發生饑荒的，因爲在最險惡的時候，他可以屠宰他四匹駱駝中最壞的一隻。而且他是一位頑皮的漢子，一個在清天白日裡和在千重的危險之下從法國的俘虜中脫逃出來的人是不會在到哈密路上失掉的。至于我們等待他的救助自然不會實現的了，並且還少不了，我們大隊旅行團在路上搜索他，救助這救人的人——却不是等待救助者的救助了。

當命令頒發終結時，我開始起草長篇的電文，總共八百字，準備在可能範圍內從哈密發到斯突克荷去。報告我們在額濟納河的逗留，第一座測候所的建立，考察團所預定的計劃，以及我們到哈密的進程已到西壁斯泰了。這

電報在二次刪改後被縮成五百六十字了，由赫默爾給徐教授譯成法文，給德國人譯成德文，赫默爾在第三次和末次的刪節裡把電報廢清了，在夜裡三點時把電文念出來。談話終了的時候，這電報便被放在我的蒙古包的過道上，準備給海德次早取去。

我們大多數人這晚上都睡得不多。存儲的生活品也被檢察過和分配好了，留在這裏的我們領到我們應得的部份。最後一瞬間，赫默爾把留聲機留下，這却超過了我們的期待，而出動的人卻沒機會聆聽牠的聲音了。

夜很深了，這些離別的人在我的蒙古包裡集合，彼此道別，我向每個人都懇摯地道了「再見」，表示希望他們不久便能辦到，給我們運來我們需用的接濟：駱駝，車輛和生活品。最後徐教授還單獨地坐在我這裏。他心裏在作一次嚴重的戰爭：他留在這裡呢，還是陪着大隊到哈密去呢？他的願望是留着。他又想到別一方面，用他的地位和他的威信也許于準備接濟的旅行隊有益吧。我在這點上竭力責備他。因為他和我按照四月二十六日的合同在考察團裏居于同等地位，所以我以為，我們兩人中絕對的需要一個人司着大隊一齊，當牠行過新疆的時候。政治狀況是會變化的，也許有人向我們要保證和說明呢。這樣徐炳昶和我彼此也道了熱誠的闊別了，並且在我後來過的緊張的魯濱遜式的生活時期，回念到徐教授同着這開向遼遠的西面的二主隊一齊，在我是一種大的安慰。

赫默爾和我還沒入睡，這關係重大（Schicksalsschwanger）的喚醒聲已振動了。五點一刻，旅行團在漆黑的夜裡動身了，在海德從我們的蒙古包取去電報之後。一點鐘後，馬學爾，劉衍淮，靳士賢，和奧特洪帶着那林的七匹上好的駱駝登程。最後于七點鐘徐教授和黃文弼和聽差王在他們後面走。這其間，那林過細檢點我們的食物，發覺某種貨品我們只有些少的存儲。于是我寫信給拉爾生，讓他們愈趕快愈好。因為我們只有十天的麩，米，糖，

國等物了。

二十二 戈壁中的事蹟節

到了現在，我們和外間的一切連絡都割裂了，一種絕緣的靜默降落我們頭上。我們共九個人：四瑞典人——那林，貝格滿，穆默爾和我，兩蒙古人——我的駝夫門士和阿拉喜（*Alaxi*）的喇嘛，以及那林用的三位漢人：廚子庄，聽差張和趕駱駝的老頭「老王」——一切，無論是漢人是蒙古人都是很精幹的人物。穆默爾，馬學爾和我的行李要裝十一匹駱駝，那林，貝格滿和我們僕人們的行李要裝十四匹。這樣，除了騎坐的駱駝之外，我們須要二十五匹駱駝，才敢想到在我完全痊愈之後，向西出進的話了——不必等待救助。可是事實上我們只有八匹那林的駱駝，和拉爾生用疲乏了，簡直不能算數的四匹。於是我們在這裡的西壁斯泰泉將要作一種無期的拘留，在我們沒有增加馱的或拉的牲口之前，我們不能移動一步。

我們第七十五號的駐地，是在空地上。北面一帶黑山的短谷遮住了視線。東面和東北面展開丘嶺的地勢，我于前兩天便在吊台上被抬過這廣地。緊接着駐地的南面高聳着很矮的山丘。在這最高的山峰上，瑞典旗便在牠那牽絆着的桅柱上飄揚，遠看像是謎子，野駱駝和野驢一樣；因為別的鄰居我們是沒有的，就是前面的兩種獸此地也是另外的希少呢，從這「樹旗的高處」有着一種奇異的遠景，南望一片耀着光亮的藍色波地和坦平的山脊，使人眼花潦亂，西望和西北偏西處却使人覺得狂喜與莊嚴了，愛密爾山（*Amir*）和同是頂戴永久的雪冠的加爾里克山（*Karik*）那峻峭而上的白塔，便在那裏構成這雄偉山脈，好像高亞爾俾山的前室是的，名為天山。

在這荒地的四周，無際的廣漠和遙遠的高山裏，我們張開了我們的大營盤，這裏立着我的蒙古包，郝默爾和我便住在裡面。藍色的帳幕正立在我們之南，就是那林和貝格滿的輕快的寓所，廚房的帳幕在我們之南十五公尺處高聳起，我們的僕役住在裡面。帳幕的四圍放着我們的行李箱，在他的近處是十二匹駱駝的住場。我們之北還不到百公尺的地方現出西壁斯泰泉來，與牧場用的發黃的蘆葦間構成蔚藍的水塊。

這樣當我們看見我們的大隊開走了的時候，我們覺得好像是船在開走了，而我們是被棄在大海中間一處荒島上。一樣，這種情誼是免不了的。但是誰在以為我們覺得我們的景况很悲慘，那他就錯誤了，我們的駱駝太疲乏了，牠們的數目因之希少，這自然是不會高興的，但沒發生不幸的事，我們駕御得住環境，堅決地打定主意，擴大而不縮小我們考察團的範圍與工作。

我們的等待時期便是這樣的開始着，凶暴的西風圍繞我們的帳幕呼號，我們天天都上高山向西偵察，瑞典的國旗便在那裏岸然地在沉默的，神秘的沙漠上飄盪着。

在經常的西來暴風和不斷的寒冷之下，我們覺得日子比我們想到的過得快些，雖然有許多大的小的操勞，我們却是快愉的，堅定的，我們工作着，讀書，鍛鍊新的計劃，晚上我們時常是在共同作科學的講讀和辨論或是獻詞頌談，演奏留聲機的音樂，享受這又興奮又快樂的幸福。穩健的射手貝格滿每天替我們經理新鮮的黃鹿肉，我的病况感謝郝默爾的技術和看護，進步得很快，在十二月十八日我已經可以起立幾點鐘了，後幾天我簡直能够作一回小散步，登上樹旗的高處。

我們差不多還沒顧慮到呢，而聖羅倫節便到來了，我的痊癒給郝默爾博士許多空閒時間，他從許多天以來已是

秘密地忙碌着，做了各種的預備，剪裁五色的彩紙，或是坐在一張麪板前面，揉着粉團，製成小的聖誕餅。十二月二十四那天他簡直是不近人了，我剛鑽進我的衣服裏，他便客氣地，却是堅決地將我從我的寓所逐出，使我到那林和貝格滿那裏去，一盤小火已在這帳幕中燦裂地作響，送出暖氣來。那林在整理他最近的地圖，我在寫我的日記，這時候賴默爾和貝格滿在我的蒙古包裏佈置聖誕節。

突然間我們在工作當中被驚動了。一種奇異的吠聲在帳幕的過道中響着，張進來了，他的手裏托着一隻剛出世的小狗，不見得比一隻老鼠大。後面跟着母親，——黑母狗西拿皮 (Shappy)，在三德廟便加入了那林隊伍的，她對這新生者的憂慮算是放心了，當我們在帳幕的角落裏用被褥作安了一隻真正的巢，她和這小生物都在這裏落坐。只這一個，她還不滿足；在一二點鐘的過程中，小狗一個挨着一個地排成縱隊走進這荒瘠沙漠和狂哮暴風中卑劣的世界來。我們這小的公有物下午增加到七隻新同伴，我們四個瑞典人每人得到一件聖誕節贈品，是對我們永不會忘懷的今天的一種紀念物。大概其中三個最疲弱的動物是要給無常的命運作犧牲的了，而西拿皮却很悄悄地包攬這歡喜的產物，當我們躺着的時候，那林和我很緊張地注意看這件事的演變，並且疑問着，這些聖誕節的嬰兒將成怎樣的結局呢，在亞細亞的腹地裏牠們將要走向那條道呢。我們給西拿皮被褥，肉和水，在欣賞這些嗚叫的小生物在牠們的蒙昧中怎樣無救地圍繞牠們母親的肉體迴旋着。

現在賴默爾博士帶着要炙的，要烤的美點進來了，糖食品 and 黃糜排骨的蒸氣混在新生的狗的嗅味和火爐的烟氣中成了怪異的調和。

聖誕節的晚上終於到了，賴默爾博士宣告：「客人們，現在可以到聖誕堂來了！」那時已是很晚了。想到在下

一瞬間充滿我們的驚愕的情狀，一種滑稽的笑容在他嘴唇的周圍表演着。我的蒙古包的門被大大的打開了。一座「燈海」朝着我們流盪。但是，這是怎回事呢？是魔術還是幻夢呢？——我幾乎不認識我這故舊的家常的蒙古包了。這實在是一座禮堂，裝置着浪形的坐橙，修飾着東方的華麗。中間安放一張聖龕，放滿了杯子碟子和無數的好物件，在這一切豐盛的財富上注上從七層燈台發出的光潮，這繞着虹的各種顏色的彩紙，和裝璜着小的藝術的燭管的燈台替代了聖誕樹。

郝默爾在這裏地球上最大和最荒涼的沙漠中怎樣地備辦了這麼一切呢？他會魔術嗎？那林和我是這樣地昏迷了，當我們在桌子後面的長邊就了坐的時候，我們費了一瞬工夫，深沉地想及郝默爾和鬼神，天使或妖女的關係。

貝格滿坐在棹子右面的，郝默爾坐在左面的短邊，前面的長邊是空下的。我們共只四人。棹的前面立着熾灼着正在發焰光的火爐。

現在我們稍為接近觀看我那蒙古色輝煌的牆壁了。坐橙是很簡單地用疊起的鋪蓋和羊皮做成的，上面蓋上細緻的皮件。沿着蒙古包的垂壁懸掛歸化城，包頭，寧夏和哈密出產的五彩地氈，地氈上蓋上一幅藍絲做的帳幔，直達圓頂格，帳幔是從我在各種機會上從土爾扈特人的會長和三德廟班禪喇嘛的從兄弟處得來的「哈噠」(Hadies)做成的。

坐在我們的寬敞溫暖的坐橙上，我們以為是落在二張小輪船的尾艙一樣，這一種幻覺因着火爐和他那直着高聳到天窗的烟突更加强了。那林和我正對着的門上，一塊白的圓牌上載着標語：「慶祝快愉的聖誕！」(God Yule)

Erabliche Wismadent) 門的左右安放兩隻木箱，作為餐椅之用。靠近門的蒙古包的一部用兩面下垂的瑞典旗將正廳隔開，正廳之上，直達圓頂格，飄着一位張開寬大的翅膀的天使，手裏搭掛一條長白帶，上面寫道：「尊榮天上的上帝，世上的和平，給人類一種歡樂。」(Ehre sei Gott in der Höhe, und Friede auf Erde, und den Menschen ein Wohlgelien) 。這樣的一個天使在我故鄉時常是在專誕樹上翱翔的。右側的旗上掛着一隻猙獰的瑞典的小妖，頭上戴着紅尖帽，手裡托着三肢的燈台，貝格滿是製造牠的藝術家，他在圓頂格中間弄上一幅佛教的「輪迴」的圖像，在上騰的熱氣中轉旋着。

這專誕樹是精神和趣味的奇攝。我幾乎自以為像一個可憐的小孩子驚愕地立在光耀的聖誕望窗的前面，可以用企求的目光推羅盡他所看到的一切華麗了。在棹子內面的長邊上高坐着七肢的燭台，表現着牠一切的耀目的光輝。我們各人的面前立着我們家裡親人的像片。那默爾的目光，只要他願意便可以遇到他那可敬的母親。那林前面光耀着裝在玻璃和鏡框裏他的聰明華美的妻子的一張相片，在貝格滿前面的是一少女的肖像，透着北方的美麗和濃艷的生命之光輝。從墓地一般的聖潔的靜穆和一種光潮裏，我的敬愛的父母迎面隨着我，在他們之間立着我的親愛的姊妹們的一列相片。我們談到在遙遠的故鄉裏的我們的親愛者，在思想上一點點鐘都追念到他們的聖誕節，並且曉得，他們至少同樣熱烈地思念我們，猜測我們今天的狀況，他們自然是在奇怪，沒收到我們的電報了，我們給沙漠吞噎了嗎？我們在同殘酷的命運和無情的寒冷掙扎着嗎？這一切黑暗的疑問何時才找到牠們的解決呢？

垂誕掉的白布和藍綢的狹窄布按照故鄉的風俗排上一列滑稽的圖像。亞當和夏娃赤紅地挽着膀臂在杯盤中間遊步，小妖們周圍徐步着，而肥滿的聖誕仔豬在演習滾球。在這蒙古的冬季裏耀閃着紅的紙玫瑰的全部的春景，是那

默爾博士的傑作。

現在那林用他的哨子吹出優美的調子，張捧着湯進來了，還在沸熱的大戈登滋補湯（*Commeville's Soup*）。湯味單純濃厚，而在裏面飄浮着的糜子舌很令人覺得像些龜是的，一瓶「亞瓜維特酒」（*Agave*），是貝格爾在箱底藏着的，很莊嚴孤獨地立在我們的棹上，於是酒杯便糊醉起來了。我對於聖誕節，我們幼年時代的聖誕節和沙漠中的聖誕夜說了幾句話。我們為我們家鄉的親人的安樂和我們偉大的考察團的發展而乾杯。

我幾乎忘却我們童話般的慶節和菜單之一種最重要和最有故鄉風味的節目了——飲着西瓜維特酒，我們還有真正的一掉瑞典菜：魚子，漬魚，瑞典的鹽醃火腿，牛口條，牛乳餅和牛油，還加上純粹的瑞典硬餅，是那林，貝爾和貝格爾在一次過西伯利亞的旅程上所攜帶的糧食中最後的一點存餘。

接着上的菜便是糜子排骨。真妙！我如果回到斯突克荷時，我決意將我們的醫生薦給「羅亞爾」（*Royal*）大旅館做廚頭。像我們在這沙漠中得到的這樣的糜子排骨，大旅館做的還趕不上呢。還有綠豌豆和鹹黃瓜做烤肉的配頭。

甜點心是拿鳳梨作成的一種凍子。天山凍也是作得很成功的，另外配以可口的零件，接着便是餅乾和牛乳餅，自然是彼里（*Berry*）和荷蘭的出品了，最後是咖啡，燒酒和上等紙煙。棹上始終放着一碟糖菓，檸檬水和支吉力糖，在各種行列間我們按照俄國的風俗放起一枝枝的紙煙的煙霧來。

最末，默爾博士說了一段話，他說得優美，和藹而動人，那林和貝格爾幫助他。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我們將永遠忘不了這次聖誕節，我們四個瑞典人于瑞典旗幟之下在離額濟納河四百公里，離哈密三百公里的最大沙漠渡

過的聖誕節。我們發下神聖的誓言，盡量地加緊我們的力量，用我們工作盡忠于科學，解決許多大問題，給瑞典國名增光。

聖誕節輕忽地過去了，一年中最後的一星期過去了，新年，一九二八年便開始着，我們還是老在這沙漠中間坐定，像凍僵了的兩極航行者一樣，我們在等待接濟。樹在高崗的瑞典旗對着沙海向西發送牠的呼救聲：「蘇斯」(SOS)，而這熱望中的救助却不到來。整天刮着狂野的暴風，馳過我們輕便的寓所，天氣昏濁陰沉，但是我們的情緒却很光輝。

正月三日我們的廚子王報告我們，麵粉，糖，鹽，胡椒，咖啡和綠豌豆都完了，我們明天只能烤最末一次的麵包，還釀下一兩捧米。但是我們還有豌豆湯的粉沫，椰子和茶，我們的僕人有一些小麥。我們有水，而貝格滿每天至少射得一隻糜子。

次日清晨，門士喚醒我們說：「西面來了兩個騎士。」我們好像遭了毒蜘蛛的刺一樣，跳了起來。「他們距離好遠呢？」——「三里路。」在樹旗的高崗上已是安上大的望遠鏡了。看見是蒙古人。他們騎着駱駝迅速地奔馳來。現在他們行得很近了，我們認出是波克和山滋吉北齊 (Sandsche, Kiptsche)，他們結實安穩地坐在他們牲口上，披裹着長大的羊皮袍，束着肥帶，頭上戴着皮裡，土耳其式的紅頭巾。五夜的工夫，他們從大石頭跑到這裏，給我們帶來五十斤麵和許多我們同人發來的重要信件。馬學爾報告我，他聽說，韓普爾，哈士綸和米綸威到了哈密，華志在軍隊的防護下在烏魯木齊的路上被看守了。「這裏的兵士像貌很凶野，却是和氣。你注意呀，不要把他們看作土匪，祝你快愉的新年！」

別一封信裡，徐炳超說到他和海德到大石頭の旅程。海德自己對這次旅程寫了一封很緊張的報告：

第一天他射死了六隻糜子，看見一匹野駱駝。十二月十七日無水，有劇烈的西風。兩匹駱駝喪命了。十八日揚起劇烈的雨雪暴風。宰了一匹駱駝，他們弄肉吃。二十日暴風愈是強烈。他們紮住。二十一日狂哮的雨雪暴風。無法動身。二十二日凍斃了兩隻駱駝。別的一切都無力了。大家決定，將拉爾生和兩蒙古人帶同全部的駱駝留下，別的人便帶領着駱駝和必不可少的事物前進。二十三日，帶了百零二匹駱駝起程，兩匹半路死了，沒水，却有雪。二十四日刮着劇烈的雨雪暴風，只行三公尺的路程，無水。二十五日，暴風，折送了兩匹駱駝。蒙古人只得最後一次的麵，便只有過着吃駱駝肉的生活了。二十六日，大風，死了一匹駱駝，別的一匹因為要肉吃被宰了。二十七日又損折了一匹駱駝。二十八日他們走到四間蒙古包處，是從額濟納河出發以來第一處，買到麵，糖和五匹羊。二十九日他們到了大石頭。死了一匹駱駝。他們希望，七天裡到哈密。這兩蒙古人便被差到我們這裏來。

最後，拉爾生報告，他紮在我們西百六十里的地方。一次四天的飛雪暴風打壞了駱駝的抵抗力，而他可以用他所有的麪糧救助自己。

我們就這樣地收到第一次的報告——雖然不是從外界來的，却是我們自己前鋒的信，這一隊和那一隊都經驗到他們應當勝過的嚴酷的命運，當我們再回到我們日常的工作時，我們對於接濟的希冀更其熱烈了。

一月二日到來的時候，我們四個瑞典人紮在西壁斯泰泉已是二十四天了。時間按照他們日常的步趨渡過。但已是到下午七點二十分了；因為立刻來了一次變化，將我們一下子從夢景和籌劃的國度移到粗糙的實際的世界裏來了。

我們四人都坐在我的蒙古包裏的「書棹」旁。那爾爾和我寫着，貝格滿在研究亞洲的古物學，那林書着他最近的地圖。只有爐火爆裂的聲音，不然呢，一切都是寂靜的了——以至于圍繞蒙古包咆哮的風都平靜了。有人打門！我們的僕人是從不敲門的，只是單簡地就走進了。狗却没吠。「這是馬學爾！」我很有把握地叫着。一是的，這是馬學爾，他用純粹的瑞典語回答，並且說：你們有甚麼可喝的麼，孩子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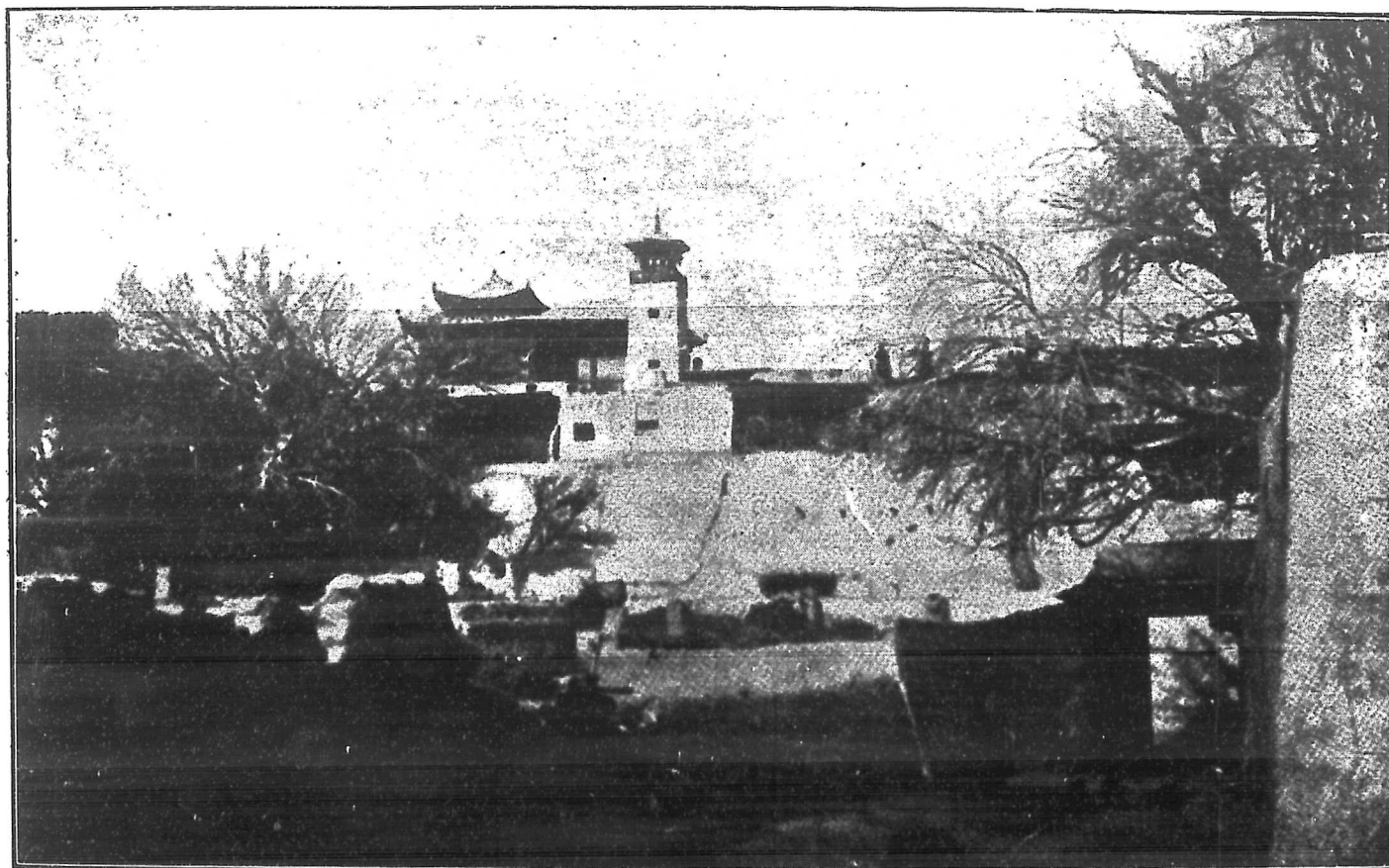
我倒懷疑，馬學爾一生是否受過像今晚這樣溫存的招待和看護。我們把他適當地曳到牆角，把他安放在枕頭和皮褥之間。灌給他一頓好燒酒。他凍得骨髓都僵了。門士把爐火撥起，爐火在發紅飛焰。這其間馬學爾便按照他往常的寧靜澹泊的態度回答圍繞他耳朵呼哮着的問題的暴風。

「只你一人嗎？」

「不，我帶同奧特洪（Ostenburg）和三個中國人，二十五匹羸的和五匹我們自己的駱駝，一乘轎椅，和許多我們同人的信。」

「是呵，快說吧，你的旅程是怎樣的經過？」

「好吧！在一次奮勇的急馳後我到了小村爛兒溝，（Muahrigo），那裏在野蠻的放浪的兵士之下，我覺得差不多像黑爾德北蘭（Helderbland）之在匈奴的營盤裏一樣。我和他們嬉談，飲酒，我們成了朋友，而他們便幫助我雇駱駝，購買食物，弄做轎椅的木材，我們轉手間便做成了牠，以後我又奔回這裏來，在路上過了七天，三天是因爲雨雪暴風禁住的，那時更是寒冷得可怕了。前天我在拉爾生那裡過的夜，給他一燻羊肉。今天的路程好像老是走不完的樣子，我們一里一里地行過；我一會騎上，一會步行，爲的行步可以保持血液的流通。我差不多走在我的旅行隊



回回王宮



回回城的小河

前半點鐘的路程。最後我看見西壁斯泰泉旁邊閃亮的水塊了，不一會便看見帳幕和旗桿。我就這樣地到了這裏來。

我們感謝馬學爾這樣漂亮地解決了他的困難任務，雖然他有學生劉衍淮做他的翻譯，但是，如果他沒有他那樣漂亮的優點和正確地應付漢人和蒙古人的能耐，那他的任務是永不會達到的。誰都喜歡他，誰都爭着幫他的忙。現在我們選他做瑞典的國民，作為我們感謝的表示。

最後，馬學爾也講到一件無大關係的旁事，說是有某種困難擋住我們的路徑。他却以為，這種困難，只要我到了哈密便可勝過的。我們的周圍佈滿了野蠻的消息。說是，我們是對新疆不懷好意去進攻的先鋒隊。隊伍已經佈置好了，旅行隊向東的交通被封鎖了，為的是剝奪我們在沙漠中購買生活品的可能。除了送到哈密的二百封信之外，我們全部的郵件都被運到北京了，準備在那裏徹底檢查一下。現在已是很顯明了，我們受了莫大的嫌疑，並且給我們昭示的這種畏懼也許是正確的；他們將要強逼我們，從哈密再回到我們走過的路。他們也許不放我們進新疆，而這却是我們光榮的計劃本來的目的。我們一切的勞悴和犧牲真的要枉費了麼？

二十三、新疆不歡迎我們

我們解放的鐘點敲響了。在暴烈的西北風和十二度的寒冷中，行李打起了，轎椅捆上了牠的長桿，蒙上一層粗布，用被褥墊軟了。這些新來的中國駝夫用木杆和布墊立起一處帳幕，形如布棚；等到風把牠刮翻的時候，他們用木箱造成一所小廬，在這裡面他們升起一爐小火來。在暴風中，廬子比以前更不小心了，被貝格滿射殺了四隻——

這時于我們的糧食是一種歡迎的添加。

呵，這種永遠的，冰凍的冬季暴風呀！就在二月七日我們還得逗留着。駛着牠們幅員廣闊的行裝，駱駝是不能逆風而行的。第二天暴風息了，太陽剛升起後，那林和他的部隊已是準備好出發。他那五匹一串的駱駝中有一匹狂嘶起來了，拋落他的行裝。但是別的幾匹還能勒得住，過一會于那林的旅行隊便向西消失了。我們別人隨後跟着走，把這西壁斯泰泉交給偉大荒涼的孤寂。聖誕晚出生的小狗躺在一隻墊好的箱子裡，給一匹駱駝駛着。牠們的母親——西拿皮吠着在駱駝間亂跑，尋找牠的乳兒。我自己呢，像一個嬰孩一樣由赫默爾博士包裹好，在枕頭與皮服中間坐在椅椅裡。我實在還沒有痊癒，應當顧恤自己。抬我的兩匹駱駝前後緊綁着。我的「轎」杆的末端插在硬繩的活結裏，這活結打橫緊綁在駱駝的兩峯間。門士騎上前頭的駱駝，這輛奇怪的車便開始走動了。這樣我却沒旅行過，但只坐過由騾子抬着的轎，在千八百九十七年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駱駝安靜平穩地進行，這上下搖曳的運動是很舒適的，當這兩匹牲口走得合拍的時候，更是舒服了。馬學爾和那默爾在吊台前步行。

路的左右側聳起黑色的矮山，山間鋪着平坦的地面，有時是硬的石礫，有時是凝合的沙土。地面一般都是怪客地長起乾枯的草壇，從前或現在總長着有撒克奧倫或檉柳的。在「紅泉」——烏爾布拉克(Dian-i-burak)旁邊，雲字和鷓鴣在蘆葦中顯現着。

夜裏氣溫降到零下二十六度七分，十日早晨天氣酷寒。我們的路程向西南進行，在由沉澱的板石和青石構成的蒼黑而低峨的山脊中間走着。雪愈下愈大了，深坑裏足有一二脚深的積雪，到了晚上，我們終於看見一團火光，不多時我便坐在那林的帳幕中了。駐地狼狽，燃料亦少；我們還得化雪取水，貝格滿和馬學爾騎的駱駝中途倒地

了。

幸而這天我們只走了八公里遠，因為風是這樣地惡劣，寒冷是這樣地刺骨。當我們轉過一座山丘，看見拉爾生的駐地時，我們快活極了。披着他那寬大的蒙古式的紅皮襖，我那漂亮的領隊者迎我而來。他開心地喊着：「歡迎呀，恭賀新年！」他用木箱給自己搭成一所小廬，有一處給過道抵禦飛雪的前院。他的寓所的內部有長二公尺三，寬二公尺一的平面，四壁用駱駝的被墊裱上，安在鞍柱的屋頂是用同樣的木料做成的。在四角的烟窗底下，爐火在他的鐵灶台裡燃着，茶釜在這裡煮沸着，裝在一隻烤鍋裏的羚羊肉噴着泡沫。五瑞典人，一德人和二蒙古人——塞拉特和馬達喇嘛，圍繞爐火坐下，我們又餓又凍的客人們都享受早餐。

而這裡便是大隊在四天暴風後遭沉沒的地點了，後來牠從這裡把一百零二匹駱駝帶去，內中有三十匹是騾人和必要的行李的，在海德和徐教授的命令之下向哈密前進了，却給拉爾生和他的兩個蒙古人留下上百隻箱子。此外這小隊只有四匹疲乏的駱駝和三隻頭項繫着銅鈴，頗為凶野的中國狗，是準備威嚇進逼的狼的。而牠們也頗會向黑色的大頭羊（*Orgaischate*）和凶惡的野驢獵逐，牠們有時在駐地的附近迷了路。

我和拉爾生在我的蒙古包裡有一度長時間的談話。我們要接近了一個地方，大部分住的是纏頭人，這大隊在這裡得受一次徹底的改組。我們決定，從哈密起將一切蒙古人都放回家鄉；那林和貝格滿的四個漢人却要留着，如果他們也同意時。拉爾生因此打算，他的任務在哈密就完結了，他要同蒙古人由沙漠路回去。因為他却又在惋惜着，他本意是來見識烏魯木齊和牠的商務的可能性的，于是我便向他提議，直陪我們到那裡去，然後過西伯利亞回張家口，他應該始終做我們考察團的一份子，我在遠東和蒙古還有一件重要的任務給他辦呢。

一月十二日我們再和拉爾生離別，在從白的雪蓋裡發起的色黑而光潔的山間向西進行。我的轎在晶石和軋雪上柔軟而單調地搖曳着，直到突然間在遠處浮起一幅很特奇的圖畫時為止；那裏牧養着許多駱駝，那裏從一座立在山脚下的帳幕裏冒起烟來。這是一隊交易旅行團呢，還是我們的那一隊呢？當着我們到達地點，西蘭古勒爾 (Sung Goral) 和三個僱傭的漢人趕緊跑到我的轎來，問好。他們帶領五十匹駱駝是被差來救助拉爾生的，在慶幸他們遇見我並且得知只有二十二公里便達到他們目的地了。

西蘭古勒爾遞給我一包信件。是我的團員發來的，在那林和格滿的帳幕裏朗誦着。倒霉的消息呵！我們走進中國內政的磨心了。牠將把我們研碎嗎？這一切都要失敗嗎？

正如大家還記憶的，我從額濟納河已經先遣華志到烏魯木齊向楊省長報告我們的來到。並且領取我們的郵件和經北京郵政局給我們指撥到新疆省城的款項了。

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華志從哈密發的信，他和他的僕人帶着他們的八匹駱駝在夜程中，時常是沒路沒水地橫渡沙漠。折裂了一匹駱駝，第二匹他們只好留在哈密附近的一處村落。當他于十一月十一日到達新疆邊境的時候，他被二十個警衛包圍住，為要使他敬畏，他們在他眼前端起他們的鎗來。雖是經過熱烈的抗爭，而他已是被看作俘虜拘留了六天。這時間他遇到一個「諾顏」(Noyan)——軍官，同着兩個騎馬的衛隊，四面旗和四隻鼓。

最後，華志得到允許，在軍隊的監視下向哈密前進了。他們打沿着山脚的一條正路在冰和雪上面走。這種路對於駱駝是異常的險惡。在一次昏暗的夜裡，他們三個連同一個騎兵滾下坡來，却沒受傷。華志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哈密時，他已行了七百三十三公里的路了。

在哈密他被引進一所帶有庭院的房屋，大門有兩軍官和二十名兵士在守衛着。第二天旅長劉大人（Mr. Dain）來訪候他，向他作一次審問。

「我得最快地趕到烏魯木齊，辦理緊要的事項，而我是備有護照和鎗械允許證的」，華志在分辯着。

「你總得候到我接到烏魯木齊的命令時」，這將軍說。

華志被繳了械，他全部的行李都被檢查過。一切都解開，查抄金子和鴉片。一隻裝照像鏡的李伯冷的鋼鐵匣被折開了，因為沒帶鎖匙。却沒甚麼損傷。年青會說英語的郵政局長當翻譯。這樣一天挨過一天，華志和劉大人間信件往來着，這不願疏忽的拜爾大佐要求違反他的意思把他拘留十二天的旅長賠償他和他的僕人以及他的駱駝的一切損失。華志宣言，如果他明天得不到明白的判決時，他自己將打電給烏魯木齊的省長。最後劉大人允許大佐于一月二十七日起程到省城去了，却不准騎馬，是坐在輛車內，伴着一個騎馬的「衛隊」，華志的信只寫到這裏。

米翰威在第二封報告裏描寫他的命運，他是我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從額肯河的駐地先差到大石頭去的。可惜他因為是趕快和冒險的遊行的原故，大半是在夜裏走的，不能作簡略的路圖，因此總是不容易，跟尋他的跡迹。只有像他這樣一個蠻漢子才能走這樣的路程呢。

在八天之後，他到了西壁斯泰泉，而我帶着大隊在後一星期才到的這裏。這三人在夜裏進行着，于十二月五日遇到一個單身騎駱駝的人，是從拉薩（Lhasa）來的一個喇嘛，他在最後的二十五天中只見過一個蒙古人，他盡所知地給他們指示路途，那時他們只耽一天的麵和糜子肉了。

十二月六日他們向南行，找了半天才找着一條可以通哈密的小徑。當他們在一天之後才看出，在棘樹上並未

搭掛着駱駝行裝上的棉花片，他們便明白，這條不是到哈密的路了；因為從那裏是有運棉花的旅行隊出發的。第二天他們找到有棉花屑的一條旅行大道，便曉得他們是在正路上了。中夜時，他們紮在一處泉邊，韓普爾，郝德，和哈世給帶領他們的旅行隊也在這裏休息過，從空的鐵葉罐和掉下的紙片上清楚地認出來。

十二月九日那天他們從路側的一道頹垣走過。米綸威和邦齊往那裏走，老張一面帶着駱駝行李的駱駝前進。他們看見，老張怎樣地一直向第二道頹垣走，一隊不認識的人在那裡住紮，他們的馬縛在左近。這些生人彼此凝視着，開始和老張談話，米綸威立刻跑去，想制止這叛徒，而邦齊已是滿臉發青畏瑟地從後面跑到了。老張確信，這十個擄鎗的人是兵士。米綸威命令他兩個僕人前行，自己牽着駱駝下行入山谷。但是，這時候隊長已經馳到他後面了，迫他站住，同時端着他的鎗。

「把你的護照給我看！」他凶野地說。

「先把你自己的給我看！」米綸威回答。

「我用不着護照。這却是我的團長的名片。」

「那末，這便是我的護照和鎗械通行証。」

「你們要是想西進，就得交下你們的鎗械。要不然你們就得轉回你們來時的路。」

這其間全都上了馬，圍着這兩人，

「我們的路程是到新疆去，我們不打算讓人阻留我們的，」米綸威分辨着。

「好吧，但是先把你們的槍交給我們！」

這層做到之後，大家便合在一齊向西走，很晚了，才張開營盤。這帶隊者回答米綸威的問話，是否有別的歐洲人走過此地：「是的，先是一人，後來五人，這些現在都成俘虜了。」

第二天繼續走着，路邊上散遊着一些廝子。米綸威要回他的槍。他們雖然允許他了，而廝子却是乘機跑掉了，過了一會工夫，大家便跟着到哈密的路走，後來又離開他，橫面走去。我們的人發覺他們的地位不妙了。兵士沒穿正式的制服，只好得着土匪的印象。

過了一會，他們走進一處山坳，最後在天黑時停在一山洞前邊，據他們說，他們的團長便住在裏面，點着兩支火，鄰近有泉水和蘆葦，但是一個團長也沒在這裏，據說，他顯然是從安西路 (An-hei-Weg) 到星星峽 (Hajia) 去了，他們也得把米綸威帶到那裏去。因為他一死的反對，除了他規定的地點哈密外，不到任何處去，這些人便說，他們將差人去接團長，直到他到時，米綸威和他的僕人仍然做他們的俘虜。他們却得着允許，在山洞的過道前張開他們的帳幕。

米綸威走進洞裏，受着客氣的招待。這裡面除了馬鞍之外，他看不見一點甚麼，因此便懷疑到，這些迷離的同伴是土匪了。邦齊怕極了，老以為是落在土匪手裡，而老張確信，這是真的兵士。半夜裡米綸威被邦齊做喇嘛祈禱的聲音吵醒了。他問他是怎回事，這蒙古人答說，他們是在匪窟裡，靠得住的是要喪掉他們生命的了。被差去找團長的騎兵半點鐘後已單獨回來了。照邦齊的觀察，整個都是玩把戲。土匪們只是想更深地將他們誘進沙漠裡，然後他們才可以任意殺害。

第二天他們果然也帶着他們的俘虜前進。臨晚時，隊伍走上前去，起火，和紮營。只有同是騎着一匹駱駝的帶

隊官留在他們三人這裏。米綸威感到內心的一種強烈的要挾——向這漢子襲擊，奪取他手裏的鎗，逃跑掉。而那時老張却報告，右邊看見一隊行團。

「我想知道，是怎麼一種旅行隊，」米綸威對中國帶隊官說，「也許是我們自己的部隊。」這中國人毫不反對，便向旅行團飛奔而去。老張跟着騎兵隊的足跡繼續走，而米綸威却站住了。天已經開始發黑。

「現在我們的時間到了，」米綸威對他的同伴說。「這真是土匪。我們得今天夜裏逃脫。」邦齊怕的是：「我們沒得可吃。」

「這立刻就有。這裏我們可以逃跑，夜是漆黑的。我們得向西北跑，然後端直向西。」

「我們應該犧牲駱駝，」邦齊被說服後這樣提議。「不然他們找到足跡，並且駱駝也難于跑山地。」

「好吧，我們留下駱駝。是土匪呢，他們便偷掉這些牲口，是兵士，那我們仍可以取回。」

邦齊有一塊肥肉，這便是全部的糧食，米綸威取了他可以不費力地背着的一半旅費——三百五十元。別的一半留在一隻駱駝的鞍袋裡，打算永遠地失掉了。後來他們步行離開他們正在吃草的駱駝，一會子便走進山谷裏去了。凡是遇着軟土或沙的地面，邦齊總是把他的皮襖拖在身後走，拭掉他們的踪跡。不久他就疲乏了，提議，他們得要立着脚尖走，這樣這些足跡便像是野驢走的。

他們走了半夜，然後才疲倦不堪地憩下，却不敢點火，給他們胆大的追逐者指示路徑，他們如果來了，那我們怎麼辦呢，他們在思索着。但是沒人來。他們第二天走了一整天路直到四時，那時他們太疲倦了，只得休憩下，現在肥肉將完了，在一處泉源的旁邊，他們找到水水。在一次新的旅次之後，他們從夜裏十一點直睡到一點，這時，寒

冷將他們趕起了，次日裏他們發覺好的飲料，但是沒有吃的東西，他們點着一把小火，這野獵便又繼續着，十二月十二日他們走了一整天和一整夜，天發曉時，他們聽見流水的聲音，終于到了一道溪流了！他們在溪岸上點起一把火。後來，他們把沙撒在紅灰上，這樣便得到一張睡覺的暖床，兩個鐘頭之後，邦齊已喚醒了他的主人，說道：

「我們今天要見天日了。」

「你是甚麼意思呢？」

「是呵，我聽見鷄鳴的聲音呢。」

他們立刻就起來，走入一所簡單的房子，裡面住着一個漢人，他們在這裡飽餐一頓。飲茶，購買麵，肉，和一匹驢子，下午便到哈密的路上繼續前進了。

他們走了一點鐘後，碰見兩個騎馬的蒙古族的兵士，問了他們一大片話，便又飛奔去了。十分鐘後出現一整隊騎兵，帶隊官作了一次新的苦苦的審問。米綸威會說蒙古話，一切的問題都回答得明爽清楚。這兩人便被帶到一所有許多蒙古包，兵士和馬匹的莊院裡來。隊伍的「高級司令官」住在一所泥房裡，房裡的炕上坐着人，傾談着。他曾聽說，跑脫了兩個外來的俘虜。現在認出，這裡抓到的便是這兩人；他們明天就要取回他們的駱駝，他對米綸威保證地說，但是十二月十四日直到十五日，牲口都沒有來。由報告的消息上知道，歐洲人的一大隊旅行團快到了，在季秋時二百人在額濟納河邊結了八十座帳幕。于是他想知道，我們是否屬在馮玉祥的軍隊。整個新疆的東部因我們的原故都轟動了。

十六日米綸威乾脆地說：「要是我明天收不回我的駱駝，他們又不給我們兩匹馬，我們就步行到哈密去。」他

們領到馬了。他們在易歸蘇(Jinwei-schu)村遇着華志的蒙古僕人西爾齊，十八日他們再走，到了哈密，劉旅長把他們看守起，開了一次新的審判，二十二日老張帶了他負責的兩匹駱駝來到。米綸威不遲疑地給我們弄來接濟，在這時間也表示出他是一個完全的好漢來。

從曾做韓普爾和馮德的帶隊者的哈士綸那裏我收到一封信：「哈密，十二月十八日。」他的隊伍住廟兒溝(Boiloo)村，被蒙古和回回的兵士捉住，繳了械，拘留了十一天。在經過沙漠的旅程上他的二十四匹駱駝中只折喪了三匹，這便顯明哈士綸怎樣妥適地執行他的任務了。他們在哈密不怎樣受歡迎，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大家覺得，這時有點甚麼事情是沒決定的。」他的意思，迎上我這東行的隊伍，是絕對打消了的。

馮德博士詳盡地報告隊伍經過戈壁沙漠自十月三十一日到十月二十七日進行的情形，這天他們到了廟兒溝。被迫紮住了。他們受了強大的防衛——十二月三日數到八百名騎兵，這隊伍的力量過後還要加強，次日隊伍接到楊省長的通告，他不情願考察團開到新疆。「很早他就向北京打電了，他希望不在他的省裏看見考察團。」

韓普爾，馮德和哈士綸，在他們的隊伍中還有馮考爾，狄德滿和學生李憲之，因而用英文給楊省長打了以下的一封信，這電文送到哈密，由那裏的電報局發出：

「我們今天才知道，斯文赫定的科學考察團的團員不得開下越過新疆境界的允許，並且你要求我們回轉北京。爲答覆這事，我們向閣下報告，我們再過沙漠的回程有以下理由，是不可能的：我們考察團離開北京時沒有充分過冬的準備，因爲我們打算在新疆給我們備辦這些，又因爲旅行到此比我們所預計的用了更多時間，這樣我們全部的糧食和我們全部其餘的器用都耗完了，我們缺乏在這季裡歸途上的需要品。我們一切款項都匯到迪化(烏魯木

齊)，或者在我們到達以後，從北京匯到那裏。我們很大一批駱駝在沙漠中損失了，其餘的也到了這樣一種疲困的狀況，牠們不能勝任這多日子的一次沙漠旅行了。人家對我們說，我們是受了共產黨員的嫌疑。這一點我們十分堅決的否認，並且請閣下憶起這事實：瑞典公使和德國公使向大元帥張作霖座前保證過，我們沒一個是有以經營某項政治為目的的，並且我們中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的，我們懇請閣下，對上述的事情考慮一下，允許我們到哈密去。我們利用這機會，向閣下道達我們無上的敬意。」

十二月六日隊長韓普爾大佐收到楊省長的和藹的答覆，在三個條件之下允許考察團二十六名團員，這就是全體團員繼續到新疆：「解除武裝，檢查行李，一切僕役和駱駝留在邊境上。」

十二月九日這部隊再進行，三日內到哈密，在那裏毫不遲疑地繳了鎗械，全部行李經過仔細的檢查。直到月底，這部隊的團員才收到我們由北京匯到烏魯木齊的一部分款項，于二十九日他們終于坐了三輛車往那裏去。

但是——結果好，一切都好了！最後我還得說明徐教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從大石頭發來一封信，內中說得很是平靜和藹，申明我們在邊界上碰到的一切困難將要解除，這希望是可以辦到的。

這一切信件都在八十號駐地仔細地讀過了，以後還對於這險惡的環境談了好幾點鐘。如果他們這樣質疑我們，把哈密全境佈置成戰爭的狀況，斷絕了東進旅行隊的交通，使我們無補充糧食的可能，這樣我們是不受歡迎的客，自然不奇怪了。年頭張作霖大元帥接受我的請托已經打了一封長電向楊省長報告我們的考察團了。因此我們很是奇怪，到了新疆邊界遭受這樣冷落的接待。最使我傷心的是，從千九百二十七年五月至九月我們的全部郵件被送到北京，將在那裏澈底檢查過，因為在烏魯木齊沒有人會讀瑞典文和德文的。這些重要郵件要在千九百二十八年三月底

才收得到。

就在現在已使我們覺得，好像在我們人和計劃的判斷上在阻礙着一度的轉機。這樣馬學爾備受在邊界上遇着的軍官和兵士友誼的招待。

我們甚是希望「較好的空氣」，但在新疆的空氣却仍然緊張嚴重，很需要我們巧妙地去下手。因此我晚上寫信給拉爾生，使他知道環境的情形。請他，加緊他的旅程，這樣我們便可同伴到哈密去。

二十四、終於到了哈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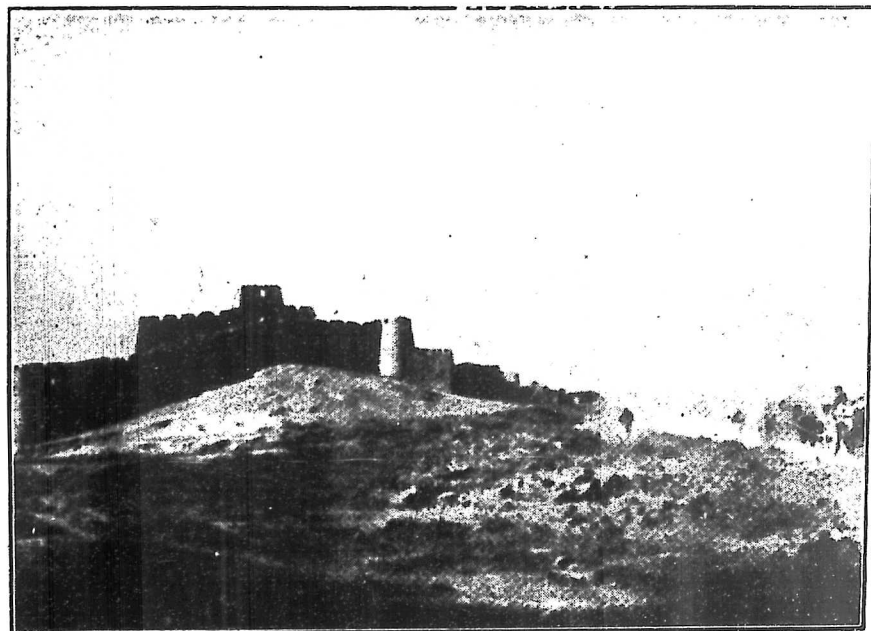
一月十三日我們繼續進行我們西行的旅程。溫度表夜裏落到零下二十一度七分。我們橫過的地勢很單簡，全然受愛米爾山和加爾里克山的支配，二山屬於天山面着沙漠最前的支脈。我們隔一會就從一隻凍僵的駱駝尸身走過——在海德和徐炳魁統帥下的隊伍有了重大的損失。

二十五日我們合攏來走，因為現在我們每瞬間都可以碰到新疆的第一批偵緝隊。我們對準西南走，於是我們尋找明水 (Ming-shui) 和在斯泰 (Stein) 的地圖上注明的廟兒溝 (Mu-ohr-go)，並且在這一天裡踏上從明水直通巴里坤的大路。

經過雪白的平原，我們于十八日看見了石做的第一座路碑了，一天之後，我們這悠長的孤寂便告了一個結束。在我們到了在三公尺深的溝渠中流着的一道溪水之後，于西部的一座山脚下看見草場和尖楊樹構成的一塊沃壤地。我們順着溪澗前進，左側從一間小佛廟過，廟裏唯一的婢女是一隻大黑母猪。我們看見草和野玫瑰林，田



再 度 行 過 高 山 的 岩 頭



七 克 達 木 的 聖 墓



在強大的軍隊警備之下



多盟長的回拜

莊，黃色的泥屋和圍牆。我們紮在這裡有草地的一座柳樹小叢林上，地名廟兒溝，馬學爾來時在這裡住紮的二百名兵士現在却沒一個了，我們所能搜尋到的，只是五個中國農夫和三個纏頭回人，纏頭之一個——七十二歲的柯達也爾（Kotaleh）是鄰近的捷爾（Ter）村的鄉老，並且是去救拉爾生行李的五十四駱駝中二十五匹之主人。他曾經聽說我們是二千人的整隊軍人。我覺得是一種歡樂，又可以說我十九年來沒用過的纏頭語了，雖則還有些生硬，但不久便流利起來了。

在廟兒溝一隻羊值五元，三十隻野鷄值四元，這裏我們得到鮮美的小麥麪包，雞蛋，葱和白菜，在穿行兩月零十天的沙海之後，我們以為是到了文明的口岸了。旁晚時，我們聽見那默爾喊聲：「拉爾生來了！」是真的呢，拉爾生穿着他的紅皮袄在五十匹租的駱駝頭裏走着，在落霞的光輝中映耀出健康的體態。

很晚了，從西響着鈴聲，這是開到包頭的兩千匹駱駝和二十五幅帳幕的一隊旅行團，交通的封鎖便算是取消了。

我們在聖嘉柯特生牙谷斯（Khodascham Yakus）的掩護下住了一天，這其間便接受了團長張大人的拜訪，他是監視和警備我們道路的軍隊的司令官。他告訴我們，久無音信的袁復禮和他的隊伍前一星期走過了。這是一種解除我們一件大憂慮的喜信。

我們于一月二十一日繼續我們的路程時，默爾，貝格滿和我用了一種新的運輸工具，輻員四公尺六十四公分大的一輛兩輪大車。那默爾用蒙古包的氈墊，我們的臥褥，鋪蓋和皮袄把車墊得很軟，我們坐着舒適而且寬暢。車夫和馬董是蒙古人。當車急行的時候他們便坐在最前面，不然他們就在旁邊一步步地走着。一匹馬在車輪間走，

其餘三匹用長繩繫在前邊。車夫不用韁繩駕御他的馬匹，只作像呵呵，吁吁等喊聲，而馬就曉得他的意思了。有時他用馬鞭。牲口要是走得過去，這就沒甚麼了——草原很長遠，車輛亦堅固耐久。

在我們二十二日在那裏過夜的黃蘆崗 (Hwang-jung-kang) 村，我們的路途和到安西的旅行大道合併了。二十三日是中國的新年，因此在這早晨，我們一切僕人和村中老者都訪候我們。大街上店前的木柱裝飾着普通的紅對聯，但是生意却結束了。

我們並不因為中國節日便耽擱下，仍然行着，不多時便從我們三隊計百三十八匹，在這裏吃草的駱駝旁邊走過。從北京到安西的兩根電線從東南面插入我的路途中，有些地方聳着古舊的頽垣。我們總是從一條有叢林或是楊樹和草場的夾道的小村經過。這裏閒談着慶祝新年的中國人，這裏遊戲着小孩們，這裏曬着老狗和小狗，烏鴉和山老鴉也在這裏喧鬧，這裏的墳墓在紀念牠的過去。驢和牛在新莊子村一處寬敞的池塘飲水，這旁邊放置駕上一馬一牛的一輛車。

從廟兒溝之東起我們已是踏入新疆的境界。現在我們行近這省份的第一座城了。一隊昏黑的騎兵裹在塵土中向我們走來。一位官長——「貝克」(Beik)——肥大莊嚴地穿着毛皮綠邊的軍裝 (Tschapan) 在前頭走。他陪伴我們，我們在談論哈密的情形。路徑慢慢地走進夾道之中，兩側是蒼老渾圓的柳樹和溝渠；我們在灰色的城牆間通過大街，並且從帶有木削的欄杆的橋梁走過，車過中國城雙重的城門，最後到了劉旅長的衙門。我們由旅長的陪伴很客氣地接進外邊院，通過兩旁致敬的兵士走進裡院，院的大門掛兩面紅旗，到了客廳，許多官員——縣長 (Gemeister) 和堯樂博士營長 (Yalbars Khan)——一個個頭頭有權威的人，在這裏等待。

正在上茶的時候，劉將軍進來了，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面色發白，狠瘦，立刻就開始一次熱鬧的談話。這會說英語的郵政局陳局長給我們當翻譯，是位矮小和藹的人，曾經在種種方面給我們先行隊許多便利。劉將軍問及我們的旅行和我們缺少甚麼，問及我們的路程和所損折的駱駝，問及我在沙漠的疾病，以及許多別的事項。我問他，我們甚麼時候可開到烏魯木齊去，他回答，我們隨時都可以出發。我希望，可以直接從這裏差那林和貝格滿到羅布淖爾，但劉却狠道歉，以為只有在烏魯木齊的楊省長才能判定此事，並且說，他將立刻打電去。對於我以前在中亞細亞的旅行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狠有把握地說，現在我將比那時更安穩地在新疆旅行。

後來劉將軍談到楊增新對我們進到烏魯木齊旅行的三條件：解除武裝，檢查我們的行李和辭退蒙古人。他對這種限制狠道歉，說是省內這三年以來便在戰時狀態。我安慰他說，蒙古人在各方面都得被遣回家，因為他們在此地是生疏的，並且不懂本地語。我們的行李在聽他的調度。正在路上的拉爾生，便領到命令，將他的駱駝卸在衙門院子裏。劉問及，他是否可以檢查在我車裏的物件。「是的，十分情願。」——「但是，你得自己去招呼。」——「這不是必要的。我把物件交給你和你的官吏，」赫默爾，那林和貝格滿當檢查時在場。全部于幾分鐘內就了結了，却沒傷害甚麼。

劉將軍在院子裏給我們介紹了他的十二個軍官，他們在這灰色的軍服上都穿着黑絲的坎肩。後來我們離開衙門，兵士們又在舉槍致敬。

給我們使用的莊院距離不遠，我們一切同人都在那裏迎迓我。在門洞內守衛的兵士，是看守我們的，沒有兩個武裝兵士的陪伴，我們人不准進城去。

徐炳烈和袁復禮告訴我，至少這誤會的一部分是歸咎于一封不幸的或是寫得放肆的信，是北京的某學生發給我們漂亮的學生李憲之的一封信。裏面說的有：「我慶祝你們旅行團中二百名打手的福佑。」寫信的人大概只是想說，我們武裝之多足以抵抗意外的襲擊。烏魯木齊的官廳讀到了這信，結果是，一切信件，無論是給考察團的中國人或歐洲人的，都被送到北京受檢查了，大概這信件檢查處答覆新疆的官廳，我們的信件不含甚麼犯禁或嫌疑的話，因此信件從八月到十一月又退回迪化（烏魯木齊）了，現在也遞到了哈密來。第一天晚上，郵政局長陳已遞給我一二百件問候的信了。

雖則是有這些惡消息和險阻的暗雲，我們終於到了哈密；這在沙漠邊帶天山脚下的回回人的小城，是地球上最大陸的城子之一，在亞細亞腹地，遠離着世界一切海洋，被忘了，深藏着，很少歐洲人到過。哈密有漢人城和回回城，回回人的陵墓，和漢人的商店，清真寺和廟觀。軍隊住紮地是兩城交界處，許多將軍在這裡有他們的大營。哈密區成了戰爭區域，只要中國本部在各派將領間發生了內戰時，於是負有新疆治安責任的實力派就以爲從東來的侵入不是不可能的了。

「哈密以牠的甜瓜，吐爾番以牠的葡萄，伊犁以牠的馬，庫車以牠的婦女馳名，」這是一句諺語。（譯者注：這大約是「高昌葡萄哈密瓜，庫車秧哥一枝花」一諺的傳訛。）城的周圍散立着一些花園，園內種有各種菓樹。灌園用的水來自北部的天山。各方旅行大道從哈密出發：過安西到肅州，蘭州，和寧夏與及穿行沙漠——這條路一部分是我們已經試驗過的。

第一天起我已覺得，我們的環境改善多了。我們雖則仍然是俘虜，但大家却十分敬重地對待我們。使我們不安

的新的事件是學生馬叶謙從肅州給我們發來的一個電報。馬是我們留在我們設在額濟納河第一座氣象測候所同錢默滿和生瑞恆一塊的，電文上說：「第一座氣象測候所被甘肅的官廳封禁了，命令離開甘肅省，我們沒有錢，」我們借用郵政給馬電匯去一百元。

袁教授，我是在離別四個月後的現在再見他的，他做了一次勇敢的，成績佳勝的沙漠遊行，在許多別的之外還在鎮番 (Tschong-Fan) 附近發現了三座古城，他的一切僕役和駱駝都養得很好，他在這點上意外的便宜地消費着，他也到過額濟納河的氣象測候所，把錢默滿于十二月一日寫給我的一封信帶來，裡面說：「袁復禮是份外和藹可親，他的侶伴在各方面都可以合作。我們最和諧地共同工作着，氣象測候所開足了動力，測驗的工作像一座鐘一樣自早晨七點至晚上九點，一切都佳勝，我們自己也康健快愉，」生瑞恆的附言是：「問候你們大家！這裏一切平安，我們在我們這小殖民地裏享受孤寂的滋味。」

那是十二月一日，此後差不多過了兩月，現在我們收到馬叶謙的這封不安的電報了，徐炳超很詳細地打電和寫信給肅州的教育廳和軍事廳，其外我們只好等待這事件的演化。

我們在哈密住到二月四日，在這休息期間我們對官廳的關係一步步地改善，在拉爾生率領下的大件行李當着劉將軍的面前打開了，檢查過，這裏面從我的箱子裏現出一張張作霖的大張像，同着他親筆題詞和署名，這像片顯然給與這位將軍很深刻的印象。

這幾天就想帶領許多空載的駱駝回歸化城的一位中國旅行團隊長答應同我們二十一個蒙古人回到他們故鄉去。除了在張家口支付的工資之外，每個蒙古人領到九十元，充分的麩糧，茶和羊肉以及兩匹租的駱駝。他們也得給錢

歐爾帶去五百元。蒙古僕人的起程却延遲了，因為旅行團主的三十四駱駝要給軍隊做十二天的運輸工作。不經過這一種稅捐，沒一隊旅行團是准向東行的。得着官廳的幫助我們才辦到，獲得優待的條件。

我給楊省長拍了一封電。報告最末一隊到達哈密，感謝他的優容和他的友誼的關情，並且表示我很快愉，不久就可以親自結識他了。我還請他允許那林和貝格滿直接到羅布淖爾去。楊在他的覆信中歡迎我們入新疆。關於羅布淖爾考察這問題要在迪化解決。顯然是省長自己想先見我們，才能够進行別的步趨。因此全體團員，歐洲人以及中國人，只好到他的省城受檢察去。

我們的朋友郵政局陳局長第一天請我們吃飯。三十八味菜搬到我們自己家裏來，一盤盤地端上掉。這裏缺少的只是東道主。他以為在這種嫌疑的狀態中最好是不狠公開地表露他對我們的友情。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音樂在我們大門前響着。這是劉大人陪從着騎兵和旗幟來拜年了。我們擋駕不接待。讓進家裏，是不合式的，如果是一位高級官府來賀年。要是人人都招待他，工夫將不夠用了。

一天之後，徐炳昶和我出去拜客。陪從着穿羊皮衣的六名兵士，我們在牆壁，樹木和溝渠中間轆過灰塵滿佈的街道和大道，最後到了回回「王」的京城。他的宮殿是中國式的，四面圍繞很高的泥牆，治好有驢子從這拱門裏趕進，駛着用作燃料的乾草捆，和裝滿了水的小木桶。

我們走進寬敞的大廳，排着地氈，棹子和成行的紅漆椅子。牆上懸掛四幅大中堂，上面人們認出是福祿壽三字。這是西太后的恩賜，是王爺在他四次進北京時得到的。

我們剛進一間小的延見室，這王爺——沙馬克蘇特（Sahan Maksut），漢人稱爲沙親王，已到了，向我們狠

誠摯地行禮。他是一位矮小豐滿七十歲的老人，面色發紅，和藹的眼睛，鷹鼻子，雪白的鬚鬚，穿着一身中國衣服。他的朝廷自康熙十六年以來就把哈密封做他的都城。沙馬克蘇特所有的權力只是一種幻像；嚴格地說他只受漢人的壓迫。就是在他的女婿建都的吐爾番和庫車（Kutscha）也同樣有回回教的「假王」。他向教徒要一種賦稅，比漢人納的還要大，因此他也不十分受回教徒的擁戴。

沙馬克蘇特是他的「拍第薩」(Padschah)——王——封的名號，是一位活潑，暢達，喜談的人。我們彼此了解，不用翻譯，我們用他自己的言語——鞏頭語談話。他第一件就問到柏林的封洛劬克(A. V. Le. Cow)教授，他以他那吐爾番和其他中亞細亞的古藏地等處開新紀元的考察團馳名。沙王問我是否認識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中的一呢！」我便這樣地回答，接着這王爺便講起那時期的他的回憶來，並且請我向封洛劬克替他問好。

對於我的祖國瑞典和他的位置，他實在是不明瞭。「你的國土離依斯當布爾(Estabul)好遠呢？」「坐火車四天的旅程。」——「呵，那末你是土耳其的近鄰了！」——他自己到北京得要三個月。後來他打聽我們到亞細亞的旅行；實在不明白，爲甚麼我們在路上過了八個月，許多旅行團只用三月就夠了。我向他說明我們是工作了，考察了，採集了，並且問他，他們爲甚麼怕我們，懷疑我們是含有惡意的。他回答：如果像這麼多全副武裝的歐洲人行近我們境界，那末我們猜疑他們是敵軍的前鋒，就沒甚麼奇怪了。中國內地發生戰爭，我們自然要小心。但是我們斷不是怕你這樣的人，尤其是你的皇太子說過你，把你介紹給中國政府了的，我們却不知道，是真的你呢，或是別人，現在我們全部都了解了。」

我們辭出，繼續我們的拜訪，劉將軍現在是過于好意了，宴請全體團員，他自己，縣長和沙馬克蘇特是主

人，宴會將設在賽樂博士的家——這是王爺可以來到而無危險的地方——嚐到一樣備有猪肉的筵席。

最後我們還拜訪縣長——一位魁偉能言的先生，拜訪和藹的阿將軍，他在新疆，特別是伊犁和塔爾巴哈台 (Tarbagatay) 做了三十年的事。並且訪郵政局陳局長，他用蜜漬的胡桃款待我們，給我們許多好忠告。

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忠實的蒙古人從他們住紮的地方進城來了，在購買衣服和糧食，他們的大帳幕，他們的軀體和他們寬大的皮袄填滿了我們的庭院。加上我們還接待各方的回拜，這擁擠聲更其夾雜了，在許多別的客人中，劉將軍也來了，他陪從着騎兵坐在他那小巧玲瓏的車裏開進我們院裏來，我們的接待室已經變成手術室，因為陳局長的小姑娘給狗咬厲害了，現在由赫默爾博士施治。

劉將軍便被讓到我那簡單透了的工作室來，茶杯排在書棹上。他回敬我一身美麗的豹皮，他自己前天收到由那林送給他的一件贈品——帶架的一副較大的望遠鏡。他對於這件貴重的禮物異常歡喜，向我們說了一整套中國現成的客氣話。他曾在南洋的上海住了許多年，曾跟許多歐洲人接觸過，但決不是像我們這樣有趣的人們！他簡直不斷地替徐教授和別的中國人慶幸，給他們碰到這樣好機會，同我們一起，從北京旅行到這裡整段的長路，並且還在繼續着。他甚至於鼓吹這樣放誕的比喻，把新疆省比作藏在一家裡的一隻寶盒——沒人會打開牠，直到這存有鑰匙的人到來為止。現在呢，我們到了，帶有開新疆一切寶藏的鎖鑰來了。他堅確的向我們說，我們的工作不只是造福于這省，並且造福全中國。

這回回王同時延請我們參加一次用鷹的打獵。幾位好獵的貴族朋友因而也同獵人出去了。我們很滿意他們看見一切勝利品——共是三隻兔。獵鷹是在秋季捉到的。借着放在張開的網底下的鴿或鷄之助這鷹便被誘入羅網了。

把牠網在網孔中，要用十五天工夫馴服牠，學習坐在皮手套上，戴着頭盔，在一切狐兔前追逐着。冬季裏牠便被用作這種打獵，孟買中又得到牠的自由了。秋天來了，人們又重新捉獵鳥。有時候，從前已經被過難的，現在又捉到網裡，給人類盡勞。現在這偉大的日子到了，在堯樂博士的家裡開了宴會。他的繩頭名字叫約爾巴斯汗——「虎王」，是一位很有權威的人。他是回回玉的右手，同中國官廳也特別融洽。他對我們有莫大的用處；他幫助我們了結我們的事件，接管我們的駱駝，給牠們佈置牧場和飼養，替我們購備到烏魯木齊旅行的糧食和車輛，總言之，他簡直是我們事事都作的僕人。

他的房子是用木做成土耳其式的，共兩層樓，就是中國人碰着喜慶事件也借用這裏。當我們到了飄着五色旗的轅門時，我們才發覺街上都結彩，軍樂隊在拱門裡一面響着雷鳴的鼓聲。約爾巴斯汗把我們從舉槍的兵士中引進從院子直通裏面的走廊。大廳裏候着許多主人，有兩個立刻就將我們引入這奇宮裏。在冬天的花園中開着玫瑰花，風草 (Perarodien) 和夾竹桃 (Oriender) 在表現牠們的艷色。從靠近大街的走廊裏遠望見回城和中國城同着牠的城牆，望見北面的山——天山和牠那白光耀目的雪田的美景。

於是賓主圍着三張圓桌坐下了。我坐在中間一桌，哈密的王向這桌行了禮，按照中國古風俗，他行近我的坐位，拿起酒杯和象牙筷，送到額前，後來他用右手拂拭的椅子，給我證明，椅子是光潔的。第二桌劉將軍是主人，徐炳超是尊客，第三桌縣長爲主，拉爾生坐了上位。

魚翅，竹筍和海參以及別種希奇的美味端上了，王爺讓着要我們飲酒。雖則他自己是可蘭經 (Koran) 的真信徒，不飲酒，他却堅持盡量飲酒是有益的，他的談吐很有鋒趣。

「你爲甚麼刮去鬍子，而你的小同鄉（那林和貝格滿）却有整齊鬍鬚呢？爲的看年輕一點吧？鬍鬚是人的裝飾，剃去是不自然的。」

「你結婚了嗎？」他這樣打聽着。

「不，還沒有呢。」

「太奇怪了！爲甚麼還沒有呢？」

「我沒有結婚的工夫。」

「呵，這真是不關重要的。人至少要有一妻和一隊熱鬧的小孩。到烏魯木齊時，你得同一位俄國女士結婚。」

太陽接觸了地平線，老王爺走出舉行他的晚禱。他回來時，立刻又吐了許多新的諧語。他發覺了，拉爾生沒沾

到中國酒。

「他爲甚麼不飲呢？」他問道，「他是教士呢，還是著作家呢？」

「是教士」我答說。這雖然不很正確，但拉爾生至少在他少年時做過宣教師的。

「是呢，我們教士們也是不飲酒的，但他們吃得更多，有着肥大的肚子。」

宴會後李伯冷照了一張電光照像。此時王爺又跑了出去了；因爲一個真正的回教徒，不應該把他的面孔畫在相片上。

宴會是真的完成了，異樣地，五光十色地完成了。一種久已無聲的時間的反照映到筵席上來了。我們告辭，又在這東方式的喧鬧的音樂隊旁邊走過，回到我們莊院來。一種土耳其的鈎月在深藍色的田疇中照耀我們，店舖的

油漆木柱透過街上的塵土閃耀血紅的光芒。我們感到勝利的快愈了。前不久我們才被看作犯人，至少是嫌疑者，誰知道是對我們含着那種惡意呢，走過境界，便被拘留，繳了械，像俘虜一樣帶着走路。現在呢，王侯都寵我們以華宴；喇叭，大鼓和銅鼓呼號着敬禮我們。大家用種種禮貌慶祝我們，送我們食品，米，羊和甜瓜，好像在盡量挽留我們在這裡似的。但是世界上真的沒有幾座像在哈密一樣生活是在這簡單的軌道上度過的，我們的到來顯然是一種最非常的變換。

我們自然也不表示寒酸，第二天就做我們的宴會。這次在各方面都同前次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昨天的主是今天的客，昨天的客是今天的主罷了：現在只加入蒙古王，三十八歲的喀喇沙爾活佛（*Khora-schar-nia Gigen*）。本來他的姪兒是喀喇沙爾土爾扈特王，而活佛在這種小的年紀便做的真正的王。馬學爾做了一席主人。他因着他「整杯」——中國人說是「乾杯」的能耐惹起中國人無限的驚訝和歡呼。表演一種飲酒的遊戲，是這樣子的：兩個對賭的人對面伸出一隻手指的某種數目，兩人同時喊出零與十間的一種數目。如果這人伸出三指，別人伸出五指，而此人是喊「八」，於是譬如喊「六」的對手就得飲乾一酒杯，有時賭的是三杯，甚至在馬學爾席上有過一次是九「整杯」的。馬學爾輸了，「走上了酒壺」，毫不動容地飲了九「乾杯」。中國人驚呼起來了。

晚上從蕭州（*Seyidgore*）到了錢默滿于十二月十八日發來的一封信。他証實額濟納河的氣象測候所被甘肅的官廳禁止了。前一天他招待檢查的人，是四個中國人狠客氣誠懇地請求調查測候所的工作和測驗。當他們做了檢查回蕭州時，馬叶謙陪着去，準備用口頭和文字解釋一切。那時錢默滿只贖下五塊錢，但是他不久就可以得到哈密或北京的接濟，他有十一大箱罐頭，麵和米。他恐怕，如果我們在新疆的境界受了不客氣的招待時，這將使額濟納河

的測候所受到壞的影響了。

二月一日蒙古王拜訪我們，他得到海德的贈軍槍（Zielfehrer）作為回禮，這是經劉將軍的允許從野嶺的木箱裡取出的。王爺向我們申說，他夢想過得到這樣一桿槍，並且我們和他做朋友是于我們有益的。在他的地位上，他在省裏有着某種勢力範圍，他送徐教授和我各人一身天山出品的熊皮作為回贈，以後在烏魯木齊他贈給我一匹蒙古種頭號的馬。他現在訪我們的時候，是坐着一輛小巧的俄國式的馬車，駕上一匹大的黑駿馬。他的侍從——少壯的士爾恩特人，給人一種極好的印象。他們穿着整齊的歐洲式的黃灰色制服，都騎的灰白馬。

爲了見識哈密的名勝，我和我的朋友徐炳超，黃文弼和龔元忠周遊了一次。首先到的左宗棠的紀念祠。左宗棠在他那時與李鴻章和曾國藩成爲中國三大偉人，于千八百八十年平定中國內地的太平天國之亂。他于游平陝西之後，開到新疆，——李鴻章想犧牲了的新疆，削平叛亂，給中國救了這龐大的領域。哈密因此便建祠供奉他。我們行過大門，在油漆的大柱間和起伏的屏簾下走入，在我們穿行兩處院庭後，就在祠堂前站住，堂中是一處酷似縮小的舞台空間。這裏中部放着裝在狀如小噴棚（Schirmerhauschen）或高櫃台裏的這將軍一幅一尺多高的肖像。他穿着黃馬褂，禮帽，長着黑鬚，相貌沉毅。他前面放着一隻銅香爐，燒香敬他。在一塊神牌上寫着他一切官銜，兩壁的神牌記載他的部屬的題名。

曾國藩是著名的曾紀澤侯爵之父，曾小侯于千八百八十一年用外交手段把伊犁歸屬中國，此城和他的周圍已經在俄國統屬下經過十年長了。伊犁從古到今都是沙漠省新疆珍寶之一。新疆——新的省分，之名是在左宗棠接定地方後，引用的。以前此地通名西域——「西方的地帶。」

哈密城別一間廟供奉湖南省神；因為左宗棠和他的大多數軍官是湖南省人。

城邊聳起一座陵廟 (Gardaschae)，沙馬克蘇特的祖父和這朝代的許多別的大臣便憩在這圓頂下面。這是一座骰子形的建築物，是光澤的仿磁磚做成的。牠的殿堂用木籠裝置着，一切都是直線的尖的，不是像以前在回教的建築術通行的圓拱式。

我們車過無底的塵土，遇着行人和騎兵，整列裝放燃料或木材的牛車，以及肥壯的駱駝的小旅行隊。兩側是溝渠，給路旁的柳樹，尖頭的楊樹和桑樹灌水。

這次是第三次宴會了。我們像王侯一樣備受供奉。這回是哈密的軍官團的東道主。參加者是和前兩次宴請相同的人物，——城裡有地位的人物和我們。

即在哈密我們已經明瞭新疆的幣制了。通常使用最好是用紙幣——「新疆兩」是由烏魯木齊印刷的，只有一兩一張的紙票。中間鑿有西角孔的「大兩」小銅幣也通用，有時還看見「元寶」(Yanbae)——是小艇形的小銀塊，中間鑄着一座城廟 (Sacktempel)，可以周轉的鷹洋是從騰 (Tung-huan) 購買鴉片的商人最喜搜尋的，許多把牠藏在箱裏，因為紙票沒有甚大的信用。當我們賣出鷹洋的時候，每塊我們只得到兩塊半「兩」；如果我們反轉來購買洋錢呢，就得出三塊半「兩」一元。新疆便是這樣地受着一種逐漸增長的虛匯 (Inflation) 的屠毒。我們只能把銀元給回家的蒙古人，因為兩票出了新疆境界就不用了的，我們要用二千元，一個西土耳其斯坦的維爾尼 (Werni) 的商人亞雄白 (Aubai) 給我盡勞。他不相信，在全哈密城會有二千銀元。但他要試驗一下，這裏買五十元，那裡又買五十元。現在人家已要四「兩」一元了？如果傳出去我們要用大洋，這價格將漲到五六兩的。

最後我們得到約爾巴斯汗的幫助，他替我們用尋常價格收買了全部數目。

我們在哈密居留的時候，沒那個是像蘇默爾博士那樣忙碌的。白天和夜裏都有病人找他，要他診治開藥。也有許多把他找到他們家裡診治的病人。如沙馬克蘇特之子，縣長，劉將軍和其餘各人。劉將軍請求一種藥劑，可以戒脫他的鴉片癮的。

二月二日的晚上，我們的蒙古僕人向我們道別。我向每個人感謝他的警衛和良好的工作，祝他們一路平安。他們表演完了他們的脚色，離開我們考察團的劇場了。他們現在到他們城外的駐地去，于二月十二日才開始他們的歸程。直到六月五日，拉爾生從張家口給我來了一封信，在他們的故鄉裡還沒聽見他們的消息。我希望他們在過戈壁沙漠的長途中不要落在土匪手裏。

我們的駱駝有七十匹最好的送到吐魯番了，牠們準備在那裡休息牧養，為後來在新疆的瑞典和中國的旅行團之用。

第二天一隊慶鬧新年的夥計奏着喧鬧的音樂走進我們院裏來。這一幕是兩個裝扮婦女的男人在兩隻形如小艇的木框內走着。他們舉行一次有趣的舞蹈，讓他們的艇像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盪漾着。他們後面隨着銅鏡和硬木板的音樂，他們彼此對打的時候，便敲響起來。他們在我們前頭站成半圓形，並且唱了一首敬賀我們的歌曲，最後是要我們對他們的表演不要見笑。

此外我們把這天用作辭行的拜訪。我聽見報告，軍隊的護衛直陪我們到烏魯木齊，我便問着，他們是否以為我們是土匪用這許多軍隊包圍我們。「不，決不是！他們是衛隊，只有地位高的人才有一種恭敬的表現呢。」

二十五、過關展和吐魯番到烏魯木齊

最後二月四日破曉了，是我們出發的一天。在我們的院子裏支配着圖畫般的亂雜——兩隻高輪的八輛大車裝好了行李，裡面是箱子，皮包，布袋和我們隨身帶走的一切物件，我們的僕人和車夫奔忙地跑來跑去，行裝檢放車上，用繩細緊，各位先生盡量把他們的車舖得又柔軟又寬敞；和我同乘的蘇默爾自然曉得把我們的旅行車舖墊得更其舒適了。黃色的蒙古馬拴在一壁牆上，就是蒙古王給我們帶走的衛隊同他的帶隊官老董也都到來了。信使來往着，我們的新朋友，中國人和摩罕默特教徒送給我們路菜：羊肉，活的鷄，雞蛋，麪包，甜食，水菓等物。

在這最渾亂的駁雜中，沙馬克蘇特坐着一輛小蓬車來了，被引到我們的集會室，用茶款待。他聽人說，有一種望遠鏡用來可以橫着透視最龐大的山的，想搖動他以爲有這樣一種儀器的信仰是不可能的。

在這位陛下最後告辭了，車駕上馬之後，我們便可以在我們這單簡的車輛中就坐。我們向銘和別的要離散的二僕人告別，同樣也同還留在哈密的蒙古人告別：塞拉特，磅克，西蘭，谷勒爾，釋齊和恭滿。拉爾生，馬學爾，馬森伯和米綸威，袁復禮，黃文弼，詹蕃勳，劉衍准和龔之忠準備帶着全部的重行李在一星期後趕上，我們分兩隊走，爲的在中國客棧裏不至于太擁擠了。

當着我的車和跟在後面的其餘七輛轟震地開出拱門時，已是午後四點了。路過清真舖（mosque）——進東門出南門——通過中國城，復向西轉彎，我的兩側走着堯樂博士的佳兒，袁復禮和龔之忠，同着一羣好奇者陪伴我們走了一截路。

我們不久便離開了城，我們在楊柳和桑樹下轆過，轟然地車過高拱的木橋，橋架在水溝上。暮景很是佳麗，太陽已是接觸耀着紅黃彩色的地平線了。這一長列重載的車呈現一幅如畫的圖像，人們在幾千年前便在這裏這樣地走着；這正如在三十年戰爭的時期，一個軍長焚了一座城，帶着劫掠物開跑了的一樣。

徐炳鈞和我的車有草束和白棉花做的車蓬，鑲着三塊小玻璃鏡，兩邊各一塊，後壁一塊，在默爾和我前面的一隻草料袋上坐着老是唱歌的亞拉伯克斯的回教徒 (Obrachim Arabkesch)——車夫亞波刺威 (Abraham)。在趕着馬，他只有一根鞭，沒有繮繩，但他的馬却服從他的每一聲音。我們很柔軟地坐在乾草，布墊，鋪蓋，皮扶和枕褥之上。這却是必要的呢；因為路徑是這樣地不平，大家都被凶狠地來回搖顛着——在短截的「航海」中大家已可以暈船了。

我們的大車首先開行，後面跟着徐炳鈞和丁道衡，那林和貝格滿，海德和李伯冷，每兩人一輛車，第五輛高蹶着靳和王，第六輛是張和徐炳鈞的隨差王，第七輛是李伯冷的隨差和助手宋 (Chary)，第八輛和最後一輛只拉着李。

是的，我們這輪轉的旅行隊真的一齣娛樂的戲劇，沉落的晚照給他繁複的色彩，而我們的蒙古衛隊也配合在這張圖畫之中。後台呢，這正在耀着紅彩的加爾里克山 (Kartik-Tag) 的雪地變色了，圓月照進我們車裏來，羅默爾博士已在這裏打鼾——與車輪的轉聲和鑼在車軸後幅的三大銅鈴之蘇震聲相賭賽。走得狠遲緩，在艱難中前進着。塵土捲繞全隊。我們在一村莊裏打住了半點鐘，使護兵和車夫有吃飯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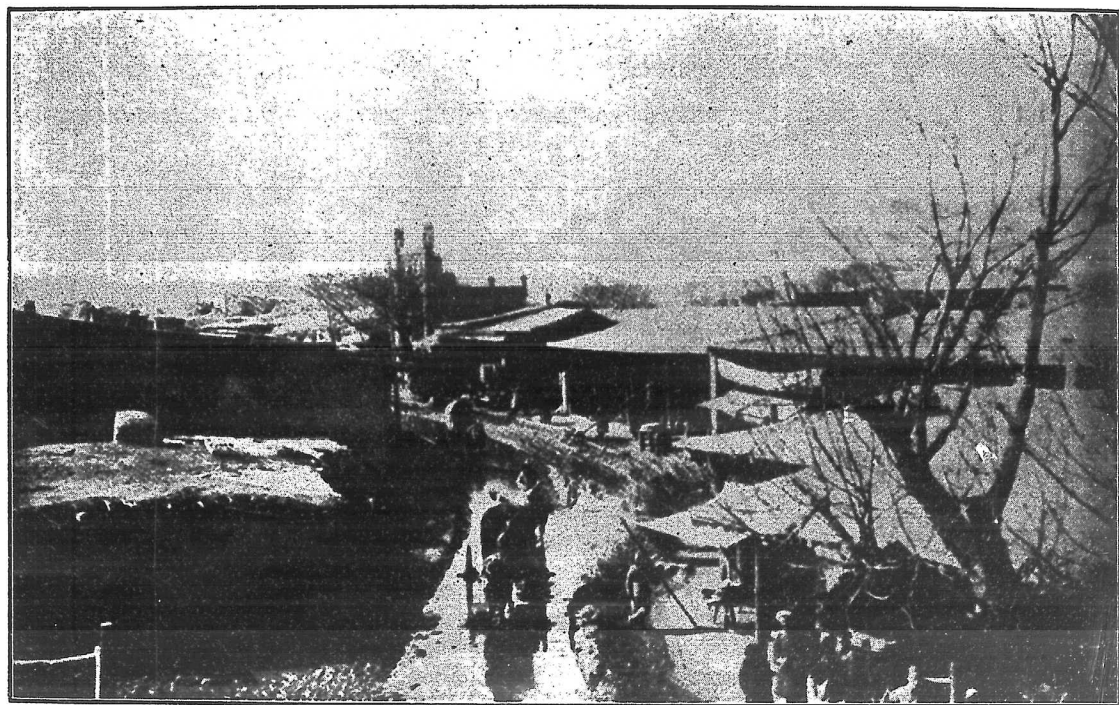
九點時，冷到十二度。我們現在又在沙漠中了，荒漠的沉寂包圍了我們。有時，驢，騾或馬和裝棉花的車組成



廳 展



吐 魯 番



烏魯木齊的露景

的小旅行團遇着我們。人們聽見牠們激夜的鈴聲，明晨三點鐘我們走到頭鋪，在一所建築精美的房前居住，此房是蒙古王的。我們被請進一間大廳裏，這裏的棹子，在裝着甜食，牛油，麪包，雞蛋，修好的水果和蜜糖的盤碟壓力下，幾乎要塌的樣子。在這種蒙古式的前食之後還有肉湯，羊肉和蔬菜，麵條，香菌和肉丸子（Gehäutes in Teig）。到我們就寢的時候，已是六點三刻了。

我們于二月五日繼續出進時，十五名蒙古騎兵捲在一團塵雲中給我們作伴。路經草原，車輪陷入軟泥中至三十公釐深。我們遇着二百匹壯麗駱駝的一隊旅行團，駛着大塊的白棉花球。沙漠重新在二鋪（Astani）村開始了，村中有一間回回店，一水池和一條小瀑布。沙漠一直延續到三鋪村（San-do）。我們在這裏三間可憐的草房睡在炕上過夜。炕差不多佔了每間房的一半地面，炕前是一座祭壇式的高台，是升火的，火的窒息的烟氣瀰漫全室。糧食呢，我們自己帶的有，那林的廚子張在給我們預備最豐腴的食物。

二月六日我們大半是在不毛的沙漠上走。却有一兩次，我們從菜園邊行過，園中栽種桃樹，梨樹，各種瓜和蘋果。在此境內，我們也看見特異的坎井「加勒斯」（Kares），井深約四公尺，把灌溉的水引到離着狼遠南面的村莊去，從我們的路上望不見的那些村莊。這些溝渠是在垂直的方坑上看出來的，這方坑每隔二十至三十公尺的地面便用溝渠連合着。

在我們宿夜的三道嶺（Taranchi）村裏住有兩家漢人，一家漢回（dsungarische Familie），和一家纏頭。正如每晚一樣，我們的亞拉伯克斯的頭目亞爾爾阿爾（Adil Ahun）到我的住處來，接受我的命令，並且告訴我第二天的路程。我們的車夫說，他們每月十五兩（約十馬克）工資，但此外還從他們僱主——堯樂博士處每天領兩斤

麵和十斤柴。

次日我們又在沙漠，硬石地，有時在小的乾溝上過，溝中長起散漫的草阜，西面的地平線湮沒在煙幕之中，山的雪冠高峰在北面聳起。在一個村——謝特布拉克 (Tschute-bulak)，有人家在舉行婚禮。地勢雖則單簡，但在牠那莊嚴的偉大和孤寂中却給人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們在阿爾特里克 (Arctik) 小村休息兩點鐘，我們的馬匹在用玉米飼養，我們在一處頹垣裡吃我們單簡的晚餐。我們的隊伍在兩種光照中現出一幅浪漫的圖畫：我們紅黃色的火光和向荒漠往下銀白色的月光。

我們在瞭墩打站的時候，夜已很深了。這裡我們賜給我們的馬休息一天，並且出于意料之外地被一個遞快信的人所追及，而他只給我們帶來些舊報和書籍。

二月九日我們路過名為圖苦斯達坂 (Toksustan) ——「九條路」(“Die neun Pässe”) 的地方，時而走入盤旋的拐角處，時而直過小而崎嶇的岩頭，穿過紅色的岩洞路並且從石堆旁走過。由兩間漢人的小莊院構成的一碗泉村，我們在那裏過夜，開設着一間最簡單的客店；牠那可憐的暗室中房頂有煙窗，泥牆上一洞，和沒有門的門洞。從這裏到開展城這帶地叫做「風戈壁」(“Die Wüste der Winder”) 因為這裡春天刮着力能推翻車輛和載重駱駝的暴風。第二天早晨刮着西北風，天空滿是雲彩。暴風在車的周圍咆哮着，塵土在馬和車輪旁邊捲起。我們的蒙古護衛在前頭已經走出好一段路了。在我們踏過頗為崎嶇的兩道岩頭後，我們走進荒山裏，最後在位在夾谷中的車轆轤泉村住紮。

光輝的朝日把山谷照耀得出奇，我們便在這霞輝中走進有時只二十公尺的盤旋山谷，在高四十至五十公尺的山

間僵僵走着。谷口吻接天山山脈間無際的平陽。我們住紮的七角井子村裏有一座電報局。這裏我們收到袁復禮的一封電，他報告我，他的隊伍在拉爾生帥領之下準備二月十二日出發。

我們第二天的旅程是四十九公里，再一天的甚至五十三公里，因此我們二點半鐘就得起床，在燭光中穿着我們的皮袄鑽入車裏，不久便又睡着了。

直到早晨九點我們才醒過來，車已在東鹽池——停了一會。池雖則看不見，而這裏却有一座聖墓，是有着圓頂的一座小而圓的建築物，和一座中國式而帶有小塔的廟，廟內有野羊（Steinbocken），和大頭羊（Aepfstaer）的供神的角。內壁上懸掛着的紅對聯寫着中國的句語，石棺式的碑銘塗着白物。我們的回回車夫在聖墓中禮拜了半天；他們把帶着的油倒在祭台的燈上，點上。大半的香客大概都是準噶爾人。

在不高不低的山脈間過了一次悠長艱難的旅程後，我們走入了一處浪漫的峽谷，臨晚時便在那裏打住，馬匹好吃粟黍。此地全是荒瘠的，却有一根廢棄破廢的電線桿給我們做柴，在地縫裏的一二堆雪給我們做水。火上烹煮豌豆湯和茶，而我們便在野外過了一次舒適的晚間。

當我們前進時，山谷是這樣地狹小，兩輛迎頭的車幾乎不能擦過。晚九點我們踏過一處高千一百六十公尺的岩頭；我們一整天上了八百公尺高。在作二十小時的旅程後我們開入西鹽池（Si-yeh-tschu）村宿夜。

我們于二月十三日走入空地時，才發覺我們受着黑暗而浪漫的山包圍了。下午我們在山間繼續前進——迎着將落的太陽。車輛在石地上作轆轤的響聲，車夫在唱着。天氣逐漸黑暗了，我在打盹，最後便垂首睡着了，直至第二天早晨在土墩子村裏才醒來，我們因為馬的原故在那裏作兩點鐘休息。以後便繼續走到七克達木村，一座小堡壘。

水一截路我們又低下了五百公尺遠。

十五日我們在拂曉中出發了。村前的一段路地面鋪着冰塊，被一道缺溝橫截過，馬跳了一下，滑倒了，再抬起身子，直沉到車軸，幸而是過去了，只有我們和我們的物件着實顛簸了一下，回教徒是懂得他的手藝的。他的夥伴却不是這樣容易辦好了。一輛車陷入得狠厲害，要八匹馬才把他拉得出來。

紅色的沙石山環堵着低地，三家摩罕特教徒便在這裏皮爾布拉克(Bir-i-Burak)——一泉村種植小麥，玉露黍和甜瓜。我們從一座「馬薩爾」(Mazar)——聖墓和一座堡壘的頽垣旁邊走過，不久我們便覺得，是接近一座城池了。一大隊運棉花到歸化城的旅行剛迎我們開來，車輛和小隊驢子旅行團看見了，圍圍和高揚樹的輪廓向着沉落的太陽描畫出來——這便是闢展沃壤地。路徑從柳樹，楊樹和桑樹的夾道中走過，騎馬者和騾家車從塵雲中浮起，兩側立着隔離的莊院。我們的車開進一條一部分用草蓋頂的大街，街上有中國商店和茶館，商人和主顧，走過架在一道深溝上的橋樑和一片墓地，最後到了一條新的大街，我們的客棧便在這街上。亞爾爾阿訇請求休息一天，因為我們死了一匹馬，要換四匹新的。

闢展有四城門，在南北門間有一條大街，城內只住得下三百家人，一大半是漢人，鄉間住的幾乎全部都是驪頭，只有一縣長和二軍官是這裡坐鎮的官員。

左宗棠平定新疆之後，便建立了現在的行政區域，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的稱呼從前只是地理的觀念多，行政的觀念少，現在已失掉牠的意義了。闢展有鄒善之名，因為人們以為，此城為古時的鄒善，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我于千九百年所發現的樓閣(Tower)城即在鄒善境內。但走這事在我發現的二十年前，人家自然不曉得了，現

在最好是改掉舊路名，起一個新名字代替牠。

馮默爾博士在開展就沒多的休息時間。早晨就有一大隊病人站在他的診療前了。生風的，癩病的，眼病的和犯其他惡症的人找他問病，只要時間和環境允許，他都在幫助他們。

開展在我的隊伍從包頭起所走的路程中是第一百號駐地，從第一百號到二百號的旅程，即在到連木沁的路上開始着。當着白鴿還在院子啼叫，麻雀還在歌嘯時，道長列車便開動了。一點鐘後，我們到了全然荒瘠的沙漠，靠左邊是一帶沙堆，名為苦謀塔克 (Kobuk) ——「河山」。我們之右是一塊小的沃壤地，水有時還從那裏流到路上來。連木沁有一條如畫的大街，街上有灰色的牆壁，落葉的樹木，一所帶遊廊的客店和望見小河灣的遠景。

二月十八日上午七時溫度在零下七度二分，下午二時零上八度四分。我們在低矮的羣山間濃密的塵烟中走着，最後走進勝金 (Sibing) 山浪漫而荒野的山谷，引我們直向西北行。這裏的右邊，有一條頗為足水的河流，河的流水入地二十五公尺深，荒丘直向岸邊的窄狹的草木阜 (Vegetationsband) 降落。路徑有時沿着最外的岸邊走，人們疑慮着，這輕鬆的土質是否維持得住車的重量或是墜入深淵去呢。一道小橋橫過河道，路徑便從這裡經過從而至的側谷直達封洛劬克教授這樣盛稱的伯色克里克岩洞 (Felsengrotten von Bazaklik)。在我們這邊看見了簡單花紋的洞身和隧道。河邊立着一兩間莊院和一架磨。風景雄偉；我們的兩旁聳起紅色的沙石岩牆。流水在河中洶湧着。我們車過一道很矮的小橋，便到了勝全口 (Sangim-agis) 村，村中紮着一隊兵。

二月十九日的早晨，除我和那林之外，大家都上伯色克里克去了，臨午時回來，對於他們所看見的異常有趣。共有一大些小室，表現着德國駐魯番考察團工作顯然的痕迹，有些地方還看得見裝飾的圖畫，牠們中的幾幅塗上一

種泥污，使牠們不致被毀壞。這些古物和壯美的自然風景給我們幾位先生這樣深的印象：他們簡直要撕碎封洛勃克的書，雖然大家都讀過牠了。

我們不久又在外邊沙漠中了，已到了高出海面三十公尺處。我們行近了吐魯番南面魯克沁（Luk-i-Qatun）有名的盤地，最深的部份按照斯坦因（Aurel Stein）的估計，在海面下九百八十英尺（二五九公尺十八公分），這數目還得考驗一下。

在昏濁的空氣中浮起一小間回回墓祠。太陽落了，在煙幕中成了淡白色，晚霞已退。將近半夜時，我們車入吐魯番的一間客棧的院子裏。

我們在城裏休息一天。徐炳超和我拜訪縣長和遊擊隊長黃大人。這將軍到過喀什噶爾，認識馬格特尼（George Ma-cartney）爵士；當建設烏魯木齊和塔城（Tschungtschak）間的汽車道時，他也在場。徐炳超在一間中國客棧設宴慶祝我的生日，縣長也來參加。晚上還放烟火。

我在吐魯番居住時，得到一種意外的同時又是有趣的關於地理上的報告。我的保證人是此城的兩位居民：圖和達阿訇（Tokta Ahun），他于這十八年來每年都有三次或四次過苦魯克達里雅（Kuruk-darya）乾河槽之營盤（Yin-o-Pen）到共達塔里雅（Kontsche-darya）之笛肯里克（Tikentik）去，購買他在吐魯番發售的羊；那一位就是房東柯札亞波都爾（Khodscha Abdul）。

圖和達阿訇一面報告，柯札亞波都爾便一面在旁證明他的話：七年前共達塔里雅之水流入苦魯克達里雅河槽，以後不斷地流入這裏。河又是在苦斯里克（Kasik），在距笛肯里克之一日路的光景。舊河槽中的新河便流過營盤

了，那裏有一張渡船，因為不能涉水過河之故。由他的河道更向東進，水逐漸減少了，因為牠的水量被支流吸去，支流又流入池塘和小湖之中。在離東克漢（Dunkhan 即 Tung-Chuan）北三天的旅程處河便乾竭了，連一個尾湖（Endsee）都沒形成。只有亞彼杜里兼（Abdu Rehim）是到過那裏。這亞彼杜里兼就是千九百年我的嚮導。誰希望對這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我便把我的書「亞細亞的腹部」（"Im Herzen von Asien"）第一卷第十九章和別幾章指給他看。新的植物尤其蘆葦大概在苦魯克達里雅長起了，楊樹子在打了根。就是魚族也順水在新道向東浮遊。

聽見這消息，我是如何的快愉自足，大家就可以想見了；因為我曾經預說過這結果，尤其當我于千九百年和千九百零一年居留羅布淖爾和他的支河的時候。我曾經把塔里木河（Tartu）的支流河比作鐘擺，而羅布淖爾是這末端的重墜（Gewicht），這鐘墜時而擺向沙漠之南部，時而擺到北部。沙漠幾乎是平坦的，水因此對於一切高度的變遷很易感受。如果現在的湖底——普通稱為喀喇噶順（Kara-Kochun）——和河底本身在時間的流轉中填滿了港沙和死的動植物質，那末水必是流入北面的湖底的；這湖底在這經過的期間全然是沙漠，在春夏季為暴烈的西北風所穿掘。

我在我的科學的著述「千八百九十九年至千九百零二年中亞細亞遊行的科學成績」（"Scientific Results of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第二卷三百五十五頁中詳細演述這意見。

昔時直接流過樓閣之北的河現在回到牠的舊槽了——全如我在一千九百零五年所預言的一樣，並且這「擺動」的時期雖則差不多有了千六百年，而我却得親自經驗和確定我的理論的正確，也算幸運了。

我在吐魯番所得的消息——這自然是意中事——也許是空想或是誤會吧。那林和我都在燃燒着，經過當地的一

次訪候來確定這事實。河水改道以來，沒一個歐洲人到過那裏的。登時就去是不可能的，因為楊省長要求我帶同全體團員到烏魯木齊去呢。可是我們只要一得到考察羅布淖爾（Lop-nor）沙漠的允許，我便遣那林于三月初沿着苦魯克達里雅（Karakum-darya）作第一次的問訊了。除了許多別的任务之外，我還讓他考察，這回復的水道是否浮得起一張小艇，因為我的意願是，以後親自繪畫河圖，把我少時用了這多工夫的水路學問題再深造一下。

七月中旬我在斯突克荷很快愉地接到那林五月二十的一個報告，裏面說：「關於你坐船沿新河而下的計劃，我勸你放棄了吧，因為保不定你是否能够溯河而上回得來呢。河所經流的樓閣北一帶地方變成真正的水潭連着無數小沼了，騎着駱駝就可以行到支河的正流，就在雅爾當布拉克（Yardang-bulak）東五十公里處你已經不能到達北部能行舟的地方了。至於河的南面是怎樣的情況，我却不知道；但是我們的嚮導說，那裡有許多支流向南行，駱駝却不能涉水而過。沿河下航用一張小艇或一張渡船都容易處置，但一旦到頭，歸來可就艱難了。」

這樣，那林不特是確定我們的保證人在吐魯番給我們的指示是對的，而且也發覺了，新河的水足夠乘船作一次航行，我的計劃照這樣便明白了。我打算于冬季，當河和一切水潭湖沼冰結了的時候，在水上遊行，將全部地帶繪成地圖。但這計劃的實施要看新疆的政治情形怎樣，將來將要顯出，我的目的是否變更和怎樣變更。感謝那林的偵察，這問題的主要路線現在已是明白了，我們做了很有偉大意義的地理學的佔領。

吐魯番的縣長和遊擊辦公處設在「老城」——柯拿沙爾（Kana-Schar），城內只住有百戶人家，共四門，其中之北門從來就沒用過。

我們于三月二十一日行進柯拿沙爾東北城門，復從西門行出，在這裏我們被幾個和氣的稅吏就攔了一會。我們

的隊伍便進了「新城」——英吉沙爾(Yangischar)，是五十五年前阿古柏(Yakub Bek)建立的城，住有六百六十戶人家，在吐魯番的居民中只十分之一是漢人。

我們的車從一條無限長的回回街上經過，街上蓋着用木柱和茅草做的一幅天篷。街的兩側都是漢人的商店，紅的招牌，沿屋緣貼上藍的，綠的紅的對聯。這行列只是被在街的南面聳着灰色圓頂的清真寺所間斷。在這狹小的通衢中——到烏魯木齊的大道也從這裡過——支配着一種異常的熱鬧和擁擠。我們費盡了力量在騎馬的人和車輛，駱駝和驢，商人和行人，僧侶和乞丐，步行騎驢或坐在藍色小車中的束着白頭巾的婦女之間前進。亞刺伯式的雙輪車搬運煤炭，擁擠着的騾馱着裝在木桶裏的水，一串駱駝載着棉花球。商人坐在他們的櫃台旁，發賣水菓，糖食，烟葉，材料和各種雜貨。一瞬間後看見了一座中國廟，有些地方，太陽光透過遮幔，在一塊漢字招牌上構成一種悅目的光彩斑紋。呼喊的洶湧的喧嘩聲，鈴的響聲充滿了這已在薄暮中的隧道。我的衛隊——其中三分之一留在吐魯番了——強烈地呼號着在我的車前走，給我們打開一條道，我們的車輛便在這裡慢慢地搖撼着穿過羣衆中前進。最後我們到一道河溝，驢子馱着水桶便在這裏灌滿了水；雪白的鵝咯咯地啼叫，也有鴿子，在牠們的翅膀上縛上小哨，飛起來發出奇異的聲首。左側，在許多別的墳墓包圍中立着一座聖墓——一座馬薩爾(Maschar)。

一點半鐘後，這最後的樹叢和田疇在我們後面消失了，我們又到了荒漠之中。在瘠磽的山丘間，右邊是一帶紅山，我們轉向西北行，順着一條山谷前進，谷中在溪水之旁是一條小村，道路後來又離了山谷，岔上左側的丘壠了。丘壠是砂石構成的，顯出爲風和暴風磨削過，剝擊過的樣子，構成奇異的形態，在落日的光照中像是紅色的顏垣。最後我們到了抗抗(Kang-Kang)村——經頭語作肯笛克(Kindik)，我們便在這裏過夜。

我們第二天的旅程是沿着山走。地面完全荒瘠了。太陽落在士格拉蘇 (Togorian) 村的那面，夜幕開始了。那林帶着電筒，在我們車前面走，給我們照耀這裡很容易迷失的道路。

那默爾和貝格滿先走在前，當我們最後到了可武爾加 (Kowulga) 村——漢人叫做三個泉子 (San-Kowol-chuanse)——的時候，我們已經將我們可憐的住處佈置好了，並且準備好上等的鷄湯。

在到苦哥魯 (Kugor) 或後溝 (Hoikow) 的路上——這路被一處泛着紅色的岩石地，石灰石，沙石所橫截，夾着平溝和山谷——我們踏上了吐魯番和烏魯木齊區交界處。一塊石碑在指示路徑。

二月二十四日當我們從我們寓所的黑洞中走到曠野時，我們在驚異着我們四周偉大的風景：山間的一條狹谷挾帶着一條澎湃的溪流，嫩的楊柳和深陰的谷底。一隊驢的旅行團正裝上大的白棉花球，準備開到烏魯木齊去。西北面高聳着一帶雄偉並作紅褐色的群山。

我們上了車，一次着實困頓的旅途便開始了。起初我們艱難地，躡躑地橫過河底的砂礫，沿着牠那洶湧的水邊走去。後來這些馬匹直把牠們的力量伸張到十二分，才將這重車拖上右側的一條「蛇肚路」(Kaniestad)，到那裏我們還得橫過許多立石的門坎，來回地顛簸着，我們得執緊，防備不要得到狠凶惡的衝擊。

以後又向着深流行下了；我們擠着穿過濃密的柳樹林，柳樹的枝向着車篷和車窗打擊。在我們最後走完了溪流，行上一條新的斜坡之後，攀登就不怎煩難了，但仍然是這樣費力，馬匹時常只能走上十步至二十步就要喘息一下。在我們身後，我們聽見了激勵的呼喊聲。一輛亞刺伯車被阻住了，所有的車夫都幫助推動去。我們熱望着路徑，但是道路要是迂迴地構成新的彎轉，開展着新的景致，在狼費力的攀登時，我們只好慢慢地前進。但是最後我

們前面有着帕峻路腰 (Papatzer) 了。這直穿山頭的深隧的石洞路是這樣狹隘，僅能通過一輛亞刺伯車。北部現在給我們呈現出雲頂山的一幅美妙的圖畫。我們看見的正是博克達山 (Bogda Ota) 的南坡。

從山徑以下的路更是封鎖得緊了。在這裏前頭的三匹馬都卸了下來，只有在車轅下走着的馬承受這一切勞力和職責。牠定住了受力的前腿向後伸得這樣地遠，幾乎是坐在地上了。人們疑慮着，這樣的重負是否把這牲口壓壞了。但是一切都狠好，我們平安地直達後溝村 (Dort Ho-Go)。

我們還得越過第二道門岩。直抵山頂的道路雖短，却甚峻峭，每輛車需用八匹馬。在山徑的北麓上我們向西轉，橫渡河，河的兩條小徑通過山練 (Kotso)，這是我們從我昨天的夜營那裏已看見了的那條河。我們之北是晶耀着紫紅色的一條山脈，以及光耀的雪田，右邊是深潭和冰地，在這上面走着實是艱難。我們在達坂城過的夜。

次日我們在天山的高崗間向西進行，右邊是一個小湖。當着已是黑夜的時候，回子車岔出了大路，幾乎將我們拋入一道險惡的溝渠裡。我們的駐地叫做柴窩舖。

第二天的旅程在捲騰的東南暴風中把我們引到岌岌槽子，二十七日的早晨，當我們出發走完了到烏魯木齊最末的一段路時，滿天在下着雪絮，地是白的，天氣濕冷昏沉。車輛和馬匹滿結成雪片。但在上午的過程中，雪成了濕漿了，在窗玻璃上滴下水來。地勢起伏不平，我們越過許多門岩。海德和李伯冷的車傷了一輪之後，他們在前頭步行着。

在我們前一截路，看見了停着兩輛新馬車，車的旁邊立着一小队人。不久我們便認出是韓普爾和華志來；第三位叫做西爾默爾 (Schimer) 的是德國浮士德公司 (Firma Faust & Co.) 住烏魯木齊的代表。

我們盡量地坐在馬車中，現在車開得快些了。那還在下午很早呢，當我們走進一具條有無底的泥塘的大街，在一間普通的俄國東亞式的一層樓房前站住的時候。這所房原屬俄國道勝銀行（Russisch-Asiatische Bank）的，去年秋天破了產，現在經揚省長劃給我們應用。在我們前到達烏魯木齊的我們同伴：馮考爾，狄德滿，哈士綸和學生李憲之迎接我們，立刻引我們吃中飯，省長的翻譯和他的汽車廠長鞋租人鮑爾漢（Tatare Burkhan）也參加用飯。鮑爾漢和俄人格米爾肯（Gierkin）當我們在烏魯木齊逗留的時候，給我們做名譽職務和通問官，而兩位中國官吏——吳和李在應接我們中國全人。

狄德博士的氣象測候所在寬敞的院子裏已開足了機器工作着，測驗的工作由狄德滿和李憲之管理。德自己到博克達山去了，他在那裏于高二千七百公尺處建設一座山地氣象候所。

飯後在許多別的賓客中，兩位天主教傳道師——德國的神父希爾勃勒尼爾（Pater Hilbrenner）和荷蘭神父菲爾特曼（Feldman）訪拜我，把那裡的風俗政情告訴了我。兩人都是和藹有學問的先生，在烏魯木齊時期和他們時常一起，這在我是一種快愉。

現在全體的團員逐漸集合在我們新的營壘中了，於是這俄國道勝銀行的房子就不夠用，德國隊伍的領頭韓普爾大佐便在本街隔離一截路處租賃了一所房，是屬于一個塔什罕地方老纏頭（Alier Sarten aus Taschkent）依薩克張（Isak-dschan）的。這所房子同樣是俄國式的，清潔而舒暢，我同着準備做我的同居伴侶的團員——那林，郝默爾，貝格滿，徐炳超和丁道衡搬到那裏去。每人有一間房子直到晚上全部時間都用來收拾房子。從街上穿過一條大的甬道——甬道的門夜裡是關着的——便走進一處長院子。正在左側一些階梯直通正道（Hauptgang），這裡與一

間廳堂接口。廳堂之左側便是我工作寢處室，右側是公共食堂，排着一張長桌，桌上點綴着瑞典，德國和中國的小旗。

靠近食堂是邵默爾博士的居室，這裏看來寧可說是醫生的診察室。接連着便是其餘的先生們的簡單的房間。正對着這列房子在一所矮小的建築物裏便是廚房，中國的聽差住在這裏。

就在第一天晚上我們已感覺到這裏全然舒適了，偉大的楊增新和藹地讓鮑爾漢先生誠摯地向我們道歡迎。現在已是比我們初到新疆境界和受着惡意的嫌疑的正月裡另是一番情勢了！

二十六、新疆省長楊將軍

現在我們到了烏魯木齊了，這中國人的迪化，威嚴的楊增新的都城，而我和團裡幾位先生在這裏住的兩整月對於考察團繼續的發展有莫大的意義。拉爾生和他的部隊直到三月八日才到達我們這裡。

在我們盡了旅客一般的義務，報告我們的到達和遞了我們的名片之後，我便被邀于二月二十九日十二時帶同已到的考察團員到省長那裏去。現在我們的心肝腎臟都要被考查到了。

我們坐了一列藍色小車——中國出賃的馬車經過街上的無底泥塘——在我們居留的期間裏面溺死兩匹馬，就是小孩子也有喪命的——，白俄居留地的大街，纏頭的城域，和中國城偉大的城門便到了衙門，是一列紅色的房屋間着一處處庭院，這巨大的一省便是從這個最神聖處被統治着。沒到客廳之前，我們穿過了兩處四角的院落。大門站着的崗位舉槍致敬。新疆的權威者在前廳接待我們，周圍是他的大官樊大人和劉大人和一些軍官以及他的衛兵。

現在我們在這裡面對面地在我們的主官面前立着了，他在他的省分之東界這樣冰冷地對待我們，並且，只要他高興，他能破毀我們的計劃，強迫我們回頭。他想着我們甚麼樣況，是紳士或是匪徒呢。他那沉默的面容一動也不動地，照着次序用透骨的眼光監視我們，向各個人問候，作一次輕緩的握腕和微微的鞠躬。他就是此地有權力的人，這是不會認錯的吧，而我們呢只是一些可憐的客，要看他的恩典和他的皮氣。

楊增新一方面從首至踵地相度我們，就是我們去看他也費了不少的注意力。我們曾經聽見這位非常人物——帝制時代最後的一位大將的許多履歷。我們曉得，他生于雲南，在甘肅任了一系列各種的官職，官階是愈陞愈高，直到最後他選上新疆的督軍。後來他平定漢回（Dungane），哈薩克（Kirgise）和在阿爾泰和伊犁區（Altai und Tliedie）蒙古人之叛變，就在他上任的第一年中已經安定他這龐大的省份了。他任這崇高的職位是自千九百一十一年革命以來直到現在。這十七年間他用鐵腕壓服反抗他的威力的一切企圖。他振興商業，改良道路，引用載重汽車，設立一間電力廠和一所機器工廠並且時常地抱着繼續改良的計劃。我們知道，這人從新疆的內戰開始時起就防衛着對付一切戰爭。省之東境在哈密住紮堅強的蒙古和回回騎兵隊，在旅長劉大人統帥之下，他的任務是，張開羅網等待基督將軍馮玉祥或來的第一次襲擊，馮是楊着實起敬意的唯一人。楊統治一個省分，南北有二千公里，東西千五百公里，共有將及三百萬平方公里，這樣則新疆有瑞典六倍大；牠的面積相當于德國，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大不列顛，荷蘭，比利時（Belgie）和瑞典之總和。但是因為牠的無限量的沙漠之地，在那裏生活的只及三百萬人：纏頭，蒙古人，哈薩克人，漢回，達蘭齊人，達的齊人（Tatars）多魯尼人（Dojouan）和漢人，據楊增新自己的表示，按照納稅表冊，全省人數可估計到八百萬人。



手托獵鷹的哈薩克人



新疆省長楊增新拜訪我們

楊增新很謹慎地跟着偉大的解救者左宗棠的遺典做，正如無限威權的君主一樣駕馭着新疆省，他打着大帥的尊號，對於北京與南京政府的命令同樣地看不起，無論內政和外交他都走他自己的道路。當着張作霖對蘇聯厲行徹底敵視的政治時，楊增新與他北部的隣國一樣的和好。他在名義上雖只是中國一省的省長地位，但實際上他幾乎是包括中亞細亞全部的一個國度之自主者了。我有時間問着自己：在我們現在地球上那個統治者有比他更大的權力呢？只得回答：沒有！

人家曾對我們說，楊增新是狠殘酷的，不加考查和判決只是依據空的嫌疑便處決漢回。在北京時我已聽見一二歐洲人或美國人說過。他們都是到過烏魯木齊，到過省長衙門赴宴的。當他們把外頭院子剛走了一半時，一個軍官便把他們攔住了，請他們稍候一下。三個犯人被牽了來，靠着一扇牆壁立定，當着白種客人面前鎗斃。以後這軍官裝着一副恭敬的面孔請外國人再走。楊增新以為對白種人值不得講友誼，想當着他們小小地試驗他的威力。

但是他也是很有理由，對於他那不及二千人的小軍隊要求絕對的紀律。有一次，在我們到達前不多時，他後面陪從着兩個兵士經過城內大街作他日常的散步時，他覺察了，他的一個兵士，還穿着制服，在一間鞋舖前站着，用他那鐵手杖一雙雙地盜了幾對鞋，楊增新立定，看了看。後來他向他護兵表示一下。他們上前當地就鎗斃了這賊。當這一個弄到一只小木格籠來時，別一個就把頭截下，放入木籠內，掛在籠子旁邊。牠在那裏掛了許多星期，作為賊人的警戒。

這位大帥完結他第一次和度之後，遞手給我，請我和其餘的客人跟他來。我們穿過兩間小房，行進宴會廳，是一間長條的，粉白的屋子，被一張長桌佔了一大半地方。他在一長邊的中間落座，請我坐在他的對面。他的右側坐

着他的俄國翻譯和他的親信者——加生(Кашин)的薩爾人鮑爾漢，左側是他的好友和第一個紅人——教育廳劉大人。他後面站着肥壯的一名副官長，黑色的鬚鬚，和藹的相貌，他在屋裏屋外像一個護兵一樣陪從着他。徐炳超教授坐在我的左邊。

棹子上炫耀着糖點，餅食，糖菓——一切都是白俄的糖菓匠烤製的——紙烟和酒瓶。聽差端上燒酒和白葡萄酒。楊增新放着一大塚公文，都是關於我們考察團的信件和電報。他翻着文件，于中取了一封出來，遞給徐教授。他接着就說：「這是由北京一個國立大學生發來的信，幾日之前送到這裡，是給一位姓李的學生的。檢信官以為可疑，把信交給我。因為這裏面談到向新疆東境開進軍隊的話，你將了解，我是要小心的。因此我發令仔細檢查你一下，當你快到哈密的時候。」

徐讀過信後，遞給我。信內轉折處在說：我祝福你們，在你們的旅行團裏有二百名打手——是一句諧語，倒不是像他所寫的那樣惡意。我們只在第一星期行過土匪境界時才有軍隊護衛。

現在酒杯都斟滿了。楊增新全身站起來，演說一回，由鮑爾漢翻譯。他歡迎我們住迪化，是這樣的一座城子，牠那污穢的街道是中國今日政治情形的一幅圖像。「至于你們，我的先生們，到這裏來，對於科學，對於新疆以及全中國却是一種福音。你們將要給我們這巨大的省分引誘出牠的密秘來，發現實貴的金屬和煤炭，在我們發展新疆的企圖上是我們的教導者，至于在各方面減輕你們的努力呢，這我將看作是一種義務。」

我在的答詞中感謝省長已經向我們表示的盛大友誼，並且感謝他答應給我們的偉大幫助。他的超絕的政府和他所維持的秩序與安全之聲譽在北京時已經貫入我們耳朵了，在從哈密到這裏的旅途上我們得到一種活躍的印象，

這種聲譽是有很好的根據的。當着全世界都在沸騰中，一次世界大戰在奔騰着，而現在中國內地仍然是發生內戰，在這樣的一個時期他却維持着他省內的和平和秩序，因而給了全世界一個好模型。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够有益于他，有益于科學和新疆，要是我們無論在那方面能够造福新疆省，那就算是我們的盡勞了。

宴會中充滿了一種興奮快愉的情緒，徐教授代表我們中國同人說話，對於中國兩千年前的地位投了一種歷史的回顧，表示希望他的國家現在過着一次新的開化時期，首先便是各省間的團結一致。

楊增新然後發表他對於各派將軍間內戰的意見，態度異常坦白。我遞給他張作霖的親筆信，這信現在已經過了一年了。他讀了之後毫不動容，但是接着就發表對於這位大帥不怎起敬的言論。照楊的意見，他是爲他自己的利益而戰爭。「他全不顧及和平與人民的福利，而這却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目的呢。」現在，我寫到這裏的時候，兩人都落在謀殺者的手中了。

我們知道，楊增新是一位多聞好學的人。他的生活回憶錄付印了三十卷，而他每天還是在記錄他的生活，統治他的省境，因此他對於一切著書的人都起很大的敬意；爲的向我表示客氣，他向我表明，他知道，我出版了許多著作，不止是對於新疆地理上的。

楊增新顯然對於我們得着一種很好的印象，因爲三月四日那天我們便被邀請在同一廳堂裏吃一次真正的中國餐。在這裏用整列的中國菜款待我們，有沙魚羹，海參，竹筍，燒鴨以及凡是中國的大宴會所有的一切別的。

這時他談及我們的計劃和願望，我因而請求准許那林在羅布沙漠作一次考察地理的旅行，貝格滿和哈士繪在隣近同一地帶中作一次古物考察旅行。「是的，很好，只要你們高興，隨時都可以動身的，你們無須何種特別護照，

因為我要給地方官廳下命令，好好地接待你們。」此外我請他允許，在塔惹 (Tscharchilik) 和庫車 (Kuschka) 建設固定氣象測候所，德國人和中國人準備在那裡居住，做測驗工作。「自然的！就是那裏我也要下必要的命令。我狠抱歉，不能同意你們在哈密設測候所，因為這座城逼近戰線。但你們可以任意挑選吐魯番，古城，塔城 (Tschugan-tschak) 或伊犁 (Kuidschka) 等處。」

凡我所希望的一切他毫不留難地回答「是」。我們要幹甚麼，我們可以放手做去。雖然我們一切中國同人是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員，而他却允許袁復禮，黃文弼和丁道衡舉行他們計劃中的考察旅行。

楊增新雖是有着一副沉默的外表，却也會談諧。他問我：「你爲甚麼要費事在沙漠中到處走，尋找那些古舊的顏垣呢？在我衙門這裏，你有着儘多的機會，研究古物學呢；你瞧，一切都快要倒塌了，廳裏的牆灰一大塊地接連着落下。」

他幾乎不願意相信，我比他自已只小了三歲。「你的牙齒全都完好，這是可能的嗎？」我用兩手捉緊，給他看個够，牠們是堅定地坐着的，他大笑了，把他竟存的一二病牙指給我看，其中一隻仍然在使他痛苦。我推薦蘇默爾博士給他，兩星期之後蘇默爾博士被喚去了，但他却不能取去作痛的牙，只開了一點止痛藥。

這樣的一次中國宴會整整花了四點鐘，全部時間都坐在棹旁。最後我們起身回家，我們的主人狠客氣地陪着我们走過兩處院落，彎着身，等候到我們在我們車中坐定爲止。

烏魯木齊一般都這樣說，楊增新招待歐洲的旅客從沒像對我們這樣和藹客氣過，在後來某一機會中他對我說：「你們的考察團是我允許在我的省內旅行從歐洲來的末一次，我對於再企圖到這裏來的一切團體將要封鎖起

來，但你要逗遛多少時候都是可以的。」

正當內戰方酣的時候到中國內地來，是一件冒險的事，但是我們却僥倖渡過了！在新疆的境界，我們受着嫌疑，但在省會裏，第一天我們就備受最友誼的招待，至于關於我們的計劃的一切，這將明白地在我們面前顯示着，這種有利的轉變，我們得感謝楊大帥的聰明和敏銳的眼光。他是心理學家和相學家，他只消看見我們便認得出，凡所謂政治的一切我們都離得很遠，我們的科學上的目的與今日之政治風潮毫無關係。他看透了我們的中國人，看出了他們的知識只有造福新疆省的。對于工作人員他都有着最大的敬意，因為他自己就是一位工作勤勉的人，他只睡幾個鐘頭，早四點便起床了，整天的工夫都在工作着。

在他生命的末期同他親密地接觸過的我們，對他那豁達的人格和魁偉的身軀保有一種深刻長存的印象。他差不多是過去時代的末一個代表者，具有最高度的中國偉大的舊道德：傲氣和愛國心。他唯一的夢想是中國統一，有一次他向我說，南軍打到北京那天他將毫不遲疑地承認新政府。在我們他是一個施恩者，他幫助我們考察團渡過一道可以使我們發生危險的深淵。

因此我們以虔誠和感激的意思紀念他。

三月七日兩位廳長——樊大人和劉大人開盛大的西餐宴請考察團員，我們因為他們的外交和教育的職務同他們兩人時常接近。宴會中舉行無數的演說，食品和飲料的款待亦異常豐腴。中國人真地想在種種方面尊仰我們，是無可否認的了。

我必要做的拜候和回拜要求許多寶貴的時間。十二日人們喚醒我，同時告報劉大人和樊大人到來拜候，我只

得萬急地穿上衣服，迎接這尊貴的賓客。他們用他們和楊增新的名義請求視察我們的氣象測候所，學生李憲之和劉衍淮給他們指示和解釋各種儀器。次日劉衍淮和韓普爾大佐起身到博克達山去，給德博士替換山地氣象測候所工作。同日貝格滿和哈士綸開始他們到羅布沙漠的考察旅行。他們帶有三輛運行李車，坐在他們駿快的馬上顯得格外威風。他們在吐魯番取去我們自己的三匹駱駝，這些是從戈壁開來的老弱殘兵。那林子四天之前就帶領三十五匹駱駝和他的中國僕役向南行了。

我們兩所房子所在的區域叫做「俄國租界」；因為這城內最南的一部分由楊增新指給烏魯木齊自由居處的三百白俄逃犯了，他們中大多數人都過的很艱苦的生活，做手藝，烤麵包，洗衣服，縫紉等事以自給。以前白俄的總領事札可夫(Dachakow)——一位有學問而富情感的人，革命後在烏魯木齊住着。他從楊那裏領到一點膳養費，但仍是窮迫地過生活，因此他把他家庭的大部送回俄國了，這裏也有俄國一二醫生和藥劑師。格米爾肯和他的家屬在實在艱苦的經濟環境中生活着，他們住在城內最貴族的私人住宅。他是劉大人的翻譯和事務上的朋友。

我們處在嚴格的信件檢查之下。一天晚上鮑爾漢領着楊增新的吩咐到我這裏來，遞給我從北京來的一張字碼電報。楊想知道，裡面的內容。可惜我們忘記帶電碼本來，因此不能譯出。楊增新至少在這點上得到一個證據，就是我們沒有對他保留一點秘密。

三月十八日我又得大清早就起來了，因為有人報告我，省長親身到我們這裡，已在路上了，他的隊伍就要開進我院子來。但是，等到我們從遠處聽見打鼓聲，已是兩點鐘之後了。因此我們有準備餅食菓酒的時間，在我們的食堂裏佈置餐桌。接着就是五十名穿着灰黃色制服的騎兵——楊的衛隊塞滿了街道。他們中有幾個跑進我們的院子

來，其餘的都在甬道前站住。皮鼓的喧聲在隣近的房子回響過來，藍色的小車開到我們的樓梯前面，這偉大的楊將軍下了車由徐炳超和我迎接着。我們陪他到我們的食堂裡，我說了一大片喜慶話問候他。

兩點鐘後楊增新起身走，我們陪他行到他的車前。等到騎兵隊在街下消失了時，我腦子裏突然震撼了一下：他正在訪候我們的現在，不要有甚麼冒犯了他才好呀！

後來鮑爾漢又回到我們這裏來，我向他分析我的計劃，怎樣飛渡這不能行駱駝的沙漠地帶。他很感興趣，允許幫助我的企圖，這只有經過外交領導者的手才能實行的。

鮑爾漢將我的意思詳細告訴省長之後，我于三月二十日便被請到外交樊大人那裏去，同徐炳超一起。他的衙門是俄國式的。但樓房的正面前却是普遍的院落。我們行過一條過道，一隻會說中國話的鸚鵡坐在那裏；然後走進一間光亮華美的接待室，我們靠着這裏的綠棹落坐。鮑爾漢也在場，當翻譯。徐炳超不參加談話。

樊大人對於我們考察團在新疆的偉大意義說了許多友誼與誇獎的話，我對他說，如果我能够在行爲上表示我對新疆的感謝，那才是快樂的事呢。我在少年時就在這裏的森林，山脈嶺和沙漠過了這許多幸福的年代。但是還有許多地方，是我從沒能到過的，因此我想，只能用飛機引誘出牠的秘密來了。

樊大人躬着身用他那柔和的聲音回答着，他今天同楊增新有個長時間的談話，從他口裏得到指示。在一年之前，北京的外交部給省長說明我的志願，並且說，政府本身已反駁了這飛行計劃；政府方面却讓楊增新立定他的主意，要看在新疆的利益方面怎樣好便怎樣辦。從政治的根源上說，省長却以爲不得不打消我的企圖。中國內部的環境是顯明地要這樣辦的。他請求萬分原諒，在目前人們得停止這事件的發展。

這樣我們飛行的計劃就要束之高閣了；還有一件不很決意的事，就是樊大人得着命令，用楊增新的名義請我將我們預備給我們的氣象測候所和我的考察團用的六萬元匯洋換成當地錢幣。這裏他還向我表示一種絕大的信用，在我的款沒到時，可以把款交給在北京的楊省長女婿。

晚上爆發了一陣急驟的暴風。屋頂上咆哮着，房角的周圍震着呼嘯拍擊的聲音。第二天下了許多雪球，這座污穢的城子變成白色的了——除了大街上的泥塘還是那樣不堪之外。我被這喊聲驚醒了：「北京陷落了，中國要統一了！」兩天之後樊大人已能否認這消息。這只是一種預兆而已。

我們收不到確實的消息，雖然同奉天（Mukden）和天津間有電台的連絡，但是電報（Antenne）在最要用的時候，卻沒佈置好。對於肅州和阜南也有電線，但這是不準確的，遲緩的。第二道線經過塔城（Tschugutschak）到斜米巴拉定斯克（Semipalatinsk）。在俄國這邊牠是最好的，在中國這面就沒修理了。這條路的構造是這樣子的：有時不管是用汽車或小車在烏魯木齊和斜米巴拉定斯克之間都不能交通，因此我們長時間得不到消息。

但這于我們也沒困難之處。我們整天在工作着，準備新考察團的各種事項，思慮，商酌，寫信，工作。此外我又時常要做俄語纏頭語的翻譯。

間些時我就接收這個或那個團員的一封信。那林從吐魯番發來信，說是那裏三月十七日晚九時是零下十七度五分，而整個的白天却支配着熱帶的炎熱，在烏魯木齊又是皚白的冬天。對於羅布沙漠的門檻他說道：「我從來沒像在這次的旅行這樣喜歡過。從前的一切——那已經是一種偉大的經歷了——對於現在所等待我的是怎麼樣呢？我一點也沒預覺着，因此我可以毫無阻礙地讓我的幻想作最凶野的跳躍，我構思出我所願意的一切。這偉大的

沙漠——牠那毫無蹊徑的廣漠立在我的面前——像是「悠久」之一段。」

生瑞恒在三月十三日從肅州發來的一封信中報告我，馬時謙到蘭州去向甘肅的官廳解釋我們在額濟納河建立氣象測候所之目的。他以為是沒什麼危險的了。我們却時常替錢默滿大佐擔心，他單獨留在測候所那塊。他不會東方語言，但他却是一位能幹胆大的人。

據拉爾生夫人給她丈夫的信上說，我從額濟納河道回北京的學生崔鶴峯安抵他的目的地了，在他于一次大飛雪中喪失了他十四匹駱駝中之三匹之後。我時常感覺心裡輕快，當我得到我那旅途中的團員好消息時。

除了從他們故國逃來的白俄之外。在烏魯木齊只有少數的歐洲人——教士或商人。我很高興又遇到英國的宣教士里特賴 (Ridley) 和洪特爾 (Hunter) 了，三十多年前我就認識了他們的著作「過亞細亞沙漠」(The Dutch Asiatic Mission 卷二)。他們住在一所簡樸的房子裏，像先時一樣地教學和宣教。這期間里特賴夫人死了，我們談論舊日在甘肅的時代。這年青的德國商人西爾默爾先生——這裏浮士德公司的代表，關於實際生活方面的事于我們很有利益，如僱定夫役，購買馬匹和生活品以及搬運我們從歐洲來的郵包等項。

烏魯木齊的郵務長是愛爾蘭人盧倫 (Mr. Lorn)，他帶着他年輕的妻子住在一所漂亮的石房，在省長衙門的附近。這不列顛帝國的代表者替我們做許多無價的事項；他毫不倦惰地照料我們進出的郵件。

橫過大街，我們的近隣便是俄國總領事館，在一片廣大的地基蓋着許多白房子，宴會廳，劇場，網球場和花園。這裏高舉着白俄教堂綠色的塔尖，這裏敲着做禮拜的鐘。前一年離開烏魯木齊的前總領事曾經禁止過白俄在他的教堂做祈禱，但是教長上帝和也尊重他種信仰的場省長却命令，開放教堂做禮拜和集會之用。

我同着拉甫生和李伯冷一塊拜訪新領事加夫魯(Гофро)先生。這兩入以及過些時的馮考爾都要回他們的故鄉去，須要護照和說明書。要從新疆旅行過俄國境界，就得有莫斯科一種特別的允許証。加夫魯先生十分情願辦理這一切手續，正如我們在俄國領事館和他們人方面時常受着善意的招待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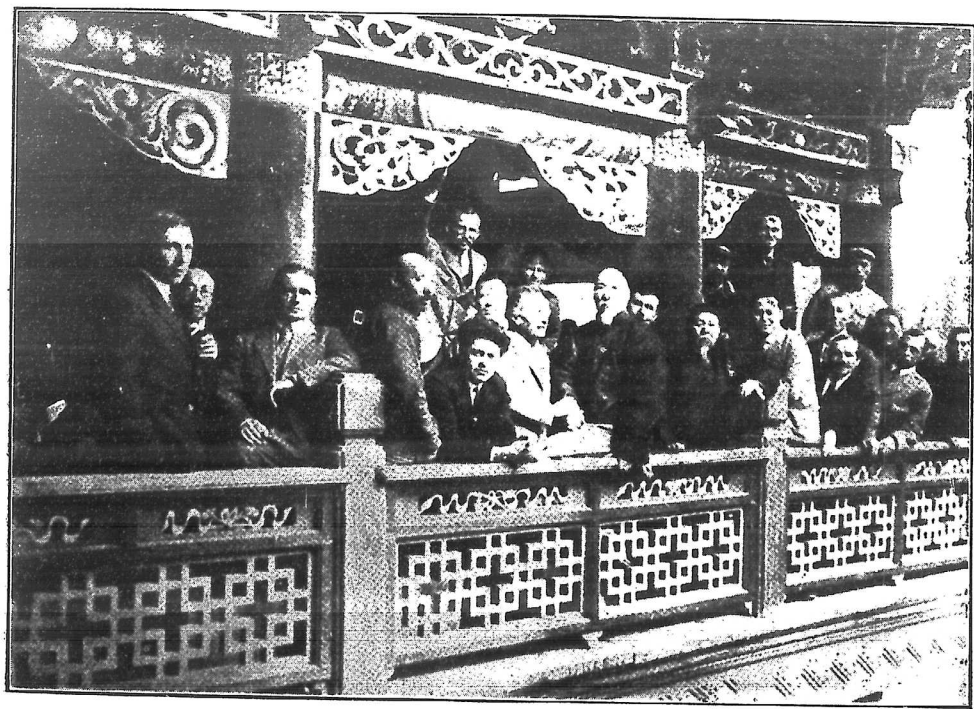
四月五日我們大宴楊省長，同時也邀請樊大人，劉大人，蒙古王，潘季盧和幾個歐洲人。郝默爾把我的房子改成一處輝煌的客廳，在他自己的房內我們加以陳設，好招待大人們的副官。食堂的牆壁裝飾着瑞典，德國和中國旗，我們的大門上飛揚着兩面中國旗。鮑爾漢作各種演說詞和語言的翻譯。這次宴會一切都狠漂亮，楊增新覺得在我們這裏狠融洽，情緒很好。如果是請省長吃飲，而他又帶了他的五十名衛隊，那自然也要款款這羣人了。因此我們替他的衛隊在院子裏排上從回回舖定來的酒菜。

俄國總領事于四月七日開了一次盛大的餐宴，也有太太們參加，楊增新和俄國人時常來往得狠親密，加夫魯在他的演說詞裏發表，他希望他們時常做好隣里，彼此間永遠不要戰爭，最多也只能有一點外交上的小衝突。他轉身對我說，追隨楊省長之後，在各方面幫助達到考察團的目的，這是他自己和領事館一種快愉之事。

復活節那天我和楊增新開了兩點鐘談判，在他私人的工作室裏，這是一間極其簡樸的房子，有一面大窗，兩張排着書籍紙張的棹子，一張寬敞的安樂椅和放在室中間的一張小棹，我們便在這旁邊坐下，鮑爾漢也在場，却是徐教授翻譯。我們對於我的飛行計劃再作一次談判，楊增新狠遲鈍和平靜地給我解釋他打消提議在政治上的原因。

正當俄國教堂的鐘響着做俄國復活節時，丁道衡和詹希勳開始我們到天山南麓的長途旅行。

在迪化的中國宴會雖則花費許多時間，但這却是不可避免的，也有着某種的意義，只有在這裏才碰到親熱無猜



楊省長及其外交處長樊六人

的侶伴，彼此好結識。郝默爾博士在宴會席上時常是缺席的，他整天忙着診治他的病人——阿克蘇（Akshu）的區長，害霍亂症的劉大人的小姨，一位害痢症的官員等人。一日他被楊增新賊去了，他直到現在都想保存他的病牙，却讓郝默爾從頭至腳徹底地檢查一下，並且問這位大夫，他是否能承認他再有五年的康健。郝默爾許他十年。後來楊增新請他坐汽車到公園去，他在公園的紀念堂裏享受一點鐘的休息，接着他帶他回衙門，請他吃飯。郝默爾博士比我們別人有更好的機會認識中國人的生和死。當他有一次從阿克蘇區長那裏出來，就接到一位別的官員的緊急使命，郝默爾博士得立刻到他那裏去。在這位官員的家裏他發見一個聽差伸直躺在地上，作要死的樣子。這中國人吃了這樣大劑的麻藥，使他快要斷氣了。他是在那天被撤差的，他以為狠不公平，于是他決定在他主人家裏尋死。這樣的一種報復在中國不是少有的。僕人的尋死不是出於懊喪和憤激，而是要因着他的死給他的主人丟臉——如果這件人命案是在主人家裏出現時。郝默爾診斷過，光着身子給他洗了一次冷水浴。這種辦法靈驗了，這人再回醒過來，站起身，甚至于還可以走他自己的路。但是當這一切都安靜下去的時候，他又回來了，用了將及兩倍的麻藥。這次他僥倖，再也喚不回生了。

當馬學爾和劉衍准于四月二十日從博克達山回來時，便輸到了郝默爾帶着他的助手和俄文教員——禾魯特尼可夫（Vorotnikov）到「雲山」去管理天文台了。他的病人們現在已經好到可以離開他一些時的光景。同日袁復禮出發古城子和阿爾泰（Altai）。徐教授收到南京政府著名的委員——蔡元培，國立北京大學前校長的一封信，對他說，他自己担保額濟納河的天文台只有科學的目的。因此無須留難地應當保存。

四月二十五日徐炳超和我又拜候楊省長。我想報告他，我于五月初旬回歐洲一兩個月，和他談判我不在這裏的

期間考察團的地位和工作次序等問題。對於我一切的願望他像從前一樣只說個「是」字！他請我替他弄來兩桿帶子彈的手鎗和一架較大的望遠鏡。這樣他就要以塔城的護照，公文和汽車來報酬我們了。當我對他說，我計劃做一篇文字描寫他和他在新疆的事業投給國際新聞，他狠謙遜地說，他是一個狠不關重要做細的人，不配這樣重視；但是如果我要寫他的話，却不要忘記了，他唯一重要的目的是人民的福利。

我的回歐旅行的動因是因為在柏林和斯突克荷有詳細磋商的必要。在這各處氣象測候所已是安妥了，各種部分都在他們指定的範圍內工作着的時候。考察團的領導我可以狠輕鬆地付給徐教授和韓普爾大佐的。中國方面既不允許我們飛行，那我卻沒理由把所有在新疆的飛行家保留着，要帶他們中之四人回柏林去。在我的團裏的五個德國人都在各氣象測候所任事。這樣考察團只賸八瑞典人，五德國人，和十中國人了。利用我們所取得的優越地位增加瑞典的科學團員，這是我的夢想，這層也是我回瑞典旅行的主要原因。

從在烏魯木齊最後混亂的，要作我起程的一切準備和中國交際方式所規定的一切責任的幾天中，我只要略為提起幾條預事。

四月之末，著實地下着雨，雨復轉成雪，地面又成了鹽白的一片了。但二十九日却是晴亮的一天。我宴請楊增新，樊大人，劉大人和許多別的曾經幫過忙的大人物，以及給我們弄旅行邊界和過哈薩克斯坦（Kashgistan）的允許證，護照和介紹信的俄國總領事館的先生們——我在公園的大紀念堂裏開設別宴邀請這一切人。

烏魯木齊的民衆公園是楊省長創辦的，自然不只是爲着民衆的娛樂，同時也爲着他自己的榮耀了。園址設在一處繁茂的小叢林中，靠着經流城西的小河岸邊。主要建築物是蓋成一種特別的式樣——一種用中國和回回的建築

術，駁雜地混合成的。有些處採用俄國式的欄杆。大廳堂設在第一層樓上，直接和一座像用木柱支成的遊廊的望樓（Balcon）相連。原來的紀念堂是一間大廳，廳之一長壁放着一張中國案臺同着他一切擺飾和祭器，祭壇的供像就是楊增新穿着公服（Paragenu Form）的全身肖像。他建築這一座特殊的廟臺無疑是使後世紀念他的姓名和他在新疆的事業了。在過道前的院子裏，于一座柱子架成的涼亭底下樹立着省長的立像，耀着輝煌的金光。這差不多像是一種警告！他還沒死呢，我們就在他自己的紀念堂裡等他會葬！

正對着大樓的過道立着一座亭子，亭頂架在木柱之上，從亭的胸壁望到一張周圍繞着繁茂的樹木的小池，有着一種奇異的景緻。在這前廊的末端蓋着一間小小的別墅，設着普通的高座和一張小棹。

我們的賓客便在這裏集合。遵守原定的時間，在中國對於這點倒不甚注意。但是我們剛走進涼亭的平臺，楊增新的汽車笛便在橋上響動了，灰黃色的騎兵隊跳進院裏來，在大樓與亭子間列成兩行。我們跑下來迎接這新疆的統治者。他狠和藹地問候過，踏着硬步走上別墅裏來。我們在這裏坐了整整一點鐘，談着話直等別的客人到齊。

等到大家都到齊了時，我引楊增新到宴會廳，這裏排好了三張圓棹。這次只有中國菜。情緒很暢快，還有許多演說。

演說的時候便站起，過後到所有三張棹子打了一轉，並在每人跟前舉杯祝飲。當我在這樣一次散步回到我的坐位時，我發見楊增新坐在我的椅子上，同徐炳超作着熱烈的談話。我因此便坐在楊的首坐。那時他却回轉了，對着我耳朶說：「你問問徐炳超，我對他說的甚麼？」

據徐給我說，楊增新請他向我道達他的意思，在我回瑞典時候我得替他購買適合新疆的道路的十輛載重汽

車。他將在我回來時付價，而我却可以隨意使用牠們，在我的考察團還在工作期間。

我接着就跟楊增新和鮑爾漢詳細談論這件事，提議最近只能帶來四輛。省長已同意此議。

五月五日我到省長衙門裏向他道別。我從衙門裏打聽出，他在俄國總領事處宴會，我便交下我的名片。可是我剛走進我的車上歸坐時，楊的汽車正開到院子裏。他自己和鮑爾漢下車，招我進去。楊增新同我握着手，我們一同走進第一間房落坐。我們坐在這裏的一張圓棹上，談論我的旅行和我的歸程。話中也談及汽車問題，楊請我帶兩個瑞典機匠師到迪化來，會說俄國話並會處理他的汽車的。我答應盡力做去。

這年高的省長疲倦了。我子是在一刻鐘後便告辭出來。他陪我走過院子直到我的車旁，再向我道一路平安。最後他說：「不久你就回來呵！」車夫抖着馬鞭，我們便開走了。這是我最末次見楊增新的一面。

五月六日接着就到了。我曾想能够靜悄悄地動身。但是就是現在人家也不讓我們安靜一下，那時海德，馬爾，馬森伯，米綸威和我還想到有種種小事要辦呢。最高機關發下命令，我們要得從公園的涼亭出發，樊大人，劉大人和我們其餘的朋友在那裏給我們送行，我們便靠着長棹子集聚，被用糖果，餅乾，烟酒等物款待着，並且還作長篇的演說。年高的楊增新讓樊大人替他問候我，傳遞他的大而紅的拜客片，我請樊向省長道達我的問候和我的感謝。劉大人準備在我們後三天離開烏魯木齊，過西伯利亞和哈爾濱到天津，到那裏籌辦他自己和楊增新的事件。他是這樣地和蔣，答應收留我們三個人作他的親隨——渴望離別的採集手莊永成，和蔣差張和宋。我曾經打算把他們從蘭州的旅行大道上送回，但是楊增新不願意他們經過甘肅，只許他們走西伯利亞這條路，於是他們便多虧劉大人的好意得着回家的上好機會了。

時間流過了，兩輛汽車站在階梯的前面，我立起來，向各人誠懇的道別，便開走了，公園和城子拋在我們後面，經過新疆北部，哈薩克斯坦，俄國和波蘭直達柏林和斯突克荷。

我于六月二日剛到柏林時，中國歷史上最大事件的消息便傳遍世界了。張作霖被刺，北京攻下！南方的愛國主義者打勝了，人們可以希望最少在相當時間內中國將要統一了。自然我在疑慮着，這事對於新疆的我和考察團將發生如何的反響。六月尾我在斯突克荷接到郝默爾的一封信；但是這封却是于五月二十七日在烏魯木齊付郵的，信內只說到烏魯木齊的情形，那裏直到那時一切都還安堵如常。郝默爾報告，郝德，狄德滿和李憲之子五月十日起身到精慈去，準備在那裏設立氣象測候所，華志和劉衍淮抱着同樣的目的于五月二十二日到庫車去，五月十一日郝默爾拜訪過省長，請求准許，到博克達山作一次植物考察遊行。楊增新願意容納他的意見，並且請他測度紫近福壽寺的小湖之深度，兼考察山那裏的氣候是否適合于他的健康，因為在這種場合裏楊打算在這「靈山」上渡過夏季的一部分。

此外郝默爾全部的時間都在繞城的四周作植物考察的遊步，診治逐漸增加的病人中渡過。

在我離職的期間代表我的職位的徐炳勳教授和韓普爾大佐除了許多別的事務之外，還教授一些新學生的氣象測候技術。當着韓普爾幹旋准許差一隊旅行團到我們在額濟納河的測候所去，搬去我們于十一月間留在那裏的十五匹駱駝的行裝時，楊增新却說，他不願意這樣辦。這還是出于他對於甘肅種種連絡合着敵意之結果。郝默爾在他這封信的末尾向我恭祝從額濟納河來的喜信，並且斷定額濟納河的問題終於解決了。這在我是一種大的快愈，最後却實地知道，測候所和他戍守者——錢默滿，生瑞和馬叶謙都出險了。

以後便到了烏魯木齊也成了舞場一般的政局的時期了。七月二日斯突克荷的外交部接到北京瑞典公使館給我的一封電報：馬福祥將軍被任爲新疆省政府主席了，「這大略是說，楊增新被撤職。」

我的一位北京的中國朋友對我的訪問，這種策略是否能夠妨礙考察團的前途，回答我說：「這種擔憂是毫無理由的，楊增新也要是省政府的委員呢。」

這種心理上的安定因着北京瑞典公使于八月二日發來的一封長信更是證實了，裡面說，據中國國聞通訊社發表的消息：「楊省長打電報告南京政府，他樹起國民黨旗幟，省政府按照國民黨的原則重新改組，他以後要服從南京政府的命令。」

但是七月七日烏魯木齊便已發生事變，把國民政府的一切計劃都打消了，七月十六日瑞典和外國的報紙登載以下的新聞：「上海·路透社：國民政府接到報告，中國土耳其斯坦 (Chinesisch-Turkestan) 的軍事領袖楊增新在一個俄國學校裏發獎的時候，被外交處的衛兵擊死了，凶手已被補，中國居民得着這消息很是恐慌，大家恐怕新疆省有新的變亂，蘇聯的影響得以散佈。」

外交處長和他的二十名衛隊，據說，致死的槍彈便是由他們那裏發出的，就被民政廳長處決了。

烏魯木齊並沒有一處甚麼俄文學校，只有一處俄文法政和一處電報傳習所；後者是造就電報人才的，兩處學校都純是中國設立的，法政專門學校裏也教俄文這門功課；大概是在試驗俄文的時候楊省長被刺的，根據俄國方面的消息，則所謂外交處長的除了我們的朋友樊大人外沒有別人了，他的全名是樊耀南，在魯木烏齊時就聽說過，這位樊大人前幾年派到迪化來拆楊增新的台，自己要取得他的位置。楊大概是看穿了這目的，自後樊在烏魯木齊

自知讓步，便任他爲外交方面的領導者。我們真預料不到，當我們同楊和樊圍着快樂的餐桌坐在一起時，他們至少在表面上彼此是和睦的，而這人却會成了這幕慘劇的主人翁，並且兩人都因此喪了性命。

據俄國方面的電報，在這件命案之後，臨時政府舉出上述的「民政長」作新疆最高權力的執行者。直到南京政府任命一個新的主席爲止。所謂民政廳長職烏魯木齊却是沒有過的，因爲楊增新個人在實行專治全權的統治；大概是指迪化的道尹，他在迪化設有辦公處。

到底迪化的這次事變怎樣影響到新疆考察團的地位呢？我不得而知；因爲我從七月十四日起就沒接過韓普爾，邵默爾或徐炳烈的一封信——大概是在謀殺事件之後舉行嚴厲的信件檢查吧。

而我却在希望，不久就可聽見大本營，各處氣象測候所和在野地工作的隊伍一切都安好的消息，因爲現在，在年高的楊增新死後一個月，我又打算站在我的職位上回到亞細亞腹地去，繼續和完成這偉大的長征了。

釋
征
記

二九六

6

428209

(1)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西北科學考察團印行

實價二元八角 保留版權 不許翻印

